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八〇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八〇册



目錄

全宋文卷三九三七

釋宗杲 一一

李參政泰發轉物菴銘	并引	一
富樞密季申妙高堂銘	并引	二
魏侍郎邦達淨心閣銘		二
蒙泉銘		三
向侍郎伯恭無熱軒偈	并引	三
蔡知縣小菴偈	并引	四
汪狀元聖錫燕坐軒偈		四
韓司諫樂谷偈		五
六湛堂偈		五
同塵菴偈		五
喻郎中觀我菴偈		六
黃智通居士善住菴偈		六

妙喜泉說偈	六
皇帝在建邸請陞堂偈 一	七
皇帝在建邸請陞堂偈 二	七
以御賜真讚演成四偈 并引	七
泉州惠安縣迎藏經請小參偈	八
莊泉伯檢察爲先安撫請陞堂偈	九
方敷文請陞堂舉那吒太子因緣偈	九
趙提宮請陞堂偈	九
示汪居士	一〇
示周子充寫華嚴經	一〇
示了然居士	一〇
示韓令人	一一
示大悲長老	一一
示祥雲懿長老	一一
示鼎需禪人	一二
示彌光禪人	一二

示祖元禪人	·····	一二
示遵璞禪人	·····	一三
示法泉侍者	·····	一三
示用禪人	·····	一三
送直禪人	·····	一四
送法輪思藏主化鍾	·····	一四
釋迦出山相讚	·····	一四
文殊問疾讚	·····	一五
觀音大士讚	·····	一五
入定觀音讚	·····	一五
維摩居士讚	·····	一六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讚	·····	一六
初祖達磨大師讚	·····	一六
傅大士讚	·····	一七
六祖大鑑禪師讚	·····	一七
李長者讚	·····	一七

龐居士讚		一八
趙州和尚讚		一八
船子和尚讚		一八
臨濟和尚讚		一九
雲門和尚讚		一九
布袋和尚讚		一九
布袋和尚讚		二〇
金華聖者讚		二〇
南安巖主讚		二〇
言法華讚		二一
雪寶明覺禪師讚		二一
楊岐和尚讚		二二
白雲端和尚讚		二三
白雲端和尚讚		二三

全宋文卷三九三八

釋宗杲 一一

五祖演和尚讚	一		一三
五祖演和尚讚	二		一三
西余端和尚讚			一四
慧日雅和尚讚			一四
寂音尊者讚			一四
草堂清和尚讚			一五
圓悟和尚讚	一		一五
圓悟和尚讚	二		一五
圓悟和尚讚	三		一六
普融平和尚讚			一六
長靈卓和尚讚			一六
佛性泰和尚讚			一七
佛燈珣和尚讚			一七
竹菴珪和尚讚			一七
天童覺和尚讚			一八
普明琳和尚讚			一八

李參政請讚	二九
吳提刑請讚	二九
鄭學士請讚	二九
蔡郎中請讚	三〇
蔡宣教請讚	三〇
蔡宣教請讚	三〇
儲大夫請讚	三一
趙通判請讚	三一
許司理請讚	三一
廖知縣請讚	三一
朱主簿請讚	三一
聞監務請讚	三一
唐道人請讚	三三
江令人請讚	三三
無著道人請讚	三三
超宗道人請讚	三四

舟峰長老求讚	三四
鼎需禪人求讚	三五
蘊聞禪人請讚	三五
用宣禪人請讚	三五
思岳禪人求讚	三五
悟本禪人求讚	三六
法寶禪人求讚	三六
守淨禪人求讚	三六
遵璞禪人求讚	三七
僧鶚禪人求讚	三七
正言禪人求讚	三七
祖傳禪人求讚	三八
妙道禪人求讚	三八
沖密禪人求讚	三八
文俊禪人求讚	三九
如本禪人求讚	三九

法宏禪人求讚	三九
德光禪人求讚	四〇
若懷首座求讚歸洋嶼菴	四〇
雪峰空長老求讚	四〇
師韶長老求讚	四一
禪人求讚 一	四一
禪人求讚 二	四一
禪人求讚 三	四二
禪人求讚 四	四二

全宋文卷三九三九

釋宗杲 一二

紫巖居士畫像讚 并序	四三
侍郎胡公明仲畫像讚	四四
游運幹蕭卿畫像讚	四四
安撫劉公方明畫像讚 并序	四五
直閣向公宣卿畫像讚 并序	四五

直閣向公宣卿野服像讚	并序	四六
峴山居士徐顯謨畫像讚	一	四七
峴山居士徐顯謨畫像讚	二	四八
張徽猷昭遠畫像讚		四八
覺明居士夏運使畫像讚		四八
向侍郎畫像讚		四九
劉通判彥冲畫像讚		四九
郭縣丞畫像讚		四九
徐和仲畫像讚		五〇
徐明叔畫像讚	一	五〇
徐明叔畫像讚	二	五〇
李總幹畫像讚		五一
路檢法畫像讚		五一
本閑居士畫像讚		五二
榮侍郎畫像讚		五二
方經略敷文畫像讚		五二

無相居士畫像讚	五三
太虛居士畫像讚	五三
趙觀察畫像讚	五三
蘇知縣甫明畫像讚	五四
孟監場異夫畫像讚	五四
徐御藥畫像讚	五四
歐陽總幹畫像讚	五五
張都監畫像讚	五五
李光祖畫像讚	五五
陳逍遙畫像讚	五六
無相居士畫杜少陵像求讚	五六
方敷文畫東坡先生像求讚 一	五六
方敷文畫東坡先生像求讚 二	五七
柯信甫畫像讚	五七
覺苑冲長老求王承宣畫像讚	五七
盧宣教畫像讚	五八

歲寒居士張知府畫像讚	五八
孫郎中求羅先生畫像讚	五八
傅□□畫像讚	五九
妙心居士畫像讚	五九

全宋文卷三九四〇

釋宗杲 一四

王校正畫像讚	六〇
王子正畫像讚	六〇
王大授畫像讚	六一
唐主管携先文畫像求讚	六一
傅□□畫像讚	六一
蘭廷彥畫像讚	六二
俞巡檢畫像讚	六二
歐陽提幹畫像讚	六二
羅國信畫像讚	六三
錢計議畫像讚	六三

鮑知府畫像讚	六三
張太尉畫像讚	六四
又作僧像求讚	六四
董太尉畫像讚	六四
湛淨居士畫像讚	六五
妙觀居士畫像讚	六五
李運使畫像讚	六五
張侍郎畫像讚	六六
趙知宗畫像讚	六六
唐大夫畫像讚	六六
徐侍郎畫像讚	六七
幻住道人畫像讚	六七
楊太保畫像讚	六七
孫參政畫像讚	六八
無垢居士張侍郎畫讚	六八
雙槐居士鄭參議畫像讚	六八

韓尚書畫像讚		六九
錢侍郎畫像讚		六九
妙圓居士張知府畫像讚		六九
釋迦出山相讚		七〇
文殊問疾讚	一	七〇
文殊問疾讚	二	七〇
入定觀音讚	一	七〇
入定觀音讚	二	七一
維摩居士讚	一	七一
維摩居士讚	二	七一
觀音達磨相對像讚		七二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讚		七二
初祖達磨大師讚	一	七二
初祖達磨大師讚	二	七三
二祖讚		七三
六祖大鑑禪師讚		七三

馬祖大寂禪師讚 七四

龐居士讚 一 七四

龐居士讚 二 七四

布袋和尚讚 一 七五

布袋和尚讚 二 七五

布袋和尚讚 三 七五

布袋和尚讚 四 七六

臨濟和尚讚 一 七六

臨濟和尚讚 二 七六

臨濟和尚讚 三 七七

普化和尚讚 七七

雪峰真覺禪師讚 七七

法眼李王相對像讚 七八

言法華讚 七八

五祖和尚讚 七八

圓悟禪師讚 一		七九
圓悟禪師讚 二		七九
圓悟禪師讚 三		八〇
圓悟禪師讚 四		八〇
覺範洪禪師讚		八〇
死心和尚讚		八一
佛燈珣和尚讚		八一
南華曷和尚讚		八一
牧庵忠和尚讚		八二
和山方和尚讚		八二
普照英和尚讚		八二
普照欽和尚讚		八三
佛日才和尚讚		八三
普明和尚讚		八三
泉州勝和尚讚		八四

妙空佛海訥和尚讚	八四
含清照和尚讚	八四
天王光和尚讚	八五
開善護和尚讚	八五
南華明和尚讚	八五
南安巖瑯和尚讚	八六
玄沙昭和尚讚	八六
慈雲祖和尚讚	八六
國清遠和尚讚	八七
瀉山慧和尚讚	八七
能仁敏和尚讚	八七
正堂辯和尚讚	八八
山東惠雲金師翁讚	八八
山東惠雲周師翁讚	八八
鹽官慧生庵主讚	八九
喻彌陀讚	八九

萃長老寫宏智禪師與師相對像求讚……………八九

保寧秀和尚讚……………九〇

夢庵信和尚讚一……………九〇

夢庵信和尚讚二……………九〇

生祭蔡郎中文……………九一

祭蔡郎中文……………九一

祭園悟和尚文……………九一

祭薦福本長老文……………九二

爲觀音請竹靈叟疏……………九三

禮觀音文……………九三

全宋文卷三九四二

蔡發一

穴情賦……………九五

天文星象總論……………九六

太陽篇……………九八

太陰篇……………九九

星辰篇 一〇〇

全宋文卷三九四三

蔡 發 二

地理發微 一〇八

剛柔篇 一〇八

動靜篇 一〇九

聚散篇 一〇九

向背篇 一一〇

雌雄篇 一一〇

強弱篇 一一一

順逆篇 一一一

生死篇 一一二

微著篇 一一二

分合篇 一一三

浮沉篇 一一三

深淺篇 一一四

饒減篇	……	一一五
趨避篇	……	一一五
裁成篇	……	一一六
感應篇	……	一一六
辯錦囊經下非郭氏著	……	一一七

全宋文卷三九四四

李彌遜 一

翟汝文落致仕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制	……	一二〇
折彥質知福州制	……	一二〇
席益起復知成都府制	……	一二一
趙鼎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兼侍講制	……	一二一
張守資政殿大學士轉一官加食邑知婺州制	……	一二二
唐重贈端明殿學士制	……	一二三
張宗元樞密都承旨制	……	一二三
楊政換給右武大夫恭州團練使制	……	一二四
趙令矜都官員外郎制	……	一二四

葉宗諤江西運使制	一二五
金安節殿中侍御史制	一二五
趙康直贈待制制	一二六
王庶兵部侍郎制	一二六
尹焞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制	一二七
戶部侍郎王俛落權字制	一二七
呂本中太常少卿制	一二八
李光知洪州制	一二八
任申先徽猷閣待制制	一二九
辛次膺湖南提刑制	一三〇
李公懋湖北提刑制	一三〇
任申先轉一官致仕制	一三一
胡銓保守吉州轉通直郎制	一三一
閻亮等承節郎制	一三二
李光封贈故父制	一三二
張俊封贈三代制	一三二

曾祖		一三二
曾祖妣		一三三
祖		一三三
祖妣		一三三
父		一三四
母		一三四
黃積厚都官郎中制		一三五
吏部侍郎劉寧止落權字制		一三五
王綯贈官制		一三六
押馬毋丘廉轉一官制		一三六
彭大節補承信郎制		一三七
范璿樞密院檢詳制		一三七
王迪左司郎官制		一三七
魏安行大理寺丞制		一三八
知鄧州穰縣杜琮轉二官制		一三八
喬仲福贈正任承宣使張景正任觀察使劉承衡友遙郡觀察使制		一三九

郭沔閣門祇候制	一三九
楊舉直循一資制	一四〇
王俟夔路提刑制	一四〇
曾開中書舍人制	一四〇
趙思誠中書舍人制	一四一
馬士存贈兩官與一子恩澤制	一四一
霍興贈承信郎制	一四二
章承祖循一資制	一四二
燕仰之大理評事制	一四二

全宋文卷三九四五

李彌遜 二

夔州通判崔仲通轉一官制	一四三
李發轉三官制	一四三
郭貴贈兩官成忠郎制	一四四
陳珍轉一官制	一四四
張安國換給承節郎制	一四四

衡州茶陵縣廣澤公封明靈廣澤公制	一四五
曾慥湖北兼京西路運副制	一四五
朱松校書郎制	一四五
常明秘書省正字制	一四六
霍蠡總領荆湘財用轉一官制	一四六
勾濤起居舍人制	一四七
李擢袁州李正民筠州制	一四七
蔣璨淮東運副制	一四八
趙子巖廣東運判制	一四八
知荆南府王庶復徽猷閣直學士制	一四九
長入祇候陳勝轉一官制	一四九
樓炤秘閣修撰知温州制	一五〇
丁則轉一官制	一五〇
梁仲敏太府寺丞制	一五一
鄧名世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制	一五一
王利見贈承務郎制	一五一

寇達起復淮西宣撫司將領制	一五二
林季仲檢正諸房公事制	一五二
趙煥江西提刑制	一五三
董弁知嚴州制	一五三
韓彥直秘閣制	一五四
浙西提舉茶鹽錢堪轉一官制	一五四
丁則太府丞制	一五四
劉大中禮部尚書制	一五五
馮義由解圍番賊轉兩官制	一五五
胡舜陟買馬及額轉一官制	一五六
劉公達轉一官制	一五六
程江軍使游輔起復制	一五七
張戒兵部郎官制	一五七
楊晟惇換給事中大夫直徽猷閣制	一五七
陳師錫贈諫議大夫制	一五八
淮西運判梁澤民直秘閣制	一五八

張球等轉一官制		一五九
唐時轉一官制		一五九
梁澤民淮西運判制		一五九
王震湖南運判制		一六〇
晁謙之再任福建運判制		一六〇
蕭振浙西提刑制		一六一
魏永昇換給武翼郎制		一六一
衡嗣興補承信郎制		一六一
趙成之改合入官制		一六二
龐琳王宗等歸正制		一六二
勾龍如淵起居舍人制		一六二
常同御史中丞制		一六三
仲湜贈少傅制		一六三
勾濤中書舍人制		一六四
知泗州劉綱特除遙郡刺史制		一六五
張子華軍器監丞制		一六五

趙不忤等轉官制 一六六

張承司農寺丞制 一六六

全宋文卷三九四六

李彌遜 三

李時雨上書可采轉一官制 一六七

張深都大主管茶馬監牧公事制 一六七

喻汝礪夔州路提刑制 一六八

施廷臣監察御史制 一六八

劉岑知鎮江府制 一六九

向子諲徽猷閣待制兩浙都轉運使制 一六九

丁禕轉一官制 一七〇

趙思誠知泉州制 一七〇

高揆夔州路李觀成都路並運判制 一七一

羅孝芬提舉湖南茶鹽制 一七一

曹璉宗正丞制 一七二

張絢殿中侍御史制 一七二

許世安左武大夫和州團練使制		一七三
曾開刑部侍郎制		一七三
黃積厚福建運判制		一七四
王龢司封郎官制		一七四
廣西運判林師說再任制		一七四
胡世將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制		一七五
丁則朱斐大理寺丞制		一七五
石公揆直龍圖閣知撫州制		一七六
知鄂州趙士瑗職事修舉除直秘閣制		一七六
湖北運判夏珙職事修舉特令再任		一七七
建康府通判李宏應辦宣力特轉一官制		一七七
李吉被衆驅擁過淮脫身歸朝轉一官制		一七七
王庶兵部尚書制		一七八
富直柔知衢州制		一七八
呂本中中書舍人制		一七九
張澄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制		一七九

任申先上遺表特贈四官制	一八〇
忠訓郎吳從捉獲僞券冒請轉兩官制	一八〇
承議郎李新元符中上書論政事闕失陳備防十事言辭切直特贈一官制	一八一
陳古直秘閣知興元府制	一八一
方庭實禮部郎官范振考功郎官陳橐司勳郎官制	一八二
張九成落致仕制	一八二
范冲知婺州制	一八三
馮康國直顯謨閣知夔州制	一八三
劉子翼廣東運判制	一八四
章誼端明殿學士建康留守制	一八四
周葵江東提刑制	一八五
知鄧州韓通知筠州格禧措置有方各轉一官制	一八五
土豪承節郎劉亶等轉一官制	一八五
楊政換給川陝宣撫使補授十將至右武大夫恭州團練使付身制	一八六
劉子羽贈父韜少師制	一八六
王珍轉兩官閣門宣贊舍人制	一八七

孫政換給武翼大夫制 一八七

全宋文卷三九四七

李彌遜 四

紹興五年被召上殿劄子 一 一八八

紹興五年被召上殿劄子 二 一八九

紹興五年被召上殿劄子 三 一九〇

紹興七年自廬陵以左司召上殿劄子 一 一九一

紹興七年自廬陵以左司召上殿劄子 二 一九二

紹興七年自廬陵以左司召上殿劄子 三 一九三

乞許內外職事官言事劄子 一九四

乞薦舉武臣劄子 一九五

紹興七年歲旱乞寬恤劄子 一 一九六

紹興七年歲旱乞寬恤劄子 二 一九六

乞募土人守禦劄子 一九七

乞募武臣及諸將諸軍子弟爲衛劄子 一九七

乞治東南兵畫一劄子 一九八

乞增重禁衛畫一劄子	一九九
答聖旨條具當行事件劄子	二〇一
車駕南還舟行不乘馬劄子	二〇二
再乞增禁衛劄子	二〇三
乞罷月椿錢劄子	二〇四
東南募兵畫一狀	二〇四

全宋文卷三九四八

李彌遜 五

戶部侍郎轉對劄子	二〇九
乞置使積粟劄子	二一一
乞置使積粟畫一	二一二
答和議奏	二一五
再論不當先事致屈劄子	二一七
乞罷莫將送伴使狀	二一九
應詔薦郡守監司狀	二一九

全宋文卷三九四九

李彌遜 六

繳王球叙官狀	一二三二
繳翰林司修蓋營寨指揮狀	一二三三
繳劉光世免差科狀	一二三四
繳王氏改封郡主狀	一二三五
繳王問改正復官狀	一二三六
繳賈安宅奏薦狀	一二三六
戶部乞禁銅器劄子	一二三七
辭免中書舍人狀	一二三八
辭免戶部侍郎第一狀	一二三八
辭免戶部侍郎第二狀	一二三九
戊午八月乞罷戶部侍郎劄子	一二三〇
戊午八月乞罷戶部侍郎第二劄子	一二三〇
己未正月乞出第一劄子	一二三一
己未正月乞出第二劄子	一二三一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狀	一二三二

漳州乞宮觀狀 二二三

乞將太史局等處撥隸明堂奏 二二三

全宋文卷三九五〇

李彌遜 七

謝賜曆日表 二三五

謝中書舍人表 二三六

謝戶部侍郎表 二三六

漳州謝表 二三七

謝宮觀表 二三八

謝轉官表 二三九

賀太后冊禮成表 二三九

謝落徽猷閣直學士表 二四〇

謝宮觀表 一 二四一

謝宮觀表 二 二四一

代人乞致仕表 二四二

勘當徐公裕狀 二四三

勘當樓堞狀	二四四
乞罷人吏贍家錢待罪狀	二四四

全宋文卷三九五

李彌遜 八

上丞相張魏公書	二四六
賀趙右丞啓	二四七
謝宣州解元啓	二四八
代賀韓侍郎啓	二四八
賀張參政啓	二四九
回劉待制啓	二五〇
回劉通判啓	二五〇
謝生日詩啓	二五一
賀沈樞密啓	二五一
賀張丞相啓	二五二
賀秦丞相啓	二五三
回黃少卿啓	二五四

回王中大啓	二五四
回宗通判啓	二五五
賀樓樞密啓	二五五
賀薛集英知福州啓	二五六
回定書	二五七
問親書	二五七

全宋文卷三九五二

李彌遜 九

送邵公緝還鄉序	二五八
送秀化士還金陵序	二五九
送慶侍者遊諸方序	二六〇
跋邵暘叔詩後	二六〇
題胡霈然書後	二六一
書杜祁公帖後	二六一
書蔡君謨帖後	二六二
書富韓公與王龍圖帖後	二六二

跋周越書王龍圖柳枝辭後	二六二
書陳瑩中贈韋處士詩後	二六三
書蔡耕道學士詩後	二六三
書朱道者傳後	二六四
跋先翁贈余仲勉詩後	二六四
跋仲兄書靈寶石經後	二六五
跋趙見獨詩後	二六五
跋蔡君謨白蓮帖後	二六六
跋張嵇仲樞密遺墨	二六六
跋張嵇仲樞密遺墨	二六七
跋王才元少師詩後	二六七
跋王才元少師所收尚書兄墨跡	二六八
跋東坡書中秋詩後	二六八
跋東坡書石鐘山記後	二六九
跋張仲宗先世聘書後	二六九
跋微上人徑山賦後	二七〇

跋張仲宗刻其祖手澤後	二七〇
跋蘇粹之所藏王摩詰畫維摩文殊不二圖	二七一
跋錢服道畫潮出海門圖	二七一
跋徐穉山所作智道者偈	二七二
跋予與馮濟川侍郎書後	二七二
跋濟川侍郎贈平老詩後	二七三
書尚書兄墨蹟後	二七三
跋趙超然契聖錄後	二七四
跋筠溪圖後	二七五
舍人林公時塹集句後序	二七五
福州仁王謨老語錄序	二七七

全宋文卷三九五三

李彌遜 一〇

衛鞅以強國之術說秦孝公議	二七八
韓宣惠王欲用公仲公叔爲政議	二七九
張儀以商於之地獻楚王議	二八〇

王翦取荆請美田宅蕭何守關中買田地以自污議	二八一
袁盎言絳侯非社稷臣議	二八三
張釋之奏犯蹕當罰議	二八四
馮唐言文帝不能用頗牧議	二八五
景帝誅鼂錯議	二八七
武帝作沈命法議	二八八
狄山議和親議	二八九

全宋文卷三九五四

李彌遜 一一

張騫使月氏議	二九一
嚴助請救東甌議	二九三
公孫弘禁民毋得挾弓弩議	二九四
徐樂言土崩瓦解之勢議	二九五
吾丘壽王奏起上林苑議	二九六
何武召見廬江長史議	二九八
光武聽群盜自相糾擿議	二九九

賈復與寇恂結友議……………三〇〇

寇恂斬高峻使皇甫文議……………三〇一

岑彭水戰破蜀兵於荊門議……………三〇二

竇融等歸光武議……………三〇三

董宣殺湖陽蒼頭議……………三〇四

光武徵周黨等至京師議……………三〇五

班超斬虜使議……………三〇六

陳珪說魏武圖呂布議……………三〇七

全宋文卷三九五五

李彌遜 一一

魏武破袁紹議……………三〇九

魏武征三郡烏丸議……………三一

荀彧郭嘉言曹袁勝敗議……………三一二

陳群勸魏明帝罷力役議……………三一四

孫策有兼并之志議……………三一五

劉備取蜀議……………三一六

諸葛亮嚴刑治蜀議	三三八
譙周諫後主議	三一九
王導請元帝引江南之望議	三二〇
熊遠疏議	三二一
唐方鎮及神策軍議	三二三
屈突通事兩君議	三二四
太宗以事出李勣議	三二五
狄仁傑感悟武后卒復唐嗣議	三二七
郭汾陽不懷私忿議	三二八
段秀實圖朱泚議	三二九
陽城上疏論裴延齡罪議	三三一
李絳對憲宗用賢議	三三二
光啓時契丹不敢近邊議	三三三

全宋文卷三九五六

李彌遜 一二

中書省試閭夏策題	三三五

宣城水西道中雜言	三三六
福州連江縣新學記	三四〇
福州乾元寺度僧記	三四二
支提山天冠應現記	三四三
太平道院新造三乘小像記	三四五
宣州涇縣銅峰瑞應塔記	三四六
富子立誠身齋銘	三四七
富修仲學古齋銘	三四八
富南叔靜明齋銘	三四八
李松老端虛齋銘	三四八
蘇粹之所惠百衲琴銘	三四九
蘇粹之吟龍琴銘	三四九
林明甫所贈研銘	三四九
張仲宗研銘	三五〇
葉子謙研銘	三五〇
筠莊真隱自贊	三五〇

普濟歸寂禪師真贊	三五
慈蔭性空禪師真贊	三五
慧慈獨覺禪師真贊	三五
楊岐會禪師真贊	三五
褒禪佛眼禪師遠公真贊	三五
雲居悟公真贊	三五
聖泉岳公真贊	三五
玉泉山懿公真贊	三五
承天文公真贊	三五
壽山惠通一老真贊	三五

全宋文卷三九五七

李彌遜 一四

龍圖閣直學士右通奉大夫致仕葉公墓誌銘	三五
朝奉大夫朱公宜人葉氏墓誌銘	三六
和州褒山佛眼禪師塔銘	三六
宣州昭亭山廣教寺訥公禪師塔銘	三六

大智禪師塔銘 三六七

全宋文卷三九五八

李彌遜 一五

祭劉丈中奉文 三六九

祭黃待制文 三七〇

祭蔡侍郎文 三七一

代伯氏祭蔡侍郎文 三七二

祭山塘虞部諸墳文 三七三

祭公述六叔翁文 三七三

代兄長祭墓文 三七四

祭蔡子強學士文 三七四

祭林時勇舍人文 三七五

祭李伯紀丞相文 三七六

祭黃若冲大夫文 三七七

祭漳倅宗周賓學士文 三七八

祭蔡子應郎中文 三七九

祭趙道夫待制文	三七九
祭葉成父尚書文	三八〇
路祭葉成父尚書文	三八一
祭葉子寧文	三八二
祈雨祝文	三八二
謝雨祝文	三八三
本命設醮青詞	三八四
請岳老住漳州淨衆疏	三八五
漳州移學上梁文	三八五

全宋文卷三九五九

高 登 一

上淵聖皇帝書	三八八
上淵聖皇帝第二書	三九一
上淵聖皇帝第三書	三九三
上淵聖皇帝第四書	三九五
上淵聖皇帝第五書	三九八

上高宗皇帝書 四〇〇

時議六篇 并序 四〇一

蔽主上 四〇二

蔽主下 四〇三

蠹國上 四〇三

蠹國下 四〇四

害民上 四〇五

害民下 四〇五

全宋文卷三九六〇

高 登 二

上乞納官贖罪歸葬親書 四〇七

上當道遠小人書 四〇九

上當道選幕客書 四〇九

謝賀州張守啓 四一〇

謝李察院啓 四一一

忠辯 四一一

窮論	四一二
春秋桓公不書王說	四一三
三賢守不貢獻說	四一四
封禪說	四一四
堯不去四凶說	四一五
史記湯祝網說	四一五
史記叙教熊羆貔貅猛虎以戰事說	四一五
戴慥名字說	四一六
命諸子名字說	四一六
象州賢樂堂記	四一七
東館廟記	四一八
古縣學記	四一八
言箴	四一九
容州索告敕	四二〇
郛筒銘	四二〇
祖雲翼思誠齋銘	四二〇

慎獨齋銘	四二一
李生希顏齋銘	四二一
朱黃雙硯銘	四二二
遺諸子硯銘	四二二
行硯銘	四二二
紹興甲子得鄭公介夫硯銘	四二三
埋銘	四二三
東坡像贊	四二三
洗仁傑爲祖雲翼寫真贊	四二四
鄒正言像贊	四二四
自寫真贊 一	四二五
自寫真贊 二	四二五
方竹杖贊	四二五

全宋文卷三九三七

釋宗杲 二

李參政泰發轉物菴銘

并引

江月老人榜所居之室曰「轉物」，蓋取《首楞嚴》「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之義。書來索銘，妙喜宗杲爲之銘曰：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咄哉瞿曇，誑謊癡獸。物無自性，我亦非有。轉者爲誰，徒勞心手。知無自性，復是何物？瞥起情塵，捫空揣骨。此菴無作，住者何人？具頂門眼，試辨疏親。《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一。

富樞密季申妙高堂銘

并引

樞密富公閱華嚴大教，娛戲毘盧性海，隨所寓揭名曰「妙高堂」，蓋取法界勝樂妙高之義，作自受用佛事。書來索銘，妙喜某爲之銘曰：

妙高堂，隨所至。榜未懸，落第二。似猛焰，藏蚊蚋。擬承當，生妄計。德雲師，安有作。在別峰，亦寬廓。住佛地，何所託。我作銘，任圖度。《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一。

魏侍郎邦達淨心閣銘

偉哉廣大寂滅心，譬如虛空不分別。擬心求淨即染污，況復比倫諸佛土！又如夢中所見物，所見雖有不可取。如是通達無有疑，淨心之義炳然現。是義現矣難測量，超諸色相離言說。過去未來現在世，佛及菩薩與聲聞。一切含識有情類，平等於義如實了。善哉奇特過量人，只以此閣演是義。演已便息隨所緣，亦與夢中無差別。我以父母所生口，說此無上妙伽陀。莊嚴廣大寂滅心，爲諸來者作饒益。《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一。

蒙泉銘

廣利東，泉曰蒙。源玲瓏，萬竅通。聲淙淙，出無窮。良施工，不落空。銘泉者爲誰，山僧妙喜翁。育王住山釋宗杲識。《阿育王山誌》卷四。又見《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第五四頁。

向侍郎伯恭無熱軒偈

并引

薌林居士於所居園臨池作無熱軒，將於北埭起連輝觀，取《華嚴》無熱大龍王宮流出四河，華林寶樹接影連輝之義。樂谷韓公司諫爲之記。居士來索鄙語，乃說是偈：

勇猛精進過量人，號曰薌林大居士。住無變易真實處，而常順行諸佛法。不作世間顛倒業，成辦出世勝方便。而能於此方便中，幻出難思諸境界。復於難思境界中，而現種種殊勝事。華林寶樹咸放光，接影連輝相鑑徹。光色清淨如金剛，世間無有能壞者。又如無熱大寶池，四面分流入於海。是海廣大無邊際，不出居士一毛孔。於一毛孔放光明，八萬四千同時發。不勞居士轉舌相，只以此光宣妙法。是法即是此光明，不離是光說此法。大海毛孔亦復爾，此是薌林無熱義。是義如空不可量，一一包羅世間相。我今以此無義語，略爲居士出隻手。佛子來登無熱軒，衆寶妙沙開戶牖。《大慧普覺禪師

語錄》卷一一。

蔡知縣小菴偈 并引

快活居士結菴於南嶽之陽，以小名之，蓋取石頭和尚「菴雖小，含法界」之義。居士欲予書其榜，因說是偈。

此菴非小亦非大，堪笑石頭空捏怪。不知法界即此菴，彊謂此菴含法界。而今欲識住菴人，萬象之中獨露身。妙喜爲寫此菴榜，要與太虛爲近鄰。《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一。

汪狀元聖錫燕坐軒偈

不於三界現身意，棹舉何如憤憤時。寄語軒中燕坐者，好看新月下前谿。《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

韓司諫樂谷偈

人言至樂在此谷，孰信樂爲谷所移。以樂均施不樂者，方名真樂丈夫兒。《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

一。

六湛堂偈

非湛非搖此法源，當機莫厭假名存。直須過量英靈漢，方入無邊廣大門。萬境交羅元不二，六窗晝夜未嘗昏。翻思龐老事無別，擲劍揮空豈有痕！《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一。

同塵菴偈

塵無自性，攬真成立。擬和其光，同亦俱失。外既匪寬，內亦不窒。是義非虛，亦復非實。菴中主人，如玉處石。作如是觀，千載一息。《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一。

喻郎中觀我菴偈

萬物備於我，我觀卒未休。智者返觀我，縱橫得自由。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一。

黃智通居士善住菴偈

善住菴中人，從來無所住。只這無住心，便是安身處。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一。

妙喜泉說偈

謂泉即心，謂心即泉。無垢居士，作一串穿。有出有入，有正有偏。居士恁麼，妙喜不然。徐六檐板，如見一邊。泉只是泉，難喚作心。心只是心，決定非泉。是義不正，亦復不偏。泉乎心乎，亦非棄捐。擬議思量，十萬八千。
《金石萃編》卷一四九。又見《兩浙金石志》卷一〇，《阿育王山誌》卷四。

皇帝在建邸請陞堂偈 一

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作法中王，於法得自在。《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一。

皇帝在建邸請陞堂偈 二

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遍界明明不覆藏。《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

以御賜真讚演成四偈 并引

宗杲伏承文囿至人頒示妙讚。大哉言乎，而思惟所不能及也。宗杲雖不敏，演成四章，謹繕寫上呈，伏乞一目而擲之〔二〕。

生滅不滅，如水中月。不可攬觸，妙在甄別。常住不住，是真實義。一幅丹青，輝天鑑地。

圓覺空明，胡來漢現。一點靈光，萬化千變。

隨物現處，廓清寰宇。不動神情，氣吞項羽。《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一。

〔二〕原無此序，據《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第五九頁補。

泉州惠安縣迎藏經請小參偈

稽首十力大導師，三界獨尊無比況。示現成佛轉法輪，廣演無邊契經海。衆生心想念念殊，所轉法輪亦差別。法輪功德不可量，盡思竭力無能測。有大經卷在一塵，量等三千大千界。世有聰慧明達人，具足天眼悉知見。破塵出經作佛事，不作實與非實想。又以無邊法界空，納在佛身一毛孔。須彌鐵圍及大海，一一包容無迫隘。一毛既爾餘悉然，導師方便亦如是。念念普遍諸毛孔，念念克證金剛慧。念念成就佛菩提，念念滿足普賢願。而不生於戲論心，亦不住於深境界。如夢如幻如水月，如優曇華出世間。如是常轉大經卷，了無能轉所轉者。三世諸佛諸菩薩，聲聞獨覺及天人。地獄修羅鬼畜等，一一皆承此經力。我今復與諸佛子，各生殊勝難遇心。還攝此經一歸塵，安住毘盧法寶藏。《大

莊泉伯檢察爲先安撫請陞堂偈

近來學佛人，少見不顛倒。唯務資談柄，棄大而就小。昧却直截事，外邊打之遶。畢竟那一著，何曾得分曉。獨有莊居士，真實沒虛矯。斷除煩惱根，烈火燒乾草。心地既安然，魔境豈能擾！任爾鬧浩浩，我常靜悄悄。末後示真歸，如脫破布襖。加趺入禪定，皓月臨清沼。透過生死關，擊碎無價寶。剛正大丈夫，一了一切了。《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一。

方敷文請陞堂舉那吒太子因緣偈

骨肉都還父母了，不知那箇是那吒。一毛頭上翻身轉，一一毛頭渾不差。《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

趙提宮請陞堂偈

言前薦得已天涯，句後承當路轉賒。一擊鐵關如粉碎，水天空闊雁行斜。《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

示汪居士 南叟

一毛頭上無邊刹，決定識情難測量。直下不生邪險見，壺中日月自然長。《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

示周子充寫華嚴經

總別同異成壞，行布圓融無礙。塵入衆刹非寬，刹入衆塵非隘。居士筆端宣暢，果海因源自在。我今說偈讚揚，同證一真法界。《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一。

示了然居士 舉之

長樂沙坑鄭了然，不依本分要參禪。自言已到無參處，哥羅管爾米疆年。《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

示韓令人 子蒼宅

說不到處著一句，風前截斷千差路。超越佛祖只如今，壁立萬仞無回互。《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

示大悲長老

一棒打破生死窟，當時凡聖絕行蹤。返笑趙州心不歇，老來猶自走西東。《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

示祥雲懿長老

奪却衲僧拄杖，當下便無伎倆。喝下鐵眼忽開，直據千峰頂上。《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一。

示鼎需禪人

面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解却符，趙州東壁掛葫蘆。《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

示彌光禪人

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

示祖元禪人

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飢餐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

示遵璞禪人

一口吞盡三世佛，正是吾家客作兒。爭似璞禪無用處，一毛頭上便忘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

1。

示法泉侍者

言前超佛祖，日輪正當午。豁開三要關，一擊塗毒鼓。既發上頭機，莫問千鈞弩。放去絕遮攔，捏聚非回互。咄哉老瞿曇，住住住住住。《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一。

示用禪人

未點先行不唧溜，不撥自轉已出醜。那堪更鼓兩片皮，豈止鑿空開戶牖。火中木馬空嘶鳴，水底泥牛謾哮吼。用禪用禪聽我言，拶到懸崖須放手。《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一。

送直禪人

直出直入，直行直坐。直禪上人，直須恁麼。本自圓成，不立功課。飢來喫飯，寒來向火。不在瞿曇，非干達磨。擬心思量，返遭殃禍。我說是言，已招口過。明眼人前，一場話墮。請事斯語，無忘骨剝。《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一。

送法輪思藏主化鍾

覆爲鍾，仰爲鼎，自是法輪家風，妙喜爭敢馳騁！思禪人，固相請，援毫臨紙忽猛省，一聲直透須彌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一。

釋迦出山相讚

正覺山前折却本，三七日內心頭悶。却來鹿苑討便宜，好與拽翻椎一頓。《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

文殊問疾讚

居士何曾病，是病因問有。兩眼對兩眼，世醫咸拱手。《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觀音大士讚

過去正法明，現前觀自在。眼觀諸音聲，耳聽衆妙色。二義俱寂滅，誰受此說者？是說亦寂滅，誰爲此說者？能觀及所觀，能聽洎所聽。返觀觀聽者，是亦無所有。大哉觀世音，快說如是法。是法不思議，聽者亦希有。我今以一毛，遍量法界空。作此如幻言，讚是真實相。《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入定觀音讚

世間種種音聲相，衆以耳聽非目睹。唯此大士眼能觀，瞑目諦觀爲佛事。於眼境界無所取，耳鼻舌身意亦然。善哉心洞十方空，六根互顯如是義。眼色耳聲鼻嗅香，身觸意思無差別。當以此觀如是

觀，取此爲實成妄想。若離妄想取實法，展轉惑亂失本心。本心既失隨顛倒，不見大士妙色身。無眼耳鼻舌身意，互顯之義亦寂滅。亦無大士妙色身，亦無種種音聲相。佛子能作如是觀，永離世間生死苦。《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維摩居士讚

冷坐毘耶城，百病一時發。不得文殊來，幾乎無合殺。《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讚

默坐半百春，無喜亦無瞋。東西行七步，抖擻舊精神。《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初祖達磨大師讚

來時已沒當門齒，去時唯有一隻履。葱嶺那邊逢宋雲，十分彰露醜舉止。《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

傅大士讚

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拍版與門槌，畢竟是何物？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六祖大鑑禪師讚

擔柴賣火村裏漢，舌本瀾翻不奈何。自道來時元沒口，却能平地起風波。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

一一

李長者讚

以一毛端智，遍量法界空。智空無自性，空智在其中。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龐居士讚

男女不婚嫁，隨緣賣笊籬。這般滋味子，豈與外人知。《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趙州和尚讚

庭柏無根，虛空有骨。十分魯鈍，似遼天鵲。熱至乘涼，寒燒榾柮。夫是之謂，趙州古佛。《大

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船子和尚讚

驀口一橈玄路絕，藥山之道始流傳。離鉤三寸無消息，覺海方乘般若船。《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

臨濟和尚讚

稱鎚上捏出汁，枯骨裏敲出髓，全無些子蘊藉，一味賣弄口嘴。更說甚麼三要三玄四種料揀，大似青天白日十字街頭見神見鬼。咄！《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雲門和尚讚

開雪峰口，出睦州氣，袖手儼然，眈眈虎視。我說是言，有語無義，石火電光，咄哉鈍滯。伽梨勃窣知是誰，有人續得末後句，許爾親見渠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布袋和尚讚 一

三千威儀都不修，八萬細行渾不顧。只因鬧市等箇人，被人喚作破落户。兜率內院久拋離，縱歸迷却來時路。稽首彌勒世尊，得恁寬腸大肚。《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布袋和尚讚 二

肩擔一條吉撩棒，棒頭挂雙破木履。盡力撮却布袋口，不知裏許有甚底。落落魄魄鬧市行，蒼蒼蒼蒼直直沒羞恥。龍華會上若逢渠，定與椎落當門齒。《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金華聖者讚

金華聖者誰識，撞著猪頭便喫。雖然無愛無憎，其奈有損有益。使得破落僧徒，也道逆行順行天莫測。若無末後一著，至今有口難分析。《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南安巖主讚

贈以之中語，咸云秘密言。誰知此老子，非妙亦非玄。直截不藏覆，當機火裏蓮。誰人明此意，端坐自擎拳。《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言法華讚

旋陀羅尼三昧，語默元無罣礙。攬衣著屐走街，剛被時人笑怪。問伊住止何處，向道我儂弗會。進前擬議思量，咄哉漆桶不快。《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雪竇明覺禪師讚

太湖三萬六千頃之渺茫，即師之口也；洞庭七十一二朵之巍峭，即師之舌也。不動口，不搖舌，已說現說當說，無少無剩也。回狂瀾，起既倒，活必死之疾於膏肓，即師荷擔大法而主盟此道也。至於飛鯤鵬於藕絲竅中，置須彌盧於螻螟睫上，而無寬曠迫隘之量也。我生師之後而不識師，今睹師之遺像而作是言者，蓋欲一類闡提毛道凡夫與夫敗善根非器衆生，使其知有吾門單傳直指之妙而已也。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楊岐和尚讚

異類中行，拈犁拽耙。栗棘金圈，是何言語。《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白雲端和尚讚 一

少處更減，多處又添。達磨不會，却反西天。《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白雲端和尚讚 二

飢餐渴飲，閑坐困眠。赤手殺人，血濺梵天。《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全宋文卷三九三八

釋宗杲 三

五祖演和尚讚 一

赤骨力地，有裊無袴。敢與海神，爭先鬪富。《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五祖演和尚讚 二

說大脫空，荷擔佛祖。七八圓全，不成三五。村歌社舞可憐生，引得兒孫弄泥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西余端和尚讚

被底禮寅朝，去住隨風掃。名呼章相公，侮慢圓照老。不托和尚兩拳打翻，回頭妖僧一句罵倒。只看這幾著子，不必問他禪道。箇是金毛師子兒，狐狸野干徒叫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慧日雅和尚讚

嵌嵌枯枯，磊磊落落，暗鳴叱咤，萬人氣索。宴坐胡床，傾湫倒嶽。秉殺活劍，解生死縛。不墮塵緣，寧居寂寞。豁開濟北三要三玄，提持關西末後一著。慧日之影沈姑谿，泥牛觸折祥麟角。《大

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寂音尊者讚

頭如杓，面如楮，口無舌，說無竭。是而非，同而別，種空華，抽暗楔。死木蛇，活如蝎，擊塗毒，腦門裂。是阿誰，甘露滅。《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草堂清和尚讚

凜凜孤風世所稀，碧眸炯炯電光輝。貧兒示與衣中寶，富者教伊赤體歸。毒手慣曾烹佛祖，洪鑪常用大鉗鎚。小根魔子還知否，此是吾家真白眉。《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圓悟和尚讚 一

道大德備之詞，讚師之真，此處無金二兩，俗人酤酒三升。超佛越祖之談，讚師之禪，削圓方竹杖，輓却紫茸氈。無可諭，無可說，正是守著繫驢橛。那堪更言七坐道場三奉詔旨，大似鄭州出曹門，且喜沒交涉。降此之外畢竟如何，江南兩浙，春寒秋熱，寄語諸方，不要饒舌。《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又見《嘉泰普燈錄》卷二九。

圓悟和尚讚 二

風雷爲舌，虛空爲口，應群生機，作師子吼。眼光爍破四天下，驚起法身藏北斗。箇是楊岐嫡

孫，喝下須彌倒走。《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圓悟和尚讚 三

這老漢無置錫之地而不貧，有無價之寶而不富，睹衆善而不欣，遇諸惡而不怖。一著當陽全提，要且秋毫不露。有時石火裏藏身，却向電影中回互。塞却臨濟三玄門，截斷巖頭末後句。《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普融平和尚讚

示無作相，擊塗毒鼓，行無緣慈，誅佛誅祖。如是見得普融，妙喜未敢相許。直下來也如龍似虎，一槌打破太虛空，至今一缺無人補。《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又見《嘉泰普燈錄》卷二九。

長靈卓和尚讚

厚重如山，嚴冷似鐵。破毘盧印，坐衲僧舌。派出靈源，源清流徹。指曜靈寒，呼顧兔熱。謂此

是長靈，眼中重著屑；謂此非長靈，知君猶未瞥。是耶非耶，俱爲剩說；真耶妄耶，水中捉月。而今要見這老人，剔起眉毛須辨別。嘉州大像喫一槌，陝府鐵牛流出血。《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佛性泰和尚讚

慣說五家宗派禪，不將玄妙與人傳。晚年一處真奇特，食罷長伸兩脚眠。《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

佛燈珣和尚讚

天姿出格蕭灑，胸次過人惺惺。臨濟頂中髓，楊岐眼裏睛。棒頭明殺活，喝下顯疏親。孤鸞無伴侶，師子不同群。鍾山佛鑑之嫡子，雙徑山僧之法兄。《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竹菴珪和尚讚

讚歎竹菴也是妙喜，罵詈竹菴也是妙喜，讚之罵之，各有所以。讚之者爲渠具衲僧正眼，罵之者

爲渠浸在醋甕裏。或曰：如竹菴之爲宗師也，不可讚，不可罵，精金美玉，自有定價，讚之罵之，徒增話櫛。妙喜聞之，笑而不答，但拊掌叩齒三下，從教渠讚龜打瓦。《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天童覺和尚讚

烹佛烹祖大鑪鞴，鍛凡鍛聖惡鉗鎚。起曹洞於已墜之際，針膏肓於必死之時。善說法要，罔涉離微。不起于座而變荆棘林爲梵釋龍天之宮，而無作無爲。神澄定靈，雪頂龐眉。良工幻出今不許僧繇知，虛堂張挂今梁寶公猶迷。箇是天童老古錐，妙喜知音更有誰！《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又見

《天童宏智覺禪師語錄》卷四，《兩浙金石志》卷一〇。

普明琳和尚讚

觸處無礙，得大自在，達磨脊梁，釋迦腦蓋。夫是之謂普明老人，敢與諸塵作對者也。《大慧普覺

禪師語錄》卷一二。

李參政請讚 漢老

這漢沒量罪過，不合引惹措大，被渠笑裏藏刀，殺却吾祖達磨。不知有底冤讎，一向興災作禍。杲上座諾，惺惺著，莫教話墮。《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又見《嘉泰普燈錄》卷二九。

吳提刑請讚 元昭

這箇村和尚，少人能近傍，黑漆粗竹篋，佛來也一棒。沒秋毫人情，有萬千無狀。慈悲時觀音菩薩之所不如，瞋恚時阿脩羅王亦難比況。世上可憎可惡者是這般底阿師，如何也有人畫渠供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鄭學士請讚 尚明

參得圓悟禪，擔起睦州版。透過祖師關，瞎却頂門眼。肚裏黑漫漫，心中平坦坦。性氣得人憎，發時渾不管。鞏縣茶餅喫，一槌擊碎饒州白瓷盃。《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蔡郎中請讚 子應

賦性暴，舉止傲，說甚禪，談甚道。有箇沒意智猷郎，隨例妄想顛倒。蔡郎中還見麼，若也當面諱却，便是監主自盜。《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蔡宣教請讚 正卿

手裏指東畫西，口中胡說亂道。□生慣打葛藤，天真不屬做造。有箇蔡正卿，時時來著到。水流濕，火就燥，馬面團圞，隨人所好。《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蔡宣教請讚 春卿

咄哉無知，半憨半癡。黑豆換人眼睛，十分愛討便宜。一朝死入地獄，定墮鑊湯泥犁。佛也救爾不得，任爾鳳林吒之。《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儲大夫請讚 彦倫

雲門妙喜真，雲臺居士畫。利鈍不相資，展向虛堂挂。妙喜利中鈍，鈍得顛顛；雲臺鈍中利，利得脫灑。如今利鈍都挂壁，師子翻身絕蹤跡。蹤跡無，便塗糊，一時分付儲大夫，唵摩尼達里悉利蘇盧。《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趙通判請讚 邦禮

謂汝是善人耶，嫉惡之太甚，謂汝是惡人耶，好賢而樂善，而於善惡兩塗之間了無遺恨。咦！好箇自是漢，高談無畔岸。成佛作祖且緩緩，這一則公案分付趙通判。《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許司理請讚

湛不搖處，正好著力。欲識吾真，出陰界入。一毛端頭，師子返擲。赤肉團上，萬仞壁立。沖密湛然知不知，鐵牛生得玉猫兒。《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廖知縣請讚

我讚我真，孰能委悉。火風煥動，地水堅濕。俱屬現量，擬心則失。就而明之，是妄非實。背而捐之，土木瓦石。吾說是言，如箭射的，離此別求，幻惑無識。《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朱主簿請讚

一。
龐老曾升馬祖堂，西江吸盡更無雙。而今妙喜朱居士，覲面分明不覆藏。《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

聞監務請讚

子清

謂汝太惺惺，時復放漚漚；謂汝太褊急，間或又容物。既作人天師，開口便輕忽。莊嚴賢劫中，且無如此佛。寄語聞子清，莫信這箇賊。《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唐道人請讚

這尊慈，無摸捺，忽地喜，忽地惡。喜也和氣如春，百華開萼；怒也雷電風雲，一時俱作。似恁麼做處，若非阿脩羅王，即是金僊大覺。唐道人，緊收却，逢人不用展開，卷來送在壁角。《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又見《嘉泰普燈錄》卷二九。

江令人請讚

少明宅

渠本宣州人，生緣在寧國。前不尊釋迦，後不敬彌勒。家貧無飯噉，出家去投佛。行脚走諸方，江南遍江北。纔參臨濟禪，便作白拈賊。眼裏有瞳人，肚中無點墨。還如跛阿師，說得行不得。《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無著道人請讚

汝求吾之讚，復讚吾之真。大海絕涓滴，須彌無一塵。以訐爲直而非直，以察爲明而非明。象王

回旋，師子嚙呻。性不可會，瞥喜瞥瞋。與佛祖爲冤敵，與魔外爲親姻。自是其是而人不汝是，自神其神而人不汝神。如此爲人善知識，少喫酸醋三五升。《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超宗道人請讚

一條白棒，佛祖俱打，超宗禪人，大膽不怕。畫我來乞讚，鬼門上帖卦。三十年後此話大行，任一切人讚龜打瓦。《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舟峰長老求讚

蕭蕭灑灑，有取有捨；蠢蠢苴苴，無真無假。客來須看，賊來須打，一條竹篥，天上天下。背觸當鋒，任人酬價。咄哉村僧，少說大話，龜年收取挂高堂，從他讚歎從他罵。《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

鼎需禪人求讚

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咄這瞎驢，付與鼎需。《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蘊聞禪人請讚

蘊聞聞自性，自性離聞蘊。吾真亦復然，迴超千聖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用宣禪人請讚

宣傳吾真，吾爲宣說。眨上眉毛，大巧若拙。《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思岳禪人求讚

兩耳卓朔口門窄，兩眼皮薄鼻露竅。一生舌本謾瀾翻，何曾唱得胡家調。《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

二。

悟本禪人求讚

一千七百癡衲子，圍遶這箇無明叟。細膩渾沒一星兒，粗糙却有七八斗。未嘗寂寂入禪定，終日波波廊下走。爲人巴鼻亦好笑，更不容人謾開口。盲枷瞎棒當慈悲，是與不是劈脊婁。如斯主法作宗師，枉續牟尼子孫後。本禪千萬莫學伊，學伊和爾不唧溜。《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法寶禪人求讚

這無狀，世間稀。住佛屋，著佛衣。噉佛飯，說佛非。多忿怒，少慈悲。畫得似，差毫釐，寶禪者，應自知。《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守淨禪人求讚

嗔恚癡未除，心意識顛倒。談禪信口開，舌頭胡亂掃。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

箇是雲門村僧，即非杜撰長老。《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遵璞禪人求讚

臨濟燒黃檗禪版，香嚴哭瀉山拄杖。雲門村叟效顰，也作這般伎倆。作麼生是這般伎倆，咄！傳來鐵鉢盛猫飯，磨衲袈裟入墨盆，祖翁活計都壞了，不知將底付兒孫。《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僧鶚禪人求讚

這漢一生空倔彊，偏向人前放軟頑。涅槃路上栽荆棘，解脫門前緊著關。不別法身三種病，豈識楞嚴義八還。謾把少林無孔笛，等閑吹過汨羅灣。《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正言禪人求讚

虛空裏，揣出骨，閃電中，作窠窟。有問妙喜家風，此外更無別物。《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祖傳禪人求讚

蒼蒼苴全似川僧，蕭灑渾如浙客。偏向情未生時，拈出報慈一隔。尊性不定，莫可窺測。見小時嫌
蟪蛄眼太寬，見大時謂太虛空忒窄。似這般底阿師，如何受人天供養，好與劈腮一搥。《大慧普覺禪師
語錄》卷一二。又見《嘉泰普燈錄》卷二九。

妙道禪人求讚

這村僧，無明大，少柔和，多褊隘，愛罵人，舌頭快，受佛蔭，破佛戒，不精進，常懈怠。謗般
若，彌天罪，入地獄，永不悔。聞者憎，見者怪，攪叢林，尤叵耐。虛銷信施三十年，異世出頭償夙
債。就中只有一處長，解道雞嶼洋無蓋。《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沖密禪人求讚

佛祖有密語，有說即不密。密禪畫吾真，密意已漏泄。如析旃檀香，片片體非別。密意在其中，

密亦如是說。《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文俊禪人求讚

咄這擔版漢，從來無所知。曾經一頓飽，忘却累年飢。動便觸人諱，拍盲不識時。平生沒活計，赤手討便宜。《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如本禪人求讚

真兮妄兮兩孤，作對待兮偏枯。水凌虛而風靜兮月非無，即妄即真兮毒藥與醍醐，到此誰人識得渠。《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法宏禪人求讚

不曾動著舌頭，葛藤已遍天下。等閑一擊虛空，隨手便成縫罅。法宏貌得吾真，彷彿鎮州普化。我今寫讚上頭，要作叢林佳話。《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德光禪人求讚

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白。參徹佛祖頂顙禪，不是等閑相誑嚇。我所參得底只要涅槃堂裏用，且不聽杜撰禪師三千八百畫。吾爲作證明，他年將作軌格。《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一。

若懷首座求讚歸洋嶼菴

吾於閩有大因緣，夜夢晝思無間然。他日定歸洋嶼去，楞伽室內作終焉。《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

雪峰空長老求讚

慧空抓著吾癢處，吾嘗劄著伊痛處。痛處癢，癢處痛，不與千聖同途，豈與衲僧共用！莫言掃帚竹裏無錢筒，蒿枝叢林無梁棟。雖然家醜不可外揚，也要諸方眼目定動。而今各自不得已，一任畫出

這般不唧啍底老凍鰾。但將懸向壁角落頭，使來者瞻之仰之，晝夜六時燒兜樓婆畢力迦沈水旃檀之香，作七代祖翁之供。《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師韶長老求讚

畫得百千本，都盧祇這是。師韶好承當，楊岐第七世。《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禪人求讚 一

咄哉滅胡種，面目真可惡。過橋便拆橋，得路便塞路。雖欲彊柔和，畢竟觸人怒。萬事類如此，誰敢相親附。乞兒囊本空，常誇敵國富。聞說閻羅王，未免生怕怖。休更放大言，嫌佛不肯做。《大

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禪人求讚 二

鄒搜斂似天烝棗，輕輕觸著便煩惱。身著如來三事衣，口中謗佛法僧寶。從來纖芥不與人，一毫

不就他人討。驀然合眼入黃泉，定須聒譟閻羅老。《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禪人求讚 三

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錫之地。赤骨骯箇渾身，與人爭甚閑氣。些子無明不奈何，說甚祖師西來意。《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禪人求讚 四

鐵蛇在握，毒氣爍爍。擬議不來，劈口便著。秉炬入塔。《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二。

全宋文卷三九三九

釋宗杲 一三

紫巖居士畫像讚 并序

士君子學先王之道，必由孝敬忠信而入。雖曰未至，亦足以聳動時聽，誇示後來。予欲拔其尤揚於世以厚風俗，捨紫巖而誰？初識公於京師，時爲奉常簿，公務之暇，來從園悟老人遊。神澄而量洪，志堅而氣正，目不妄視，心無他緣，非聖人之言不發於口。明靜淵默，淡然如止水之不搖，未嘗謔浪笑傲，蓋天資也。後十五年，再會於吳之四安，時公身已貴，名已大，功業以成，而明靜淵默與昔無異焉。又三年，予得譴來衡陽，公亦退身，奉母太夫人居長沙新第，名其堂曰「盡心」，蓋盡其心以事親，而食息不忘於君，顯忠孝一而不偏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予曰：性者天性也，養性以事天，則不忘本也。公之盡心，苟異是說，非予所知也。衡陽廖侯繪公像，來求予讚。予與公有方外之

契，義不可辭，謹叙其略，爲作讚曰：

偉哉紫巖，昭代著龜。垂紳天朝，恢張羽儀。功成歸休，韜藏光輝。自專一壑，甘旨庭闈。盡人子之心以事其親，而造次必備；盡臣子之心以報吾君，而顛沛罔欺。夫是之謂孝敬忠信之道，進退躬行而不息，深入《淨名》之不二者也。《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侍郎胡公明仲畫像讚

剛健純粹，風度凝遠，弟昆王謝而不逸也。窮理盡性，得聖人之精微，心了其妙也。藏光匿德而不忘吾君，效葵傾於曜靈也。見義便爲，若迅雷之破巨石，仁者之勇也。攘斥瞿曇，紮除老氏，疏通闕里之正脉也。吞濤江、藏五湖、內太虛，其量綽然而有餘也。即此而見之歟，捨此而見之歟，具眼者其鑑諸。《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游運幹蕭卿畫像讚

褫袖拖筇，行而匪步。如春在花，粹然如煦。筆端風生，揮掃塵霧。是蕭卿耶孰好？非蕭卿耶孰惡？是非好惡，俱不足以私是公，唯疲瘵之氓喜而暴貪之吏懼，斯可以爲大君子之據。《大慧禪師禪宗

安撫劉公方明畫像讚

并序

長沙開福宜禪師知妙喜與寶文公有一日之雅，遣僧惟覺持此像，來衡陽求讚，不得而辭，爲之讚曰：

氣吐虹霓，粹然平易。袖活國已驗之方，抱廊廟大成之器。筆端語言，胸次忠義。致吾君於四三王而六五帝，是皆韓吏部數百年遺風餘烈，睹斯人而知斯文之不墜。《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直閣向公宣卿畫像讚

并序

公之學聖人也，非誦其言而求其名稱者也，臨大節而不可奪而已。公之爲政也，非苛察而姦蠹爲之膽落者，非使之然者也，謂職分當然而身正而已。公之介廉，非著意以矯世而效伯夷之清者也，於道不苟而已。公之明白也，非循私而取與，若日月之晝夜者也，善善惡惡而已。公之爲文也，非鈎章棘句而務華忘實者也，落筆遣辭而盡意之所欲言而已。公之施設也，非能捧土而塞飛湍之瀑流者也，行其義之可行，止其義之可止而已。然爲學爲政，介廉明白，文章施設，皆可

得而形容。若其精義入神，窮神知化，居一室而發樞機於千里之外，善應而動天地者，不可得而形容也。予以是故，作公之讚而重其詞曰：

頎然向公，岌岌堂堂。烈如夏日，嚴如秋霜。至剛而柔，至柔而剛。孰謂却物，能圓能方。以是而見，有而非有。郢匠揮鐮，徒誇好手。明鏡當軒，孰逃妍醜！賢德賢業，可大可久。《大慧禪師禪宗

雜毒海》卷下。

直閣向公宣卿野服像讚

并序

予罪居衡陽閱三載，聞公守衡蒞政泊平昔出處大略於衡民，遇節必立，應機必斷，推經旨以行己，本仁義以及物，事無大小，剖判是非，罔有顛倒。公以爲是，則盡寰宇之口以非之而終不能非公之是；公以爲非，則盡寰宇之口以是之而不能是公之非。故能活己卯歲之飢民數萬於垂死，至今衡民以吾父稱之。則知公行己及物、居是非之間，無遺恨矣。衡民繪公像，建生祠於青草野寺以奉香火，予因睹其像而作讚，以慰衡民戀德之心。而丹青匪妙，略無彷彿。公之猶子深之出此本相示，少分似之，予亟呼畫工摸而易之以冠裳，書前讚於其上以歸深之，抑留此本爲林下道伴。復作讚曰：

野服幅巾而藏用於山林兮，訥如也。分虎符爲真明洪道衡陽之守兮，鑑如也。受命於急難之間而

袒肩荷負兮，岳如也。正法奉公以禦吏而柔明兮，水如也。坐霜臺掃險健之訟而空囹圄於太湖之陽兮，電如也。前讚未盡公之德兮，今讚亦聊復爾耳。知公者誰，雲門村叟而已。《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峴山居士徐顯謨畫像讚 一

我欲讚此公，此公不受讚。又欲痛罵之，亦復無可罵。讚之與罵之，一筆且勾下。或曰如水之清潔高廉、聰識通朗，與夫徐孺子、郭林宗之流又何以異哉？妙喜聞之而笑謂之曰，是亦跌蕩放言高談無畔岸傲世之匹夫，何足擬公而嘆訝耶！其可貴者，目送歸鴻，氣橫雲漢，自言不斷姪怒癡而亦不與之俱，只這如意摩尼，畢竟無人酬價。且道這一絡索，是讚耶是罵耶？苟或於此狐疑，一任研窮《周易》〔二〕，遍推六十四卦。《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二〕研：原作「妍」，據文意改。

峴山居士徐顯謨畫像讚 二

釋迦演化西竺乾，助揚金粟何巍然。達磨來茲東震旦，亦有龐老扶其顛。翻思命世寧乏賢，峴山居士超塵緣。一言定當諸佛祖，與二大士相摩肩。彼也此也有殊異，證也徹也無後先。太虛不受顧陸筆，火聚那容蚊蚋延。丹青一幅心手妙，卓犖氣宇凌雲煙。未是此公真面目，更觀皎月凝秋天。《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張徽猷昭遠畫像讚

悟徹諸法無我，果於諸法自在。談笑出入生死，敢與諸塵作對。世出世間大丈夫，一擊鐵圍百雜碎。《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覺明居士夏運使畫像讚

覺明明妙處，不留元字脚。佛祖出頭來，一時都掃却。没人情，有禮樂，鐵脊梁，硬曝曝，堪任

荷擔這一著。妙喜恁麼差排，大似助桀爲虐。《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向侍郎畫像讚

佛道魔道兩俱掃，世出世間亦虛閑。箇是塵中了事漢，涅槃生死不相干。《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劉通判彥冲畫像讚

財色功名，一刀兩段。立地成佛，須是這漢。《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郭縣丞畫像讚

神情淡然，風骨粹然，袖手儼然。如春在花，如意在絃，如水在川。文章事業，遇物發宣，普而不偏。夫是之謂二十四考中書令之遠孫，雖我不負丞而無丞負予之歎者也。《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徐和仲畫像讚

神清而和，氣勁而訐。文武雙資，大巧若拙。奉公勤廉，賦性介潔。於朋友信而誠，可以託生死，然頭戴棋盤，好爲面折。似虛舟而觸物，若霜風而掃熱。是讚耶是毀耶？妙喜睹徐和仲之畫像，掇筆代渠作如是說。《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徐明叔畫像讚

一

樸口秀目，無依無欲。落筆遣詞，神驚鬼哭。心造玄微，如石藏玉。勁氣橫秋，不可攬觸。還見麼，夫是之謂徐明叔。《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徐明叔畫像讚

二

鷄籠山下，滴瀝水邊，燕窠城裏，生得箇徐明叔。不學瞿曇，不學老聃，不學孔丘，而瞿曇、老聃、孔丘所有底悉自具足。野服幅巾，撐七尺之霜筇，與張晚李細錢嫩，半醒半醉，似利刀斫猫兒頭。

竹。奇哉妙哉，汪哉洋哉，何莫由斯哉而乎文郁郁。若道渠儂自有官業，能書解篆，吾說是人，生身陷入阿鼻地獄。《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李總幹畫像讚

氣勁而和，於物無忤。內方外圓，清簡儉素。與朋友交也誠而謙，奉公無私也勤而廉。天不祐善，若人云亡，士林凋喪，孰不感傷！吾是睹斯像而作此讚，乃公之實錄也，可與日月而爭光。《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路檢法畫像讚

不斷煩惱入涅槃，不離俗諦談真諦。精金百煉出爐冶，豈畏重將烈火試！人言此乃如一公，我道渠非渠即是。等閑步武清風生，掃盡士林寒乞氣。《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本閑居士畫像讚

天邊月白本來白，林下風清元自清。幾人到此昏昏醉，只有渠儂獨自醒。因且莫強塗糊，渠本不如此。識之者是箇沒妻子底龐居士，不識者乃無人情底王蠻子。《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榮侍郎畫像讚

謂渠似維摩耶，無佛病法病。謂渠似龐公耶，有男婚女嫁。超然透過兩翁，畢竟二邊俱化。夫是之謂榮二卿，袖手儼然，神情閑暇者也。《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方經略敷文畫像讚

岌岌堂堂七尺軀，無心合道暗相符。針鋒頭上天關透，世出世間真丈夫。《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無相居士畫像讚

渾鋼打就脊梁骨，磊落塵中過量人。一去萬牛挽不住，箇是渠儂身內身。《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太虛居士畫像讚

神清徹骨，氣和如春。葷不入口，酒不濡唇。正倫何也，太虛無雲。或謂妙喜，讚者爲誰？曰無相居士克家之子，忠孝兩全底鄧伯壽之真。《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趙觀察畫像讚

世味淡薄，靈龜五臧。併臧其一，鋒穎莫當。造次必於是，訓子以義方。褫袖携筇，步武頎然，岌岌堂堂。是謂士林堅好木，乃釋門外護之金湯。《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蘇知縣甫明畫像讚

樁口秀目，心清寡欲。爲政不苛，姦蠹潛衄。我說是言，如響應谷。觀者譁曰，明甫實錄。《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孟監場異夫畫像讚

手搦燕壁，目送雲鴻。傲睨萬物之表，了無餘事於胸中。夫是之謂孟異夫，乃姚江之陶朱公。《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徐御藥畫像讚

號審觀居士

頎然七尺大丈夫，胸次廓然如太虛。審觀名實兩相稱，堪與人間作畫圖。《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歐陽總幹畫像讚

采石江邊李謫仙，醉中拏月上青天。今觀此士亦如然，飲酒一斗詩百篇。《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張都監畫像讚

忠義果敢世無敵，鐵騎橫衝百萬兵。慣從五鳳樓前過，手握金鞭賀太平。《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李光祖畫像讚

胸次坦夷，仁義以字養之。體涉風素，清癯髯以資之。爲政禦吏，髮櫛而苗薈之。於道不苟，篤信而躬行之。夫是之謂李光祖，佩絃千百而愈緩，靠裏昏而無斷者也。《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陳逍遙畫像讚

傲睨萬物，袖手儼然。氣清神定，矯若飛仙。夫是之謂陳逍遙，慈儉躬行而不敢爲天下先者也。

《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無相居士畫杜少陵像求讚

可憐能作詩，贏得肚中飢。終朝醉兀兀，騎驢何所之。《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方敷文畫東坡先生像求讚 一

道大德備，爲□□□。萬古東坡，如是如是。《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方敷文畫東坡先生像求讚 二

闕里橫梁，頽波□□。暗鳴叱吒，驚天動地。《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柯信甫畫像讚

胸次磊磊落落，舉止如山如岳。一生只自修行，不管他人好惡。《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覺苑冲長老求王承宣畫像讚

華陀歸去幾千年，此道世久失其傳。獨有是公達本源，可與此老相差肩。我初識公于大梁，時已氣槩摩秋霜。能生必死於膏肓，後無來者前無雙。覺苑求予讚是公，我今描畫太虛空。公術能攘造化功，酷熱之際塵東風。我本寡聞無似者，荷公道義不相捨。倒腹空腸盡傾瀉，但看此讚即知也。《大

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盧宣教畫像讚

禪袖携筇步武歸，浩然之氣吐虹霓。不知除却神仙輩，更有何人得似伊。《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歲寒居士張知府畫像讚

冰柱兮摩空，藤蘿兮倚樹。貌古神色清，氣平心膽素。貧無地卓錫，富有照乘珠。有問歲寒何似生，看取妙喜末後句。《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孫郎中求羅先生畫像讚

烏髯鬢髭，碧眸閃爍。據奪命方，鍊不死藥。在塵出塵，都無染著。夫是之謂羅赤脚。《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傅□□畫像讚

風度凝遠，情深窅然。如春在花，如意在絃。有廼祖遺風餘烈，爲儒林挺特之賢。雖彷彿丹青其一二，蓋胸中蘊妙而難傳。夫是之謂傅使君，行將拊摩匡山之雲煙，而中興拭目歸宗之禪者也。《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妙心居士畫像讚

野服幅巾，非假非真。元來這漢，是我般人。渠常喜，我常嗔，兩箇八兩定一斤。《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全宋文卷三九四○

釋宗杲 一四

王校正畫像讚

莫論節義世希有，事業文章總罷休。只將一味無求法，坐斷三衢人舌頭。《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王子正畫像讚

了達生死如夢事，夢中誰復論親疏。臨行一著超今古，堪作塵寰真丈夫。《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王大授畫像讚

堂堂七尺身，言行兩相應。士林堅好木，特秀一枝春。是謂汪溪先生，字曰大授。志願未伸，若驂騑在凡馬之厩。死而不亡謂之壽，天將相斯文之不墜也。恢張尚期於有後。《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唐主管携先文畫像求讚

了相非相見實相，一念廓然無背向。八十四年如是修，龜毛拂子兔角杖。《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傅□□畫像讚

孰其後兮孰其先，目送飛鴻氣悠然。傲睨萬物凌雲煙，飲酒一斗詩百篇。《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藺廷彥畫像讚

携筇步武自徐徐，灑落風姿氣凜如。活計貧無置錫地，胸中富有五車書。《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

下。

俞巡檢畫像讚

紫綬金章矍鑠翁，詩書萬卷在胸中。便宜從事非無意，每到詞窮即詐聾。《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

下。

歐陽提幹畫像讚

揮毫落紙鬼神泣，獨步橫拖七尺筇。文彩風流乃餘事，試問負壺丫角童。《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

下。

羅國信畫像讚

蕭然一枕卧長空，寶座蓮臺信已通。七十三年好消息，一時分付與春風。《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錢計議畫像讚

一生咬菜根，清淨無倫比。臨行一著奇，猶如脫弊屣。要識錢子虛，恁麼而已矣。《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鮑知府畫像讚

野服幅巾，矯若飛仙。神情閑暇，訪道參禪。夫是之謂鮑使君，不被八風五欲之所纏者也。《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張太尉畫像讚

顧虎頭傳難□□，□陀石上坐頤神。孤松倒掛倚巖□，□□風搖清韻聲。《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

下。

又作僧像求讚

丹青在己已，行年七十四。雖然無度牒，形儀十分似。《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董太尉畫像讚

不爲富貴所折困，孤松之下坐磐陀。撥轉上頭關捩子，堪充震旦老維摩。《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

下。

湛淨居士畫像讚

坐石握拂，不可輕忽。湛淨如如，胸中無物。《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妙觀居士畫像讚

禪袖拖筇，步武清風。燕巖谷之暇日，無留事於胸中。《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李運使畫像讚

下。
等閑示現宰官身，便作儒林出格人。野服幅巾歸舊隱，遊戲寰中物外春。《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

張侍郎畫像讚

透出天關，抹過地戶。斗轉星移，日輪當午。廓仁義道德之門，塞邪非鬼趣之路。夫是之謂無垢老人，慣向百尺竿頭進步者也。《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趙知宗畫像讚

攬行奪市得人憎，攬撓叢林罵葛藤。妙喜退身三步去，諸方誰敢弄精魂。《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唐大夫畫像讚

一味讀經參禪，胸中無物留連。要識此公落處，便是妙喜齊年。《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徐侍郎畫像讚

謂是俗人，世事全疏□；謂是苾芻，□有髮有鬚。莫怪胸中澀澀，都盧面觜模糊。不修戒定慧而求出世間法，不斷淫怒癡而不與之俱。好箇人中癡鈍漢，亦婆羅門外道之徒歟！《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幻住道人畫像讚

有月上女之英氣，而不逞機鋒；似靈照之逸群，而不誇作略。驀過邪師默照之深坑，高出二人頂額上一著。生鐵鑄就脊梁，渾鋼打成雙脚。此是女流中真大丈夫，不爲八風五欲之所轉者也。《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楊太保畫像讚

人言此是楊太保，我道梅陽護法神。天資忠義不諂曲，一片精誠正直心。《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

下。

孫參政畫像讚

窮理盡性，入佛知見。七十八年，空中閃電。《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無垢居士張侍郎畫讚

攪遍三千大千界，都盧自買又自賣。而今本利一時空，却去貧兒處索債。渠活計，我偏知，半聾半啞，半獸半癡。猶自赤手討便宜，常將掃帚畫娥眉。《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雙槐居士鄭參議畫像讚

心□□□□□，
□觀瀑布溜。外境無所緣，內亦無所受。坐石倚枯松，知音試窮究。世間出世間，一網都打就。《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韓尚書畫像讚

野服幅巾，携筇褫袖。目送征鴻，心無所受。實百代良吏之師，乃十世昌黎之後。只向是處行，不爲文所囿。慷慨特達，大丈夫處事，若日輪之當晝者也。《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錢侍郎畫像讚

不貪生死諸欲快樂，不隨想倒見倒心倒，夫是之謂世間出世間大丈夫。坐禪牀，握拂子，儼然在一切人眼睛中，不須向別處尋討。作是說者爲誰，雙徑明月堂妙喜宗杲。《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妙圓居士張知府畫像讚

胸中元有五車書，納江湖於度內兮綽有餘。汪洋如萬頃之陂兮，未讓江夏牛醫兒。夫是之謂妙圓居士，學妙喜相期於此道兮，世所希者也。《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釋迦出山相讚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道樹鹿苑，自起自倒。《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文殊問疾讚 一

只知贊不二，失却一隻眼。自號七佛師，去而不復返。《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文殊問疾讚 二

俗漢自病，無端插觜。引惹詞訟，至今未已。《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入定觀音讚 一

瞑目危坐，示那伽相。觀音妙智，一椎兩當。住寂靜地，應刹塵量。法如是故，無礙無障。《大

入定觀音讚 二

身不動搖，心入正受。一點靈光，如日當晝。《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維摩居士讚 一

佛病與法病，一掃兩俱盡。傳語老維摩，惜取窮性命。《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維摩居士讚 二

空諸所有，深入不二。舉一針鋒，驚天動地。《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觀音達磨相對像讚

達磨觀音，觀音達磨。我即是你，你即是我。一身兩名，鼻孔耳朵。彼此無言，相對淡坐。坐不坐，咄，當甚熱大！《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讚

五十餘年打坐，不知等箇甚麼。直饒主伴交羅，未免當頭蹉過。《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初祖達磨大師讚 一

枯松之下坐磐陀，著意忘懷兩不蹉。來者直須高著眼，抬眸鷗子過新羅。《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初祖達磨大師讚 二

竺乾不容住，慙懍涉流沙。打落當門齒，猶言五葉花。
《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二祖讚

換却頭顱骨，無端又易名。斷臂立深雪，笑殺那邊人。
《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六祖大鑑禪師讚

咄這老漢，且去碓米。傳甚瓦鉢衣盂，謾得四海鼎沸。
今日見你形模，元來也只如此。
《大慧禪師

禪宗雜毒海》卷下。

馬祖大寂禪師讚

即心即佛，非心非佛。透過兩重關，畢竟是何物。《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龐居士讚 一

多年曆日繫腰間，知與誰人作對談。笊籬放下高叉手，應機何必口喃喃。《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龐居士讚 二

無生本無說，說著即話墮。骨肉團圓頭，大虫看水磨。《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布袋和尚讚 一

稽首龍華補處佛，不肯安然住兜率。却來鄽市要尋人，人間指作白拈賊。赤揎兩腿箕踞坐，賣弄麻鞋逞奇特。口中時復自喃喃，唱言我是真彌勒。《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布袋和尚讚 二

藟苴不存儀軌，亦無將將濟濟。十方法界虛空，都在破布袋裏。驀然鬧市解開，撒向街頭巷尾。南無彌勒世尊，家風如是而已。《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布袋和尚讚 三

桔橈棒，挑破蓆，倒街卧，路求乞。誰知睹史陀天，元無這箇消息。《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布袋和尚讚 四

磊磊苴苴，全無定度。十字街頭，遭人點污。《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臨濟和尚讚 一

色如淋了灰堆，喝似旱天震雷。雖有粗粗慥慥，却無限隈穰穰。咄咄咄，是甚麼，不得這箇道理，定依一枚賊魁。《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臨濟和尚讚 二

面上少和氣，肚裏多骨董。可惜三頓棒，打這老漆桶。《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臨濟和尚讚 三

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腦後見腮村僧，向上更有一竅。《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普化和尚讚

瞪開三角殺人眼，緊握拳頭聳兩肩。佛祖位中留不得，却來鄽市掣風顛。《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雪峰真覺禪師讚

這箇漆桶，也解爆裂。據款結案，只得一槩。如何是那一槩，嶺上寒松，天邊白月，滅滅。《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法眼李王相對像讚

人王法王有真僞，天眼法眼無纖翳。一幅丹青兩得之，究竟同歸第一義。《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言法華讚

藟苴全無儀軌，常走街頭巷尾。口頭雖誦《蓮經》，肚裏長思喫底。人言凡聖莫窺，妙喜獨識得你。咄哉破落村僧，脫却一雙木履。《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五祖和尚讚

賤賣檐板漢，貼秤麻三斤。多少參玄士，錯認定盤星。說我元非我，言真不是真。直饒傳得似，猶未別其神。《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全宋文卷三九四一

釋宗杲 一五

圓悟禪師讚 一

突出兩箇當門齒，舌本瀾翻似紡車。擊石火中呈醜拙，閃電光裏復周遮。捺却膝，聳却身，做模打樣，弄假像真。如今縱有這伎倆，擬將分付與何人？《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圓悟禪師讚 二

謗於佛，毀於法，十分磊苴，一味孟八。面目可憎，好與椎殺。正法眼滅瞎驢邊，咄！將此身心奉塵刹。《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圓悟禪師讚 三

更不藏覆，開口見膽。學人不會，却成檐板。《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圓悟禪師讚 四

咄哉荔苴川僧，偏要欺瞞魯子。盡用無限神通，未免歸鄉卒死。將謂有多少奇特，伎倆元來只如此。《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覺範洪禪師讚

透得雲庵一字關，愛論曹山三種墮。筆端之上海濤翻，橫說豎說渾無過。贏得籍甚之名，幾取殺身之禍。文章未讓孔丘，談禪豈肯達磨。諸人還見麼，休尋無髮官人，且看僧中措大。《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死心和尚讚

禪又不曾，一味粗糙。是讚是罵，道道道道。《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佛燈珣和尚讚

空却閻浮世，難求此箇僧。若將言語會，直是得人憎。罵佛又罵祖，誰知元不曾。請君抖擻精神看，莫認渠儂作佛燈。《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南華曷和尚讚

平生頂門眼，照徹無纖翳。太平與南華，逢場便作戲。七月十六朝，雷聲震天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牧庵忠和尚讚

內心寂靜，外緣屏絕。悟處諦當，用處親切。一棒一條痕，一擲一掌血。忠道者家風，須是妙喜說。火裏烏龜飛上天，六月紛紛飄瑞雪。《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和山方和尚讚

伽梨勃窣坐胡床，虎視叢林百怪藏。莫道死心今已死，死心有子不曾亡。《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普照英和尚讚

擊塗毒鼓，說無味禪。以覺爲印，印覺群情。得佛祖之要妙，徹萬法之根源。於刀山劍樹上奪衲僧性命，向鑊湯爐炭裏以此事流傳。是謂大法之梁棟，苦海之舟船。若也向這裏提撕，猶如掘地而覓青天。《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普照欽和尚讚

擊碎瀉山塗毒鼓，任運騰騰過此生。莫怪世人渾不識，常從佛祖那邊行。《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佛日才和尚讚

佛日讚佛日，非真即是真。有問似不似，掛起便鋪陳。《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普明和尚讚

證長靈般若之體，得圓悟大機之用。燕坐雪川三處道場，靜聖儼臨半千之衆。念此道之凌遲，若一絲引千鈞之重。袒肩荷擔（一），如山不動。夫是之謂普明老人，如箭射的而百發百中者也。《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二〕祖：原作「祖」，據文意改。

泉州勝和尚讚

大坐當軒，膝橫榔櫟。手不驅蚊，脇不至席。有時象王回旋，或作獅子返擲。燈籠與露柱交參，占波共新羅鬪額。知師者謂六月黃河徹底冰，不知師者謂九秋霜月連天白。饒伊亂度量，總是韶州客。《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妙空佛海訥和尚讚

妙相怡然，眈眈虎視。恢雲門一字之玄風，闡三句爲人之巴鼻。掃浮非歸實，是把定佛祖要關，不許衲僧吐氣。夫是之謂妙空佛海老人，建法幢於大道顛危之際者也。《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含清照和尚讚

興化棒未折，克賓話已行。雲居雪峰老，日午打三更。《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天王光和尚讚

真獅子兒，眈眈虎視。神定氣平，身心不二。悟祖師禪，腳踏實地。橫按摸椰，如是如是。《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開善護和尚讚

鐵面巖稜，全無柔和。氣銳性剛，不受折剗。貶剥瞿曇，撿點達磨。好與雲門，一狀領過。《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南華明和尚讚

凜凜威風，有規有矩。起東山雲，施曹溪雨。一句當陽，截斷露布。我今讚之，超今越古。《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南安巖瑯和尚讚

雲庵的孫，湛堂嗣子。虎視眈眈，無彼無此。一擊塗毒，聞之即死。南安巖畔日高眠，便是渠儂逸格禪。《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玄沙昭和尚讚

栗棘蓬，金剛圈，唯此老，是真傳。若也信不及，且聽渠說禪。作麼生是渠說底禪，猛火著油煎。《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慈雲祖和尚讚

參徹先師逸格禪，知音不遇且如然。而今老住慈雲寺，贏得清聲播大千。《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國清遠和尚讚

這川藟苴，無真無假。一條白棒，佛來也打。更有一般長處，解向鉢盂裏走馬。《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潞山慧和尚讚

虎頭燕頤將軍相，橫按霜筇物表高。一口等閑吞佛祖，有何魔外敢譏謔。《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能仁敏和尚讚

形儀軟似綿，脊梁硬似鐵。冬不畏寒，夏不怕熱。夫是之謂敏和尚，無窮福利而不自矜者也。《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正堂辯和尚讚

傳佛眼道，說逸格禪。不立窠臼，不滯語言。作自得之鼻祖，爲叢林之美傳。夫是之謂正堂老人，乃得魚而忘筌者也。《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山東惠雲金師翁讚

有威有德，人皆敬畏。劈面上聞，且不要諱。《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山東惠雲周師翁讚

磊磊落落，如山如岳。據坐五峰，清風索索。箇是惠雲周大師，稽首祥麟一隻角。《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鹽官慧生庵主讚

昔日生法師，講得石頭點。今日生庵主，亦把家風展。畫得渾相似，堂堂不可掩。求我讚稱揚，碧眸光閃閃。《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喻彌陀讚

箇是喻彌陀，傳來不較多。觀瞻如具眼，靜處薩婆訶。《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萃長老寫宏智禪師與師相對像求讚

兩眼對兩眼，各檐一片板。合得無縫罅，會偈非遲晚。傍觀有人敢定當，許伊曾喫大蟲膽。《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保寧秀和尚讚

坐鳳凰臺，傳天童道。自在快活，不屬作造。失鄉關者，方便指歸；迷寶所者，引之令到。一條渾鋼脊梁，鐵棒打之不倒。觀者高著眼，且不得草草。《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夢庵信和尚讚 一

住世七十八年，提持向上一著。鎔錙腴裏橫按，八倒七顛俱著。《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夢庵信和尚讚 二

伽梨勃窣坐，孤風迴絕攀。頂顛上一著，不許衲僧參。《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生祭蔡郎中文

致祭於靈巖山下半風半顛大脫空居士之靈。惟靈鐵器市裏牙人，脫空場中主將。黑豆換人眼睛，只做這般伎倆。將謂閻老不知，一向起模畫樣。而今死去見渠，看你有何憑仗。鑊湯爐炭橫行，劍樹刀山逆上。我儂聞說欣然，歎漢攢眉惆悵。人情敢不周旋，薄奠聊陳供養。郭郎線斷俱休，嗚呼哀哉尚饗。《居士傳》卷三一。又見《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第四五頁。

祭蔡郎中文

嗚呼！始以前文，與公相戲。此意未達，公已瞥地。二俱偶然，初無實義。公既去矣，文焉敢棄！就而祭之，是法如是。《居士傳》卷三一。又見《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第四六頁。

祭園悟和尚文

某近蒙大丞相張公委僧祖秀報成都府昭覺園悟先師去年八月初八日示寂，闍維煙所及處，五色舍

利如菽。道俗祖送，悲動閩蜀。間關萬里，訃音不以時，乃以是年四月戊戌朔十六日癸丑成服，設伊蒲之饌，用展哀思。嗚呼！先師道德高大，麾斥八極，顧其得法之由與夫平生出處大略，遭遇明天子，表帥叢林，照映先烈。上自宸宸公卿，下逮閭里負販，草木昆蟲，戶知之矣，寧復鉤棘叙致，爲世俗文字不情之具乎！獨念孤陋不肖，蒙被剪拂之賜，含悽哽塞，其忍默然！自叙云云。重念先師眷眷如此其至者，豈於某有所私也，要之以付託之重，俾於鑣頭邊覓本分種草，期得一箇半箇，恢張臨濟已墜之宗，開鑿後昆眼目，貴不虛閱世，實先師之志願也。不肖安足以承遺訓，區區圖報，未知所從，此其所以含悽哽塞不能自己。傾倒底蘊，先師實臨之。

大丞相張公德遠出蜀，先師餞別，臨分袂，握手以不肖孤蹤囑之尋訪，以至忍泣，意欲推挽爲出世利物之事。張公之在閩也，以先師之故，忘位貌之崇，招以尺書。偶緣疾疹，不果一干典謁。然某素有不出人前之戒，業已退藏，豈復有所覬覦哉！《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第三三、三四頁。

祭薦福本長老文

阿誰無生，阿誰無死。學道參禪，正要了此。汝今既了，吾復何憾。付明眼人，判此公案。《大

爲觀音請竹靈叟疏

道須神會，妙在心空，體之不假於聰明，得之頓超於聞見，無容擬議，豈用提撕。長老從公心契一如，道超三際。白雲巖畔，紅蓮已散於秋風；章水岸頭，玉蘂再敷於春色。念群生之擾擾，嗟六趣之紛紛，背正投邪，迷源逐浪。不逢達士，誰挑暗室之燈；罕遇當人，孰指衣中之寶！願從勤請，無用勞謙。《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第一二頁。

禮觀音文

清淨三業，一心五體投地，歸依南無十方慈父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我聞菩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得二隨順、四不思議、十四無畏、十九說法、七難二求、三十二應無量功德，興大威力，發大誓願，同流九界，六道四生，生死趣中，興百千萬億無量恒河沙劫數，善行方便，救度拔濟一切衆生，無有休息。我今哀求，必賜加被。伏念某甲夙生慶幸，得遇佛乘，身雖出家，心不染道，愚癡邪見，諸根昏塞。內外經書，雖於習學，章句妙理，無所通曉。又恐福力淺薄，壽命不長，徒入空門，虛生浪死。我今洗心泣血，稽顙投誠，終日竟夜，存想聖容，受持聖號，禮拜聖像。惟願菩薩天耳聞聲，

悲心救苦，憐愍加被，放大神光，照我身心，傾大甘露，灌我頂門。蕩滌累世怨愆，洗潔千生罪垢。身心清淨，魔障消除。晝夜之間，坐卧之中，觀見菩薩，放大神光，開我慧性，使我某甲即時神通朗發，智慧聰明，一切經書，自然記憶，一切義理，自然通曉，得大辯才，得大智慧，得大壽命，得大安樂，參禪學道，無諸魔障，悟無生忍。世世生生，行菩薩道，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法界衆生，同圓種智。《觀音慈林集》卷下，續藏經第二編第二二套第四冊。（以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三九四二

蔡 發 一

蔡發（一〇八九——一一五二），字神與，晚號牧堂老人。建州建陽（今福建建陽）人，元定父。博達古今，尤精天文、勘輿。隱居不仕。紹興二十二年卒，年六十四。著有《地理發微》、《天文星象》等。見《朱文公文集》卷八三《跋蔡神與絕筆》，詹體仁《蔡牧堂公墓表》（《牧堂公集》附錄），《閩南道學源流》卷八，《宋元學案》卷六二，《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五。明萬曆年間蔡有鵬以其遺文刻入《蔡氏九儒書》中，爲《牧堂公集》一卷，今存清雍正、同治、光緒刻本。

穴情賦

龍貴踴躍，氣妙冲和。穴法最難，宜加目力。莫道無頭無緒，橫看定踪；休言是木是金，動中取穴。順受逆受，何拘對定于天心；傍求正求，猶在消詳于龍虎。橫擔橫落，無龍須葬有龍；直下直扞，有氣要安無氣。魚尾擺開，看後倚前親之勢；虹腰雙下，認橫扞直就之情。橫山湊脊處曰鬬斧，

直山扞柔處曰入簷。頤門玉枕，至高之穴至貴；合襟金墜，最下之情最玄。會窩打透肉盤弦，勒中取脆；軟脰下尋交骨起，柔裏鑽堅。拋鞭須隱節，刺背要離根。反手粘高骨，衝天打頤門。側裁如把傘，平視合担壺。擺出情難緩，橫飛勢合翻。穴是神仙穴，龍分厚薄身。脉來分左右，勢落定君臣。匾大臨弦出，雄粗帶側循。打尖休動骨，點頷要粘唇。急緩隨形使，高低着意親。五直宜橫下，三停妙影尋。枕藍扞鼠尾，側耳定龍心。牛鼻防牽水，魚腮要合襟。更須詳要法，轉閃直折斜。突脉須尋窟，窩中妙泡金。金斜宜剪火，生尅要通精。玄微天意措，舉世少知音。《牧堂公集》。

天文星象總論

自昔天地混沌未開，象固渾然而莫窺，迄夫闔闢既定，則有燦然而可攷。人居其中，苟委之秘密而不求，將何以參三才而靈萬物哉！故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因不揣愚昧，博稽群書，附以己意，著是論以發其微。天至大而無所不包，其形如彈丸，朝夕運轉，中有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樞紐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右向，值夕則自前降而之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不窮，升降不息，是爲天體。而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其來如勁風，旋轉方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一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又云：「以形言之，則天

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言之，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量廣。」胡安定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椅杆。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已行八千餘里，人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其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徑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凡一度爲一百分，四分度之一，即一百分中二十五分也；四分度之三，即一百分中七十五分也。地體徑二十四度，其厚半之，勢傾東南，西北之高不過一度。邵康節先生謂水火土石凝而爲地，今所謂徑二十四度者乃土石之體耳。土石之外而接於天皆包於地，地體之徑亦得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也。《周禮》以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影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東西南北相去各三萬里。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算數以土圭測之皆合。橫渠先生云，天與日月皆是左旋。天行甚健，東出地上，西入地下，動而不息，一晝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過一度。日行平健，次於天，一晝一夜恰好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毫無所過，無所減，只是被天進了一度，日却成退減一度。二日天進二度，日却成退了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每一晝夜不及天十三度十分度之七，則不及日十二度十分度之七矣。積二十九日有餘，便退盡周天度數而與日會，却成一月，故曰一月一周天也。一年凡十二會，故有十二月。若天地之中，日月交會並無變

異，則時和年豐，天下太平；萬一彗孛竟天，災沴流行，即以所臨之次占之，或吉或凶，分毫不爽。《太陽篇》曰「一日行一度」，《太陰篇》曰「一日行十三度」者，皆以退度作進度言，故于天曰左旋，于日月曰右轉。其實天與日月皆有進而無退，皆左行而無右行也。其行謂之有過、不及則可，若謂之有左右、有進退則不可。曰過者，指天每日過一度也；曰不及者，指月每日不及十三度也。獨日之行適均起于此度，亦止于此度，日日皆然，無過不及。曰左旋者，行由西而東也；曰右轉則行由東而西矣。世上豈有西出東沒之日月乎！謂之皆進無退可信，蓋退則必右轉了。《牧堂公集》。

太陽篇

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父之所配，有生育大恩德，衆星爲之輔助。在地爲火，在天爲日，方圓八百六十里，內有金鳥，從東出而西沒。《漢官儀》云：「木山東南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出長三丈許。東邊日出扶桑國，有百萬四千里，須閑無人煙也。去地沒於西，在崑崙山之後。」屈子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蓋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淮南子》曰：「日出暘谷，落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霄漢，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至於會桑，是謂早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禺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昃；至于悲谷，是謂晡時；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謂懸車；泊于虞淵，是謂黃昏；淪于濛谷，是謂定昏。日

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零〔二〕。』《淮南子》又云：「日入崦嵫，經細柳，垂影在桑榆。」皆言其所入處也。日體徑一度半，自西而東，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以分算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合該有三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分，日行一度，該有九百四十分也。史家所謂天有黃赤二道，所行之路謂之黃道，與赤道相交，半出赤道外，半入赤道內。冬至之日黃道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北極最遠，日出辰時一刻，日入申時七刻，故時寒，晝短而夜長。夏至之日黃道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去北極最近，日出寅時七刻，日入戌時一刻，故時暑，晝長而夜短。春分、秋分黃道與赤道相交，當南極之中，日出卯，日入酉，故時和而晝夜均。《牧堂公集》。

〔二〕此段引文與通行本《淮南子》有出入。

太陰篇

月者太陰之精，人臣之象，母之所配，己身從其所生，列宿以之旋繞，凡二十九日有餘，與日交會一月終而一周天。在天爲月，在地爲水，方圓八百八十里，內有白玉兔，從東出而西沒。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晦而見西方謂之朏，朝而見東方謂之朏。其體徑一度半，一日行十三度，以分算有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分也。一百分度之三十七，以分算三百四十分八也。合十三度，其該有一萬二千五百

六十分八也。所行之路謂之白道，與黃道相交，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內，出入不過六度，如黃道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也。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併黃道而爲九。如月行春，東從青道；行夏，南從赤道；行秋，西從白道；行冬，北從黑道。陽精猶火，陰精猶水。火則有光，水則會影，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不照。當日則光明，遠日則光盡。揚子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朔則日月之交乎！月與日同度謂之朔，月行潛乎日下，與日會也。

邇一遐三謂之弦。分天體於四分，曰朔望弦晦，謂初八日上弦，二十三日下弦。月行近日一分謂之邇一，遠日三分謂之遐三。邇日一分，受日光之半，故半明半魄，如弓張弦。上弦昏見，故光在西，下弦旦見，故光在東也。衡分中天謂之望，謂十五之夜日入西，月出卯，東西相望而魄死也。光盡體伏謂之晦，謂三十之夜月行近於日，不受日光，亡對照處而爲暗也。《牧堂公集》。

星辰篇

星辰者少陽少陰之象。在地爲土石，在天爲星辰。星辰惟北辰爲最尊，若中界皇王爲天下主也。北辰之上有三台，若中界宰相是也。其星並躔于雙目，疊爲三級，以覆斗魁，是名天階，若人見之，一生無刑囚。

北辰爲其旋運，則北斗七星，一樞、二旋、三璣、四權、五玉衡、六開揚、七瑤光。瑤光之外又有九星爲輔弼，而天皇上尊，豈即北辰之星，常隱不見。《玉樞經》所謂「復有尊帝二星，大如車輪，若人見之，留形住世長生」是也。

又曰：斗爲天樞，中有天罡，在內爲廉貞，在外爲破軍。雷神十二門並隨天罡之所指。罡星指丑，其身未，所指者吉，所在者凶，餘位皆然。若人見之，壽可千歲。斗杓開陽旁一小星名輔星，所以佐北斗成功，明則有罪必赦之矣。

北斗在紫微宮太微垣北，又曰帝車，亦曰七政，所以斟酌天之元氣。人心有七竅，綜理一身之事，應其七宿。凡人作事，不言而心之所主，或公私順逆，難逃其洞察矣。

兩極者南北上下之樞是也。北高而南下，自地上觀之，北極出地三十五度有餘，南極亦入地三十五度有餘，兩極之中皆去九十一度三分度之一，謂之赤道，行路之腹，以紀二十八宿相距之度。大抵兩極正居南北之中，蓋爲天心，中氣存焉。其動有常，不疾不徐，晝夜循環斡旋。天運自東而西分爲四時，寒暑所以平，陰陽所以和，此後天之太極也。先天之太極，造天地於無形；後天之太極，運天地於有形。三才妙用，秘密在是也。參、商二星，參居卯地，水星也；商居酉地，火星也。一出一沒，朝夕不相見。昔帝嚳氏有不才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沈，居于曠野，不容相見，見則執戈相戰。堯帝惡之，遷閼伯於商丘，主祀商星，在東方卯位；遷實沈於大夏，主祀參星，在西方申位。今人久不相見，亦曰參商。載此二星，使後世孝子慈孫觀此當警戒。夫天乙紫氣，續木之餘氣，吉祥之耀，

性清高慈善，拯危救災，主緇道技術之流。若人生時臨照，主富貴長壽，所至之宮得福，遇凶亦不成災，其行凡二十六年一周天。太乙月孛本水之餘氣，暗昧不明，興危亡不測之災，遇吉星則吉，遇凶星則凶，凡九年一周天。羅喉爲天首星，續火之行，性急躁深刻，匿怨仇讎，不能興善致祥，但作妖孽血火、傷破斬截，時招寒熱瘴氣，逆行於天，隱而不見日月，凡十八年一周天。計都者爲天尾星，續土之行，常與羅喉相對，故曰首尾星也。含菑毒惡，主風勞、血氣、生命，遇此必有災咎。逆行於天，逢日月則食，凡十八年一周天。「欲識太陰行度時，正月之節起於危。一日出行十三度（二），五日兩宮次第移。二奎三胃四從畢，五井六柳張居七。八月翼宿以爲初，龍角季秋任游歷。十月房宿作元辰，逢子箕星細尋覓。丑月牽牛切要知，周天之度無差忒。此是太陰行度方，人命身宮從此得。」此太陰星行法如此。「十三角當首，亢九度光輝。十六氏相宜，房心各五度。十九尾南飛，箕十度光照。二十四斗求，牽牛七夕過。十一度女娘，虛來正十度。危逢十八當，十七正相室。二五乃居壁，十五半奎旋。十三婁下覓，胃言十四半。十一昂全算，二八畢如花。一觜河邊歎，參九在其方。三十遇井冠，一增雙是鬼。二七柳花芳，星七夜半走。張翼各十九，軫宿十八燦。」此乃二十八宿度數如此（三）。惟天之鶉火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渾天中外宮星計二百四十六名，一千二百八十一星。大象是上星，方圓一百二十里；中象是中星，方圓八十里；小星是下星，方圓六十里。皆守常位，分布四方，周遍天體。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存，其運也亦非推輓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精神光輝自然發越，各有次第，而不可僭矣。惟南極入地，常隱不見。

紫微宮常見餘星近日而伏，遠日而明，四時互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有奇，以六百弓爲一里算，該有一百七十尺一寸二釐四毫有剩，大抵十七分里有奇之一也。二十八宿分爲十二辰次，十二分野。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周天積一百單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一日一夜而天運一周也。天行一日一夜而一周，日月背天而左旋，二十八宿及餘星皆順天而西轉。故日月東行，天行速，實牽之而西沒，故天之行則有晝夜而已。《列子》云：「天乃積氣耳。」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光耀者，譬之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轉，磨疾而左回。東行者逆，故十二辰一周；西轉者順，故十二時一週也。經星者三垣二十八舍，中外宮星是也。帝座常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常居其所不動，而衆星四面旋繞歸向之也。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臍，欲動而不可得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南距赤道皆近，北距天極皆遠，固不容於不動，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東西隱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無晷刻或停。二十八宿爲經星，金、木、水、火、土爲緯星。三垣者，一曰紫微十五星，在天乙之中；二曰太微十星，在翼軫之北；三曰天市二十二星，在房心之東北；此所謂三垣也。

二十八舍者，東方蒼龍角至箕，其形如龍，故曰蒼龍；南方朱雀井至軫，其形如鶉鳥，故曰朱雀；西方咸池奎至參，其形如虎，故曰白虎；北方玄武斗至壁，其形如龜蛇，故曰玄武也。

中外宮星，在朝象官，如三台、諸侯、九卿、騎宮、羽林之類是也；在野象物，如雞、狗、豺、

狼、龜、魚、狐、兔之類是也；在天象事，如離宮、閣道、華蓋、五車之類是也。其餘因義制名，觀其象可知其義。說者有云，房心爲明堂，危虛爲宗廟；又曰翼星明則禮樂興隆，亢星明則大臣納忠，氏星明則大臣奉度，昂星明則獄訟平，柳星明則國安，室星明則王道昌，百穀登，婁星明則天下和平，四夷效順。

《洪範》曰箕主風、畢主雨，故箕畢見而風雨大作。若畢宿纏於太陰之分，月內霖雨不止，所謂風伯雨師是也。外有進賢星在角纏左下，主卿相進逸才之象，若成湯得伊尹，高宗得傅說，文王得太公，宣王得召、甫，先主得孔明，太宗得房、杜是也。

緯星五行之精，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漢高帝元年此五星貫索連珠，聚于東井。蓋井乃金星，直秦分雍州之域，斯時聚乎其次，乃沛公興王之兆。因是以義取天下，傳四百餘年之久者，豈無所自耶！宋乾德五年，又聚于奎，固太平之象，實重啓斯文之兆，文治精華已露于立國之初，道學盛行，德政兼備，正在此五星之聚乎！併日月而言謂之七政，皆麗乎天。天行速，七政行遲，遲爲速所滯，故與天俱東出西入也。

五星出入無常，則有變異，如史誌所載熒惑入於匏瓜，一夕不見。匏瓜在黃道北三十餘度，或曰，白日而行，光芒震曜如五行器。太白忽犯狼星，亦有變異。狼星在黃道南四十餘度，或晝見經天，與日爭明，王不臣，兵起甚者，變爲妖星。歲星之精變爲攬槍，熒惑之精變爲蚩尤旗，鎮星之精變爲天賊，太白之精變爲天狗，辰星之精變爲枉矢之類。如日之精變爲孛，月之精變爲彗，皆有所因

而致然也。宋端拱二年七月彗出于東井，蓋東井乃經星在秦分。彗乃妖星，見于其分，光芒偏指如彗，所以除舊布新。其色有五色：蒼則王侯破天子，將卒勞于遠行；赤則賊兵隨起，強國恣橫；黃則貪溺女色，權奪后妃；白則將軍造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賊起，江河決裂，處處人民不安。象若竹彗木條，長短無常，長大見久則災深，短小不久則災狹。王者誠能惕然警懼，脩德行政，知稼穡之艱難，審刑罰之得失，答天譴，謝天戒，則壽命延長，福祿駢臻，永享太平之治，爲政者尤當謹焉。然星三色者，別三家之異。魏天申石氏以赤紀，齊甘德以黑紀，商巫咸以黃紀。紫宮星亦同出三家。中外宮總三百八十三名，一千四百六十四星，前志所載纔一百一十八名，積數至七百八十三星。體生於地，積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范史註常著明者一百二十四星，可名者三百二十星，共算有三千五百，海人占之不與此數，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至晉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三家所著，方具上數，至今不改。惟林邑國北極高十七度，安南都護府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至海中南望老人星下，衆星燦然，皆古以來所未名者也。夫星占起自黃帝命車區，在唐則義和降察，在夏則昆吾演奧，巫咸、甘、石之經尚在人間，學者當考而詳之也。雲漢之說著於《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又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大抵雲漢者，四瀆之精也。又曰，地中兩河所映也，起于鶉火，經西方之宿而過北方，至於箕尾，而入地下，若晴則明，雨則昏，旁星現則水蓄聚，沉則盈滿泛濫，奔騰澎湃而不可禦也。所謂十二辰者，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次也。斗綱所指，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之類，謂之月建。天之元氣無形可見，觀北斗魁、衡、杓三星之所指，如建寅之月元氣在

寅，他月倣此。所謂十二次者，乃日月所會之處也。

日月一歲十二會，故有十二次。如建寅之月次名析木，建卯之月次名大火，建辰之月次名壽星，建巳之月次名鶉尾，建午之月次名鶉火，建未之月次名鶉首，建申之月次名實沈，建酉之月次名大梁，建戌之月次名降婁，建亥之月次名陬訾，建子之月次名玄枵，建丑之月次名星紀之類是也。

十二分野即列宿辰次所臨之地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位，如辰壽星乃角、亢，屬兗州，爲鄭分野，位在秤宮；卯大火乃氐、房、心，屬豫州，爲宋分野，位在天蝎；寅析木乃箕、尾，屬幽州，爲燕分野，位在人馬；丑星紀乃斗、牛，屬揚州，爲吳越分野，位在磨蝎；子玄枵乃女、虛、危，屬青州，爲齊分野，位在寶瓶；亥陬訾乃室、壁，屬并州，爲衛分野，位在雙魚；戌降婁乃奎、婁，屬徐州，爲魯分野，位在白羊；酉大梁乃胃、昂、畢，屬冀州，爲趙分野，位在金牛；申實沈乃觜、參，屬梁州，爲魏分野，位在陰陽；未鶉首乃井、鬼，屬雍州，爲秦分野，位在巨蟹；午鶉火乃柳星、張，屬三河，爲周分野，位在獅子；巳鶉尾乃翼、轸，屬荊州，爲楚分野，位在雙女。故遇日月之交會，星辰之變異，即以所臨之次占之，或吉或凶，當有知之者矣。《牧堂公集》。

〔一〕一日：原作「三日」，據明萬民英《星學大成》卷一《約太陰行度法歌》改（見《四庫全書》）。

〔二〕按以上所引歌訣雖按二十八宿順序，但不成韻，疑有誤。《星學大成》卷一有《約二十八宿度數歌》，內容與此大同，而文字通順，韻律整齊，茲引錄于下，以供參考：「十八正相室，三五居東壁。十七半奎闌，十三婁不覓。胃言十四半，十一昂全算。二八畢躔加，半觜河邊燦。參九在其方，三十遇井郎。一增雙是

鬼，二七柳花芳。七星夜還走，張翼各十九。軫宿十八半，十三角當首。亢九日光輝，十六氏相宜。房心各五度，十七尾南飛。箕輝照十方，二十四斗郎。牽牛七夕過，十一半女娘。虛星無十度，危星十六當。」

全宋文卷三九四三

蔡 發 二

地理發微〔二〕

剛柔篇

《易》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邵氏曰：「立地之道，剛柔盡之矣。」故地理之要，莫尚於剛柔，剛柔者，言乎其體質也。天地之初固若漾沙之勢，未有山川之可言也。既而風氣相摩，水土相盪，則剛者屹而獨存，柔者淘而漸去〔二〕，於是乎山川形焉。凡山皆祖崑崙，分支分脉，愈繁愈細，此一本而萬殊也。凡水皆宗大海，異派同流，愈合愈廣，此萬殊而一本也。山體剛而用柔，故高聳而凝定；水體柔而用剛，故卑下而流行；此又剛中有柔，柔中有剛也。邵氏以水爲太柔，火爲太剛，土爲少柔，石爲少剛，所謂地之四象也。水則人身之血，故爲太柔；火則人身之氣，故爲太剛；土則人身之肉，故爲少柔；石則人身之骨，故爲少剛。合水火土石而爲地，猶合血氣骨肉而爲人。近取諸

身，遠取諸物，無二理也。若細推之，凡涸燥者皆剛，夷坦者皆柔。然涸燥之中有夷坦，夷坦之中有涸燥，則是剛中有柔，柔中有剛也。凡強急者皆剛，緩弱者皆柔，然強急之中有緩弱，緩弱之中有強急，則是柔中有剛，剛中有柔也。自此以往，儘推無窮，知者觀之，思過半矣。

動靜篇

其次莫若明動靜。動靜者言乎其變通也。大槩天下之理，欲向動中求靜，靜中求動，不欲靜愈靜，動愈動。古語云：「水本動欲其靜，山本靜欲其動。」此達理之言也。夫山以靜爲常，是謂無動，動則成龍矣；水以動爲常，是謂無靜，靜則結地矣。故成龍之山必踴躍翔舞，結地之水必灣環悠洋。若其偃硬側勒，衝激牽射，則動不離動，靜不離靜，山水之不融結者也。然一動一靜互相循環，山亦有動極而靜，水亦有靜極而動，不可執一以論，又在人融化之爲妙也。

聚散篇

其次莫若觀聚散。聚散者言乎大勢也。夫山川融結，自有天造地設，障空補缺，不陷不跌，故小聚則地小成，大聚則地大成，散而不聚，不可以言地矣。何謂聚？山之所交，水之所會，風氣之隈藏也。何謂散？山之所去，水之所離，風氣之澆漓也。今之言地理者，往往多論地形之巧拙，而不明聚散。大勢若聚，則奇形怪穴而愈真正；大勢若散，則巧穴天然而反虛假。歷觀古人之葬，大抵穴多奇

怪，非好怪也，良由得山水之正，則怪穴所爲常也。今人於大聚之中，或乃拘於形穴而不葬者陋矣。然有大勢之聚散，有穴中之聚散。大勢之聚散見乎遠，穴中之聚散見乎近，是二者有相須之道焉。

向背篇

其次莫若審向背。向背者言乎其性情也。夫地理與人事不遠。人之性情不一，而向背之道可見。其向我者必有周旋相與之意，其背我者必有厭棄不顧之狀。雖或暫焉矯飾，而真態自然不可掩也，地理亦然。故觀地者必觀其情之向背。向者不難見，凡相對如君臣，相待如賓主，相親相愛如兄弟骨肉，此皆向之情也。背者亦不難見，凡相視如仇敵，相拋如路人，相忌如嫉冤逆寇，此皆背之情也。觀形貌者得其僞，觀性情者得其真。向背之理明，而吉凶禍福之機灼然。故嘗謂地理之要，不過山水向背而已矣。

雌雄篇

其次又當看雌雄。雌雄者，言乎其配合也。夫孤陰不生，獨陽不成，天地之物莫不要相配對。地理家以雌雄言之，大槩不過相對待之理。何以言之？山屬陰，水屬陽，故山水相對有雌雄，而山之與水各有雌雄。陽龍取陰穴，陰龍取陽穴，此龍穴相對有雌雄。陽山取陰爲對，陰山取陽爲對，此主客相對有雌雄也。其地融結則雌雄必合，龍穴砂水，左右主客必相登對，若單雌單雄，不相登對，雖或

結地，必非真造化也。《經》曰：「雌雄相喜，天地交通。」又曰：「雌雄不顧不勞看。」古人多以此爲要妙，然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强弱篇

其次又當辯强弱。强弱者，言乎其稟氣也。夫天下之理，中而已矣。太剛則折，故須濟之以柔；太柔則弱，故須濟之以剛。剛柔相濟，中道得矣。論地理者必須論其稟氣。稟偏於柔故其性緩，稟偏於剛故其性急。稟剛性急，此宜穴於緩處，若復穴于強急之處，則必有絕宗之禍；稟柔性緩，此宜穴于急處，若竟穴于弱緩之處，則必有冷退之患。強來強下則傷龍，弱來弱下則脫脉，故立穴之法，大槩欲得酌中恰好底道理，不得倚於一偏，纔偏便生病出來。然非權衡有定，則亦未易語也。

順逆篇

其次又當分順逆。順逆者言乎其來去也。其來者何？水之所發，山之所起是也；其去者何？水之所趨，山之所止是也。知來去而知順逆者有矣，不知來去而知順逆者未之有也。夫順逆二路，如盲如聾，自非灼然有見，鮮不以逆爲順，以順爲逆者矣。要知順山順水者，順也，所謂來處來者是也；逆山逆水者，逆也，所謂去處去者是也。立穴之法，要逆中取順，順中取逆，此一定之理，不可改易。若又推而廣之，則脉有順逆，龍有順逆。順龍之結穴必逆，逆龍之結穴必順，此亦山川自然之勢也。

大抵論逆順者要知山川之大勢，默定於數里之外而後能辨順逆於咫尺微茫之間，否則黑白混淆，以逆爲順，以順爲逆者多矣。

生死篇

其次又當識生死。生死者，言乎其取舍也。夫千里來龍，不過一席之地，倘非以生死別之，則何所決擇哉！生死之說非一端。大槩有氣者爲生，無氣者爲死；脉活動者爲生，粗硬者爲死。龍勢推左則左爲生，右爲死；龍勢推右則右爲生，左爲死。又有瘦中取肉，則瘦處死而肉處生；飽中取饑，則饑處生而飽處死。如此之類，在人細推之，生則在所取，死則在所舍，取舍明而後穴法定，穴法定而後禍福應。若生死難辯，取舍何當，則非真造化矣。

微著篇

其次又當察微著。微著者，言乎其氣脉也。夫氣，無形者也，屬乎陽；脉，有形者也，屬乎陰。陽清陰濁，故氣微而脉著。然氣不自成，必依脉而立；脉不自爲，必因氣而成。蓋有脉而無氣者有矣，未有無脉而有氣者也。《經》曰：「氣乘風散，脉遇水止。」無脉無氣者，水之害也；有脉無氣者，風乘之也。善觀氣脉者，以有形察無形；不善觀者以無形蔽有形。蓋無形只在有形之內，但知者所見實，故於粗淺而得其精微；愚者所見昏，故於恍忽茫昧而不曉。豈知四水交流則有脉，八風不動

則有氣，此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共知，而術之至要初不外是也。

分合篇

其次又當究分合。分合者，言乎其出沒也。夫脉之爲脉，非陡然而生，頓然而有，其出也必有自然之來，則有分水以導之；其沒也必有所止，則有合水以界之。郭氏曰：「地有吉氣，隨土而起；支有止氣，隨水而比。」又曰：「支之所起，氣隨而始；支之所終，氣隨而鍾。」此古人論氣脉之源流也。氣隨土而起，故脉行必有脊；氣隨水而比，故送脉必有水。氣起于支之始，故上有分脉；鍾于支之終，故下有合。有合無分則其來不真，爲其內無生氣之可接也；有分無合則其止不明，爲其外無堂氣之可受也。有分有合則有來有止，有出有沒則龍穴融結，的定無疑，然後爲全氣之地也。然有大分合、小分合，其地融結則有三分三合。穴前後一分合，起主至龍虎所交二分合，祖龍至山水大會三分合也。小合則爲小明堂，大合則爲大明堂。合於龍虎內則爲內明堂，合於龍虎外則爲外明堂，一一不相亂如此，是又不可不知也。

浮沉篇

其次又當別浮沉。浮沉者，言乎其表裏也。夫脉有陰陽，故有浮沉。陰脉常見乎表，所謂浮也；陽脉常見乎裏，所謂沉也。大抵地理家察脉，與醫家察脉無異。善醫者察脉之陰陽而用藥，善地理者

察脉之浮沉而定穴，其理一也。夫三陰從天生，以其陰根於陽也，故陰脉必上小而下大，其出口也必尖；三陽從地出，以其陽根於陰也，故陽脉必上大而下小，其出口也必圓。後之觀脉者不必問其如何，但見口尖者皆陰，其脉浮於表；口圓者皆陽，其脉沉於裏，此一定不易之法。若又推而廣之，則凸者脉浮，凹者脉沉；微細者脉浮，粗重者脉沉；衆高一低者脉浮，衆低一高者脉沉。以此相乘除，則陰陽之理得矣。

深淺篇

其次又當定淺深。淺深者，言乎其準的也。夫淺深得乘，風水自成，故下地者必以淺深爲準的。宜淺而深則氣從上過，宜深而淺則氣從下過，雖得吉地而效不應者，爲此故也。吾嘗以八卦定淺深，頗得其要。大槩先觀來脉之陰陽，次看四山之從佐。且如來脉入首強，作穴凹，出口圓，此皆脉浮而穴陽，以《乾》卦當之；來脉入首弱，作穴凸，出口尖，此皆脉沉而穴陰，以《坤》卦當之。《乾》純陽也，取陰爲穴，故立穴以《兌》三三《離》三三《巽》三三三陰也。凡脉陽，四山高于本身，《兌》之象也，上畫爲陰，穴宜淺。四山與本身齊，《離》之象也，中畫爲陰，穴宜不淺不深。四山低於本身，《巽》之象也，下畫爲陰，穴宜深。《坤》純陰也，取陽爲穴，故立穴以《艮》三三《坎》三三《震》三三三陽也。凡脉陰，四山高于本身，《艮》之象也，上畫爲陽，穴宜淺；四山與本身齊，《坎》之象也，中畫爲陽，穴宜不淺不深；四山低于本身，《震》之象也，下畫爲陽，穴宜深。槩而言之，陰脉浮當淺，

陽脉沉當深；詳而言之，陰脉中有淺深，陽脉中亦有淺深。以四山從佐不同，則陰有時而變陽，陽有時而變陰，斯言也，惟通變者可以論此，可不審哉！

饒減篇

其次又當正饒減。饒減者，言乎其消長也。夫龍虎左右各有饒減，然饒減龍虎者何哉？此消長陰陽之義也。饒減之法，大槩以先到爲主，龍山先到則減龍而饒虎，其穴必居左；虎山先到則減虎而饒龍，其穴必居右。蓋山川關鎖必須交固，然後氣全。穴左則取左山爲關鎖，右邊水過宮鎖斷，所謂陰鎖陽關也；穴右則取右山爲關鎖，左邊水過宮鎖斷，所謂陽鎖陰關也。惟有朝山朝水則順關順鎖不妨，若橫水過宮則逆關逆鎖方善，斷不可改易也。毫釐差謬，禍福大遠，可不審哉！

趨避篇

其次又當詳趨避。趨避者，言乎其抉擇也。夫天下之道二，吉凶善惡常相半，不能皆吉也，而必有凶，不能皆善也，而必有惡，故人之所遭有不齊也。既所遭之不齊，則必有以處之，趨吉避凶，去惡從善是也。地理亦然。夫山川之所鍾不能皆全，純粹之氣不能無所駁雜。既不能無所駁雜，則妍媸醜好，紛然前陳，亦其宜矣。然而山川之變態不一，咫尺之移轉頓殊，或低視而醜，或高視而好，或左視而妍，或右視而媿，或秀氣聚下而高則否，或情意偏右而左則虧。如此者可不知所決擇？知所決

擇，庶得趨避之道矣。

裁成篇

其次又當知裁成。裁成者，言乎其人事也。夫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自有宇宙即有山川，數不加多，用不加少，必天生自然而後定，則天地之造化亦有限矣。是故山川之融結在天，而山水之裁成在人。或過焉吾則裁其過，使適於中；或不及焉，吾則益其不及，使適於中。截長補短，損高益下，莫不有當然之理。其始也不過目力之巧，工力之具；其終也奪神工，改天命，而人與天無間矣。故善者盡其當然，而不害其爲自然；不善者泥乎自然，而卒不知其所當然。所以道不虛行，存乎其人也。

感應篇

其次又當原感應。感應者，言乎其天道也。夫天道不言而善應，福善禍淫，皆是物也。諺云：「陰地好不如心地好。」此善言感應之理也。是故求地者必以積德爲本。若其德果厚，天必以吉地應之，是所以福其子孫者心也，而地之吉亦將以符之也。其惡果盈，天必以凶地應之，是所以禍其子孫者亦本於心也，而地之凶亦將以符之也。蓋心者氣之主，氣者德之符。天未嘗有心於人，而人之一心一氣感應自相符合耳。郭氏云：「吉氣感應，見福及人。」人之於先骸固不可不擇其所而安厝之。然

不修其本，惟末是圖，則不累祖宗者寡矣，況欲有以福其子孫哉！地理之微，吾既發明之，故述此於篇終，以明天道之不可誣，人心之所當謹。噫！觀是書者，其知所戒哉！《牧堂公集》。又見《發微論》。

〔二〕《四庫全書》收錄有《發微論》十六篇，署蔡元定撰，即此文。考《蔡氏九儒書·牧堂公集》附錄詹體仁《蔡牧堂公墓表》稱蔡發著《地理發微》、《天文星象》諸書行世；又朱熹《跋蔡神與絕筆》稱發「於《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張咸稱發「通天文、地理之術，精陰陽星曆之數，故作《地理發微》一書，雄文大義，馳騁古今。」則是書作者當是蔡發。

〔三〕淘：原作「洵」，據《發微論》改。

辯錦囊經下非郭氏著

自此以下非郭氏書，皆後人模倣本文、剽竊他書而增益之。試以一二言之。如曰「得一分三」則剽竊《珞球子》書；曰「五音合宜」則引用《五姓葬法》，郭氏時未有此書也，亦未有此法也。曰「陽水從巽入，陰水逐辛流」，則後之言卦路者也。曰「陰穴水流陽去，陽穴水逐陰流」，則後之言陰山陽穴宜陰水、陽山陰穴宜陽水者也。用日之法本乎十宿，日之凶十有四，則後之言黃、黑二道者也。曰「三陽虛敞」，曰「乾流無勢」，三陽、乾流二說，皆後之言地理之法也。《貴取勢》一篇又全錄《地理新書》十二成者也。其僞一行、泓師註及張燕公序者，欲假真以信僞也。必假一行、泓師

者，以一行術數之高，而泓師又善地理者也；必假張燕公者，以燕公嘗次集一行曆書，又小說所記與泓師論源乾曜、徐堅葬地也。其郭氏自序亦僞也。謂生氣、天醫、福德爲三吉，絕體、遊魂、五鬼、絕命、本宮爲五凶，皆非郭氏本說也。此書之外，又有《外集》十二篇，亦假合前說而爲之。其八吉即後世之八卦，五忌即後世之五音。術不成數，文不成章，蓋出於一手，其分析爲二十章，亦皆非是，此所以不註解也。《牧堂公集》。（以上楊世文校點）

全宋文卷三九四四

李彌遜一

李彌遜（一〇八九——一一五三），字似之，號筠谿，福州連江（今福建連江）人，居于吳縣（今江蘇蘇州）。彌大弟。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單州司戶，調鄆州陽穀簿。政和四年二月，除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十二月，引見上殿，改授承奉郎，遷秘書省校書郎，充編修六典檢閱文字。六年，授尚書禮部員外郎。七年正月，守尚書司封員外郎。八年四月，擢爲起居郎。以封事剴切貶知廬山縣。歷知冀、筠、饒、吉州。紹興七年，召爲左司員外郎，試中書舍人。時秦檜當國主和議，彌遜極論之，遂出知漳州。以力沮和議罷職，歸隱西山十餘年。二十三年卒，年六十五。有《筠谿集》（一名《竹谿先生文集》）二十四卷（存）。見《筠谿李公家傳》（《筠谿集》卷末附），《宋史》卷三八二有傳。

李彌遜詩文二十四卷，嘉定間由其孫李珏刊行。本書所收李彌遜文以南京圖書館藏清初抄本《竹谿先生文集》爲底本，參校底本爲佚名朱筆、墨筆校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筠谿集》（簡稱四庫本）。集外輯得佚文二篇，釐爲十五卷。

翟汝文落致仕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制

國家當多難之時，莫先於得士；臣子處儉德之世，不忘於愛君。矧惟輔弼之良，夙贊樞機之重，義在捐軀而許國，理無謝事以屏居。具位某遠識見幾，清規絕俗。自信獨行之操，人高靖退之風。志在黔黎，治每優於共理；忠存社稷，言備罄於同寅。蚤辭軒冕之榮，深得江山之助。然賊未授首，非明哲保身之時；士而懷居，豈王臣匪躬之故？諒久安於恬養，亦深念於艱危。其還神武之衣冠，勉奉洞霄之香火。亟祇眷渥，益勵猷爲。倚聞告后之謀，式副貪賢之望。《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折彥質知福州制

朕嘉惠多方，將責成於師帥；敷求懿德，尤注意於老成。倚予左右之臣，殿彼東南之服。肆頒明命，允協師言。具位某秉德粹夷，宅心剛大，閎才可以經遠，達識至於造微。武略文韜，夙擁元戎之節；朱幡皂蓋，屢專方伯之權。逮密勿於樞廷，寔維持於王度。亟辭機務，久奉真遊。眷長樂之巨藩，爲七閩之勝地。故家安堵，民知隴畝之安；腐粟積倉，官無飛輓之役。蓋不煩於卧治，其勿駐於前驅。用寬南顧之憂，行俟東歸之命。體茲明訓，克邁遠猷。《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席益起復知成都府制

朕眷坤維之重地，方整於六師；倚台輔之舊臣，往護於諸將。屬爾家庭之感，難於軍旅之容。然義或可以斷恩，經亦存於變禮。具官某宏規經世，邁德降民，謀猷罄於弼諧，威惠優於綏撫。自總臨於全蜀，遂控制於強胡。遽纏陟屺之悲，願解剖符之務。念腰經金革之事，既見於古人；而坐籌帷幄之功，允資於碩望。其釋居廬之慕，仍還制閫之權。豈朕待遇臣鄰，乃欲奪人之孝？惟爾悅安社稷，必先許國之誠。尚克移忠，庶幾達節。《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趙鼎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兼侍講制

朕順考古訓，康濟時艱。窮六經典要之辭，庶明大道；監歷代興亡之迹，用闡丕圖。敷求一德之良，俾獲多聞之裕。眷予舊弼，允協師言。具官某惇大而惠和，深醇而直亮。閎才經體，周萬務以通明；奧學逢原，貫九流而博極。節不渝於夷險，身每繫於安危。頃與政機，旋登揆路。新美百度，熙帝載以奮庸；張皇六師，暢天威而震疊。靖江淮之俶擾，致華夏之底寧。雖玄齡善謀〔二〕，必資如晦之斷；惟張仲處內，遂收吉甫之功。相須而成，同歸于正。志恢土宇，方陳闢國之謨；力避鈞衡，遽

受擁旄之寄。深鬱具瞻之望，每馳側席之思。其即鋒車，來遊琳館，冠清班於禁殿，侍間燕於經帷。益尊所聞，以輔台德。詠周王之頌，緝熙將極于光明；服商相之言，終始敢忘于遜敏！尚勤入告，式副虛懷。《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二〕玄：原作「元」，據四庫本改。

張守資政殿大學士轉一官加食邑知婺州制

朕思濟多艱，紹隆祖宗之業；眷求同德，緝熙社稷之勳。得視君腹心之臣，俾作朕股肱之任。台德是輔，民瞻所依。既力請而抗章，宜閔勞而均逸。具官某閎規經遠，恢量鎮浮。不吐剛而茹柔，豈澄清而撓濁？頃居風憲，非堯舜之道不陳於前；兩預政機，有謀猷之嘉則告于內。允賴協恭之助，遽形引疾之辭。時雖急於念功，士則難於知止。勉從雅志，實鬱公言。峻秘殿之榮名，分武陽之重寄，併超叙秩，增衍真封。惟茲錫命之蕃，庸示優賢之異。終始之遇，朕無替於臣鄰；進退之間，爾曲全於禮義。姑煩卧治，尚倚遠圖。《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唐重贈端明殿學士制

節義爲天下之閑，莫先於許國；爵祿馭群臣之柄，可後於報功？惟時共理之良，能致見危之命，肆加褒卹，庸示哀榮。具官某蚤預英遊，寢階廡仕，望出周行之表，位高法從之聯。淹歷歲時，踐更中外。屬關陝之分帥，會胡虜之弄兵，仗義不回，嬰城自守。率疲散之卒，抗方張之師〔一〕，意輕犬羊〔二〕，身陷鋒鏑。天其付之全節，人亦高其令名。宜追賁於幽扃，用增崇於秘殿，以激懦夫之氣，以教爲臣之忠。尚期有知，服我休命。《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一〕抗：原作「分」，據四庫本改。

〔二〕輕：原無，據四庫本補。

張宗元樞密都承旨制

右府本兵之地，西清次對之班，掌出納以導王言，備論思以贊國論。惟職清而地近，故任重而選高。必得時髦，式符公議。具官某靜粹不撓，通敏有爲。遠略可以濟時，餘事長於治劇。蚤繇聞望，

寢被簡知，入侍禁林，久參帥幕。密贊運籌之策，力陳前席之謨。逮出撫於軍師，實上寬於憂顧。惟茲多績，允協師言，其陞清切之聯，以宣宥密之旨。親賢爲務，朕方佇於謀猷；告后之誠，爾毋忘於夙夜。往祇明訓，益懋遠圖。《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楊政換給右武大夫恭州團練使制

爵以馭貴，初無予奪之私；賞必眎功，用爲能否之勸。允惟多績，奚憚屢遷？具官某許國以忠，行師有律，久振鷹揚之旅，力摧蟻聚之鋒。食肉寢皮，志每存於去惡；履腸涉血，勇屢見於先登。是爲出類之勳，可後非常之典？載班命綍，超進兵團，以示眷隆，以旌顯效。克祇予訓，益懋汝爲。

《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趙令矜都官員外郎制

尚書郎列屬中臺，其選甚高，非疏明儒雅之士，不輕以畀也。爾公族之秀，賢科入官，而學問美身，優於從政。頃在靖康，抗章論事，有聞于時，坐廢累年，靖共自守。便朝賜對，占奏詳明。其往踐秋官之聯，思稱予遴柬之意。《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葉宗諤江西運使制

大江而西，沃壤豐俗，縣官之所仰給。然軍興以來，月收歲取，陸走水運，民力竭矣。爾才術之優，無施不可，牧民治計，咸見所長。肆予命爾耳目之司，足食足民，悉以賴爾。其酌取予之宜，以寬公私之急。惟官不委吏，吏不縱姦，則事辦治，而民不告病矣。《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金安節殿中侍御史制

朝廷自公卿大夫，至於百執事，凡幾品秩。惟御史耳目，綱紀之寄，選任非他官比。必奏言試功見賢焉，然後用之。以爾剛毅不回，靜重有守，前席之陳，深動予聽，是用實之監理之任〔二〕。閱時未久，擢陞副端，不幾乎不試而用乎？夫朕之所以待爾者如此，其思所以勉之。惟直道可以事上，惟厲行可以律人，俾庶政無闕而百工知儆，則予汝嘉。《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二〕是：原作「事」，據四庫本改。

趙康直贈待制制

昔許遠之守睢陽，以軍事聽於巡而與之嬰城，卒生致於賊以死。蓋其忠憤所激，不求苟免，故身輕於羽，而意有泰山之重。朕其嘉之。具官某解紛排難，夙著顯庸，隱然長城，專予闡寄。既遂及瓜而代，不爲接淅之行。鋒蝟斧螳，敢肆凶逆，見危之節，庶幾古人。嗚呼！朕遭家多難，謂國有人，而求仗節死誼之士，僅可一二數。顧何惜美官，不一旌其忠，以爲後勸哉？西清之職，肆以命爾。尚期英爽，服我哀榮。《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王庶兵部侍郎制

朕求賢於詩書禮樂之間，用賢以社稷民人之事，歷考成績，兼收實能，遴柬之難，庶幾得士，而況予侍從之臣哉！具官某蘊可行之學，負有爲之才，久賴折衝，老於師帥。威名愴乎西鄙，聞譽達於中朝。朕方登延群材〔一〕，圖回庶政，使其力安於遠俗，曷若坐制於外夷？是用趣還禁密之班，副予九伐五兵之任。爾其深監前轍〔二〕，益攄壯猷。冀聞借箸之奇，遂成歸馬之效。《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一〕群：原作「郡」，據四庫本改。

〔二〕輒：原作「輒」，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尹焞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制

孔子之道，軻死不傳。學者不求放心而尊記問之師，去古滋遠，其誰使正之？爾學有師承，本於自得，篤信力行，不惑於世。日者安車，何止三反？朕恨見之晚，而高卧益堅。是用趣侍金華，仍實養材之地。非特朕樂聞朝夕之益，亦使後學知所模範焉。《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戶部侍郎王俟落權字制

力久則工能善其事，因任則人能盡其才。朕率是道以馭群工，故雖侍從之臣，亦或試而後進。具官某才爲世用，學可致君。蚤稽公言，寢寘顯路〔一〕。自攝貳卿於民部，亦將兩閱於星周。載疇試可之功，就錫爲真之命。方今師老財匱，廟堂錢穀之問，不勝其煩，生財之道竭矣，而理財之方不得施〔二〕，尚何術以濟之？夫任既久則見益盡，名既正則責益專，獻可之猷，勿俟朝夕。《竹谿先生文集》

卷四。

〔一〕路：原作「落」，據四庫本改。

〔二〕財：原作「才」，據右引改。

呂本中太常少卿制

禮樂政化之所自出，後世文勝道隱，寢失聖人之旨。朕欲息邪距詖而反之正，思得好古博雅之士以辯明之〔一〕。爾操履之正，克世其家，問學之醇，不悖於道。發爲詞章，炳然其華。頃由柱史，遽起丘園之興，真祠均逸，亦既踰年，今予命爾以秩宗之事。昔魯不棄禮，而齊親之，治亂一軌，百世可循。益尊所聞，追還邃古之風，以成予治。朕之所以望爾，顧豈鐘鼓玉帛云乎哉？《竹谿先生文集》

卷四。

〔一〕辯：原作「辦」，據清抄本朱筆校改。

李光知洪州制〔二〕

朕據險阻以制強胡，倚循良以安遠俗。眷豫章之重鎮，實江右之名區，非兼文武之資，曷副兵民之託？載疇在服，允得其人。具官某操行直方，秉心端亮。備罄匪躬之節，屢陳告后之謀。入冠六

卿，出當一面。忠嘉自許，見松柏之後彫；威名所臨，信藜藿之不采。其往釐於南土，以坐控於上游。方淮楚環多壘之師，章貢群弄兵之寇，先事而預防則近擾，患至而無備則易危，尚賴折衝，用寬憂顧。克祇明訓，益狀遠猷。《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二〕州：原作「洲」，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任申先徽猷閣待制制〔二〕

左右持橐之臣，皆得以陳天下事而獻其可否。惟克用常德，罔非吉士，則於予一人有盡規之義。具官某名臣之裔，端亮不渝，自信獨行，險夷一節。朕起諸淪落之中，寘彼薦紳之上。載筆螭陛，代言綸闈，書法摘詞，無愧前識。踰年去國，有鬱公言。其還近班，晉寓西清之直。惟乃父正色立朝，危言悟主，遺風凜然，久而彌著。今朕亦以此望爾。爾其益懋賢業，勿替家聲，以永無窮之譽。《竹

谿先生文集》卷四。

〔二〕待：原作「侍」，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辛次膺湖南提刑制

具官某：穎考叔一言而施及莊公，人心所同，若執符契，儻得其合，孰不爲之動聽？爾才通而有守，言高而可行。久司諫垣，賴其朝夕之益。將母之請，實隱予懷。朕方以孝治天下，忍違其欲〔一〕，使不得致養於親哉！寓直道山，以爲爾寵，按刑湖外，以便爾私。若夫揚清激濁而厲在位，布德施仁而綏遠俗，斯爾疇昔之所勉朕者，尚奚多訓！《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一〕違：原作「爲」，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李公懋湖北提刑制

具官某：《書》曰本固邦寧，《易》曰厚下安宅。朕履危思安，稽于古訓。凡立政造事，必求所以厚下固本之道。爾端勁不拔，質直無華，言必及民，志先體國。雖紀綱之地不可去賢，然欲禁暴戢姦，以除民害，非有惠愛之術而深達朕言意者不能也。湖湘之間，殘於標掠，困於征求。肆予命爾，按茲祥刑。一方之治，悉所當察。爾惟力行所見之學，能踐昔日之言，則朕於斯民復何慮焉？《竹谿

任申先轉一官致仕制

虧盈益謙者，天之道難進易退也。士之常惟富貴貧賤不以動其心，則用捨行藏皆能適於正。具官某承家有端直之譽，治己以廉勁之規。善刀而藏，幾老於世；韞玉而待，卒聞于朝。朕實彼周行，擢之法從。雖陳蕃之志未遂，而賈誼之言略施。遠攬抗章，懇求謝事。既獨高於止足，俾交養於智恬。肆頒增秩之榮，姑遂掛冠之逸。冀無妄而勿藥，庶厥疾之有瘳。尚體眷懷，勉思後效。《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胡銓保守吉州轉通直郎制

乘障之功，非所以責賢；腐儒之說，或至於敗事。爾以文藝，擢實甲科。下帷窮經，十年不調。當胡虜亂華，蹂踐郡邑，而能率衆仗義，壞其機牙，使姦不得發，一方以寧。朕甚嘉之，其進官資，以示褒寵。《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閻亮等承節郎制

胡馬亂華，列城震擾。爾等被堅禦侮，賈勇鏖戰，具有勞績。爰陞品秩，再錫命書。往服恩榮，益思報效。《竹谿先生文集》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

李光封贈故父制

朕大饗合宮，受釐宣室。誕布自天之佑，普霑在服之臣。具位某父某，韞玉積躬，韞金垂訓。流風甚遠，于公之門既高；種德方興，畢萬之後必大。是生俊傑，爲予忠良。屬茲俎豆之陳，方倚藩維之寄，肆頒茂典，追賁幽扃。慰其罔極之思，示我無私之澤。《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張俊封贈三代制

曾祖

朕稽三代之禮文，參九筵之遺制，大饗上帝，並侑祖宗。用答神明之休，均錫中外之福。具官某

潛德不彰，慶流後裔，是生賢傑，爲予虎臣。茲禋祀之克修，宜厯禧之咸被。進階帝保，時國上公。尚其有知，歆此殊寵。

曾祖妣

朕卜季秋之吉，有事合宮。俎豆既徹，爰錫大賚。矧予上將之先，可後褒崇之禮！某氏婦德淑慎，流福後昆。有孫而才，爲朕信布。是用延敷帝祉，肆錫命書，進加大國之封，式示重泉之寵。魂其不昧，尚克欽承。

祖

朕嘗膽艱難，注意將帥。乃者受釐宣室，昭答神休。念予推轂之臣，不預執籩之事。申及先世，咸錫異恩。某官慎行修身，隱躬不耀。惟時上將，繫爾聞孫，肆予饗帝之成，廣霈榮親之澤。位隆帝傳（二），寵及九泉。朕之待將帥之禮，無不極矣。尚祈精爽，不昧欽承。

祖妣

源深者流必長，本大者末必茂。國有上將，功蓋一時，推榮其先，可後褒典？某氏德配君子，行著閨門，遺芳流祉，至孫而大。茲者肇隆新禮，均錫鴻禧。爰增大國之封，以正小君之位。時爲茂

寵，用賁泉扃。

父

朕念饗親尊祖，莫大于配天，故綿蕞新儀，參稽古制，薦馨神靈，上下昭格。是用推親親之恩，以慰天下之爲人後者，況予寄閫之臣乎？具官某種德不遇，爲時遺賢。義方之訓，知以教子，俾予登壇仗鉞之將，憂君許國，忠貫日月者，其來蓋有自矣。逮茲愍祀，宜享神禧〔二〕。進位公師，用昭異數。精誠如在，服我寵靈。

母

朕思考叔之孝，詠《南陔》之章，則知人情，生以養親爲先，死以顯親爲大也。故禮成太室，澤浹在廷，爰及幽冥，悉加叙進。某氏積行于躬，克配令德。粵有賢嗣，輔我中興。茲大饗之既成，宜洪休之咸被。是用大湯沐之封，渙夜臺之寵。尚其不昧，歆此恩榮。《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一〕傳：原作「傳」，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二〕享：原作「亨」，據清抄本朱筆校改。

黃積厚都官郎中制

列曹諸郎，各有秩叙，至於用人，則無重輕之間。然非不得已，不使後來者居上也。爾學行之懿，自朕親擢，優游省戶，強敏有聞。姑從次遷，以俟褒識。往欽乃事，勿怠厥修。《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吏部侍郎劉寧止落權字制

力久則工能善其事，因任則人能盡其才。朕率是道以馭群工，故雖侍從之臣，亦或序而後進。具官某才優而有濟，學博而可行。蚤稽公言，寢寘顯路。自攝貳卿於銓部，亦將兩閱於星周。載疇試可之功，就錫爲真之命。方今仕流甚冗，而朝或乏才；官曹雖多，而士或失職。朕甚惑之。夫任既久則見益盡，名既正則責益專。獻可之猷，勿俟朝夕。《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王綯贈官制

委質策名，當盡匪躬之節；飾終隱卒，必崇歸厚之風。愴予舊弼之良，遽起哲人之嘆。肆頒命典，庸示褒懷。具官某奧學造微，閎才經世〔一〕。早赴功名之會，遂登丞轄之司。許國以忠，亦艱難險阻之備至；保身而退，知用捨行藏之有爲。朕方體大舜之同人，稽成湯之圖舊。亟聞淪謝，良用盡傷。錫以崇階，用追賁於泉壤；祿及後嗣，將益大其門閭。尚克有知，服我休命。《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一〕世：原無，據四庫本補。

押馬毋丘廉轉一官制

爾馳驅王事，道阻且長。能使牧人，去其害馬。進官一等，以旌汝勞。《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彭大節補承信郎制

毀家以紓國難，麟經褒焉。爾祖以貲奉公，軍用不乏。一官及汝，以報其忠。往服寵休，益務恭恪。《竹谿先生文集》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

范璿樞密院檢詳制

國家多事而來，政令賞罰自右府出，較之中臺，或相倍蓰。故張官設屬，必得明慎通練之吏，庶幾事舉而姦弊不作。以爾言行有則，惓惓無華，久於郎潛，有蘊未試。往聯宥密之屬，凡政令之出納、賞罰之重輕，必致詳焉。毋使善譽，減於爲郎，尚慎之哉！《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王迪左司郎官制

文昌天府，衆務泉藪，左右置屬，分掌列曹。凡事之出納，皆得折衷之而聽於長。得其要若挈裘領，不然治絲而棼之，不勝應矣。爾才可剴煩，知能撻伏，彌綸省闥，強濟日聞。爰因其能，就陞厥

次。益恭乃事，以審法令，以明辨訴，以謹文書案牘之程度。毋習故常，憚於繩糾，馴致庶政之弊，則惟爾休。《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魏安行大理寺丞制

漢朝先經術以用人，仲舒本《春秋》以議獄。爾文雅飾吏，平易近民。因其所長，必能爲朕持天下之平，使刑不濫而民不冤。廷尉之屬，肆以命爾，尚往欽哉！《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知鄧州穰縣杜琮轉二官制〔二〕

朕慎惜名器，不以假人。惟時戰功，無小不錄。爾備吏百里，廼於拔城陷陣，具有勞焉。進官二級，增氣三軍。毋怠欽承，往思報稱。《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二〕二：原作「二」，據下文及四庫本改。

喬仲福贈正任承宣使張景正任觀察使劉承衡友遙郡觀察使制〔二〕

朕以節義望天下士，于今有年，而見危致命，求之薦紳，尚不多得。於吾行陣之間，乃有人焉。具官某勇冠三軍，身鏖百戰。夙賴干城之略，方遲敵愾之功。屬叛黨背德，鼓衆不返，而能懷忠守節，義不俱生，視死如歸，不爲國辱。峻陟使名，疏恩後嗣。豈獨重義，爲九泉之榮；蓋將顯忠，爲三軍之勸。尚其不昧，歆此寵休。《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二〕郡：原作「群」，據四庫本改。

郭沔閣門祇候制

祇事上閤，出入禁庭，右列高選也。爾勤勞王事，茂著厥功。肆予命汝，是爲異恩。益務恪恭，以思報稱。《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楊舉直循一資制

昔者王師致討，運營淮上，飛芻輓粟，人用告勞。爾令行百里，運不絕道，使軍不乏而士益振，以迄有成，賞可後哉！進資一等，以示褒嘉。《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王俟夔路提刑制

朕欽慎庶獄，寧失不經，常恐一夫，不被其澤。必慎求於成德，以總治於祥刑。以爾忠厚有餘，靖共自守。早冠多士，嘗參邇聯，久分割竹之符，屢下賜環之命。謂不容於俟駕，乃未聞於造朝。爰錫命書，按刑巴峽。惟吏克知畏，而民以不冤，則爲稱職。尚往欽哉！《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曾開中書舍人制

西掖極諸儒之選，中書本庶務之原。宣德意以形四方，孚號令以鼓天下。任人圖舊，出命惟新。具官某端靖不渝，冲和無競，辭有典要，德爲老成。忠節著於三朝，威略伸於兩鎮。茲起真祠之秩，

來歸禁路之華。惟坦明之文，動於群聽，深切之論，沃于朕心。使老癯扶杖以期生，悍武聞風而思奮，時汝稱職，助予圖功。《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趙思誠中書舍人制

上詞同。具官某學博而資深，辭華而知要。早擅翩翩之譽，備輸蹇蹇之忠，廉靖有常，篤信無倦。茲賜環於祠館，歸持橐於禁林。下詞同。《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馬士存贈兩官與一子恩澤制

朕求節誼之士，於戎馬以來，固未多得。蓋處死之難，人情所同。爾許國以忠，久從金革，臨難不奪，至於隕身。可無褒榮，以慰泉壤？晉官二級，祿及後昆。尚克欽承，毋忘結草。《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霍興贈承信郎制

捨生取義，知命者所難。而爾能體國奮忠，殞身王事。錫官一等，追賁九原。魂其有知，歆此殊寵。
《竹谿先生文集》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

章承祖循一資制

千里饋糧，師不宿飽，其責甚重。頃者屯兵淮壖，轉餉爲急，飛輓之事，爾或有勞。進資一等，姑以示勸，尚其勉之。
《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燕仰之大理評事制

萬方之獄，決於廷尉，而左右平專可否於情法之間。一失其當，死者不可復生矣。爾以材稱，習於法令，往居是職，可不慎哉！
《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全宋文卷三九四五

李 彌 遜 二

夔州通判崔仲通轉一官制

堅壁挫敵〔一〕，兵家所難。雖曰金湯可恃，而臨敵不懼，失之毫釐，民不堪命矣。爾頃丞蜀郡，多壘在郊，禦侮之功，克全千里。其增命秩，用勸爲臣。使知夫仗節守誼，臨難毋苟免也。《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一〕壁：原作「璧」，據四庫本改。

李發轉三官制

爾忠勇自奮，萬里一身，能致敵情，助我制勝。夫責之難則報之重，晉官三等，是爲異恩。往服

寵榮，益思勉勵。《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郭貴贈兩官成忠郎制

《春秋》之法，死王事加二等。爾臨敵致命，奮不顧身，朕何惜不追進官資，以爲爾地下之榮乎？尚其有知，歆此殊寵。《竹谿先生文集》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

陳珍轉一官制

爾比整舟師，備禦海道，淹留歲月，灼見宣勞。進秩一階，以示褒勸。《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張安國換給承節郎制

爾以勞入官，越時既久。比加考覆，載錫命書。祇服恩榮，益恭乃事。《竹谿先生文集》卷四。又見

衡州茶陵縣廣澤公封明靈廣澤公制

朕以道御世，無間幽明，有功于民，必加崇獎。爾威行千里，惠及一方，雨暘以時，無禱不應。雖民和降之以福，惟正直則依人而行。其錫隆名，用旌靈貺。益敷利澤，以答寵榮。《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曾慥湖北兼京西路運副制

襄鄧疆理之初，荆湖剽掠之後，瘡痍未合，師旅荐興。所以餉給而拊循之，非通敏忠厚之吏，不以輕付也。爾蚤以材猷，見推士類，久司計漕，績用有聞。其進官聯，兼荆襄轉輸之任，俾惟新之俗，民不告病，既老之師，士不阻飢。時爲汝職，尚其勉之。《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朱松校書郎制

朕寤寐求賢，思得天下之士。未見君子，猶恐失之。爾學行有聞，達于予聽。便朝賜對，敷納可

嘉。肆頒命秩之榮，分職書林之秘。麒麟天祿，爾所舊游，勉副東求，益務涵養。《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常明秘書省正字制

朕儲書中秘，以萃群英，推擇成材，出爲時用。爾績文種學，望譽甚休。爾雅之詞，見於已試。其往遊於藏室，以縱覽於秘文。藏器待時，嗣有褒寵。《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霍螽總領荆湘財用轉一官制

朕宿兵邊隅，坐制羌虜。預爲足食之計，曲盡理財之方。而吏或侵漁，軍多冗濫，致餽餉不繼於道，征求荐及於民，朕甚病之。爾以才猷，列于郎位。將命以往，知無不爲，力究弊原，不畏強禦，連營盡得其軍實，列郡悉知其吏姦。風力隱然，濟以心計，有臣如此，朕何慮焉？超進一官，姑以示勸。益恭乃事，朕不汝忘。《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勾濤起居舍人制

朕統臨兆民，若馭六馬，言動之間，罔不抑畏。故左右置史，簪筆對仗，分侍便坐，繫日而書之，所以儆今垂後，其任顧不重哉？以爾老於文學，辭華蔚然，好是正直，氣節不撓，力求古人心，有意當世之務。雍容省闈，望重一時。肆予命汝以記注之事，往踐右省，職清而地近。其體柬注之意，益勵乃爲，嗣有褒寵。《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李擢袁州李正民筠州制

筠、袁之間，盜賊連壤，戶口耗於剽掠，郡縣爲之繹騷。必擇循良之臣，以施安集之政。具官某嘉猷敏濟，懋德純成。被遇兩朝，罄獻納論思之益；周旋一紀，宣藩維屏翰之勞。念方圖舊而與之赴功，豈容遺賢而久於均逸？往分郡寄，共拯民艱。廣漢之治在潁川，力回獷俗；龔遂之安於渤海，坐致淳風。其酌猛寬，以圖治效。《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蔣璨淮東運副制

朕疆理淮甸，克復神州。環寇之師，殆將百萬，致粟一石，率當幾鍾。維茲轉給之功，必得開敏之吏。爾儒雅自將，才猷可倚，總輓粟飛芻之任，無傷財害民之譏〔二〕。奏言便朝，灼見心計，載頒寵數，增重使華。其上體於眷懷，益務修於職業。俾糧不絕道，賦不加民，而用度足，則予汝嘉。

《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二〕財：原作「殘」，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趙子巖廣東運判制

五嶺以南，無慮數十百郡縣，分命部使者察之。惟時計臣，雖總轉輸，而吏姦民隱，皆得上聞。實耳目所寄，流惠化于萬里者也。爾蚤以材能，寢被器使，祥刑南服，譽處甚休。就易使華，往按東道。其奉詔條，宣德澤，治財賦，明刺舉。毋以接荒徼而怠拊循〔二〕，毋以遠廷朝而略法度，靖共爾位，稱朕意焉。《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二〕拊：原作「拊」，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知荆南府王庶復徽猷閣直學士制

荆湘萬里，實國上游；師帥一方，爲時重寄。爰擇西清之望，往綏南服之民。善最既聞，褒嘉可後？具官某才猷敏濟，氣節剛方。洞明韜略而本之《詩》《書》，妙達權謀而由於法度。肆疇嘉績，作鎮鉅藩。迨茲報政之優，備著宣勞之效。流庸自占，仁風浹於遺黎；桴鼓不驚，威名愴於鄰敵。允資控制，以寬顧憂。載陞延閣之華，用益帥旄之重。雖爾舊物，惟予茂恩。勉圖終功，嗣有休命。《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長入祇候陳勝轉一官制

爾擁衛宮闈，周旋羈紲，勤勞備著，褒典可忘？增秩之榮，仰思所報。《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樓炤秘閣修撰知温州制

萃圖書於中秘，獨高論譔之班；剖符竹於外藩，尤重承宣之寄。眷被永嘉之望，輟予近列之良。爾學有師承，辭知體要。握蘭省戶，備罄猷爲；載筆宸廷，時推廉靖。方憂國賴忠言之告，而愛親興志養之思。有嘉錫類之誠，肆頒從欲之命，往分釐於便郡，仍陞踐於華資。爾其布政以揚王之休，推恩以及人之老，遂安遠俗，毋忘本朝。《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丁則轉一官制

朕以閩外之事，委之將帥，而金商道阻，民俗軍旅之利病，難於必聞，朝廷患之。爾以材能，效官帥幕，馳驅王事。千里而來，見之便殿，乃以民情軍實，悉達予聽。進官一等，以慰爾勞。其體朕所以待遇遠臣之意〔一〕，歸告而長，益堅其忠，以圖報效。《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一〕之：原無，據四庫本補。

梁仲敏太府寺丞制

朕於養材，如養木然，拱把而上皆扶持封植之，以遂其成。爾種學績文，未有所試。雖丞於寺事，皆在所察，而無專責，得以時暇，亦朕養材之地也。往居而職，自公而退，毋忘所能。《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鄧名世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制

朕念人材之難，既得天下之士，則樂與終始作成而器使之。爾頃以材名，擢居策府。以憂去位，終制造朝。問學之工，久而益粹。其還離校之職，仍參筆削之官。眷任之意，思所稱焉。《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王利見贈承務郎制

漢之狄山，以博士乘鄣，致殞其身。雖其自取，亦用非所長也。爾實儒生，以忠及難，朕甚憫

之。肆頒命秩，追賁九原。魂其有知，服我休寵。《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寇逵起復淮西宣撫司將領制

墨經以從軍事，於古有之。爾御衆有方，久臨行陣，以憂謝事，曾未踰時。比命將臣，出師邊徼，而抗章來上，請汝以行。其奪苦塊之情，以從金革之事。移忠之義，視君猶親。往服訓辭，益思自效。《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林季仲檢正諸房公事制

東西臺總萬方之務，而丞弼以佐理爲任。非事重體大，則爲之屬者，皆得以彌縫董正之，其選顧不重哉？爾學足以飾身，智足以周事。翱翔顯路，聲問藹然。有意斯民，力求自試。朕舉能任官，用分命爾，列屬樞機之地。其益殫乃心，以佐而長，使朝廷之上，事無不理，時汝之職。我有好爵，恭俟朕命。《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趙渙江西提刑制

總按一道，理察百司，皆予耳目之官也。擇人而付，無間內外。爾質直好義，不詭于行。備官蘭臺，百廢以舉。方將試之言責，以觀謇諤之風，而抗章累來，力求自便。按刑江右，其爲朕行。移爾紀綱輦轂之方，以成澄清郡邑之治，使朝廷威惠，寢以及遠，則爲盡職。《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董弅知嚴州制

守牧之任，莫先惠養。近歲縣官，急於調度，吏苟逃責，他置不問。甚者頭會箕斂，重爲法而民不勝。嗚呼，豈古循良之治哉？具官某學博而文，克傳家法；仕優而果，夙著能聲。頃自綸闈，出司琳館。朕深軫黎元，不安畎畝，思見潁川渤海之風。次對近班，嚴陵上郡，用起汝於閒散之地，德至渥也。勿云吏道以法令爲師，惟行之以簡，懷之以惠，阜安吾民，所以報朕。《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韓彥直秘閣制

中秘儲書，以待寒雋，非所以賞有功也。惟爾父有非常之功，故報之以非常之典。延閣之直，肆以命爾，朕之所以待將臣者至矣。往服異恩，益圖報塞。《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浙西提舉茶鹽錢堪轉一官制

煮海之利，食貨所先。有司用是寬斂息民而足邦計。爾頃將使指，奉法不苛，能致羨增，以佐軍食。朕信賞必罰，小善不遺，超進一官，以示能者之勸。《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丁則太府丞制

外府貨財所聚，丞實佐於事，無所不掌。以爾囊封論奏，陳義甚高，賜對治廷，有言動聽。朕欲觀汝能，姑試以事。往踐厥職，以俟寵光。《竹谿先生文集》卷四。

〔二〕義：原脫，據文意補。《莊子·讓王》：「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本集卷五《李時雨轉官制》亦云：「皂囊來上，陳義甚高。」

劉大中禮部尚書制

朕眷有家之多難，乘大業之將興，敷求真賢，共濟當務。矧居常伯之任，實高法從之班，允副疇咨，孰先舊德？具官某智周而密，學富而通。直諒之誠，言斯可績，剛大之氣，見於有爲。早推吏道之師，旋陟禁林之表。繡衣諭俗，問不及於狐狸；皂蓋臨民，名亦知於草木。惟汲黯可攘於敵國，而望之久去於本朝。想聞曳履之聲，亟下賜環之命。典朕三禮，位予六卿。詢之僉言，莫如汝作。大事則從其長，既不溺於情文；衆美以效之君，尚勿忘於啓沃。益輸忠讜，以迓寵光。《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馮義由解圍番賊轉兩官制

排難解紛，見臣子保邦之節；報功崇德，爲人君馭衆之恩。爾素敦詩書，晚從金革，遭時多難，報國一身。有嘉乘鄣之功，肆頒增秩之命。保茲榮寵，毋怠欽承。《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胡舜陟買馬及額轉一官制

國家偃武之久，歸馬不閑，興師有年，折箠可渡，而猶務益之，將以制胡虜之長技，非得已也。具官某風猷敏濟，器度閎深，久踐禁途，出分帥閫。惟桂林、象郡，旁連多馬之野，歲取駿良，厥有常數。乃能率下應期，不擾而集，既富在垆之牧，無煩請苑之師〔二〕。雖曰守官，實爲體國，宜載加於命秩，以昭示於渙恩。尚服寵光，益思忠藎。《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二〕苑：原作「宛」，據四庫本改。

劉公達轉一官制

仗節守誼者臣之忠，信賞必罰者君之柄。爾臨難有守，不與賊俱，姑進一階，以爲衆勸。往服予命，益勵汝爲。《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程江軍使游輔起復制

墨經以從王事，於古有之。方時多艱，禦侮之寄，非人不可。爾却敵摧堅，有功百里，以憂去位，亦既踰時。其奪苦塊之情，勉從軍旅之政。事君之義，移孝爲忠，益勵遠圖，佇觀來效。《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張戒兵部郎官制

尚書郎朝廷之高選，近歲官不必備，率以它曹通掌。非開敏博達兼人之才，不以居是職也。爾器識深閎，操履純固。頃繇儒館，出領使華。中臺武部之屬，姑試之事，以觀汝能。其勵乃躬，率乃職，稱朕所以選任之意焉。《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楊晟惇換給事中大夫直徽猷閣制

朕惟師老敵堅，士苦於戰，有功必錄，凡賞無常。而況於發縱指示，御衆制勝者哉！爾素敦詩

書，深明韜略，振斬將搃旗之旅，收執俘獲醜之功。比命相臣，付以閫外之事，而崇階華職，併以命爾。載疇勳庸，良見忠藎，肆頒綸綍之寵，以爲閎閱之光。尚體眷懷，益輸奇節。《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陳師錫贈諫議大夫制

江河競注，仰太華之彌高；玉石俱焚，見精金之百鍊。士有所守，何獨不然？具官某操尚端方，風規峻整。當先帝龍飛之運，爲中朝骨鯁之臣。旋被謗傷，遂連鉤黨。惟人心之助信，亦天道之好還。念彼同升，既追榮於禁路；豈容遺直，獨銜憤於幽扃？是用寵以諫垣，躋之法從。嗟乎弗及，見賈生而席前；尚其有知，從朱游於地下。諒惟英爽，歆此哀榮。《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淮西運判梁澤民直秘閣制

使臣以禮則忠，有功見知則說。朕於用人，苟藉其才，先之以寵，而責其效，可謂至矣。爾儒雅飾吏，從政有方。比命從臣，推擇實材，而奏書來上，僉曰汝能。內閣圖書之府也，往參其直，朕之所以待汝，豈特飛輓之事哉？其體茲意，益慎厥脩。《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張球等轉一官制

魯人以「思馬斯才」，頌僖公能遵伯禽之業，比命方伯，市駿桂林、象郡之間。而爾令行千里，勸督有方，致其土地之宜，相予軍旅之事。載嘉體國，可後酬庸？超進一階，以示褒勸。《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唐時轉一官制

朕詠《鴻雁》之章，修安集之政，慎選百里，惠養元元，以盡爲民父母之道。爾泣官江縣，聲聞於朝。部使者謂爾奉公潔己，戢吏恤民，徭役均平，催科不擾。有令如此，朕於斯民無負矣。何惜一官，不爲爾勸哉？《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梁澤民淮西運判制

朕眷淮右瘡痍之餘，蠲其賦斂，飛芻他道，以給軍食。部使者之職，惠養斯民安集之。爾才學之

優，習於吏治，周旋外服，灼知民艱。其爲朕往撫彫瘵之方〔二〕，奉法繩吏，去其害民，使流庸自占，經界復興，庶幾還其舊俗。克祇厥事，嗣有寵嘉。《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二〕撫：原作「無」，據四庫本改。

王震湖南運判制

朕撫御遠民，如行宮庭之政。異時遣使問俗，休戚必聞。時巡以來，急調度而緩農事，非朕意也。爾才優敏強，習於吏治，周旋外服，益見所長。荆湘轉輸之任，其爲朕往。惟奉法繩吏，去其害民，使下不擾而賦用足。斯爲稱職，尚往欽哉！《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晁謙之再任福建運判制

甌閩地偏而俗悍，吏鮮奉法。刺舉之任，一不得人，則民不勝其弊。爾以才猷，蚤見推擇。繡衣虎節，歲滿政成，吏姦民隱，俱在目中矣。是用因汝之能，以順民望，申命爾以轉輸之任。爾其益勵遠業，以繼前功，毋以久於其官而怠乃事也。《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蕭振浙西提刑制

朕禮遇庶工，孝治天下。欲爲臣者必獲於上，懼爲子而不得乎親。用捨之間，姑從其欲。爾以端亮方嚴，任予耳目之寄。而抗章有請，以親爲辭，却之復來，志不可奪。夫遠而有光華，可以榮親；必也使無訟，乃能善俗。其推錫類之誠，以施及人之惠。體茲明訓，往務欽承。《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魏永昇換給武翼郎制

朕念師老敵堅，士卒苦戰，有功必錄，不以疑廢。爾久於行伍，累賞得官。執符而來，不加考覆，而易以真命，可謂優矣。其勉爾忠，以圖報稱。《竹谿先生文集》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

衡嗣興補承信郎制

仗節死誼，知命者所難。爾父忠勇帥衆，至於隕身，朕甚憫焉。既峻其秩，復命爾官，恩則厚矣，其思所以保之。《竹谿先生文集》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

趙成之改合入官制

縣令近民，而遠於朝廷，劇責衆，有功難於上達。比遣信臣，察其勤惰以聞而黜陟之。爾效官百里，實在盜區，治狀卓然，達於予聽。朕觀其所爲主而又延見便朝，益信其行矣。錫之命秩，非曰示恩。亦俾爾識朕見知之意，益自勵焉。《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龐琳王宗等歸正制

朕惟中原染於腥膻，軍士墜於塗炭，寤寐以思，不遑寧處。爾守節仗義，不變於夷，帥衆來歸，可見忠藎。晉官三等，庸示異恩。往服寵榮，益圖報稱。《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勾龍如淵起居舍人制

朕惟廣延四方之俊，列于庶位，寤寐求之，如弗及焉。既拔其尤，待以不次，顧豈循尊卑疏戚之間哉？爾周行之秀，儒學之英，久於郎潛，挺然自表。朕得之公聽，試以實能，擢居言動之司，俾雍

容殿陛，得陳當世之務。爾其追古良史之風，載筆不隱，善惡必書。庶幾朕無過舉之虞，爾亦有常德之譽。《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常同御史中丞制

進正可以正邦，舉直可以直枉。予欲繩肅於百僚，表儀於多士，俾正士之醇、風俗之厚，則夫中執法之官，可非其人哉？具官某直諒之風，承家不替，方嚴之操，臨事不回。佐邦禮於秩宗，代予言於詞掖。踐履之素，趨尚益堅。茲密侍於燕間，既灼知其忠讜，載稽朝論，擢長臺綱。夫事有當爲而難責速成之效，才有可用而恥投求合之機。於進退可否之間，實治亂安危之繫。罔違於道，以酌厥中。推汝所知〔二〕，助予圖治。《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二〕知：原脫，據四庫本補。

仲湜贈少傅制

朕廣睦族之恩，以本王化；崇飾終之禮，以厚人倫。矧予藩戚之尊，夙奉濮園之祀，豈無異數，

寫此永懷？具官某深厚而粹和，恪恭而清慎。惟東平無富貴之累，若楚元閱禮義之多。董治宗盟，率憲章而勵衆；視儀宰路，謹言行以端朝。有隆磐石之基，克壯維城之勢。方資夾輔，奄歎考中。介幘賢冠，正聯班於帝傅；金璽盤綬，備儀物於王封。追賁佳城，併昭茂典。尚欽承於休命，以永保於後昆。《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勾濤中書舍人制

朕眷中原之未靖，嘉與卿士大夫力圖去危即安之策。任予獻納之司，必求通於古訓，達於治體，淹練博洽之士，豈但取其文詞敏妙而已？具官某端諒融明，老於文學。夙抱濟時之志，屢陳闢國之謀，載筆赤墀，書法不隱。是用擢實掖垣清切之地，俾預論思，行其所學。爾惟監前世治亂之繇，酌今日當務之急〔一〕，明以告朕。至於坦明深厚之辭，所以慰老癯而感悍武，蓋汝之優爲而已試者，又奚訓焉？《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一〕務：原作「預」，據四庫本改。

知泗州劉綱特除遙郡刺史制

朕疆理淮甸，控制邊陲。眷惟屏翰之邦，備先禦侮；爰得爪牙之衛，力可折衝。爾沈毅有謀，忠勇不懼。夙賴干城之略，坐銷多壘之虞。事出萬全，功存千里。宜寵分於州刺，用增重於兵權。惟政簡可以安民，師和乃能敵愾。服予休命〔一〕，勉赴懋功。《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一〕予：原作「于」，據四庫本改。

張子華軍器監丞制

除戎器於萃聚之時，所以戒不虞，而況用武之際乎？爾將臣之子，餘力學文，往飭百工，盡其審曲面勢之藝。函人惟恐傷人，矢人惟恐不傷人。俾各善其事，時汝之職。《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趙不忤等轉官制

不變於夷，古言其難。爾脫身異域，仗義而來。嘉汝盡忠，可罔報稱。爰頒遷秩之恩，以勸爲臣之節。《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張承司農寺丞制

農臣掌九穀之府，收斂蓋藏，以待振發。足兵以來，急於饋餉，無後紅腐之積矣。爾老于吏治，更練詳密，其往丞於寺事。惟出納之吝，俾廩有餘粟，而歲用不乏，時汝之職。《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全宋文卷三九四六

李彌遜 三

李時雨上書可采轉一官制

朕關忠讜之門，以來蹕絕之士。庶資群策〔二〕，用濟多艱。爾馳譽儒林，游心兵略，皂囊來上，陳義甚高。已收堂上之奇，何慮目中之虜？肆增秩序，用示寵光。勉行所聞，嗣有休命。《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二〕群：原作「郡」，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張深都大主管茶馬監牧公事制

秦蜀地連多馬之野，俗富摘山之利。異時置使貿易，駉牝之蕃，動以萬計。近歲官無專掌，職亦

隨廢，而利不歸於州縣官矣。爾通敏之才，見於盤錯，頃爲使屬，悉其利病。比命有司，分職建官，一循故事，而首以命爾，蓋因任也。其體朕意，往究乃心，俾在野之牧，毋愧魯郊，則惟汝嘉。《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喻汝礪夔州路提刑制

朕欽慎庶獄，寧失不經，唯恐一夫，不被其澤。況門庭遠於萬里，任予耳目之寄，可非其人哉？爾早擅文聲，夙推能譽，惠愛之政，及於所臨。必能推恩狴犴之間，俾無冤民，以稱朕哀矜之意焉。夔峽之俗，爾所習知，按茲祥刑，欽哉毋忽。《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施廷臣監察御史制

司憲紀綱之地，張官設屬，選之重獨高一時，必惟常德之彥，則在位化之，有《羔羊》之風焉。爾學積于躬，行著于外，粹然之色，如玉在山。天祿石渠，久於涵養。其輟校讎，以司糾正之任。異時明目張膽，陳義於正色之地，朕庶幾乎見之。往祇明命，益勵汝爲。《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劉岑知鎮江府制

京口東南之巨鎮，接畛淮甸，控扼江隅。當高壘之時，爲設險之地。任予填撫之寄〔二〕，安得折衝之才？具官某早茂英聲，發於文采。夙推能譽，見於事功，尤高杖節之風，獨妙流錢之算。輟從禁路，出殿侯邦。朕方按轡秣陵，倚比郡爲輔車之勢，益兵除器，以戒不虞。詢于在庭，肆以命爾：其思預防之策，益嚴馭衆之方，力衛王室，以安吾民，勿云用武，而忘綏懷之政。斯朕所以命爾之意。

《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二〕填：四庫本作「鎮」，二字通。

向子諲徽猷閣待制兩浙都轉運使制

朕縻好爵，以待天下之士。至於戚屬之近，則非有異能顯績，不以輕授，示天下以公爾，而況要官華職，所慎惜者哉！具官某士林之秀，戚苑之英，風光足以戢姦，才猷足以濟劇。總飛輓轉輸之事，於艱難險阻之中，穀不勝食，民不加賦。心計之善，獨高一時。是用增重使權，升華次對。稽之

公論，非朕爾私。予欲足食足兵，吏皆奉法，民不告病，何術以至此？爾將命于外，而居論思之職，皆得以言之，無負朕選任之意焉。《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丁禛轉一官制

疆場之事，備於未然，恃吾有以待之爾。爾分符邊郡，施設有方，禦侮之功，克安千里。惟郡守增秩之命，漢所以待循吏者，今朕用以寵汝，重疆事也。其體異恩，益輸奇節。《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趙思誠知泉州制

朕視海隅蒼生，若在天畿之內，患乎德澤不能下究，休戚難於上聞。非得良二千石，將何賴焉？具官某端直之守，信而力行，廉靖之風，易於勇退。頃居禁掖，屢形深厚之詞；久寓它邦，習知東南之俗。必能布宣王靈，軫恤民隱，解刀劍而授襦袴，易愁恨而爲歌謠。用是命爾，殿彼溫陵，就分師帥之寄。夫待之既厚，望之則深。其推爾尊主庇民之心，以成予仁民愛物之政。《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高掞夔州路李觀成都路並運判制

國家分遣耳目之官，將以澄清天下，察民利病，以告于上。興師以來，足食之餘，悉置不問，豈朕意哉？爾治劇撥煩，綽有能譽，久於外服，益見所長。峽巴李觀云「西州」。轉輸之命，肆以命爾。夫畝有常稅，不可損也。使出於私家，入於公家，無追胥侵擾之弊，則民安作而士不阻飢。毋縱吏逞欲，陰取過制，而曰吾不加賦於民。服我休命，爾尚勉之。《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羅孝芬提舉湖南茶鹽制

摘山煮海之利，歲有常課，非特操其贏貲以佐軍興，所以使田里無加賦之民，而足調度也。爾嗜可行之學，熟未見之書，必能達于義利之分，而體建官立法之意。故假之使華，以總其事。唯奉法謹度，俾官不擾而民不侵，則爲稱職。無以朕之所以養人者害人也。《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曹璉宗正丞制

朕網羅天下之士，一善必錄，計官資之崇庳而處之，以待用焉。爾蚤以才名，揚于士類，回旋外服，更練既多。肆予命爾，往佐屬籍之治，凡寺之事，時汝之職。克修厥官，嗣有褒寵。《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張絢殿中侍御史制

御史自副端而上，皆與言天下事，所賴以繩愆糾繆而適於正。選用惟人，蔽自朕志。不因媒介而得，所以責其報也。爾以純明之資，守堅正之操。頃居言責，忠謇有稱，朝廷賴之以理，搢紳悅聞其風。去國而來，恨不見之久，將以輔吾不及焉。其還舊物，以繼前功。爾惟力行所學，知無不言。俾厥后正，百官肅，庶事舉，則有無窮之聞。《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許世安左武大夫和州團練使制

士被鎧甲，十有餘年，凡賞眎功，無小不錄，而況御衆制勝，積有戰多者哉！具官某勇冠三軍，身鏖百戰，用昭顯績，峻階橫列，進職遙團，朕之所以酬爾至矣。爾其盡忠竭節，十全之功以自效焉。《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曾開刑部侍郎制

朕操爵祿之柄，以馭庶功，而以禮義廉恥崇天下士。蓋非能則無以責實，非賢則無以激貪懦之風。朕得其人，寘之近列。具官某端莊之蘊，本於自然，剛直之行，見其所養。翱翔法從，垂二十年，閒劇屢更，不易其守。頃膺召節，何止千里而來；繼上懇章，未踰三月而去。止足之義，輿誦所高。肆命促還禁嚴，典朕小司寇之事。非特表其廉退，以示在服，將使推所不爲，見之有爲也。體茲明訓，益茂遠猷。《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黃積厚福建運判制

漢郎官出宰百里，不以內外爲重輕。況專一道刺舉之任，而爲朕耳目之寄哉！爾開敏之才，見於已試，久於劇部，以辦治稱。議者欲通東南之貨，以佐軍乏，患不得其術，則下徒擾而利不歸於上，故命爾以七閩轉漕之職。爾通於治道而愛民之深者，其爲朕察其利否，求所以兼濟之策，聞焉毋忽。

《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王龢司封郎官制

銓綜高於諸部，封爵簡於他曹。斯朝廷養賢之地，爲郎之清選也。爾薰然慈仁，濟以問學，優游省戶，人無間言。擢升高簡之司，以表靖共之操。往服予采，益勵汝爲。《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廣西運判林師說再任制

廣右遠於朝廷，吏鮮奉法。刺舉之任，一不得人，則民不勝其弊。爾以才猷，蚤見推擇。繡衣虎

節，歲滿政成，吏姦民隱，俱在目矣。比命從臣，旁招俊傑，奏書來上，僉曰汝能，用申命爾以轉輸之任。其益勵遠業，勉繼前功，無以久于其官而怠乃事也。《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胡世將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制

益州西南之都會，地控全蜀，勢連三秦。險阻之深，可備於他盜；風俗之厚，不犯於有司。惟政令之去苛，則郡邑以大治。師帥之任，必得其人。具官某望重一時，才兼數器。文章可以華國，直節可以端朝。南土承流，咸歌召杜之政；北門視草，屢陳頗牧之謨。需作鎮於坤維，用借賢於禁路。樞廷寓直，寵以久虛；帥閫頒符，擢之不次。五十城之重寄，兆已見於夢刀；六千里之畏塗，諒無難於叱馭。力除宿弊，留愛遠民。昔文翁化行於禮樂之間，張詠政成於兵革之後。尚追前美，以茂遠圖。

《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丁則朱斐大理寺丞制

聖人欽慎於獄，君子盡心於刑。朕若古訓，其敢忽諸？爾以能涖官，多所更練。知夫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往丞廷尉，其審克之，毋或一人之非辜，以廣朕德，則予汝嘉。《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石公揆直龍圖閣知撫州制

君之視臣如手足，佐佑之助，不可須臾離，而休戚之間，義均同體，豈責其所甚難者哉？以爾清直自修，審固不撓，頃疇時望，擢實憲臺。期月之間，歷遷三院。予欲振舉庶事，繩肅百工，觀其糾正之效，而抗章累來，力祈閒遠。雖昔者疾而今愈，亦閔其勞而重違。河圖邃職，臨川近郡，併以命爾，庶幾卧而治之，副朕委任之意，不以中外爲間也。夫執法尚於方嚴，牧人先於慈惠，易猛以寬，而適於治。《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知鄂州趙士瑗職事修舉除直秘閣制

武昌接襄漢之上游，連荆湖之多盜。急軍食則催科及於耕農，緩民力則飛輓絕於糧道。不擾而濟，未見其人。爾戚畹之英，夙有才譽。千里之治，期月而成。有嘉汝能，可爲衆勸。蓬萊道山之直，儒者榮之，今以命爾。惟國之大事，在兵與農。爾其思所以固本之道，勿專以辦治爲務，而害吾惠養之政。《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湖北運判夏珙職事修舉特令再任

艱難以來，士或失職。至於當更而留，非有異能顯績，惠及一方，不以當是選也。爾以才猷，早見推擇，爲部使者而富民足食，績用有聞。是用因汝之能，以順民望，俾修舊職，增重使權，束遇之優，併以示寵。爾其益勵遠業，勉繼前功，無以久於其官而怠乃事也。《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建康府通判李宏應辦宣力特轉一官制

士有可用之才，不求聞達，隱於下吏，朕欲聞而未得者。爾爲郡丞，能竭其才，以佐而長，闔郡之事以辦治稱，亦可嘉矣。進秩一階，既爲爾寵，亦所以勸有功。《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李吉被衆驅擁過淮脫身歸朝轉一官制

日者蟻衆悖德，迫脅忠良。爾仗義來歸，脫身鋒鏑。雖薰蕕不可同器，而玉石幾於俱焚。超晉一官，以旌爾節。往膺寵渥，益效忠勤。《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王庶兵部尚書制

禮樂征伐所自出，蓋天子之至權；俎豆軍旅雖不同，皆儒者之能事。長是兵戎之職，必資文武之才。與其拔士以踰尊，孰若因能而任舊？具官某規摹閎遠，局量邃深。臨事之幾，金百鍊而益礪；履危之節，水萬折而必東。早接武於禁途，久宣威於邊閫。折衝制勝，賞不戰以屈人；爲大圖難，屢有嘉而告后。是用擢自貳卿之列，升之常伯之聯。方上穹示轉禍之機〔二〕，而中原起來蘇之望，兵戎弗戢，師克在和。爾其明自治之政以儆予，庶幾收復古之功以垂世。往服朕命，尚啓乃心。《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二〕方：原作「芳」，據四庫本改。

富直柔知衢州制

朕駐蹕江隅，回輿浙部。惟時西安，乃在千里之內，所以夾輔王室，撫綏邦人，非予舊弼之臣，疇足以寬朕憂顧哉？具官某秉德寬裕，宅心粹和。懿行可以度人，宏規可以經國。朕以三朝元老，故

家遺澤，尚有典刑，舉而寘之宥密之地，而力辭政機，歸棲真館。側席之念，于茲累年。其釋燕閒之居，往分民社之寄。非獨資於共理，蓋亦便於告猷。俾朝廷有屏翰之崇，郡邑知巖石之重，上下之治，相須而成。豈不休哉？《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呂本中中書舍人制

朕寤寐中興，焦勞庶事。惟中書之地，一日萬幾，而內史之職，於命令之將行，皆得以可否而獻替之。苟非其人，則安能杜漸防微，救過於未然哉？具官某襲芳名胄，濟以多聞。粲然泉湧之文，粹矣玉溫之質。侍嚴香案，議禮曲臺，人物之優，允符僉論。其輟九卿之列，來聯四戶之班。夫事固有一言之非而駟馬弗及，一日之失而終身爲憂。於號令出納之微，係社稷安危之重。其體茲訓，知無不言。毋使政事之行，人得以議，而朝廷有渙汗之譏，所以望於爾者。《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張澄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制

漢三輔皆治長安，而以二千石高第入守京兆，浩穰之地，非通練敏濟之才不足以居其任。爾才猷之美，風力之強，治劇剗煩，雍容而辦。分符持節，屢試有成。朕省方南還，清蹕所臨，無異輦轂。

是用移爾建業之風，以成武林之治，論譔之職，併以示寵。惟首善之地，四方是式。爾其惠養柔良，彈壓姦暴，以成中和之治，則爾之休，豈獨及於王畿之內哉？《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任申先上遺表特贈四官制

朕求賢惟恐其不及，用賢惟恐其不盡。至於中道而失，不能與之終始事功，朕所閔焉。具官某風節之勁，問學之醇，賁于丘園，老而無悔。日者起之間散，而寘諸法從之舊班，許之謝事，而猶冀疾恙之可已。朕於貪賢，可以無愧。蓋棺乃已，亡之命夫！進官四等，以慰九原，是爲不次之恩，以示有終之眷。尚期英爽，服我寵靈。《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忠訓郎吳從捉獲僞券冒請轉兩官制

鼠蠹肆欺，冒僞契券。爾爲小吏，暴白其姦。嘉爾之能，進官二等。益思報效，以稱恩休。《竹

承議郎李新元符中上書論政事闕失陳備防十事言辭切直特贈一官

制

朕闢公正之門，延忠讜之士，一言之善，無遠不褒。爾當元符之間，陳備防之策，不顧時諱，力排巨姦，端亮有聞，久而益著。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一官之寵，九泉之榮。尚其有知，歆此明命。《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陳古直秘閣知興元府制

朕夙夜圖治，焦心勞思。念每先於赤子，兵革未休，軍須間出，吏緣爲姦，誠不堪命。慎選共理之臣，以究其弊。得人則害除而利興，苟非其人，患可勝道？以爾詳於治民，優於爲政，付以師帥之重，往治漢中。芸閣清名，益隆寵任。夫治道貴清靜，不使遠民擾而無告，則雖古循良，無以過此，尚勉之哉！《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方庭實禮部郎官范振考功郎官陳橐司勳郎官制

中臺萬務之原，分曹列屬，相須而成。譬諸作室，殆非一木之枝。爾庭實粹然之質，有蘊未施。爾振行能之修，濟以更練。爾橐操履之固，可以有爲。或端靖之節著于立朝，或循良之聲見於爲郡。其推已試之效，共成中興之功。夫南省舍人，時爲清選，司績主爵之任，皆天官之劇曹。往究乃心，用觀汝績，嗣有褒嘉之命。《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張九成落致仕制

李絳有云：知人誠難，堯舜以爲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朕體是道，進退群材於賢不肖之間。以爾儒學之英，名冠多士，行義之潔，善及一鄉。蚤遊著作之庭，高尚其事，未老而歸。予欲舉廉靖以勵士風，豈借賢異代哉？其還舊班，以服新命。亟彈冠而就道，勿俟駕而有辭。《竹谿先生

范冲知婺州制

烹鮮貴乎不擾，止濁始於能定。獄市所寄，無以異此。朕慎選牧守，必先敦厚博碩之士，將以安之爾。具官某名臣之後，清直承家。踐更中外而達于事情，綜貫古今而明於理義。日者密侍經帷，仍專史筆，賴其講明是正之功。而力求閒退，以遂安恬，有年于茲，良鬱公議。金華雖小，然時豐俗富，事省民醇，今日之上郡也。其爲朕往撫循之。夫惟簡可以臨下，惟正可以率人，惟去其害民，可以成忠厚之俗，皆爾所樂，推以及物者，尚力行之。《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馮康國直顯謨閣知夔州制

朕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遠以近，視民如傷，曲思所以庇護之方。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爾憂國之忠，濟時之策，前席陳義，朕既知之；而持節外臺，分職劇部，歷試中外，亦已十年。其於御衆牧人，蓋優爲之。雲安重地，不遠桑梓之邦。輟從宰屬，陞之延閣，而往釐之，可謂寵矣。爾其體朝廷之德意，究風俗之利病，以廣朕不忍人之術，勿云居外，而有遐心。倚需政成，嗣有褒命。《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劉子翼廣東運判制

朕撫御遠民，如行宮庭之政。異時遣使問俗，休戚必聞。省方以來，急調度而緩農事，非朕意也。爾才術敏強，習於吏治，試之要劇，益見所長。南海轉輸之任，其爲朕往。惟奉法繩吏，去其害民，使下不擾而賦用足，斯爲盡職。尚往欽哉！《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章誼端明殿學士建康留守制

朕遠御中原，時巡吳會，睠金陵之近屏，視京邑之陪都。必資禦侮之雄，用畀居留之重。肆求邇列，爰屬寶臣。具官某德宇粹溫，氣守沈毅。夙持風憲，輸面折廷爭之忠；荐總計司，著國富兵強之效。受命不聞於擇事，居官皆可以策勳。茲輟侍於禁林，往分憂於江表。陞華秘殿，增賁侯藩，大連城師帥之權，專行臺管鑰之寄。式勤遠略，庸示眷懷。昔蕭何以謹信委關中，寇恂以文武守河內。爾其固龍蟠虎踞之勢，以爲干城；宣風聲鶴唳之威，以恢土宇。庶幾嘉績，無愧古人。《竹谿先生文集》

周葵江東提刑制

朕嘉惠多方，欽慎庶獄。患乎德澤不能下究，思得明習朝廷正體之士，往宣明之，其庶幾乎！爾頃司風憲，遇事必陳，直諒純明，介然有守。是用命爾，按茲祥刑。大江之東，實今要地；耳目之寄，付畀非輕。儻吏不肆暴，民以不冤，法行惠洽，各得其所，治成如斯，嗣有異寵。《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知鄧州韓遙知筠州格禧措置有方各轉一官制

朕疆理襄漢，以備不虞。爾以才猷，久分千里之寄，控制外侮，拊循斯民，才術之優，達于予聽。進官一等，以旌爾庸。往服茂恩，益輸奇節。《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土豪承節郎劉亶等轉一官制

頃者盜集海隅，覬覦南下。爾等體國奮忠，有功扞禦。陟官之寵，時爲茂恩，其思所以稱此。

《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楊政換給川陝宣撫使補授十將至右武大夫恭州團練使付身制

朕慎惜名器，不以假人，而於將帥之臣，率用優典，所以勸有功也。具官某沈毅有謀，疏通知變，久提師律，備積戰多。衆皆知其威名，人將賈其餘勇。顧何待於三錫，俾盡從於九遷，爰考舊勳，載加新命。益罄干城之略，助成闢國之功。《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劉子羽贈父韜少師制〔二〕

朕稽三代之禮文，法九筵之遺制。大饗上帝，並侑祖宗，用答神明之休，均錫中外之福。某官才高濟世，望重蓋時。歷嚴近於兩朝，蹈險夷而一節。功存寄閫，有奮不顧身之忠；義在平戎，見誓不俱生之志。是多賢嗣，爲時俊良。念風木懷陟謁之悲，而《詩》、《禮》本過庭之訓。宜昭異數，進位公師，以旌追遠之恩，以示顯親之意。尚其精爽，不昧欽承。《竹谿先生文集》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

〔一〕此題疑當作「劉子羽父幹贈少師制」。

王珍轉兩官閣門宣贊舍人制

朕撫養軍士，若保赤子，十年于茲。而廼者兇徒背德，率衆叛亡，天人所共憤也。爾等懷忠許國，不與之俱，戮力誅鋤，孤軍獨返，克全大節，可後褒嘉！其進崇階，賓贊上閣，是爲異恩，非特旌爾，亦以激三軍之氣，使知我介冑之間有人焉。《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孫政換給武翼大夫制

賞罰用命不用命，所以勵衆而勸有功也。爾久於行陣，臨難不苟，乃能賈勇鏖戰，以張吾軍功，在所勸者。比加考覆，申錫命書。往服恩榮，益思報稱。《竹谿先生文集》卷五。

全宋文卷三九四七

李彌遜 四

紹興五年被召上殿劄子 一

臣聞光武起南陽，一年而破新室（二）；肅宗起靈武，一年而復兩京；元帝起建康，數月而君臣之禮定，遂成東晉之基。事雖不同，皆謀深志定，力行而不疑，故功效之成，如此其速也。竊惟國家之患，振古未聞。天佑宋德，陛下興起於艱難之中。以陛下英睿神武，何啻並駕漢唐之君。而祖宗流澤入人之深，比方數代，何啻相什百也。然閱時滋久，大勳未集者，良由聖心未定，廟謨未決，上下無所遵循，小大之臣無路以自效也。爰自多事以來，朝廷雖未嘗不以攘夷狄爲急，而前後議者各私其說，以相矛盾。主和者，以征討爲敗謀；好攻者，以守備爲失計。彼是而此非，朝令而夕改。紛紜殽亂，上紊宸聽，猶豫不決，日復一日，而已迫防秋之期矣！故八九年間，排難解紛之不暇，其於恢復之圖，初未有定計也。求治效之成，難矣哉！夫千金之家爲巨室者，必先度方隅，正基陛，然後鳩工

庀材，藩垣而棟宇之，則室成矣。不然，雖有良工，無所施其巧也。況天下之大，不正其基址，定其規樞，而可爲乎？《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伏望陛下奮剛健勇智之德，考前古已行之事，酌今日當務之宜，斷自宸衷，定其規樞而力圖之，姦言浮議，排斥不用。上志既定，然後詢謀一二同心之臣，任之勿疑，責以成效，恢復境土，歲月可待也。天下之事，未有不爲而成，亦未有爲而不成者也。古人有言：「患莫大於以爲不足爲而不爲。」願陛下早圖之！《竹谿先生文集》卷一。

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九。

〔二〕破：原作「被」，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紹興五年被召上殿劄子 二

臣聞《易》曰：「介如石，不終日，吉。」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天下之事，方其臨機應變，間不容髮，朝聞而夕行，猶恐失之。至於恢遠圖，振長策，貽謀百世之後，非先其根芽，封植而長養之，不能成功。故不俟終日，不以爲速，期月、三年之間，不以爲久，爲國者不可偏廢也。國家靖康之末，法度大壞。陛下繼紹丕圖，日新庶政，當如創業之初，條舉而叙行之。然夷狄、盜賊無有寧歲，盡心力而爲之，僅救目前之急，其遠者、大者，有所未暇。此亦臨機

應變，隨時之義，不得已爾。而上下習熟，便謂當然，禦敵之外，一切不議。間有陳一說、論一事，利在歲月之後者，衆皆指爲迂闊，非笑而詆訛之。朝廷因以爲不急之務，置而不問。妨功害治，莫此爲甚也。孟子曰：「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傳》曰「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豈有爲國而慮不及三年之近乎？伏望陛下詔左右輔弼之臣，禦敵之暇，取社稷經遠之計，治安亂危之所係者，條具以進。陛下少加宸慮，審其先後緩急而推行之。日滋月益，必有成效。上裨中興之治，庶幾國有定安之期，民有休息之望。取進止。《竹谿先生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九。

紹興五年被召上殿劄子 三

臣聞圖治安者，忘艱難險阻之爲勞，故終於逸樂而克成永世之基。溺宴安者，忽因循苟且之可慮，故怠於閒暇而馴致一朝之患。在昔多事之時，人君未嘗不欲求安，而每至於顛隲離析者，樂於苟且而倦於艱難故也。仰惟陛下聰明睿智，負興衰撥亂之才，踐祚以來「二」，焦心勞思，圖回治功，是宜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矣。然而國步未寧，民居未奠，一有小警，上下騷動，陛下不得高枕於九重之中，臣所未喻也。豈尚或怠於閒暇，而救焚援溺之策不汲汲於朝夕耶？何以言之？臣竊觀累年寇退之後，中外熙然，便謂無事，朝廷有偃武之象，將帥思歸馬之期。一日無事，幸一日之安，一月無事，

幸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安已不可得，而求天下之安可乎？賈誼居文帝時，謂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二〕，火未及燃，因謂之安。今日方之，豈不爲寒心哉？《易》於《萃》除戎器戒不虞，於《既濟》思患而預防之。居安慮危，猶不可緩，而況欲轉危爲安乎？臣願陛下不以艱難險阻爲甚勞，而以因循苟且爲甚可慮，忘目前朝夕之娛，爲社稷萬世長久之計。天下幸甚！《竹谿先生文集》卷一。

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九

〔二〕祚：原作「垓」，據《歷代名臣奏議》改。

〔三〕猶：原作「有」，據四庫本改。

紹興七年白廬陵以左司召上殿劄子 一

臣聞善爲國者如持衡，本末輕重，常使適平，無偏而不舉之患焉。唐自中葉以還，方鎮驕橫，稔成禍亂，至於五代益甚。藝祖躬睹其弊，懲前轍之傾，故削州郡之權，以尊王室而攬威柄，誠得銷患救時之宜。然當是時，強兵勁卒悉屯京師及西北近畿，往來更戍，不絕於道。百姓逸樂，財用豐衍。州郡奉行詔條，得以無患。其後承平既久，兵制寢墮，民益無聊，而州郡之權益輕，本末俱弱，以致禍患。此已然之明效也。至於今日，曾未少革。帥守但持空拳，兵寡民貧，城池隳敝，財賦悉以上

供，餽餉不足枝梧。目前常不暇給，平時稍爲備守之計，則群議力沮之。萬一有警，拱手罔措，賢者則甘心守節，不肖者則奉身逃生。雖誅竄失職之吏，其害已不可勝道矣。朝廷平時視州郡如越人視秦人肥瘠，曾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朝廷賴州郡以爲藩維也。州郡撓弱，則朝廷之勢不固矣。譬如千金之家，知堂奧之可保而略其門廡〔一〕，不知門廡之隳，堂奧其可安乎？臣愚願慎擇賢材，以任帥守，假之事權，使得竭才展效，鎮安一方。上寬顧憂，下銷姦宄，以效臂指之用。昔董仲舒曰：「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今政解而更張之時也，伏望睿慈留神擇中，天下幸甚。取進止。《竹谿先生文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二，《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八。

〔一〕奧：原作「粵」，據四庫本改。

紹興七年白廬陵以左司召上殿劄子 二

臣伏睹朝廷比以兩浙江東西等路因被盜賊燒劫逃移人戶，秋夏二稅並皆停閣〔一〕。累年之間，漸次復業。仰見陛下仁厚之政，惠養元元之意，天下幸甚。近因中外臣僚之請，已降指揮，夏稅兩浙路並復元額，餘以紹興四年欠數爲率，江東權閣三分，江西權閣五分，餘數依限起發。秋稅已經放免及五年、十料之數，並令輸納全稅。臣契勘曾經燒劫逃移人戶，如已是復業，開墾了當，自合依今來指

揮輸納。緣諸路被害州縣輕重不等，其間有大段深重全未歸業，雖已歸業未曾開墾去處，若一概立定分數，及全復舊額，委是無所從出。切慮百姓虛被迫擾，致逃避流爲盜賊，而官司徒有虛數，不濟實用。若緣此一例，與展年限，又恐其間不無僥倖。臣愚欲乞依今來檢放災傷條法，令逐州委官同逐縣知縣，遍詣元被劫人戶，檢視田畝已未開墾數目，詣實本州保明，申轉運司差官覆實保明申朝廷。其已開墾數目，即依舊額輸納稅賦，其未曾開墾去處，並權倚閣。委自令佐知通多方招誘，歸業開墾。逐年開墾到數申朝廷，考其殿最而賞罰之。庶幾數年之間，民得安業而公家實得稅賦之利。取進止。

《竹谿先生文集》卷一。

〔二〕稅：原作「歲」，據四庫本改。

紹興七年自廬陵以左司召上殿劄子 三

臣竊惟泉貨之用於天下，猶水之行於地中。其出也有源，則其流也不絕。一室其源，則竭矣。伏睹朝廷多事已來，百費叢起，其生之也未得其術，而用之無窮。雖有丘山之積，亦日削矣。且以一州一月計之，不下數萬，總天下一歲之費，可勝計哉？不可不慮也。況錢貨之積，必有所在，不在公家，即在私室。今國用不足，百姓不足，公卿之家盡於盜賊，兼并之家盡於誅求。雖比來郡邑所輸，

悉入諸軍，而軍中非積錢之地，往往變易輕齎，以便携挈，不知何自而往也。訪聞多自淮南轉入僞境，以資敵國之用。兼川陝鐵錢地分〔一〕，近來公然行用銅錢，及民間違法銷鑄以爲器物。如此泄之，其患滋甚。是欲實漏卮而大其罅也〔二〕，臣願陛下深究此弊，申命計臣詳加講議，廣所以生之之源，思所以積之之術，嚴所以泄之之禁。誠今日之急務也。取進止。《竹谿先生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〇。

〔一〕川：原作「州」，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二〕罅：原作「罅」，據清抄本朱筆校改。

乞許內外職事官言事劄子

臣聞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舜有大功二十，皆取諸人。此有天下不易之理，況艱難之時乎！國家多事以來，十有餘年，大勳未集。陛下深創前失，力圖大計，宸謨廟算，固無遺策。然萬幾至繁，日不暇應，千慮之外，有當却顧而預防者，或隱於尋常不見之地，非賴衆智未易明也。夫今日當務之急，政事不可不修，而自治之方未舉；夷狄不可不備，而善後之計未定。有志之士所深慮也。臣願陛下以此二事詔內外侍從官及見任職事官以上，使得悉陳之。陛下與一二大臣

慎擇而力行，必有以上裨聖德，助成恢復之功。其在外官，令於所在州軍實封投進，行在官依面對例施行。取進止。《竹谿先生文集》卷一。

乞薦舉武臣劄子〔二〕

臣聞天下危，注意將。方今國家恢復中原，當務之急，莫先於擇將。而將之才能，非倉卒所可知，必使衆薦精選，寢使屢試〔三〕，然後智愚勇怯無所逃。緩急用之，則却敵闢土，無不如意。竊見朝廷文臣每薦引賜對，尋加識擢，而武臣獨未及此。臣愚欲望睿旨，命諸大將於所統本軍偏裨中，諸帥臣於所轄路分官吏中，薦舉武臣智勇忠義可任將帥者，不以官職高下，召赴行在，內殿便坐，賜以宴見，稍略禮儀，使得自盡。觀其志意，詢以謀慮，如或可采，即加試用。俟功效顯著，授以統帥之任〔三〕。庶幾能者咸得竭節事上，以待拔擢，無所妨蔽，而朝廷折衝禦侮之材衆多，共成中興之績。取進止。《竹谿先生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九。

〔二〕舉武：原作「武舉」，據四庫本乙。

〔三〕寢：原作「寢」，據四庫本改。

〔三〕授：原作「受」，據四庫本改。

紹興七年歲旱乞寬恤劄子 一

臣照對紹興五年七月指揮，因江西運判逢汝霖等申請，昨因金人殘破，群盜燒劫，歸業人戶已經放免稅賦及五年十料之外，並令輸納全稅。契勘除歸業已經開墾人戶自合輸納外，其間有累經殘破，被害至重，未曾開墾去處，委是難以出備。官吏上下重困，人情不安。伏睹近降指揮，已將夏稅合納細絹，今年且依舊數送納，自來年令提刑司覈實已未開墾數催理。切慮秋稅合納全稅指揮，亦合依此改正施行，庶使四方之民霑被實惠。《竹谿先生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七。

紹興七年歲旱乞寬恤劄子 二

臣伏見州郡近年刑獄待報奏案，例皆稽滯，近及半年，遠至踰年，往往未下。或緣刑寺稽違，或道路不通，遞中違滯，所以至此。其間多是情輕奏裁合貸命之人，緣坐獄日久，疾病死亡，深可憐憫。欲乞朝廷嚴立近限，督責刑寺，將四方案牘疾速結絕，別作號驗，附急遞下諸州。庶幾一空囹圄，以廣好生之德，亦可收召和氣。《竹谿先生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六。

乞募土人守禦劄子

臣契勘自淮以南與僞境相接地分，守之即多事，棄之即資敵，當緩爲計以圖之。訪聞諸將下各有逐處土人，願爲朝廷招集鄉民，耕種田畝，置立堡寨，以守一方。如劉綱、孫暉之類者甚多。若因所欲，更加選擇可委之人，其上使之守州，其次使守縣鎮，不必須保故地，但使自擇要害可守之所處之。仍委逐地分將帥，時出輕騎，巡掠境上，以爲衛護。萬一寇至則避，寇退復保其所。事初，朝廷量行應副，稍加就緒，即使自給，漸次措置人兵，別無大段費用。目前雖未見其利，數年之後，增一藩籬之固，爲利非輕。伏乞聖慈更加詳酌可否施行。《竹谿先生文集》卷一。

乞募武臣及諸將諸軍子弟爲衛劄子

臣謹按歷代天子必有衛，所以制六合、威四夷、固根本之地也。承平日久，寢以廢弛。至於國家艱難用武以來，亦復因循沿襲，置而不講，誠爲今日之急務。近者朝廷雖稍收四方之兵以聚中都，然人數未多，法制未備，軍伍未成，未足以爲重。臣愚欲乞朝廷措置，或差或募，或就委諸將，選擇精銳數萬人，置帥以總之，專衛王室。別立親衛數千人，倣古之制，選募良家子便弓馬者，及武臣子弟

及諸將諸軍下子弟爲之。庶幾可以制近威遠，以增重朝廷之勢。如臣之說或有可采，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施行。

〔小帖子〕臣竊聞日近有諸州揀到上四軍不應格之人，盡是有事藝強勇少年，其間多有般挈妻男在此，不能復回元來去處，大段狼狽。若許於行在近下軍營收管，留充禁兵之數，實爲便利。

《竹谿先生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三。

乞治東南兵畫一劄子

漢高嘗用閩粵兵〔一〕。

漢擊項籍，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帥粵人佐漢，遂平項籍。

孝景嘗用東甌兵。

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計，殺吳王丹徒。馬援嘗用湖北兵。

後漢五溪蠻夷反，詔馬援將十二郡募土兵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之，蓋武陵十二郡兵也。

呂布嘗用川蜀兵。

董卓之亂，卓故部曲李傕圍長安城〔二〕，呂布以叟兵守長安。叟兵，蜀兵也。漢代謂蜀兵爲叟兵。

劉表嘗用荊州兵。

建安中，劉表爲荊州牧。劉備時在荊州，衆力尚少。諸葛亮曰：「荊州非人少也，而著籍者寡。可語荊州，令凡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備從其言，故表兵遂強。」

唐嘗用南蠻兵。

安祿山反，廣平王爲元帥，僕固懷恩統南蠻、大食等兵以討賊，平之。

臣謹按：自古有國皆隱兵於農，降及近代，兼用四方之兵，亦以致勝。國家用兵以來，專尚西北而指東南爲不足用。今西北之兵日益少，而東南無一人一騎可以爲緩急應援者。王綱不立，國威不振，首尾輕重之勢不均，今日之大可慮者。伏乞陛下深思獨斷而早圖之。天下幸甚。《竹

谿先生文集》卷一。

〔一〕粵：原作「奧」，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二〕催：原作「催」，據右引改。

乞增重禁衛畫一劄子

漢宿衛禁司有南北軍，蓋唐所謂天子禁軍南北衙兵也。

南衙十六衛，曰：翊衛、驍衛、武衛、威衛、領軍、金吾、監門、千牛，各有左右，凡十六，皆衛兵也。翊衛起於隋初，驍衛起於開皇，武衛起於魏文，威衛起於龍朔，領軍起於建安^(一)，金吾起於太初，監門起於隋文，千牛起於後魏^(二)。大將軍各一人。將軍總三十人，文則用心腹之士，武則用功臣之世。領軍則與左右僕射爲一流，中領軍則與吏部尚書爲一流，宿衛侍從之職兼焉^(三)。北衙六軍曰：羽林、龍武、神武，各有左右，凡六，皆禁軍也。羽林起於太初，龍武起於開元，神武起於至德。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三人。或選上郡良家子便弓馬者爲之，又取從軍死事之子爲之，又以征伐士勞苦者爲之。

有以宰相領禁衛者。

呂祿解北軍印，以兵授太尉周勃。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卒安劉氏。

有以宗室領禁衛者。

東牟侯、朱虛侯宿衛長安，共誅呂祿、呂產^(四)。

有以宿將領禁衛者。

李廣爲未央衛尉，程不識爲長樂衛尉。

臣謹按：歷代天子必有衛，所以制六合、威四夷、馭諸將也。方時無事，猶不可廢。至於用武之際，則宜增重，以固根本之地。然必先嚴外禦，厚藩維，使內外相制，而後有磐石之安。苟篤近而忘遠，自爲窘束之計，則唇亡齒寒，兵雖重，與孤軍等。恭惟陛下酌古今之宜而審處之，

實天下萬世長久之圖。取進止。《竹谿先生文集》卷一。

〔一〕軍：原作「衛」，據清抄本朱筆校改。

〔二〕魏：原作「衛」，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三〕侍：原作「徒」，據清抄本朱筆校改。

〔四〕產：原作「彦」，據右引改。

答聖旨條具當行事件劄子

臣近准大臣宣諭聖旨，令臣條具今日當行事件。臣惶恐震懼，罔知所措。自惟空疏，不識治體，何以仰副聖訓，輒罄愚衷，少布犬馬之誠。臣痛念國家多事，十有餘年，前後失圖，屢有改作，致誤陛下焦勞如此，未見成效。臣謹稽合公論，參酌事宜。今日規模，當急爲自治之計，先令國勢日安日強，以圖恢復，方爲萬全之策。安強之術，其目有六：一曰固藩維以禦外侮，二曰嚴禁衛以尊朝廷，三曰練四方之兵以壯國勢，四曰富國用以備軍食，五曰收民心以固根本〔一〕，六曰擇守帥以責實效。信能行此六者，則一年而安，三年而強。然後資閩廣之利以守淮南，積四川之財以窺關陝，政事既修，舉則必勝。不然，按兵固守，傳檄遣間，遠者自至，惟陛下用之爾。然臣之所陳拯危救亂之策，難以循守故常，當如創業之初爲之。先須陛下聖慮深思熟計，灼見利害，確然不疑，必欲力行，不爲

浮議所搖，方可擇人以任之。數年之間，可見成效。良以國勢空虛危弱，至此已甚，不以持久，不能有成。若但應目前，以爲迂闊而不爲，孟子論三年之艾政可爲比。陛下既欲力行，而又委任得人，則於聽言之際，尤不可不審也。蓋興大利必有小害，圖遠業必無近功，類非衆人所能窺測。兼立言者甚易，立事者至難，若事有小害輒罷，人有小失輒廢，一守前日之轍，臣恐徒養小惠，有害陛下安危大計，日復一日，事無立期。加以數年，天下有不可勝慮者矣。臣冒瀆聖聰，罪不容誅。伏望聖慈察臣區區之忠，不敢愛身，上酬天地生成之賜，貸臣萬死，使得少圖報效。臣不勝皇恐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竹谿先生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九。

〔二〕民心：原作「人民」，據《歷代名臣奏議》改。

車駕南還舟行不乘馬劄子

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臣伏睹六飛連日履涉長道，陛下叱去執御，蹶躍疾馳，千乘萬騎追奔不及。然山路高下曲折，不比苑囿間平夷寬曠，可以回旋。萬一銜勒有失，左右不能致力，將如之何？臣不勝寒心恐懼憂惶之至。竊惟陛下聖意，不過欲以神武勇智激昂士氣。數日以來，已可聳動群聽。臣願陛下念宗廟社稷至重，深加兢慎，保衛聖躬。思乘危之

戒，以防不虞，天下幸甚。臣又聞已降聖旨，沿路皇帝乘馬，宰臣以下並免從駕。臣契勘自來乘輿所至，扈從官以下皆合從行，雖聖德優容寬假臣下如此，豈有陛下不以馳驅爲勞，而臣子反雍容舟楫之間？兼馬行至疾，舟船不可追逐，舉足便有數十里之隔，而陛下左右大臣無一人之侍。今居何等時，乃可以如此！伏望睿慈更垂聖慮，毋忽臣言，特降指揮，令有司預行相度可以乘馬去處，前期戒備，許宰臣已下依例扈從，以安衆情。冒瀆天聽，罪不容誅，臣無任懇禱激切屏營之至。伏候進止。《竹谿先生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五。

再乞增禁衛劄子

臣比者屢被聖恩，賜對便殿。臣嘗一具奏陳，兩具劄子，乞增禁衛，以尊朝廷。雖蒙睿眷俞允，以臣劄子付樞密院，未見如何施行。臣聞近日淮南稍有警報，若旋行措置，恐不及事。伏望聖慈先以見有人兵，早與增添，分定禁衛人數，使人心各有所歸。或存留楊沂中一軍，專充護衛，以備緩急。不可臨時一例差撥出入，致令乘輿所臨，兵衛單弱，別致誤事。蓋今日之勢，不獨外患可備，腹心之間亦當預防，利害顯然，不敢縷奏。昔袁盎有言：聖主不乘危、不徼幸。陛下不可以前日累冒艱險幸而無虞，習爲尋常。衆人所忽，猶不可不慮。使其過有關防，固亦何害！伏乞陛下長慮却顧，深察臣言，斷自宸衷，早賜施行。臣冒犯天威，至于再三，死有餘罪。犬馬之誠，不勝憂懼激切之至。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竹谿先生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五。

乞罷月椿錢劄子

契勘自來諸路合用大軍錢糧，除朝廷支降外，係是轉運司拘催一路合得之數，科撥支移應副。昨自江東漕臣馬承家首創月椿之名，乞從朝廷指揮，逐月椿定諸州合出之數。緣此多寡不均，至有不能出備，遂至科擾，上下人情以爲不便。本部近取到紹興六年逐路一年應副過月椿錢名色，止是拘逐州經制上供係省等錢充數，別無措置到錢物，顯見前後虛稱督責州縣。兼或州縣不得人，却致並緣侵漁，害及百姓，不可不革。本部今相度，欲將諸路逐年取過名色，並撥歸轉運司，充月椿錢之數。及更行撥與名色，務令優足，易於辦集。令轉運司量度逐州多寡，通融一路拘催應副，不管少有闕誤，所有日前逐州月椿錢並罷。庶幾軍用以足而民無侵擾之虞。《竹谿先生文集》卷一。

東南募兵畫一狀

臣面奉聖旨，令臣條具募兵畫一，今具下項：

一、朝廷募兵事體至重，合以十萬人爲額。契勘所招軍兵且以十萬爲率，分爲十處駐劄。即一軍當

一萬人，軍中自來合有輜重、火頭、疾病、逃亡、闕額之類，其實可用出戰人兵，不過六七千人。況今來招募之初，未能便足額數。如朝廷以十萬之數爲多，即先令招募五萬，候軍伍成就，逐旋增收，以足十萬之數。更合取自朝廷指揮。

一、所招募人兵專聽樞密院使喚，不隸諸將，合別置名號軍額。今來所招募人兵，係專切準備朝廷緩急使喚，故合專隸樞密院，別立軍額。仍乞預降指揮，不得諸處陳乞指占差撥。

一、合分就帥府，或控扼去處招收駐劄。朝廷見有諸項大軍捍禦外寇，所募人兵，止合分就諸路措置招揀，駐劄於見無兵處。無事即鎮禦一方，以張聲勢，緩急追呼以爲應援。所有合屯兵帥府及控扼去處及所屯多寡人數，更合取自朝廷指揮，參酌詳議施行。

一、軍兵駐劄去處，合選置文臣帥守總領。自古謀帥兼用文臣，近代專用武將。若軍勢稍盛，即便凌侮州縣，寢以難制。今來若於招募之初，委文臣總領，即上下習熟，各相導稟，異時易以控馭。所有守帥，須選委有才略名望、知兵辦事，曾經任用，顯著績效，爲衆所知之人。

一、合選置武臣統制官，以副文臣守帥。契勘自來諸路州郡所有人兵，雖依常法教閱，其間亦有事藝精強之人。至於臨敵，未必可用。蓋爲不經軍中教習訓練，望風退怯。今來所募人兵，務濟實用，全藉統制官一切團結訓練，使知隊伍出入次第。須擇自來曾任軍中將佐之人以爲統制。竊見諸路見有小頭項主兵官，如江西申世景、李貴，廣南韓京，福建王進之類，若就差於今來屯兵去處作統制官，使於逐人見管人兵上增添招募。庶幾新舊相習，易於成就軍伍。若萬一如前項等人

不多，即選自來曾作統兵官，委有功效見今閒廢之人，充逐軍統制。仍須於軍中逐處量撥與三五百人指教軍伍事藝。其逐統制官下，合差統領官，許統制官自行踏逐，具名申樞密院，差其將官隊將使臣之屬，依軍中體例條法，措置差撥。

一、招揀。應招揀等式並依上等禁軍法（一），如委有事藝高强之人，不及上等，及中等禁軍格人亦聽招。先於逐路將兵、逐州禁軍、廂軍、壯城巡檢司土兵內揀外，應百姓、諸縣弓手、逃亡首身軍兵，但少壯及等格人，並許招收。如編戶使臣之屬，實有事藝，願充效用，亦許招收，不得過正兵十分之一。所揀將兵、禁軍，不得過元數三分之一。存留二分，與本將或本州使用。揀過逐項人兵所闕額數，令逐處依舊招填，補足元數。

一、利物。契勘招軍利物合依上等禁軍量與增給，預行指數，別給一項錢物，下逐軍招屯去處椿管立法，不許別作支用。如遇招軍，限打刺訖當官畫時支給，本軍不得剋留。如違，嚴置之法。

一、錢糧。契勘今來所招人兵，若先令招募五萬人，即所用錢糧不多。見有酈瓊等舊來合用錢糧且約三萬人，緣本軍請受多係有官人。若盡行拘收逐年所用數目，自可均給新招募人五萬之數。兼既分屯逐路，就近給養，即免般運水脚之費，亦可助給軍食。若將來增置人數，別行措置，未致妨闕。

一、團結。契勘軍中行師齊衆之方，全在團結有法。今來所招人兵，分置諸處，準備朝廷使喚。緩急會合，務要齊一。合取軍中見今團結隊伍法式，更加審擇，立定放下，逐處一體教習。庶得將

來緩急會合使用，便成一軍，不至殽雜，易於號令。

一、教法。契勘教閱自有常法外，自來軍中利器，唯是弓弩，可以致遠取勝。舊法春秋教閱，取事藝高强，只以斗力等第比較，不至大段適用。近年曾降指揮，逐州軍兵以八分教弓弩，二分槍手，並兼以射親比較高强，最爲良法。其後，緣諸州疑執申明不一，復依舊法。今來合依前降射親比較高强指揮，更加優賞，以示激勸。不過年歲，皆爲可用之兵。

一、器甲。今來增制軍兵，預合修治器甲，以備使用。乞從朝廷逐軍各給一項錢物，廣行修置。所給錢數量，度逐軍人數多寡增損。仍於屯兵州郡，許令措置本錢回易，以所得息，循環轉易，盡充本軍增置器甲之用，不得闕誤。

一、賞罰。今來招募之初，理合明立賞罰以爲勸沮。欲立限一年內招填足數，及不得招填不依格法合招之人，不得虛增已招之數，冒給請受。不得招刺工匠、手藝人，虛占人數。不得將所收人兵，不因出戰捕盜，輒有差使。如能依限招足，不犯前件法禁，即帥守、統制官優立賞格。出限違法，重加貶降。仍旬具已招數申樞密院，樞密院每歲春秋兩季差官出按，具將佐功過（二），申行賞罰。

〔小帖子二〕契勘今來條具畫一，係據某已見陳述。切慮其間有與條法相妨，及未盡未便事理，及逐項看詳，務要朝廷易曉，亦有不可使上下通知事件。如蒙施行，乞不降出上件畫一，只作朝廷措置。

〔小帖子二〕契勘今來招募軍兵，欲爲遠計，須候年歲間。軍伍成就，事藝精熟，方可追集使喚。若未成而用，竊恐萬一敗事，沮壞士氣，有害經遠之計。

〔小帖子三〕契勘今來所行招募人兵，全在文臣帥守及武臣統制官得人。伏乞朝廷詳酌選擇施行。

《竹谿先生文集》卷一。

〔二〕等：原無，據文意補。

〔三〕功：原無，據四庫本補。

全宋文卷三九四八

李彌遜 五

戶部侍郎轉對劄子

臣嘗觀唐太宗問創業守文之君，而房玄齡以創業爲難，魏徵以守文爲難。臣愚以謂創業、守文雖不爲易，而中興爲甚難也。蓋振頽綱、補弊政、易風俗、集流亡，政之可因者悼前轍而或廢，事之可革者守膠柱而不移，欲其成功，誠甚難也。《易》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自古人君非有大過人者，不能回衰亂之俗，以爲安平之治也。惟周宣王以任賢使能而能復古，漢宣帝以信賞必罰而致中興，光武以總攬權綱造漢室，肅宗以治兵討賊復唐祚，元帝以虚心下士收一時之望以保江左。至於區區勾踐（一），尚能苦身焦思，滅強吳，尊周室，以復其國。則天下之事未有力行而不成，亦未有不爲而能成者也。降是而往，雖有願治之君，而終不能成其紹復之業者，政事之間，害成者多而不能去故也。將帥雖衆，而失控御之術，害成也。財用雖足，而失均節之道，害成

也。立政者苟一朝之利，而不爲經遠之計，害成也。在位者懷自安之私，而無許國之志，害成也。有是數者，而欲成中興之功，是猶農夫不去草萊，而望苗之興，顧不難哉！仰惟國家之難，曠古未聞，陛下宵衣旰食，坐薪嘗膽，凡政事之得失，生民之利病，人材之賢否，與夫任將帥〔三〕，練兵卒，豐財用，一有補於中興之治者，莫不深究而力行之。然蹙國未復，強敵未殄，豈規摹未定而害成者未去乎？今黠虜留屯中原，資糧畿甸，分兵淮泗，觀時伺釁，窺我中國，其志甚大，未肯輕舉。茲忠臣義士所以流涕，而芻蕘搢紳每爲寒心者。而朝廷方且崇大體，務鎮靜，狃目前之安，忘善後之計，如秦人越人端視而不加恤，臣愚所未喻也。臣聞孟子論當務之急，《易經》著隨時之義，君子見幾，不俟終日。又聞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可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若計謀不先定〔三〕，將帥不協力，士卒不素練，饋餉不預備，玩歲愒日，不早圖之，一旦秋風高，胡馬鳴，後時之悔，若噬臍焉，殆將何及？臣願陛下斷以乾剛，照以離明，體當務隨時之訓〔四〕，如救焚援溺之急。馭將以道，節財以理，變苟且之政以爲遠圖，懲自安之私以勵臣節，力去此害成者，然後任賢能如周宣王，信賞罰如漢宣帝，總權綱如漢光武〔五〕，掃大憝如唐肅宗，下取元帝、勾踐之事以爲規監。將見中原不足復，黠虜不足破，誠宗廟社稷海寓元元無疆之休。臣不勝憂思忠憤激切屏營之至。《竹谿先生文集》卷二。又見

《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八。

〔二〕區區：原脫一「區」字，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補。

〔二〕夫：原作「大」，據右引改。

〔三〕定：原無，據右引補。

〔四〕務：原作「附」，據右引改。

〔五〕綱：原作「剛」，據《歷代名臣奏議》改。

乞置使積粟劄子

臣聞陸贄有言：「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故其於興元平賊之後，猶力請罷歲運水脚，擇人充使，委以平糴。蓋師行之際，足食爲先，不易之理也。國家用武十有餘年，軍餉日滋，終歲所入，才可給目前仰食之衆，水旱盜賊之備不與焉。一有非常之役，不取則不足以濟事功，取之則民不堪命。長慮却顧者於此寒心也。臣每於敷奏之間，躬聞聖訓，以國用不給爲甚患，以民力既竭爲深憂。臣仰體陛下宵旰勤恤之意，蚤夜以思祖宗之法有便於國、利於民，可行於今者，發運一司是也。其制始於太宗淳化間，而備於仁宗皇祐之後，大概不過權六路豐凶，以行平糴之法，災傷州郡則減價而收之，值豐熟州軍則增價而糴之，以補當輸之數。每歲轉般以實中都，亦可謂便於國、利於民也。然今日之宜，比昔少異，不必盡循舊制，當師其意，損益以行之。臣愚謂當於經費之外，別給糴本數百萬緡，復置一司，廣行儲積，分毫不得取供近用，唯以待陛下經遠恢復之

須。積之一年，必見其效。三年之間，當有一年之蓄。加以數年，倉廩有豐實之漸，田畝有休息之期，公私之利不可勝言。然方省官之時，而欲增置吏員，方匱闕之時，而欲椿辦糴本〔二〕，方目前仰給之時，而效乃在數年之後，議者必以爲非。蓋興事者難於謀始，慮遠者不求近功。今捐緡錢數百萬，增官吏十數人，而可以爲朝廷長久無窮之利，何憚而不爲？孟子謂：「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臣謹條具發運司建置廢罷，及今日可以依倣置使之目，隨此繳進。伏望陛下特加聖覽，參酌利病，斷以不疑而力行之。不勝幸甚。《竹谿先生文集》卷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九，《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〇。

〔二〕椿：原作「方」，據四庫本改。

乞置使積粟畫一

一、太宗皇帝淳化年間創置，至道初始以都大發運使爲額。真宗皇帝以三司不見外方茶鹽利害，特設制置一司。其後，制置、發運兩司通而爲一。

一、舊來所掌職事：

每歲先以朝廷降到糴本，於諸路豐熟去處，增價收糴米斛，就真州、泗州轉般倉收椿。

諸路上供斛斛，係發運司逐年用所糴米斛先次代發〔二〕，應副中都。其諸路合發米數，却於真州、泗州轉般倉下卸，以備本司起過之數。

逐年視六路豐凶，災傷去處難得本色，則令減價納錢；豐熟去處穀賤傷農，則令增價收糴，以補合發之數。其贏則歸本司。謂如災傷地分斛米五百，即折納四百文；豐熟地分斛米二百，即增作三百文收糴，其贏猶有一百文，歸本司之類。

拘催檢察諸路上供錢物坑冶市舶等事。

按劾諸路上供稽違，每歲攢造錢帛斛文帳，以上省部。

一、自政和二年內罷轉般諸路額斛，徑發上京下卸，并拘收糴本以爲羨餘，內外不復更有儲積，而發運司之職名存實亡，止是催發綱運。

一、紹興二年間，緣發運司別無職事，將官屬權罷，案牘架閣饒州并湖州，以備照用。

一、今來用武之際，兵食爲先，理合依祖宗舊制，專置一司，攷降糴本，廣行收糴，儲蓄糧斛，以備不測之用，庶幾不至臨時有取於民。

一、置使一員，或使副各一員，并所置使名、置司去處，自乞朝廷指揮。

一、今來措置糴本爲先，且即以米價每斛約三百文計〔三〕，用六百萬貫可糴二百萬碩，乞自朝廷剗刷支降。如金銀見錢數少，物帛之類但可變轉者，給降充本。若不敷上件數目，且乞先次支降三百萬貫文，其餘接續收椿支降。

一、發運司舊係轉般諸路額斛，應副中都。今來置使，專爲於經費之外預行儲蓄，以備非泛支用。所掌職事，難以盡用舊制，理合增損，措置下項：逐年朝廷降到本錢，盡數於六路豐熟去處置場和糴椿管，聽候朝廷指揮支用。

逐路合納稅賦，並從本司相度豐凶。委是災傷去處，許減價折納見錢，並撥歸本司，却令本司認起合發上供之數。

諸路上供斛斗，並令漕司依舊認發，仍聽朝廷科撥。唯災傷州縣既折納見錢，令本司將所納到錢於豐熟路分收糴米斛，補發合納之數。餘錢惟許增添糴本外，並行封椿，本司不許別行支用。檢察諸路失陷錢物，許拘收充本，每季具數申戶部注籍。

六路年額上供錢物，不以科名合起發之數，並行拘催。如有稽違隱落，並聽奏劾。

一、今來所措置到錢米，並令沿流州軍椿管，嚴立法禁，不許分文移用。朝廷亦自遵守，不可那撥應副目前支用。

一、官屬人吏並取朝廷指揮，比做舊數，量行差置，候就緒日，申請增添。

一、乞先次選差使員。其本司合行事件，並聽所差官具畫一申取朝廷指揮。《竹谿先生文集》卷二。

〔一〕代：原作「伐」，據四庫本改。

〔二〕即以：原作「以即」，據四庫本乙。

答和議奏

準紹興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樞密院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稽汎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意欲屈己就和。在廷侍從、臺諫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各限一日進入。」右劄付臣準此。臣近於今月四日陛對，嘗具奏陳金人遣使請和事，當緩而圖之，謀以致之，必底有成。至於先事致屈，有大不可者。伏蒙陛下聽納，以謂當然。茲承溫詔，明諭聖意，至於屈己就和。臣仰體陛下孝慈哀痛，有不得已者，不知涕泗之下也。陛下欲還梓宮，迎母后，修陵寢宗廟之奉，復兄弟宗族之歡，以與軍民休息之期，誠臣子之深願，天下之至望也。然虜情險詐，姦謀詭計未易測度。應之得其道，則不必致屈，而陛下之欲可得。應之非其道，則雖屈己從之，求吾所欲，未必可得，而後日之患不可不慮也。金人之擾中國，十有餘年，豺狼蠱蠱不足喻其毒，殘我人民，毀我城邑，貪婪凶暴，莫知窮極。而一旦欲舉土地宗族以與我，是大大可疑也。謂其衆離勢分，爲款我之計，則彼既弱矣，尚何自屈之有哉？謂其幣重言甘，爲誘我之策，則屈己從之，是墮其計中也。或云來使之辭，以謂酋主厭兵，欲施大恩，以釋前日之怨，狼子野心，萬無是理。設或有之，但當復我土地，歸我宗族，休兵息民，不相侵伐而已。何至先之以難從之禮，責我必從而後議哉？陛下受其空言，未有一毫之得，乃欲輕祖宗之所付託，屈身委

命，自同下國而尊奉之，是倒持太阿以授之柄也。授人以柄，而危己之國，謂之和，可乎？借使虜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有無厭之求、意外之欲，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則釁端復開矣。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後患良未已也。陛下痛念梓宮不返，母后未還，不顧一身之屈，求和異類。彼乃先持割地之說，以邀陛下。使真得之，陛下能與三軍百執事共守之耶？不過分兵遣將以疆理之爾，是未必爲我大利已。能致陛下之屈，則梓宮、母后、兄弟、宗族，相繼以邀陛下，何所不至，必得其欲而後已，其可不預防之耶？國家之禍，曠古罕聞，陛下冒犯險艱，取神器而有之，四海之內欣戴聖德，無有窮已者。誠以祖宗流澤入人之深，天下皆知忠於君上爲不易之大節。今陛下率在廷之臣以君夷狄，後何以責其盡忠哉？況三軍之士，四海之衆，視朝廷以爲祈嚮，而強之以其所不欲，一夫不從，則有不可勝慮者矣。是又大不可者。臣所謂應之非其道，則吾之所欲未必可得，而後日之患不可不慮者，此也。臣愚切料金人之失，在於疑粘罕而廢劉豫。粘罕疑，則其國人之心離；劉豫廢，則中原之人不附，所以恐懼自疑，爲求和之計。而賊性詭誕變詐，欲以自蓋，尚持强大之勢以惑我耳。願陛下深謀遠慮，緩而圖之，不待屈己就和，而可以得聖心之所大欲。苟內懷欲速之心，外示深畏之跡，實啓其窺伺之意，事未易可成也。爲今日計者，莫若遣使境上，從其割地之約，俟其復我境土，歸我宗族，則重幣以報之。必欲先屈我而後議其所以，是將欺我也明矣。則謝其使，卑辭厚禮以遣之，勿絕也。陛下縱未遽興天討，亦當申飭將帥，厲兵秣馬，固守疆場，俟釁而動。然後修德布政，下至誠惻怛之詔，動人心，激士氣，使皆有報讎強虜之志，則國威日振，戎事日修，彼將聞風

震聾，求附之不暇。陛下端拱南面，梓宮可返，母后可迎，宗族境土可得而保。一舉而二善成，不亦可乎？臣所謂應之得其道，則不必致屈，而陛下之欲可得者，此也。陛下聖孝懿恭，痛念宗社，若以謂必先屈己而後和議可成，則十年之間，陛下之屈亦甚矣，虜人所以報陛下者如何，尚復可以有加耶？懷王絕齊以和秦，而商於之地終不可得；太公、呂后之歸，乃在項羽食盡少助之後，果在於致屈以求之耶？此又往古之明監也。安危存亡之機，實在於此，伏惟聖慮詳擇。臣蒙被聖恩之厚，迫於愛君，敢竭其愚，冒犯天聽。伏望陛下廓天地之量，貸其萬死，而取其一得焉，天下幸甚！臣不勝惶懼忠憤、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二〕。《竹谿先生文集》卷二。又見《宋史》卷三八二《李彌遜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八。

〔一〕《歷代名臣奏議》無「耳」字，而有「是不足畏也」一句。

〔二〕「臣蒙被」以下一段原無，據右引補。

再論不當先事致屈劄子

臣昨對日面奉玉音，訓諭金人許歸梓宮，還母后、兄弟、宗族事，臣不勝感歎欣幸之至。數日以來，竊聞朝廷計議禮儀未定，兼使人之說多不可從。臣以所聞反復思之，有不可先事以致屈者，願爲

陛下陳之。仰惟陛下聖孝之至，不顧萬乘之尊，求和異類，而金人止以畫地講和爲辭，初不及母、兄、宗族也。是豈可先事以致屈耶？虜人狂悖吞噬，欲盜混一之名，故以陛下之所大欲邀陛下。今信其空言，遽從其請，彼既得所欲，則尚復何求而以土地宗族歸陛下耶？是又不可先事以致屈也。金人，敵國也。卿士大夫，國人所賴以爲國者也。陛下欲爲親而屈，使梓宮至，母后還，猶有口實，以慰國人。今事未一得，而坐失四海之心，不可不慮。是又不可先事以致屈也。臣所陳三事，於今日和議利害甚明甚切者。倘陛下篤於愛親，盡排群議，內懷欲速之心，外示自弱之狀，以謂必先致屈而後和議可成，臣恐啓虜人窺伺之意，別生無厭，事愈難從，反害和議也。臣願陛下厚禮使人，館之闕下，先遣報謝使，致所以謝之之禮。因令致書，道廷臣、國人、衆情未孚，強以難從，慮或生釁，有害兩國之歡。請致梓宮、母后、兄弟、宗族于近地，卜日可迎，然後議所以禮之，則不失虜人之情，而陛下之欲可得也。臣自草萊，累被親擢，沐天地之恩，異於倫等。蚤夜思所以上報陛下者，唯盡忠而已。苟或緘默顧避，知而不言，致陛下墮敵人之計，失國人心，以貽後患，則臣之罪不容誅矣。故敢以狂愚上瀆睿聽。伏望陛下少寬萬死，察其拳拳之忠而采擇焉。臣無任恐懼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竹谿先生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八。

乞罷莫將送伴使狀

伏睹近降指揮，差新除起居郎莫將充送伴使。臣契勘比者金人遣使畫地講和，旬月之間，禮儀未定，中外惶駭，人情不安。賴陛下聖度剛明，曲從群議，斷以不疑，致使人屈服致書而去。國人欣悅，萬口一詞，天下幸甚。將輕儇不端，素無所守，揣摩迎合，僥倖一時，意爲身謀，不恤社稷之計。而使將與賓客言深，恐將遂非文過，姦諛不悛，觀望反覆，陰搖虜情，上負陛下聖孝愛親之念。況將越次而遷，已拂公議，遽委使節，俯示曲全，爲將計則善矣，非國家之福也。伏望陛下更加聖慮，罷將送伴使，別選忠信之人協濟國事。臣職在論思，苟有所見，不敢緘默。冒瀆聖聰，不勝恐懼戰越屏營之至。《竹谿先生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三。

應詔薦郡守監司狀

準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侍從官選可爲監司郡守之人，不限員數，具名以聞。其兩史官未有該載。閏十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起居郎、起居舍人並依侍從官已得指揮施行。臣今恭依聖旨指揮，保舉下項，須至奏聞者。

一員，左朝散大夫、新差權知信州軍州事梁澤民〔二〕。吏才敏彊〔三〕，更練民事。曾任知平江府崑山縣、無爲軍廬江縣，治聲藹然，爲衆所服。通判建州、權州事，治兵禦寇，措置有方。繼以提舉福建茶事，被旨權本路提刑，戢吏恤刑，一道賴之。

一員，右朝散郎、新差權發遣筠州軍州事葉擬。智識疏通，長於吏治，更歷州縣，前後十餘任，備見才能。曾任知湘州臨漳縣，平易近民，有循良之風，雍容濟事，無苛刻之政。

一員，左朝奉郎、權發遣邵武軍趙子木。文采政事，皆有可稱。曾任知饒州樂平縣，愷悌恤民，而能辦治，任滿而去，縣人繪像祠之。臣昨任知饒州，備見其事。其後知臨江軍、邵武軍，所至有聲，縉紳之間，咸知其能。

一員，左朝奉郎、新差監左藏西庫陳定國。識量閎遠，操履剛正，通達治體，而不忽細務，吏事財計，皆有所長。曾任知惠州河源縣，縣人至今稱之。如蒙采擢，必有可觀。

一員，左宣教郎、大理寺丞魏安行。儒雅飾吏，愷悌牧民。曾任知信州弋陽縣，吏服民愛，治績顯著，諸司列薦，賜對陞擢。考其才能，可以任用，寘之棘寺，未究所長。

一員，左朝散郎、新差饒州通判軍州事陳洙。剛毅自信，不畏強禦，戢吏愛民，所至稱治。曾任知信州鉛山縣，猾吏重足，不敢肆姦，百姓實被其惠。宣諭使劉大中薦之于朝，嘗被褒典。

一員，右通直郎、添差通判虔州彭合。廉靖疏明，達於吏事。前任知虔州信豐縣，縣居盜賊淵藪，素號難治，示以至誠，人樂其政，相率輸官禦寇，歲課以辦，而盜不入境。前後帥守監司，屢嘗

列薦，賜對陞擢，治績顯然。

一員，左宣教郎、新差知邵州邵陽縣事劉安國。廉正有守，剛方不回，好學多聞，練達吏事。曾任衡州耒陽縣，民安其政，人稱其能。臣知吉州日，本官爲郡判官，悉心郡事，知無不爲，處之要劇，必有可采。《竹谿先生文集》卷二。

〔二〕左：原作「佐」，據文意改。

〔三〕疆：原作「疆」，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三九四九

李彌遜 六

繳王球叙官狀〔二〕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爲王球叙復元官事，令臣書讀者。臣看詳王球元係提點龍德宮，盜沒本官金一萬兩，不見歸着。有司檢閱王球家貲，皆太上皇帝服御之物，數目甚多，價直無算，所犯至重，罪在不赦。元降指揮除名勒停，送廉州編管，已爲輕典。據大理寺供到，本人所犯，合作竊盜贓罪流。及取到吏刑部狀，檢準紹興武臣應叙擬官格法，武臣初叙正官，依格合叙保義郎，每再叙一官，五叙止；緣係情重，合降一等，四叙止，合得忠訓郎，即無叙復元官之文。契勘王球雖累經赦宥，於今年四月內已奉聖旨，特與放令逐便，至今未經數月，若令盡復元官，不惟有害成法，兼恐漸啓僥倖，使貪污姦盜之人，無所畏憚。如經今來恩赦，自合叙理，乞下所屬遵依見行條法，檢舉施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行下，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竹谿先生文集》卷三。

〔一〕球：原作「殊」，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七、《宋史》卷三七七《王衣傳》及清抄本朱筆校改。下同。

繳翰林司修蓋營寨指揮狀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爲翰林司奏審臨安府修蓋本司營寨事。十二月十日奉聖旨依得指揮，令臣書行者。臣契勘除日近書行過提舉修內司取到聖旨，下臨安府，隨宜造作几筵小殿貳座，緣上件事體至重，理合預行措置外，別無即日未發官司特降聖旨預行營繕去處。及取到翰林司見管將來合起人兵，止有四十餘人、吏人三兩名，兼亦不係近上緊切官司，恐不合紊瀆聖聽，專降指揮，預下臨安府修置屋宇。兼臨安府昨自移蹕之後，其係官舍屋地基，往往別行移用，即日未必空閒。切慮因此致其他官司緣例申陳指占，別致搔擾，紊煩朝廷。伏乞睿慈收回已降指揮，止令尚書省將來遣發日，依其它官司例措置安泊，不管闕誤施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小帖子〕臣前後書過內降白劄子施行事件，內有差舟船一兩隻，兵士十數人，亦係紊瀆聖聽，特降指揮徑下所屬。事雖甚微，有傷大體。臣竊詳六飛順動，其百司庶事，有司所當遵奉，前期祇備，豈有御前事務，必待陛下親降特旨，然後施行之理？伏望聖慈申飭在內諸司，除遇事干緊切臨事取旨外，其餘有合措置事件，並令逐司預申尚書省，先次疾速應辦施行〔一〕。《竹谿先生文

集》卷三。

〔二〕應：原無，據四庫本補。

繳劉光世免差科狀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爲劉光世置到田產，乞依張浚例免差徭、科配、措借〔二〕。正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張浚已得指揮，令臣書行者。尋取會到戶部狀，開具條法下項。

一、乞免措借。今檢坐紹興勅，諸官司非遇聖節，輒借以和雇、和賃為名同。人戶什物、陳設器用、人舡車乘者，徒一年。雖應借，而以民間所無之物，或多拋數目及令裝飾諸色人者，准此。即借而不還，并因請納乞取財物者，加二等。長吏知而聽者，與同罪；不覺察，杖一百；按閱將兵官奏裁。

一、乞免科配。今檢坐紹興二年二月十四日勅節文，戶部狀：臣寮上言，本部今勘當，欲依臣寮上言，權令應官戶除依條免差役外，所有其他科配，不以限田多少，並同編戶一例均敷科配。候將來邊事寧息日，却依舊制施行。貴得稍寬民力，以副朝廷恤民之意。伏候指揮。二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戶部勘當到事理施行，仍令本部鏤板行下。

一、乞免差徭。今檢坐紹聖常平免役令，諸前代帝王之後，法應得贖。及官戶謂品官，其亡歿者有廢同。若旌表門閭之家，勅書見在，并非技術，賜號處士，或進納陞朝官，其色役聽免。

右，臣契勘差役之法，既有官戶許免明文，不應更降指揮。措借既有專法禁止，今來若降指揮，許免一人，即顯餘人可以措借，有此相妨。止有科配一項，係是紹興二年二月十四日因臣寮上言，特降聖旨，官戶編戶一等均配，見今天下守以爲法。法者，上下所共遵，當自貴者始也。若因人而廢，則紀綱不立，夫人得以干之矣。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竹谿先生文集》卷三。

〔二〕措借：原作「借借」。按「借」與「借」同，「借借」不可通，當作「措借」。《國朝諸臣奏議》卷一一二韓琦《上神宗論條例司畫一申明青苗事》：「有兩三路州軍措借於坊廓富民。」陳傅良《止齋集》卷二七《繳奏紫霄宮免科敷等事狀》：「特與蠲免諸般科敷、措借、指占、安泊。」均可證。今改。下文同。

繳王氏改封郡主狀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詞頭一道，爲行宮吏部狀：明惠恭淑大長帝姬、駙馬都尉王銑第五女思平郡夫人王氏，乞攀宋氏例，改封郡主，依縣主請給。尋取索看詳王氏所乞，當時初封，因何不作郡主，今來再乞改封郡主因依。去後據吏部狀稱，案牘已發往臨安府，即今在部，無憑檢照。兼王氏乞攀宋氏例改封郡主，係是本人自稱，亦無憑據，所以命詞未得。欲乞朝廷候到臨安府別行照驗詣實，明降指

揮，以憑命詞行下。所有元將到詞頭一道，今隨狀繳納前去，伏候勅旨。《竹谿先生文集》卷三。

繳王問改正復官狀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爲右宣義郎王問乞改正追官事，十一月十二日奉聖旨，依所乞改正，令臣書行者。右，臣尋取會到建炎二年元降指揮討論事目內一項節文：進書頌不繇科舉而命官之人，合該審量。契勘本官元命官因依，正礙前項指揮。雖稱係朝廷取索，緣當時不因權倖無以自達，兼本官係元祐臣寮之家，不能守其父母之業，追逐時好，僥冒恩賞，所授官資，比之前後體例，委是過優。若不量行追降，無以厭服衆議。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竹谿先生文集》

卷三。

繳賈安宅奏薦狀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爲賈安宅依朝議大夫以下，理初遇大禮法放行蔭補。尋取索得吏部狀：勘會官員若係侍從官赦前落職，責降宮觀，遇大禮即不該蔭補。若後來自陳宮觀官，依得中大夫以下奏薦法，許蔭補。及未責降以前若曾經奏薦，即合自責降後來曾經自陳宮觀，再經兩遇大禮，許

行蔭補。臣契勘賈安宅責降後來曾經自陳宮觀，緣係初遇，切慮合理作空間一遇，有此因依，未敢書行。所有元送到錄黃、草子二件，隨狀繳納，伏候勅旨。《竹谿先生文集》卷三。

戶部乞禁銅器劄子

契勘自來鑄石銅器法令，私有非不嚴密，而民間鑄造販賣滋甚。且以銅錢一百文足爲率，變造成器物，十兩賣錢僅一貫，獲利至厚。如浙東路紹興府、溫、台、明州，浙西路臨安、平江、鎮江府、湖、秀、常州，江東路建康府句容縣、信州，福建路福、泉、建州，江西路虔、吉州豐城縣、臨江軍新淦縣等處，鑄造銅器尤盛，銷毀見錢不可勝計。若不早行措置，爲害愈大。今相度欲乞將諸路見存鑄石銅器物，除道釋功德像、鐘磬鐃鈸鈴杵，及士庶之家照子、腰帶鐸鑠、鞍轡結束、真古器及高麗之物，偽造者非。諸軍所用銅鑼鈴鐸見存者，許令存留，後來更不許鑄造。其餘銅器，仰指揮到日，限一月拘收。並於逐州軍資庫椿管，具數申取朝廷指揮，如首納違限，或尚敢隱藏鑄造販賣，即許人告捉，依法斷罪。如州縣容庇，並仰監司按劾。至如民間不可闕用之物，乞做舊法，及斗斛等例〔一〕，就官鑄造，給賣施行。《竹谿先生文集》卷三。

〔一〕斛：原作「科」，據清抄本朱筆校改。

辭免中書舍人狀

臣準尚書省劄子節文，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中書舍人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一介之士，寸無所長，筮仕踰三十年，曾乏涓塵，上裨聖治。比蒙召自疏外，躡實螭陛，日侍冕旒之側，賜對便座，至于再三，聖度并容，褒諭開納，曲示優眷。臣竊自念螻蟻之微，負荷天地大德，莫知所以報稱，朝夕惶懼，不敢自安。今乃復使處論思之地，備詞命之官，臣義當體上生成之賜，勉其不能，以承恩命，捐軀盡力，以竭其愚。而臣言詞樸野，素不學文，才術迂疏，懵不更事，自知甚明，豈敢冒居是職？雖陛下乾坤之度，力加扶持，實恐寵踰其量，致速官謗，上累陛下知人之明，所有誤恩，臣未敢祇受。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以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竹谿先生文集》

卷二。

辭免戶部侍郎第一狀

右，臣今月二十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戶部侍郎，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昨者蒙恩，召從疏外，誤被聖朝特達之眷，擢實從班。蚤夜以思，不知所以圖報。

曾未三月，復膺寵除。退惟駑蹇之材，一無所長，僥冒若此，雖欲自竭，將何以副陛下委任之意？而況地官之職，準平萬貨，均節百司，寬假則容姦，刻吝則生患〔二〕，邦計所係，豈容濫居？顧臣何能，可備茲選？省于私心，揆之公議，不勝大懼。伏望聖慈察臣危懇，特降睿旨，追還成命，以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竹谿先生文集》卷三。

〔二〕吝：原作「宏」，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辭免戶部侍郎第二狀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戶部侍郎，尋具辭免，今月原空日準詔不允。臣螻蟻微生，敢犯天聽，陛下不加斧鉞之誅，賜以溫詔，過形褒誨。臣恐懼感泣，不知所措。義當駿奔就職，夫復何言？然臣反復自揆，有不得不以控告於君父者。竊惟國家多事，十有餘年。軍食日衆，資用日出，盜賊水旱之備不與焉。苟理財之官不得其術，則下徒弊於疲忙，遠不救於飢士，恢復之圖，未知攸濟，利害至重，豈可輕以付人？而臣智能短淺，學術空疏，家世業儒，不辨菽麥。乃使繆當財賦之司，以應錢穀之問。曠官失職，自取悔咎。在臣固不敢辭，至於上誤朝廷大計，則雖加投殛，何補於事？伏望聖慈察臣誠切之詞，志在憂國，特回渙渥，改授能臣，以允僉議。臣不勝瞻天望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竹谿先生文集》卷三。

戊午八月乞罷戶部侍郎劄子

臣輒有危懇，上干天聽。伏念臣昨被誤恩，召從疏外，期月之間，躡實從班，濫司劇部。叨踰之甚，非臣所宜，義當糜捐，上報天地生成之賜。而臣才術荒淺，論議闊迂，難用少成，不切於事，在官半年有餘，曾乏絲毫之效。日夜皇懼，不能自成。兼臣舊苦痰眩之疾，每至發作，動輒昏仆。比緣積憂過計，乃復增劇，豈容冒居錢穀繁雜之寄？若不揣分自引，必至顛躋，有誤國計，上辜陛下委任之恩。伏望睿慈特賜矜憐，罷臣戶部侍郎，除臣一小郡。庶幾竭盡犬馬，以圖報效。取進止。《竹谿先生文集》卷三。

戊午八月乞罷戶部侍郎第二劄子

臣一介之賤，仰祈聖聽，溫詔下頒，曲形諄諭。義當上體眷隆，駿奔就職。然臣竊惟擇地而安，雖非臣子所當爲，不能者止，抑亦古人之深戒。臣昨者誤被親擢，俾貳計曹，臣於是時，銜戴重恩，思自奮勵，不敢固辭，冀盡犬馬之力，少酬乾坤之造。而才薄任重，迄無所施。載念方時多艱，資用

百出，既不能力求生財之道，又不能力陳節用之方。若或因循歲月，以幸無事，一有緩急，無以支梧，則臣之罪不勝誅矣。況臣憂患之餘，衰病頓作，心神昏憤，志慮彫落。雖欲自竭，終恐有妨。伏望聖慈哀憐，察臣危懇，寔非避事，罷臣戶部侍郎，選命能吏。庶幾螻蟻之生，得以自全，朝廷之事，期於有濟。不勝幸甚。《竹谿先生文集》卷三。

己未正月乞出第一劄子

臣輒有危懇，上干宸聽。臣一介無能，誤蒙東眷，濫居劇部，將及一年，曾無毫髮之功，少裨國計。上負陛下所以委任之意，懷憂抱愧，日夕不安。兼臣舊苦痰眩，復得引飲之疾，日漸加劇，有妨職事。伏望聖度矜憐，除臣一小郡，俾免曠敗之責，亦得稍就安養。倘未死亡，誓當捐軀，以圖報效。臣冒犯天威，下情不勝悸懼戰越之至。取進止。《竹谿先生文集》卷三。

己未正月乞出第二劄子

臣近具劄子奏，乞罷戶部侍郎，除臣僻遠一小郡。今月二十三日，準詔不允。螻蟻微誠，敢干天聽，訓詞溫厚，未賜允從。感極涕零，罔知所措。伏念臣昨者召從遠服，躡實近班，繼蒙誤恩，委之

邦計，皆出神聖特達之遇。在臣宜竭犬馬，倍於稠人，少收微勞，上酬鴻造，豈敢輕去朝廷，輒求自便？然臣智識短淺，學術迂疏，黽勉職事，不爲不久，竭其所能，迄無成效。方時多虞，恐妨有誤國事。中夜以思，若負芒刺。但以錢穀之任，疑於辭難，不敢無故有請。數月以來，疾病交攻，心慮衰耗。若復冒居官次，日復一日，必更曠敗。在臣自訟，尚不能安，揆之公言，罪豈可逭？伏望陛下推天地育物之仁，隨其分量，曲賜保全，未報之恩，責之異日，特降睿旨，俯從危懇，罷臣戶部侍郎，除臣僻遠一小郡，庶安愚分。伏候勅旨。《竹谿先生文集》卷三。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狀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以臣陳乞罷戶部侍郎，除臣一小郡，正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直學士、知筠州。臣近者屢貢忱辭，以臣疾病，曠廢職事，懇求外補。伏蒙聖慈察臣危迫之情，特賜矜憐，曲徇其私，假以民社。使臣自擇，無以過此，拜命銜恩，感深捐涕。至於延閣榮名，職清地近，朝廷異時非優賢報功，不以妄授。顧臣虛庸，豈當濫取？伏望陛下增重名器，慎於假人，特降睿旨，收還已行之命，庶協公言，以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竹谿先生文集》卷三。

漳州乞宮觀狀

臣輒有危懇，干犯天聽。臣草芥寒士，遭遇聖明，獲備侍從之末。頃緣病力，乞置閒散。上恩深厚，未忍棄捐，假以民社之寄。臣自到郡，至今一年有餘，力求民瘼，仰副陛下仁民愛物之意。偶自今春以來，虔寇犯境，千里騷然，臣種種備禦，僅保城邑，今則遠去州界，人民各已安業。而臣任非其才，勞而無效，心神衰耗，疾病日增，深恐妨廢職事。伏望陛下廓天地兼容之量，俯賜矜憐，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稍休疲悴。螻蟻微生，倘未填於溝壑〔二〕，誓收晚節，以酬未報之恩。臣無任誠惶誠恐激切屏營之至。《竹谿先生文集》卷三。

〔二〕倘：原作「尚」，據四庫本改。

乞將太史局等處撥隸明堂奏

政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契勘太史局、天文院、崇天臺、渾儀所隸秘書省〔一〕。今來頒朔布政，既建府設官，則太史局等處慮合撥隸明堂，頒朔布政〔二〕，庶幾體統相承，治以類舉。《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八五（第三冊第二

七九七頁）又見同書禮二四之八四（第一冊第九四一頁）。

〔二〕契勘：原無，據《宋會要輯稿》禮二四之八四補。

〔三〕「布政」下原衍「府」字，據文意刪。

全宋文卷三九五〇

李彌遜 七

謝賜曆日表

臣某言：今月初四日，準都進奏院遞到紹興六年曆日一卷，伏蒙聖恩賜臣者。宿離不貸，欽承堯曆之頒；度數有常，端履夏時之正。慶萬年之神策，浹四海之歡謠。臣某誠惶誠懼，稽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曆數在躬，乾坤合德。出日納日，不忘欽若之誠；先天後天，自得彝倫之叙。乃誕敷於至化，用丕冒於遐方。臣敢不恪奉王正，率循邦典。務農問俗，共陶仁壽之風；趨事赴功，咸樂舒長之日。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竹谿先生文集》卷六。

謝中書舍人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記言東省，已愧冒居；掌制西垣，豈虞躡授！特出聖神之斷，靡容僂偃而趨，得寵若驚，以榮爲懼。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學而未達，器則易盈，曾非適用之才，徒有在君之志。山林半世，既荒翰墨之畦；蒲柳餘生，久脫衣冠之械。敢謂一麾而出守，寢叨三字之劇遷。職在出綸，工無破的。況三年不言之際，而欲孚於黔黎；當四郊多壘之時，必將感於悍武。窺聲牙灝噩之作，見坦明深厚之風。非賢孰能，豈臣足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功不宰，善貸且誠，天監無私，容光必照。將大明於黜陟，用洪濟於艱難。察臣孤忠，屢陳却顧之策；憐臣疏直，尚寬逆耳之誅。逮茲成命之中頒，曾乏先容之借助。銜恩若此，圖報云何？臣敢不載繹舊聞，益堅素履。去輦輓之飾，遠規於聖模；進藥石之言，上酬於帝力。庶收晚節，以畢頽齡。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竹谿先生文集》卷六。

謝戶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尚書戶部侍郎，賜衣帶者。詞垣□□，誤許言揚；民部劇遷，復承人

乏。感深涕隕，恩重命輕。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識昧遠猷，器慚大受。雖周行之蚤貢，亦煩使之備更。善課蔑聞，徒勞奚補？茲從遠服，驟對清光。初無動聽之言，每孤前席之寵，薦叨優渥，盡出淵衷。具言語侍從之臣，已非素望；應錢穀甲兵之問，豈所嘗聞？本宜置散以投閒，乃類安繁而戀劇。矧帑廩乏九年之蓄，而里閭幾大半之輸，廟謨方切於箸籌，邦寄實資於鞭算。詎容精擇，猥及非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智周旁燭。竅言不聽，坐收綜核之權；宅心克知，用廣圖回之略。如臣冥陋，亦玷寵靈。束以精鏐，既光華于朝著；被之珍服，益安燠於身章。異數便蕃，微躬跼蹐。臣敢不務存國體，力究利原。斂不及民，固難周於調度；生之者衆，其敢怠於講求？儻效涓塵，誓捐頂踵。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竹谿先生文集》卷六。

漳州謝表

備官二省，曾蔑效于涓塵；假守一麾，亦濫分於民社。恩隆莫避，感激難名。中謝。伏念臣志與齒衰，材非時急。蒙知特達，受任超踰。方當馳騫有爲之秋，殆匪貪冒養疴之所。（一）仰聖明之從欲，揣愚戇以知難。自謀謂何，敢薄淮陽之治；引分而往，豈厭承明之游？震懼方深，寵綏不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用人惟己，以道觀能。憐臣日奉內朝，雖乏獻納論思之效；察臣老諳民事，庶消嘆息愁恨之聲。錫以延閣之榮，付以外藩之便。載循忝切，愈積凌兢。臣敢不盡布寬條，少俾願治。長於爲

郡，諒慚前志之稱；遠不忘君，誓殫晚節之報。臣無任。《竹谿先生文集》卷六。

〔一〕疴：原作「痾」，據四庫本改。

謝宮觀表

一麾出守，自貽曠敗之譏〔一〕；十策受薪，猶竊便安之祿。拊膺知懼，隕涕銜恩。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器小易盈，才疏多忤。逢時可仕，徒自誓以捐軀；擇善不明，或未能于寡過。誤被聖神之親簡，濫從英俊之後塵。引分知難，近免乘軒之刺；卧疴治事〔二〕，終懷負乘之羞。尚屈明刑，姑從薄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雲兼覆，湯網全疏，仁霑草木之微，信感豚魚之異。念寸蓬之舊物，憐小己之孤忠〔三〕，假以餘波，收其末路。臣敢不誅鋤往咎，澡雪邪思！樂只丘園，雖迫桑榆之景；譬之犬馬，難忘軒陛之心。《竹谿先生文集》卷六。

〔一〕譏：原作「機」，據四庫本改。

〔二〕疴：原作「痾」，據右引改。

〔三〕己：原作「已」，據清抄本墨筆校改。

謝轉官表

置散丘園，方念曠官之咎；疏恩軒陛，遽懷增秩之榮。拜命若驚，拊躬知懼。中謝。伏念臣間間淺局，斷斷小材，學敢窺於聖門，仕親逢於真主。偶脫抱關之役，濫從持橐之聯。問馬不知，愧徒勞而無補；使年莫紀，驚壯志之易衰。但虞飽食以窮年，豈意收功于累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心獨運，天德普臨。闢四門以來聰明，開一面以存忠厚。三載考績，示黜陟之至公；八柄馭臣，振疲癯於已棄。臣敢不稍鞭駑緩，仰稱龍光？頂踵爲期，益勵匪躬之節；晨昏是省〔一〕，力求治己之規。《竹谿先生文集》卷六。

〔一〕是：原作「事」，據四庫本改。

賀太后冊禮成表

誕布徽章，備陳寶冊。盡宮闈之至養，得寰宇之歡心。恭惟皇帝陛下德協舜躬，化循堯道。愛由親始，欽崇聖后之尊；政自身修，力致王家之假。天心助順，民德歸仁。惟孝悌通於神明，遠介兩宮

之福；以忠順行於蠻貊，將迎萬里之還。臣職在清都，身拘遐裔。想天顏之有喜，徒切葵心；望宸陛以無階，莫伸燕賀。《竹谿先生文集》卷六。

謝落徽猷閣直學士表

蠢愚抵罪，宜加勿宥之刑；睿智行仁，但舉惟輕之典。感深隕涕，悸極薰心。中謝。伏念臣末學書生，焉知文誥〔一〕？偶司獻納〔二〕，誤被諮詢。不裁小子之章，幾敗乃公之事。才疏意廣，雖自誓於捐軀；位卑言高，顧不容于擢髮。落上界星辰之直，竊真祠香火之官。敢謂皇慈，曲全微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必照，漢廣兼容。念嘗侍於軒墀，恩不忘於簪履，貸其舊惡，鑑此孤忠。臣敢不盡雪往愆，力規前識！乾坤施大，豈頂踵之能酬；犬馬齒衰，或桑榆之可冀。《竹谿先生文集》卷六。

〔一〕文誥：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偶」上原有一「具」字，據四庫本刪。

謝宮觀表 一

三年吏隱，慚坐食之無功；再命祠官，獲偷安而省事。銜恩則厚，撫己何堪？伏念臣性本戇愚，晚加疵病。政宜置之丘壑，況已迫於桑榆。畏詩人素餐之譏，佩老氏知止之戒。南辰北極，謹香火於晨昏；十束三鍾，糜斗升於歲月。固已踰其分量，將何補於涓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集王勳，克寬聖度，如日月之必照，與天地之同流。曲全螻蟻之生，俾盡犬馬之力。臣敢不勉遵古訓，痛念昨非！溝壑未填，誓益堅於臣節；雲天在望，懷未報之君恩。《竹谿先生文集》卷六。

謝宮觀表 二

一丘內訟，僅存湖海之餘生；三歲終更，復玷洞宮之散吏。拜恩知懼，撫己何堪？中謝。伏念臣才本無奇，學非可用。由志道而不聞其要，故當幾而不見其先。動或至於觸藩，愚有同於抱甕。飲冰食蘖，每懷晞驥之心；就日望雲，尤切傾葵之念。敢謂乾坤之覆幬，曲全螻蟻之生成〔一〕，盡匿衆瑕，稍捐寸祿。幾類畫墁而食，尚虞致寇之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哲以知人，寬而得衆，致中和以爲治，布仁壽以成風。收此微蹤，置之鴻化。臣敢不誓堅晚節，益勵初心。雖在桑榆，理難回於羲馭；譬之

犬馬，老猶戀於君軒。《竹谿先生文集》卷六。

〔二〕成：原作「或」，據四庫本改。

代人乞致仕表

臣聞難進易退者，聖門之高風；虧盈益謙者，天道之深戒。敢干睿聽，仰罄忱誠。中謝。伏念臣稟性迂疏，逢時開泰。少霑仕籍，每嘗膽於百爲；晚躡禁途，誓捐軀於一節。應錢穀之問於軍旅之際，分民社之寄於凋瘵之餘，冀黽勉於涓塵，徒侵尋於歲月。猶千里遂江湖之願，而十年奉香火之遊，飽及妻孥，賞均嗣息。顧推恩之至此，宜圖報之若何？今則齒髮俱衰，形容頓改，功名日遠，志願空違。身既難於造朝，年亦踰於謝事。苟貪榮而竊食，必速過以招憂。伏惟皇帝陛下器使群材，生成庶類。念敝帷之舊，猶可以施張；知老馬之疲，豈堪於鞭策？許還官政，俾遂生經。儻溝壑之未填，或筋骸之可強。《竹谿先生文集》卷六。

勘當徐公裕狀

勘台州臨海縣百姓楊杲狀，論前任知縣胡某與寄居台州官徐殿撰結親，令貼書朱彥假作徐殿撰幹當人名目，冒請安居益等七十戶桑地事。尋索到兩浙轉運司公案，拖照得朱彥係是鄉貼書，經州陳首，稱前任胡知縣指揮，爲徐殿撰借名告首安居益等桑地事，將稅租簿點對，除豁有稅地段外，以出剩畝步依條立稅租，令見佃人戶承佃，追以前租課入官，其告人只合給賞。後來徐殿撰又令幹當人作朱彥正身，經州陳狀，再乞承佃，行下台州結絕，未曾申到。今來據楊杲狀論訴，本部契勘，徐殿撰係形勢之家，寄居台州，輒敢計屬縣官，令公人冒作本家幹當人名目，告首人戶，冒佔官田，本家却行承佃。及至楊杲等經運司陳論，運司定奪，本官尚敢佔據，詞訴不已。除楊杲等冒佔官田事已符下兩浙轉運司委官更行打量詣實，從本司將冒佔不納稅租田畝數目拘收，依條別召人承佃，其以前冒佔不納稅租，亦合依條科斷罪訖，追納入官外，所有徐殿撰身爲士夫，不顧廉恥，交結縣官，詭名告訴，違法規利，若不懲戒，無以爲四方士俗之戒。伏望朝廷詳酌，特賜指揮施行。《竹谿先生文集》卷六。

勘當樓璉狀

契勘近承都省批下故左朝奉大夫樓弁男樓玘狀，訴兄璉不收認爲弟事，送本部勘當。本部拖照前後公案，見得樓玘的是自幼過房爲樓弁之子。後來所生所養父母皆歿，樓璉逐出其弟，將父合得致仕恩澤蔭己子，其保官已自陳首。昨來明州紹興四年五月內兩次定奪，及紹興府再斷樓玘，令依舊在樓弁房下，事理已得公當。後來明州於紹興六年八月內却斷歸樓弁房下，委是偏曲，致樓玘復經都省陳訴。本部竊詳樓璉之意，止爲欲奪恩澤蔭補己子，并欲自佔財產，逼逐其弟，略不體其父平昔養育之意。況樓弁曾任侍從官，樓弁亦係朝士。身歿之後，樓璉不顧理義，敗壞士風，屢興詞訟，紊煩朝廷，若不懲戒，無以勵俗。本部已勘當樓玘合依舊爲樓弁之子外，欲望朝廷詳酌樓璉不孝不義之罪，特賜懲罰，以爲四方風俗之戒。《竹谿先生文集》卷六。

乞罷人吏贍家錢待罪狀

右，某承紹興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戶部申：『承詳定一司勅令所申，備準尚書省批送下本所劄子，申明百司人吏贍家錢、庫務官食錢，乞特賜住罷。如百司人吏日後遇有差出，及將來

車駕回京日，合取朝廷指揮，權時量給贍家錢。後批：勘會上件錢係一時支破，見行取會外，即不須修立爲法，與見修《祿令》別無相妨。紹興八年六月十二日，送詳定一司勅令所照會施行申部。勘會百司人吏等，昨在東京差撥，分番前來南京，承指揮支破贍家錢，并庫務官日支食錢，係一時指揮支破。今承前項批狀指揮，切慮並合住罷。除已行下糧料院，權住放行，聽候朝廷指揮。伏望朝廷詳酌指揮施行。伏候指揮。』右，勘會官吏請給，若無朝廷指揮，即不合一面住罷。今割付戶部照會，遵依見行條法指揮。』施行失當，實某之罪。伏望朝廷特賜敷奏，罷黜施行。某見居家，聽候指揮。謹具申尚書省，謹狀。《竹谿先生文集》卷六。

全宋文卷三九五

李彌遜 八

上丞相張魏公書

某竊觀歷代帝王建都金陵，必固守淮南以爲國衛。伏睹近降手詔，駐蹕建康，以察天意。雖聖謨宏遠，未即寧處，然六飛所臨，萬乘畢從，不可不固藩維而崇屏翰也。況叛臣負固，尚未授首。南接宿、亳（二），西連陳、蔡，皆要害之地。在今日天下之勢，淮南爲重，而荆襄次之。爰自去歲以來，兩路興師，將帥同力，奏功獻捷，虜氣消沮，幾於殄滅者，由相公親承王命，撫視軍士，諭以方略，皆知奮竭，以成此勳。中外遠邇，不意旬月之間，有是舉也。近者伏聞都督併歸行府，官吏悉還舊治，西南諸軍，未有統一。深慮閩外之事，懸制於中，緩急有失機會，萬一將士解體，敵人乘間，少乖隄防，不惟有害萬全，前功可惜，建康恐不得奠枕也。區區之愚，謂宜於前宰執中擇威望素著爲諸將所信服者，崇以美名，加以厚禮，分董淮南、荆襄兩路軍事，擇地開府，以護諸將，許時赴闕奏

議。相公當軸處中，密贊廟謨，授以成算，如左右臂以衛心腹。如此，則將師有所統，敵人知所畏，遠近必聞，內外相應。上可以寬西南之憂顧，而相公可以坐籌巖廊，不勞而成非常之功，誠爲上計。某迫於憂國之深，忘其狂瞽，伏乞垂察而加擇焉。《竹谿先生文集》卷七。

〔二〕毫：原作「毫」，據四庫本改。

賀趙右丞啓

伏審宸廷渙號，台席登賢，恭惟驩慶。竊以才大而出逢乎辰，仕優而得行其道，取功名瓴建之易，當春秋鼎盛之時，世所共榮，人或難致。仰資盛德，實異前聞。伏惟某官宇量陂涵，風儀嶽峙，直心許國，景行端朝。溫溫君子之容，蹇蹇王臣之節。英華內發，方含章而不居；謀猷孔嘉，屢懷忠而入告。天心克享，帝念在茲，果備諮詢，入參宥密。鯤池激水，回觀萬里之程；鳳閣昂霄，坐見一飛之翼。矧任重喉舌股肱之寄，則體均腎腸心腹之親。左右有爲，安危所繫。不待築巖而得說，僅同維嶽之生申。倡九牧以阜民，將蒙于膏澤；宅百揆以熙載，側聽於明綸。某舊獲登門，久乖望履。聞風而悅，敢自許於彈冠；飲德之和，庶相期而鼓腹。《竹谿先生文集》卷七。

謝宣州解元啓

伏審文場較藝，賢籍登名，衆推卓爾之能，首應褒然之舉。伏惟解元先輩英材發秀，懿行成純。益壯詞鋒，人將賈其餘勇；資深學海，力可回於狂瀾。用志有累丸之專，收功信拾芥之易。一朝鬻技，權輿已重於百金；三月聚糧，稅駕必期於千里。某坐稽慶牘，荐枉賢車。聞金玉之好音，至於忘味；念瓊瑶之匪報，徒有汗顏。感荷之深，敷宣罔既。《竹谿先生文集》卷七。

代賀韓侍郎啓〔二〕

伏審肅奉綸恩，峻陞橐禁，得賢之慶，多士所同。恭惟判部侍郎稟識疏明，受材雄鷲。濟美勳賢之世，逢辰熙洽之朝。天府先聲，已孚於彈壓；水衡帥屬，屢致於澄清。載疇心計之優，往參泉貨之柄。踰尊踰戚，所以待縉紳非常之才；足食足兵，斯乃爲朝廷當務之急。惟寵異則任益重，而力裕則功易成。比屋財豐，賦歛不加於郡縣；太倉粟腐，錢穀不聞於廟堂。佇觀嘉績之多〔二〕，用膺蕃錫之庶。某頃參吏幕，恩容止許以登車；遠佐郡章，趨走莫遑于賀厦。徒欣依庇，竊幸聞風。春序方深，生經惟重，冀順迎於諸福，以茂養於至和。《竹谿先生文集》卷七。

〔一〕啓：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多：原無，據右引補。

賀張參政啓

伏審光奉綸言，入陪機政。人惟求舊，共知獨斷之明；道之將行，孰謂中興之晚？廟堂增重，海宇蒙休。竊以吳會天臨，順動六龍之御；淮壖電掃，力摧九虎之軍。注意方隆，協恭有賴。政將焉往，聳夷夏之傳聞；事有至難，快神人之宿憤。進裨國論，允屬宗工。恭惟某官業懋經邦，義存許國。懷文抱質，時推君子之儒；效信納忠，可見仁人之勇。附清光於日月，參密契於風雲。周誥商盤，蚤專潤色；房謀杜斷，久贊經綸。未攄補袞之遠猷，咸仰輕裘之餘裕。晉公舊德，難安綠野之遊；謝傅重名，果慰蒼生之望。虜氣坐消於鶴唳，王師益奮於鷹揚。增六七作之重光，賴一二臣之同德。副南山詠，何待於旬時；收東周功，尚遲於期月。某侵尋老境，漂泊孤踪。方歸棲芋栗之區，獲久借帡幪之蔭。游揚過實，汲引居多，則聞渙號之頌，獨倍輿情之喜。高岡鳴鳳，願賡吉士之歌；大壑縱魚，請作賢臣之頌。《竹谿先生文集》卷七。

回劉待制啓

蒼顏白髮，久負耒於丘園〔一〕；皂蓋朱轡，偶分符於民社。知難弗避，撫己增羞。伏惟某官宇量淵澄，風神嶽秀。望出薦紳之表，知深旒宸之衷。宣室陳謨，早雍容於禁橐；承明厭直，久游泳於真祠。某間闊十年，馳驅千里。承流宣化，方懷非據之憂；事賢友仁，竊有踰涯之喜。曾未修於問牘，辱先枉於緘封。愧荷之誠，敷宣罔既。《竹谿先生文集》卷七。

〔一〕耒：原作「來」，據四庫本改。

回劉通判啓

上詞同。伏惟某官儒雅飭身，智謀周事，兼文武之兩器，信仕學之並優。澤國乘輅，屢秉光華之虎節；江城半刺，尚淹游泳於牛刀。眷是劇邦，適丁饑歲。地近操戈之衆，誰能去兵；俗傳插筆之風，必使無訟。顧茲孱陋，實藉維持。方馳問之未遑，遽貽書之先及。感銘之至，敷叙奚殫。《竹谿先

謝生日詩啓

身名無取，悵蒲柳之近秋；歲月可驚，適桑蓬之在旦。伏惟某官仁風遠及，德宇兼容。寓高興於七言，文成製錦；味過褒之一字，意欲凌雲。回壯志於已銷，知頽齡之可制。心乎愛矣，敢忘金玉之音；卷而懷之，愧乏瓊瑤之報。《竹谿先生文集》卷七。

賀沈樞密啓

伏審宸章播告，宥府登庸，夷狄震驚，兵民鼓舞。竊以時不可失，會聖賢之相逢；事有至難，快神人之共憤。蓋惟過物者必濟，不待三年而有成。故增重於本兵，以敷求于舊德。天下以安危繫於成敗，朝廷以用捨視爲輕重^(一)。爲文經世，直節端朝，隆隆明堂之傑材^(二)，卓卓清廟之偉器。許國獨高於大節，陳王密契於上心。言聽而行，久參黃闥之政；功成自晦，早從綠野之遊。屢勤宣室之夜思，旋被康侯之晝接。金華前膝，方入侍於宸居；玉帳借籌，遂還陞於樞極。允賴兼資之略，全收克復之勳。坐運六奇，上寬北顧之慮；遠施三表，盡清南牧之塵。行聞選於衆而舉臯陶，焉用求諸野而得傳說？某登門未久，辱遇最深。喜上臣之有爲，聽下風而增氣。屬紆郡紱，阻曳賓裾，瞻望門闌，

不勝欣抃依歸之至。《竹谿先生文集》卷七。

〔一〕視爲輕重：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隆隆：原脫一「隆」字，據右引補。

賀張丞相啓

伏審誕告大廷，登崇碩輔，爰舉非常之典，用彰不世之勳。夷夏聳聞，君臣胥慶。竊以時不可失，會聖賢之相逢；事有至難，快神人之共憤。蓋惟過物者必濟，不待三年而有成。收淮蔡之功，始於能斷；却淝水之衆，孰謂矯情？雖至今非得失所能重輕，而天下以安危繫于成敗。一人注意，萬口同辭，藹然嘉績之多，允矣懋功之報。恭惟某官明謨經世，同德承乾。獨高取日之能，綽有回天之力。心存王室，遠寵利而弗居；志在中原，蹈險阻而不顧。馭將於掌握之上，致敵於樽俎之間。借筭前籌，嘆論兵之合我；長纓係虜，恨無官以酬公。載疏赤舄之榮，益懋黃裳之業。仲父之在江左，朝野皆傾心而來；光武之下昆陽，京師將傳首而至。然養虎雖媚，防其怒心；逐獸既窮，慮能反噬。深謀者不戰而備，乘勢則以速爲神。欲必取於萬全，盍兼收於多算。某效功無路，辱遇有年。識君子之所爲，聽下風而增氣。屬紆郡紱，阻曳賓裾，瞻望門闌，不勝欣抃依歸之至〔一〕。《竹谿先生文集》卷

〔一〕欣：原作「忼」，據四庫本改。

賀秦丞相啓

伏審肅奉宸章，寵陞宰路，適契臣鄰之詠，遂專宥密之司。夷狄震驚，兵民鼓舞。竊以時不可失，會聖賢之相逢；事有至難，快神人之共憤。蓋惟過物者必濟，不待三年而有成。故增重於本兵，以敷求於舊德。疇功不世，晉位久虛。雖至人非用捨所能輕重〔二〕，而天下以安危繫於成敗。恭惟某官嘉謀經國，懋德承乾。信行蠻貊之邦，忠爲社稷之衛。功高杵臼，力存趙氏之孤；義重子卿，身杖漢家之節。十年神護，萬里生還。豈天用是彰周公，使虜誠爲真漢相。金甌定卜，久冠於台躔；玉帳借籌，還登於樞極。允賴兼資之器〔三〕，全收克復之勳。坐運六奇，上寬北顧之慮；遠施三表，盡清南牧之塵。還風聲鶴唳之師，安簞食壺漿之衆。某效功無路，辱遇有年。識君子之所爲，聽下風而增氣。屬紆郡紱，阻曳賓裾。瞻望門闌，不勝欣抃依歸之至。《竹谿先生文集》卷七。

〔二〕重：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器：原作「氣」，據右引改。

回黃少卿啓

蒼顏白髮，難陪英俊之遊；皂蓋朱幡，尚竊承宣之寄。雖內慚於非據，竊有幸於依仁。伏惟宮使少卿宇量粹夷，風猷凝遠。道不直則不見，勇見義而必爲。秀萃一門，人謂德星之聚；望高諸彥，班聯卿月之榮。既藏刀者十九年，將激水而三千里。惟義重金蘭之契，致寵貽瓊玖之詞。某半世艱關，十年間闊。見君子而喜，知望履之有涯；事大夫之賢，期掃門於異日。其如感慰，未易敷陳。《竹谿先生文集》卷七。

回王中大啓

上同前。伏惟宮使中大風度疏明，天資粹美。長才見於治劇，厚德可以鎮浮。驥足不群，驚騰驤之莫及；牛刀屢試，見肯綮之未嘗^(一)。尚迂鴛鷺之遊，獨得江山之助^(二)。某聞風有素，仰德惟深。比幸假於一麾，遂得親於三徑。見君子而喜，知望履之有涯；事大夫之賢，期掃門於異日。其如感慰，未易敷陳。《竹谿先生文集》卷七。

〔一〕嘗：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得：原無，據右引補。

回宗通判啓

芝宇未瞻，首拜瓊瑤之賜；瓜時甚邇，側聞車馬之音。豈惟遠俗之交懽，孰若懦衷之有喜？伏惟通判學士清姿邁往，達識探微。聳壑昂霄，久擅出群之譽；盤根錯節，共推治劇之能。方韞匱而不沽，顧割鷄之焉用？少淹別駕，倚俟徵車。白髮蒼顏，雖願資於善畫；青黎紅藥，恐難緩於高蹤。幸望履之有期，宜著鞭之及早。其如傾頌，未易敷宣。《竹谿先生文集》卷七。

賀樓樞密啓

伏審寵膺睿渥，榮席鴻樞。正人進而朝廷尊，直道行而天下服。聳百僚而胥慶，敷四海以交欣。恭惟樞密端明性品淳明，天資鯁亮。高風足以振頽俗，粹宇足以消塵心。特立獨行，慕古人之大體；戴仁抱義，見君子之所爲。深簡上知，備殫臣節。果自北門之選，進膺西府之崇。豈惟高頗牧之風規，抑欲資良平之籌畫。頃由政地，遠暢皇威，允符分陝之行，誕布新周之命。河南父老，欣見漢官

之威儀；當代酋豪〔一〕，應想晉公之年貌。上寬西顧，力贊中興。歸我侵疆，顯著用儒之效；賚子良弼，倚觀迪后之謨。某假守遐方，竊依巨庇。載念金蘭之契，曾陪鴛鴦之班。膏澤斯民，敢私九里之潤；折衝敵國，共崇四海之瞻。《竹谿先生文集》卷七。

〔一〕當：原無，據四庫本補。

賀薛集英知福州啓

伏審疏榮宸陛，易地侯藩。陞華禁殿之班，增重帥垣之勢。群情胥慰，遠俗交懽。伏惟某官達識探微，宏材成務。繩愆糾繆，獨高盤錯之功；激濁揚清，屢報循良之政。屬閩粵困綠林之擾，致廟堂深赤子之憂。選任實能，促馳都騎。蓋治效當求之已試，而兵機貴在於及時。安之勝之，可使解刀劍而買牛犢；遠者近者，將見詠襦袴而爲歌謠。某夙預登門，久乖望履。知依仁之有幸，顧修慶之敢先。欣頌之私，敷宣罔既。《竹谿先生文集》卷七。

回定書

鴈塔聯榮，契莫敦於三世；鳳占協吉，姓宜合於兩家。重於納采之儀，俾踐于歸之約。伏承令孫登仕駿驚千里，志學五車。而某第四女子識昧知琴，才非詠雪。仰恃潘、楊之舊好〔二〕，敢攀王、謝之高風。執贄雖微，垂纓敢後。大非吾偶，豈徒圭筆之光；善與人交，益佩金蘭之義。其爲感荷，曷罄敷陳。《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二〕楊：原作「陽」，據清抄本朱筆校改。

問親書

言念合二姓之好，禮莫重於人倫；論平生之交，義必存於久要。敢借絲蘿之託，益堅金石之盟。某猶子某近發蒙童，未熟伯魚之訓。伏承令女二小娘子少聞女戒，已高道蘊之風。援既慕於相門，姻亦聯於世契。蚤繇心許，似是昔緣。曾無媒妁之飾辭，盡略陰陽之俗忌。魚軒象服，豈敢期異時家室之榮；竹杖芒鞋，便可結兩翁山林之伴。《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全宋文卷三九五二

李彌遜 九

送邵公緝還鄉序

宣城古名郡，而負山帶江，行者以阻。四方之士大夫，非職事走，未嘗輒至。故俗尚簡，不相友事。宣和壬寅，僕從季氏來丞茲邑。始至，屏居念咎，不多與人還往。正晝闔戶，繹編帙成，或熟寐通暝，百不一問，相栩栩自樂也。賓至，則謹冠履，正紳笏，偶坐寒溫而退，日雖數不敢怠。間而彌月一接人，亦不以岑寂自嘆。既數月，邵生緝者來見。貌甚閑，服甚野，頰顴竦特，眉目濯濯秀發，余固奇之。後累見益親，出其文有典則，誦其學知閫奧，叩其胸中足以相表裏，始與之友。於是出有與並驅，居有與共席，朝暮有與辨是非，攷古今以講習，唱酬嘯詠於閒暇也。稍不與接，則介然於懷，若有所失矣。一日，謂余：「僕親官滿當歸，而田疇未墾，室廬未闢，其敢以貽父兄憂，請以身先。」且曰：「僕野人，是行若園鑿之赴方，將岸巾負耒從老農之後，以終吾身。當世之所爲，吾

弗爲也。」余聞而愀然，爲之改容曰：「噫！余之窮於斯，得子以忘其獨。今去我，是造物之益窮我也。雖然，子之行，職也，余不得而止。子之說則不可，願有以告。夫學之爲王者事，子其知之。古人未嘗不欲仕也，而必以正，必由其道，不幸而行蹟言沮，則視去其位猶脫屣之易，樂於畎畝，饑且死不怨。固未有誦聖人之言，學其道，可以行而終止者。今子桐梓之拱把、楸栢桑之三圍四圍者也，不盡其材，充其有以施諸人，而以無用爲全，獨善爲德者，畫也。以余之愚，學不足以飾身，其敢責人以所不能？然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嘗聞其語矣。吾子勉夫！」《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二〕嘗：原作「常」，據四庫本改。下同。

送秀化士還金陵序

天寧端禪老遣化士法秀自金陵來謁余，余方諱窮，無以供其求。將還，請言爲贐，因語之云：昔維摩詰遣化菩薩詣衆香國，香積如來持衆香鉢，盛滿香飯，而以與之，悉飽。會中菩薩諸大弟子八萬四千人，與彼國來九百萬菩薩、虛空地神、釋梵四衆，各各厭足。我今施子以孔雀瓶，滿中擎空，歸餉會衆。彼飯有量而空無盡，彼飯能飽一毗耶城，而空性周遍，無所不在。假使舉恒沙界末以爲塵，一一塵中一毗耶城，一一城中有如是衆，隨取隨與，至百千劫，無有窮盡，況一天寧耶！則我與子所

作佛事，是最上施，是不可思議施於十方如來，同一法施，比前功德，百千萬億分所不及一，未易以算數譬喻計也。子歸，持我所施與語子者謝端，并求北山老人爲作證明。《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送慶侍者遊諸方序

慶上座十六受具戒，十八遊諸方，遇本分宗師指直截根蒂，正因正受，不枉工夫，踏着路頭，須臾進步。從入者勿着一塵，不可得少爲足，放意外求增長，見山番成過咎。要令舌端生荆棘，筆下長蓬蒿，拈頌代別〔二〕，且置一邊。異時呵佛罵祖〔三〕，不讓於師，八面四方，何憂不契？居士俗人，不知向上事，以自病，故衆生病。三十年後，當信斯言。珍重！《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二〕拈：原作「枯」，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三〕呵：原作「阿」，據四庫本改。

跋邵暘叔詩後

二浙文物之富，甲於天下，而常獨冠諸郡。邵氏於常爲顯族，熙寧癸丑，暘叔父兄同日釋褐集英

者四人，衣冠榮之。先子亦以是年擢進士第，故其後每譽邵以訓諸子。又十九年，暘叔繼登甲科。又十三年，余始見之金陵。侍子鴈列，蘭玉相照，有孫方能言，眉目明秀，忔有食牛氣，余固疑邵氏世不乏人乃如此。及讀刺史公行事錄，始知累德有自矣。暘叔又出其兒時所作詩章，云：「先夫人嘗手授諸孫以勸其學。」余於是益知凱風之助，不特樂有賢父兄也。暘叔廉靜有守，官以不遂，然名字籍籍搢紳間，意其烜赫盛大，必在歲寒，必在其後。後之人將勉於學，無負於我暘叔之世其先，監諸斯可也。《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題胡霈然書後

霈然與胡英、衛秀等並習右軍書。昔人論其工不及懷仁，而賢於蕭森，過唐玄度之徒遠甚。惜乎不得盡見數家書跡，以定其優劣也。隋僧智果作字硬健，煬帝時謂得右軍骨，予於胡亦云。《竹谿先生

文集》卷二一。

書杜祁公帖後

祁公嘗云：「四方訊問，雖甚疏遠，必親答。若盡委之筆吏，與不答等。」故其簡尺，好事家間

有之。而此數帖，乃晚年所作，未易得也。公在慶曆中，居相位纔期月，而遺風凜凜，於今如在。殘章斷簡，猶能使人改心正容，對之肅然，況於親炙之乎！《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書蔡君謨帖後

李陽冰云：「逸少十五年攻永字訣，其後書入神品。」本朝以書名家，得八法之妙者，前輩獨推蔡公，是帖真可貴也。《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書富韓公與王龍圖帖後

晉唐書帖，遣辭簡少而情致有餘。韓公好義善交，翰墨中綽有古人風度。雖不及形識面龍圖公，然韓公端人也，觀其取友，則公之名德可知矣。《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跋周越書王龍圖柳枝辭後

周氏《書苑》十卷（二），歷叙古文篆隸而降凡五十四種，古今能書四百九十餘人，筆法論叙二十

餘家。字畫之變，略盡於此。及觀其真草二體書，婉媚遒勁，皆中規矩，信其書之不徒作也。龍圖王公《柳枝辭》，格韻超逸，追古作者。不然，周書豈浪得耶？《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二〕書苑：原作「書苑」，據衢本《郡齋讀書志》卷四改。

書陳瑩中贈韋處士詩後

僕自兒時知誦右司陳公名，及解事則知敬之。後二十年，始得拜公金陵。明年，公亡。嗚呼！僕也幸而見公之早，得以想風采於既沒；不幸見公之晚，不得從遊於朝暮也。深道生亦後公數十年，居之相距若在楚越，乃能交以道義，久而彌親，使公愛之，形於言詠。其好賢樂善之誠，豈僕所可跂及哉？《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書蔡耕道學士詩後

蔡耕道，余外舍之戚屬也。聞其風蓋久，未及與游而亡。明年，邂逅莆陽，郭仲隱出其詩章數十，清麗超軼，有不群之思。余以是益知其才。惜乎，不見用於時也。耕道爲人慷慨自許，尚氣節，

不少屈於人，而仲隱乃能相與久要，死猶敬之，賢矣哉！《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書朱道者傳後〔二〕

世言神仙之說者術而已，未聞所謂道也，故其論近誣，而事寡要，至終身行之，不見成功。朱翁神遇心契，一夕而覺，率以仙去。道之所在，果多乎哉？《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二〕朱：原作「諸」，據四庫本及正文改。

跋先翁贈余仲勉詩後

德興在山水間，地俗簡僻。異時軍旅不作，官曹退食，蕭然無一事。元符間，先君自太僕出筦縣庫，日與里人論文賦詩以自娛，由是遠近競造〔一〕，戶外之屨滿矣，獨於仲勉尤所愛厚者。是篇之作乃在初相見時，至久而敬之，豈特文字間而已。後三十年，某來備郡守員，仲勉以外郎謝事，高卧里舍，書來，出手澤若新〔二〕，讀之感涕。噫，仲勉不負人所知，有如是哉！《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一〕遠：原作「邇」，據四庫本改。

〔二〕手：原無，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補。

跋仲兄書靈寶石經後

伯氏宣和間書《靈寶》、《度人》二經，刻之浮光道院，軸帙數百本散之。未十年，余家所存盡於兵火，浮光今爲盜區矣。此本固不易得，而感事傷時，重爲悵然也。《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跋趙見獨詩後

山谷以「水清石見」爲吾家秘密藏，雖其宗派中人，有不能喻。見獨作語平淡高古，不類近世詩家者流，飄然有晉宋風味。余三復終篇，了不見其關紐〔二〕，抑自有秘藏耶？《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二〕紐：原作「細」，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跋蔡君謨白蓮帖後

書家論永字法，遲澀峻疾，要使筆峰行字畫中，如人骨骼既立，雖豐瘠不同，各自成體。近時臨書，方盡力點畫間，圓銳斜直，唯恐失之，奚暇議筆行何如耶？持此爲驗，真僞不足辨矣。蔡君謨公《白蓮》四帖，久歸李正臣家，後人得贗本，珍重印刻〔二〕，更相傳玩，至今不悟。如貧家子見他寶器，不知其所可寶也。是非之能亂人乃爾，嗟夫！《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二〕刻：原無，據四庫本補。

跋張嵇仲樞密遺墨 一〔二〕

靖康改元冬，金人犯順，要盟城下，樞密張公自南道提兵轉戰入衛，及自大駕北征，遂留守京師。公手自草牘，請立趙氏，凡十往返，竟以身從。噫，古所謂社稷之臣歟！昔杵臼爲趙死，後世以謂賢不及程嬰。蓋死易，立孤難耳。公以天下計，爲所甚難者，其賢於嬰又萬萬矣。公給事東省，僕以左史從。後三十年，復瞻遺墨，凜凜有生氣，涕泗拜之。《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二〕墨：原作「臺」，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跋張嵇仲樞密遺墨 二

右，樞密張公遺帖，蓋公末後語也。房相國佐唐功居第一〔二〕，病且亟，猶奏疏以止東伐。司馬長卿居心不淨，素易繩檢，沒有遺《封禪書》。忠佞之性，至死不移。公奮不顧身，斧鉞在前，猶以大節自任。英風義氣，可以立貪懦而激忠直，百世之下，公之平生想見矣。《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二〕功：原作「公」，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跋王才元少師詩後

世謂貴游文字中多作富貴語，蓋其境習使然。少師公長於詩，如「雲曳山容改，遠墅炊煙近」，却皆林下士旬月煅煉之句，了無一點膏粱氣味。無己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真知言哉！

《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跋王才元少師所收尚書兄墨跡

少師公嘗與先兄尚書同朝。後二十年，僕始識公於長樂，見其所收先兄尚書遺墨，雖斷簡隻字具在。又出古律詩，燦然盈軸，語意精到，林下士旬月煅煉，有不能及。其所與酬唱，皆一時詩家名流也。僕與少師公游固未久，觀其趣尚清遠，風義敦至，固已使人歎仰不暇，餘可知也。《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跋東坡書中秋詩後

山谷云：東坡書隨大小真行，皆嫵媚可喜。世間所見墨跡固多，妙處各各不同。余舊得公自書《吉祥寺詩》於齊安何所舉，乃其帥錢塘時所作，筆力尤更豪放。此帖雖應規入矩，而中有絕塵超軼之思，政復大佳。山谷真知言哉！《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跋東坡書石鐘山記後

自東坡作《石鐘記》〔一〕，好事者過之，往往回旋其下，未必有所遇。僕往歲自廬陵赴建業，道由彭蠡，亦浮小舟，繫岸石。良久，但見水石吞吐，風激之鳴，不聞所謂噌吰鐙鞳之聲也。乃知山靈水仙，出奇發蘊，必有所付，非其人，可浪得耶？《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一〕石鐘：原作「鐘石」，據正文及四庫本乙。

跋張仲宗先世聘書後

合姓古所重，必厚幣忱辭以先之〔一〕，禮也。近時風俗靡薄〔二〕，雖細大軸飾以繡繪，徒爲兒女態，過目輒置不省。仲宗老而慕古，得先世聘書於六十年後，猶表綴以貽子孫，可謂孝而知禮矣。

《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一〕幣：原作「弊」，據四庫本改。

〔二〕時：原作「得」，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跋微上人徑山賦後

惠宗〔一〕、參寥妙於琢句，至用儒生語，如士大夫說禪，便有敗闕處。微上人作《徑山賦》，瀏亮工體物〔二〕，雜取衆言，若不見瑕類〔三〕，更能以古爲師，遣辭嚴平，立意深切。置之才士述作中，孰知其爲僧語也？《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一〕宗：疑當作「崇」。

〔二〕瀏：原作「劉」，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三〕類：原作「類」，據四庫本改。

跋張仲宗刻其祖手澤後

士而尊祖，所當爲之也。今之學者類喜近名，而不知爲所當爲，於吾仲宗不得無愧。劉殷少孝於祖母，神賜之粟七年。仲宗行且老矣，而方諱窮，造物其終報之耶？《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又見《蘆

跋蘇粹之所藏王摩詰畫維摩文殊不二圖

王輞川以《凝碧詩》見知當世，餘事丹青，亦造神品。晚年長齋，刻意空門，學室中唯繩床經案。退朝之後，焚香獨坐，大有所契證。三復斯畫，知其不苟。毗耶一會，儼然自中觀者〔一〕，要當於默然處，驚海潮春雷之作，始不負渠。《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一〕中觀：原作「觀中」，據四庫本乙。

跋錢服道畫潮出海門圖

丘光廷著《潮汐論》，盡闢王充、盧肇輩說，自立己意，以謂水不能爲盈縮，直以地有動息上下，故海有潮汐，是大可笑。世界依水建立，而海環之。水行地中，東涌西沒，西涌東沒。與氣升降，如百脉之周一身〔二〕。至於逢高遇溢，小遏大決，則騰躍奔放，變怪異態，此理之自然，而人或未之考。錢侯乃能於筆墨間同功造化，置萬里波濤於一堂之上，其進乎技者耶！《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二〕百：原作「有」，據清抄本朱筆校改。

跋徐穉山所作智道者偈

智道者以大悲願，能行難行，憫諸衆生墮於苦海，欲以慈力援之，其所遊行，何止五十三城，所功德乃至算數所不能及。穉山居士作偈稱讚〔一〕，爲說方便波羅密，至善惡俱泯，罪性皆空，功德又過是大比丘百千億倍。僕識居士於秣陵〔二〕，將三十年，平時慕其學識英博，以爲勝己。不見纔數寒暑爾，其性理超詣乃如此也。呂子明云「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其善言哉！《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一〕釋：原作「現」，據四庫本改。穉山，徐林號。

〔二〕陵：原作「後」，據文意改。

跋予與馮濟川侍郎書後

紹興庚申，予守臨漳，置此書於蜀人馮濟川。濟川以授智平長樂。後六年，在福唐，平復以示予。昔殷洪喬不爲置書郵，悉投之江。今此書數年間往來萬里，若有羽翼然，事有可笑乃爾耶？《竹

跋濟川侍郎贈平老詩後

濟川方弱冠時，不學自悟。始求證於昭覺勤，今七十餘，精進不退，可謂聞而能脩，行解一如者。誦其詩，可知其人矣。《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書尚書兄墨蹟後

嗚呼！此余季兄尚書公末後語也。余少學於兄，其後相繼登進士第，又相繼賜對，改秩爲校書郎，又相代爲南宮舍人、左書言。兄自史官即遷三字，歷瑣闥貳卿，三部尚書，出領守帥，中外翱翔二十年。余始復爲起居郎、紫薇舍人、戶部侍郎，其揚歷大不及兄，而出處略相似，亦兄之力也。尚書兄爲人敦厚方嚴，言行有法，則立朝行己，挺特不群，可以任大事。權佞嫉之，林居十餘年，憂國愛君之志，尺寸不得行，惜哉！紹興己未歲，余自臨安得清漳。巖過信上〔二〕，拜兄於懷玉山居，尊酒道舊，喜見顏色，相約買田築室，同老此山之下。兄自壯留意鍊養，年踰六十，神髮俱鮮，長髯過腹，鬱然無一莖白。人皆曰：「福壽未艾也。」既別一年，以疾告，逾月而愈，得此書，其詳至猶如此，又兩月而訃至。嗚呼！艱難以來，兄弟隔絕，蒼顏白髮相望千里者十餘年。一別永訣，竟負平生

之約，此恨寧有窮已！因其絕筆，追思性行出處之略，哀痛莫極，握筆大慟，書授棗藏之。《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二〕巖過信上：疑有誤。

跋趙超然契聖錄後

如來爲衆生不請之友，故其立教，多背塵異俗之言，凡夫下士未必所樂聞。蓋世界依五濁而立人生，其間以業爲本，舉心動念即是業。因如來方便，絕其未萌，禁其已作，所以信受悟入之難也。超然居士趙公夙植善根，以諸佛心施於行事，固已不可思議，而欲揖諸有情，共進此道，乃作《契聖》前後二編，載其所見所爲，普勸而詳說之，傳之諸方，作將來缺無一言不當於禮，無一事不歸於善。至於違情而逆耳，力詆而切中，初不求合於流俗，而皆足以感動人心，抑世間不請之友歟！使聞者能信，信者能行，則舉世薰其德而善良。居士之言，其利博哉！筠溪子聞風而悅之，非曰同參，亦擇其善而從之者也。《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跋筠溪圖後

李子倦游，歸自秣陵，至連江，曰：「吾祖之舊隱也。」遂家焉。得湖陰依山之地百畝，可佃可漁，因以築室。念衛公之平泉、愿之盤谷、伯時之山莊，皆吾宗故事。乃誅茅茨而籬落之，種竹萬箇，結廬其間。客有過曰：「非也。爲富之道先求田，田之不治而營巢，可乎？」予應之曰：「富如可求，執鞭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柳子厚依愚溪，東坡依觀，皆將終身焉。予何人也，請從其後。」落成飲客，以「此中有真意」爲韻，賦以侑觴，得「意」字。詩曰：「離離領下髭，短白不可薙。焉能老行路，結屋聊自庇。溪橫衆山繞，左右松竹翳。山華如幽人，獨秀不取媚。客來飲以漓，累觴亦復醉。欲眠子姑去，自占十畝翠。不爲溝壑憂，不作子孫計。旁觀大笑之，不解箇中意。」客慚而退，因圖之以俟知者云〔一〕。《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一〕俟：原作「自」，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舍人林公時莧集句後序

章句之士，溺於所長，以自窘束，不肯棄繩度，壞藩維，放乎大肆，求夫忘其所能，寓於不得

已，合衆巧，收天地萬物之奇以爲功，未有也。介翁深於詩，不自立戶牖，其欣於所遇，悲於所感，賦事體物，酬餞贄贈，一取它人語而櫟括之。章成，千態萬狀，貫穿妥帖，不見罅隙，皆足以發難顯之情。至其奔放曲折，莫可排障，浩浩汨汨，行於地中，是豈章句士所能爲哉？自風雅之變，建安諸子、南朝鮑庾謝輩，至唐以詩鳴者，何止數百人，獨杜子美上薄風騷，盡得古今體勢。其它旁門異派，如沈、宋、韓、柳、賀、白，韋應物、劉禹錫、李商隱、杜牧、張籍、盧仝、韓偓、溫庭筠之流，其精深雄健，閒淡放逸，綺麗軟美變怪，人自爲家。而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後世或以爲譏。乃欲奴僕命之，拔其尤，揉而置之關紐間，使出一口，如捋狼，如探虎，如陣市人，噫，可以爲難矣！集句，唐人號爲四體，國朝石曼卿始以爲名。至元豐臨川王文公，進乎技矣。東坡好爲高世說，雅不與臨川相能，故有鴻鵠、家雞之比。自是靡然不復相尚。其後學詩者流，聞於膏馥之餘，爬羅牽挽，僅相比屬，則揣意語近似而命之題，雖形模具存，真木偶人，悻悻無復生氣。觀介翁之作，失喜自賀，不意復見前輩。向使坐荃蘅蘭蕊之室，享笙竽琴瑟之奏，登魴鯉牛心熊掌而膾炙之，不足喻其美且樂也。介翁敏博而文，讀書過眼輒誦，自著及訓解卷百有奇。煨燼之餘，唯此藁存。其所用詩，上下數百年，凡二百八十家。且曰：「惜哉，使我不得置東坡，山谷語於其間也！」其受才廓達雄鷺，大而難用，立朝不避怨嫉，宦不遂，抱其蘊以死。樂天嘗嘆陳子昂、杜甫各死於一拾遺，詩人之蹇，古以爲恨。翁爲泮宮先生於東平，僕時在諸生中。及後讎書天祿，翁爲道山長。翁沒二十年，得其子敷妻之。嗚呼！僕也從翁之久之親，而不得見此詩於翁之未沒，而親炙論辨範模之，憾焉不解於心，

故書其後以誌。《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福州仁王謨老語錄序

予舊觀東坡《南華寺》詩意，明上座非凡僧。後二十年，始識之於姑熟隱淨方丈。時夢堂新成尚虛，數與予偶坐堂上。味其言，非凡僧也。其後退居堂中，故衲子多以夢堂稱之。自是諸子得髓得皮，名滿四方矣。紹興乙丑，偶居福之仁王，謨公始來補處是刹〔二〕。相從五六年間，叩之益深，真夢堂子也。夫祖意不立文字，然非言句無以顯機，亦無以觀來學，與奪之柄，正在於此。從上祖師古尊宿拈頌代別，的有深旨。謨公早得夢堂不言之妙，而嘗學詩於郭祥正、李端叔，二俱不立，自成一派，故其語言三昧，超出有無，諸方所不及焉。侍者元嗣錄其上堂小參問答之語，請叙於予。予老病不能爲文，姑述其父子相知之舊授之。《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二〕刹：原作「利」，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三九五三

李彌遜 一〇

衛鞅以強國之術說秦孝公議

衛公孫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復讓衛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不能待，且賢君者

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爾。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議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於梁則曰「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於齊則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滕文公問爲國，則曰「民事不可緩也」。蓋不如是，不足以爲敬。未聞不能帝而王，不能王而霸也。商君以刻薄之資，挾刑名之學，假帝王之說，而歸過於孝公，賊其君之大者。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竹谿先生文集》卷八。

〔二〕用：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不：原無，據《史記·商君列傳》補。

韓宣惠王欲用公仲公叔爲政議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爲政，問於繆留，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成子及闕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而寡力者藉外權。群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議曰：政事之臣忌於專，古今之通患。故《易》有「多懼」之辭，《虞書》有「同寅協恭」之戒。繆留之言，是終不可任人以共政也。然君道無爲而仰成於臣，必有任天下之責者。苟政出多門，則枉道者得以害正，植私者得以害公。法行而改作，令出而反汗，平居肆橫議，臨難無與執其咎，亦亂之所由生也。成周大小之臣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況一二大臣乎？惟得賢而勿與小人間之，則獨任而不爲專，衆進而不爲黨。伊尹相湯，高宗得說，舜咨二十有二人，武王有亂臣十人，顧豈以任人之衆寡而爲治亂哉？《竹谿先生文集》卷八。

張儀以商於之地獻楚王議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懼，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南見楚王，曰：「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懼。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群臣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

先出地，後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說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

議曰：戰國之君，不知所以保民，志於闢土地而已。故一時遊說之士，揣摩迎合，得以行其詐。商於之獻不足以欺童稚，而懷王受之不疑，雖軫之辨不能解其惑，卒至於交兵削地，結怨鄰國，蔽於利而不見其害故也。聽言之道，曰公曰明，一有所蔽則惑矣，可不慎諸？《竹谿先生文集》卷八。

王翦取荊請美田宅蕭何守關中買田地以自污議

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一〕。荊人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

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爾。」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爾。」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二〕，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我〔三〕，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

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信。上已聞誅信，遂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四〕，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之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五〕。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軍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客有說何曰〔六〕：「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成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中〔七〕，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八〕，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

議曰：君之使臣以誠而不疑，則臣之事君以誠而不欺。始皇、高祖懷并吞之志，當撥亂之餘，猜忌嫚侮，遇人寡恩。而王翦空秦國之士以專征，蕭何據關中之固以居守，任大責重，處疑似之

跡，難於求全矣。故皆忍恥自汙，終以獲免。雖於君臣之際，不能盡誠以相與，然亦可謂智矣〔九〕。《易》曰：「三多凶，四多懼。」蓋位高則易危，權重則易傾。雖聖人猶或難之，所以貴夫辭尊居卑，去功與名也。《竹谿先生文集》卷八。

〔一〕頻陽：原作「潁陽」，據《史記·王翦列傳》改。下同。

〔二〕怛：原作「怛」；人：原缺。據右引改、補。

〔三〕今：原作「令」，據右引改。

〔四〕召平：原作「君平」，據《史記·蕭相國世家》改。

〔五〕以：原無，據右引及四庫本補。

〔六〕有：原作「又」，據《史記·蕭相國世家》改。

〔七〕中：原作「本」，據右引改。

〔八〕爲：原作「謂」；者：原無。據右引改、補。

〔九〕智：原無，據四庫本補。

袁盎言絳侯非社稷臣議

文帝時，袁盎爲郎中，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

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議曰：勃背高皇帝約，姑順后旨，以王諸呂。幸而產、祿即誅，不然，顧何面目見帝於地下乎？王陵固盡臣職，而勃不得亡罪。世乃譽勃而譏陵，使後之面從容悅阿意希旨者得以藉口，特未之思爾。盎取其功，誠確論歟。《竹谿先生文集》卷八。

張釋之奏犯蹕當罰議

漢張釋之，文帝時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

議曰：張廷尉持法之平，後世無得而議。至謂文帝「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無乃失言乎？君側之言，甚哉其不可苟也！田千秋一言而帝悟，袁盎一言而錯誅。梁公一言，廬陵還而三思罷；李勣一言，王后廢而昭儀立。興邦喪邦，在於反掌間爾。異時人君廢法自用，以專誅殺，廷尉之言實啓之也。王肅以謂：「廷尉天子吏，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繆惑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也。」謂之不忠，雖已甚，然舉其失以救魏明好殺之弊，亦知言乎！《竹谿先生文集》卷八。

〔二〕既：原作「即」，據四庫本改。

馮唐言文帝不能用頗牧議

馮唐事文帝，爲郎中署長。上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乃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印，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非空言也。

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議曰：將將〔一〕，天子之職也。閫外之事，則將得以專之，故下可以盡其知能，上可以責其成效。苟謀帥不加審而致疑焉，生殺與奪懸制於中，有功不行賞，少不至，以法繩之，使其威不足以立軍紀，恩不足以結士情，而驅之當敵國必勝之師，是倒持太阿以授人柄，欲其成功也難矣。文帝悟唐一言而復魏尚，真得頗、牧，知其必能用，區區匈奴，顧何足慮哉！《竹谿先生文集》卷八。

〔一〕將將：原作「將帥」，據四庫本改。

景帝誅黽錯議

漢黽錯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者削其支郡。諸侯誼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議多怨。」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黽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袁盎，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盎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問：「計安出？」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袁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出，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令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黽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乃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而謝天下。」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長少皆棄于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

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

議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四〕，然後殺之。鼂錯爲國遠慮，尊天子，安宗廟，忠矣，而不免於刑戮。借曰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父母妻子獨何罪耶？景帝用袁盎一言而誅錯，聞鄧公一言而恨之。杜天下忠臣之口，忘國家萬世之利，以救目前，亦可謂失刑政矣。《竹谿先生文集》卷八。

〔一〕議：原作「讓」，據《史記·鼂錯列傳》及四庫本改。

〔二〕令：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曰：原無，據右引補。

〔四〕見可：原作「可見」，據右引乙。

武帝作沈命法議

漢武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爲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

群攻城邑，小群掠鄉里。上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或至萬餘級，散亡聚黨，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二〕，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避文法焉。是時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王賀亦爲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嘆曰：「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議曰：武帝以酷暴之法，行掊克之政，民無所措手足，盜賊由是滋起。不思所以休養之，而加以苛令，貽禍郡邑，猶以火救火，久之益多，將以禁暴，乃所以縱之也。賀輩倚法肆威，示恩邀福，上不能除國害，下不能寬民瘼。奉法若此，謂之忠，可乎？《竹谿先生文集》卷八。

〔二〕作：原無，據四庫本、清初抄本朱筆校補。

狄山議和親議

漢武時，匈奴求和親，群臣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天下寒心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二〕，天下富

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乃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群臣震设。

議曰：王者之於夷狄，馴服則疆域安輯之，有所侵擾則加以征伐。未聞犬戎而可諭以禮節，結以親義也。高祖困平城，方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用婁敬之言，取家人子爲公主，以妻單于。以其名則辱，以其實則欺。借欲紓患一時，固亦非策，詎可以爲法乎？而後世因襲，遂爲故事，非也。山知兵凶器未易數動，而不知偃武之術。姑欲拱手以倖彊虜之平〔二〕，既不能居一郡縣，乘鄣月餘，首領不保，尚烏可與議天下哉？士固有誦古人之常談，守前王之弊政，而不通當世之務，平居持梗議，臨事尺寸不能自效。非特迂不適用，敗政害國，罪不容誅，爲治者可不辨哉！《竹谿先生文集》卷八。

〔一〕竟：原作「境」，據四庫本及《漢書·張湯傳》改。

〔二〕彊：原作「疆」，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三九五四

李彌遜 二

張騫使月氏議

張騫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經匈奴，匈奴得之^(一)，傳詣單于，留騫拾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後亡鄉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復從羌中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初，騫行時百餘人，去拾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二)。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

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三〕。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四〕，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五〕，乃令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駝，出犛，出荏，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六〕。其北方閉氏、侏，南方閉雋、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

議曰：漢武好大喜功，外事西夷。張騫鑿空，以開西南之役。自是遣誅求之使，興問罪之師，殆無虛歲。中國殊方，并受其弊，闢草萊，任土地，罪不至是也。然騫身所至者五六國，留匈奴十有餘歲，持漢節不失，不爲不難矣。向使移其賢勞奉國之誠，敦恭儉，本仁義，內正君失，外除民患，垂紳正笏，爲社稷臣，與其捐軀絕域，以萌後患，相距豈不懸絕哉？欲爲臣盡臣道，在所擇而已。《竹谿先生文集》卷九。

〔一〕匈奴：原無，據《史記·大月氏列傳》補。

〔二〕濕：原作「涇」，據右引及四庫本改。

〔三〕北：原作「壯」，據右引改。

〔四〕彊：原作「疆」，據四庫本改。

〔五〕然：原作「能」，據《史記·大月氏列傳》改。

〔六〕行：原無，據右引及四庫本補。

嚴助請救東甌議

漢武帝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嚴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兵〔一〕。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

議曰：甌粵在漢，居中國之外，俗悍喜鬪，臣叛反覆，有急則請救天子。田蚡之策固未爲失，而助力陳必救之說者，豈不以王者無外，尺地一民，皆在所保，不可以遠而遂棄乎？苟不推恩以及四海，則屏翰之邦，幾何而不資蠻夷腹心之地？幾何而不惠盜賊？今日棄一邑，明日棄一城，舉咸陽而棄之，不爲異也。日蹙國百里，詩人所以爲大壞之刺，可不懼哉！《竹谿先生文集》卷九。

〔二〕兵：原無，據四庫本補。

公孫弘禁民毋得挾弓弩議〔二〕

公孫弘武帝時爲丞相，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二〕，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主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詘服焉。

議曰：始皇殺豪俊，銷鋒鏑，以固萬世之業，而陳涉起阡陌，偏袒一呼，天下嚮應，斬木爲兵，揭竿爲旗以亡秦，烏在其兵甲堅利耶？爲國者苟德教足以感人，刑政足以制衆，雖賞之不竊，不

然，欲禍亂之弭，難矣。公孫弘爲相，不知出此，而欲禁挾弓矢以除盜，壽王謂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誠哉！腐儒之術乖疏，一至於此。而後世語治者，尤而效之，抑又甚焉。如寓兵於農，三代之政也，而曰勤民於野，盜賊必蕃。玩近代之弊，而廢累古不易之法，亦可謂不知務矣。《竹谿先生文集》卷九。

〔一〕弘：原作「洪」，據四庫本改。

〔二〕兵：原作「接」，據《漢書·吾丘壽王傳》及四庫本改。

徐樂言土崩瓦解之勢議

徐樂，燕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一〕，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二〕，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爲瓦解？吳、楚、齊、趙之民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

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存疆國勁兵〔三〕，不得還踵而身爲禽，吳楚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

議曰：天下，大器也，置諸安則安，一失其平則欹，欹而不已則傾，傾而不已則覆矣。故聖人持以三綱，範以四維，防微杜漸，害政者必去，懼其蔓之難圖也。秦有土崩之勢，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使七國之患不已，瓦解之勢不收，將不至於土崩乎！而樂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吾未之聞也。《竹谿先生文集》卷九。

〔一〕尺：原作「疆」，據《漢書·徐樂傳》改。

〔二〕無，原無，據右引補。

〔三〕疆：原作「疆」，據右引及四庫本改。

吾丘壽王奏起上林苑議

漢武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上簡

拔其俊異者寵用之。嚴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爲微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夜投宿長楊、五柞等諸宮。上以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上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以爲三不可，「夫商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爲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奏。議曰：能士長於應變，而或貪功以過舉；賢者可以礪俗，而或靜退以緩事。故艱難之時則急於智謀，持守之際則尊尚德義，隨時濟務，不得不耳。至於士之飾文采，富辭章，長辨論，雖粉澤王猷，羽儀士類，世不可無；其或專信偏聽，付以重任，鮮不敗者〔二〕。漢武喜用儒術，而其所簡拔，雖號一時俊異，類非忠厚方正之士，豈特於將順匡救，有所不足，而持論不根，競自衒鬻，伺意邀寵，啓其非心，爲害深矣。以帝之睿智英特，方初踐阼，勇於爲治，若泉之始達，東決東流，西決西流，善惡可致也。使左右之人陳謨納誨，皆知根本帝王之道，以輔其德，則異時窮奢黷武之習，轉而爲恭儉仁厚之風，治功之隆，將無愧於商周矣。惜哉！《竹谿先生文集》卷九。

〔二〕鮮：原作「解」，據四庫本改。

何武召見廬江長史議

漢何武爲揚州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一〕，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初，武爲郡吏時，事太守何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壽爲大司農，其兄子爲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爲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衆等，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駑下，未嘗省見。」顯等甚慚，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其守法見憚如此。

議曰：奉法繩吏，刺史職也。唯不屈於要權，不移於親暱，然後於職爲稱。武爲刺史，法行於二千石，不輒召見一吏，有所私問，然終不能拒壽之託，非以其要且暱歟！卮酒固未足以示私，而由是得廬江之舉，謂之公，可乎？史稱守法見憚，余於是惑之。《竹谿先生文集》卷九。

〔一〕時舉：原倒，據《漢書·何武傳》乙。

光武聽群盜自相糾擿議

光武十六年，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一〕，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

議曰：盜賊之發，始於貧窮，乘法令廢弛之後，至其蔓則難圖也。自古衰亂之餘，天下蠭起矣。《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讎我則爲寇，后我則爲民。創業之君，在於所以撫御之而已。必曰鋤治之盡，根株乃止，是使無遺民也。御之在制以法，撫之在懷以恩，爵祿固不可以人及，給田受廩，俾安生業，還爲吾民，斯所以懷之也。建武之詔，其得撫御之方歟！《竹谿先生

文集》卷九。

〔一〕雖：原作「難」，據《後漢書·光武紀》改。

賈復與寇恂結友議

後漢建武二年，賈復南擊召陵新息，平之。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議曰：國難未除，王業未定，忠臣義士所宜捐軀殉國公爾忘私之時，而復以一朝之忿，忘其非義，以死報怨。恂能不用谷崇之言，屈於所辱，以濟國事。一子之賢否相去遠矣。光武一言而兩家之難解，折英雄之氣，收豪傑之心，真帝王略也。《竹谿先生文集》卷九。

寇恂斬高峻使皇甫文議

後漢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一〕，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皇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議曰：皇甫文，峻之心腹也。懷不廷之謀，抗方張之敵，乘其不虞而誅之，兵法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降之必矣。夫利害之機，常隱於衆人不見之地，一投其會，盤根錯節，迎刃自解。不然，猶治絲而棼之，後雖盡力，難爲功矣〔二〕。恂之智決矣，豈諸將所能及哉？《竹谿先生文集》卷九。

〔一〕彊：原作「疆」，據四庫本改。

〔二〕功：原作「工」，據清抄本朱筆校改。

岑彭水戰破蜀兵於荊門議

建武十一年三月，帝遣吳漢等發荊州兵，與岑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千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二〕，而攢柱鈎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亂，溺者數千人。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百姓爭開門降。引兵乘利攻破平曲，收米數十萬石。

議曰：主帥之權不可分，分則號令不一，籌策不專矣。號令不一，則下無所適從，而紀律廢；籌策不專，則臨敵二三而機會失，非制勝之道也。故遣將謀帥，古人所重，非其才不以輕付。一假之柄，君命有所不受，乃能盡其忠謀而責以成效。荊門之事，一由征南而吳漢不能間，遂收破蜀之功，光武可謂善將矣。《竹谿先生文集》卷九。

〔二〕浮：原作「桴」，徑改。

竇融等歸光武議

竇融等聞光武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乃召豪傑議之，其中智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況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衆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至，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議曰：王者之興，雖本天命，必有威烈德惠感服人心，使之向風內附。不然，四方萬里之遠，同力同德，未易悉以戰勝而攻取也。融等內懷二心，遠在西河之外，慕漢威德，決策東鄉，顧可以力致哉！向使號令不明，甲兵不備，有土地而日以侵削，廢人事，徇天時，蕭牆之內將不能保，

欲以禦強制遠，豈不難乎？《竹谿先生文集》卷九。

董宣殺湖陽蒼頭議

後漢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一)，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二)，京師莫不震慄。

議曰：王者示天下以公，而湖陽縱奴殺人，釋而不治，可乎？宣下臣也，乃能奉法盡職，必行而後已，殺之則不辭，辱之則不可，賜之金則頒諸吏，真彊項哉！光武豈不愛公主而惜一令，蓋欲示公天下而杜撓法害政之漸爾^(三)。號令之行，多屈於親貴，忠直之操多奪於高明。使執法如董宣，任下如光武，何憂乎天下之不治乎？《竹谿先生文集》卷九。

〔一〕疆：原作「疆」，據四庫本改。

〔二〕搏：原作「搏」，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三〕示：原作「治」，據右引及四庫本改。

光武徵周黨等至京師議

建武五年，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及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慚，自後連徵不應，卒於家。

出《資治通鑑》。

議曰：《否》之初六「以其彙貞」，《象》曰：「志在君也。」夫士貴有所不爲，謂其能有爲也。光武中興漢業，賢能並起，是可爲之時，而數子者方牢辭遠引，潔己自私，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美則美矣，顧何補於治忽哉？然方之釣虛名，取大位，忠言奇謀不見信於朋友，抱愧以死，尚庶幾焉！至於子房取天下付高祖而爲赤松之遊，安石起東山之卧而晉祚賴以永久，進退出處之間，後世無得而踰矣。《竹谿先生文集》卷九。

班超斬虜使議

後漢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一〕。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有北虜使來，明者睹未萌，況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今安在？」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已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纔數日〔二〕，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盡殲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超曰：「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直奔虜營，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

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因復使超使于寘。是時匈奴遣使監護于寘王國，超既至，其王廣德禮意甚疏，又其俗信巫〔三〕，巫言「神怒，欲求漢使騶馬祠我」。廣德遣國相私來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令巫自來，斬其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議曰：班超提數十衆深入異域，懸命它國，而能斬使樹威，俾兩國落膽內附，遂通西域，可謂不辱君命矣。夫人各有能有不能，任當其能，則衆人所甚難且優爲之，超之功可致也。苟非其才，而責以重任，雖天下之勢擁九有之師，束手自持，受制遠虜矣。利害之相去，何啻什伯耶？李絳爲憲宗言任賢豈容易哉，信夫！《竹谿先生文集》卷九。

〔一〕「司馬班」三字原脫，「郭」誤作「郎」，據《資治通鑑》卷四五補、改。

〔二〕到：原脫，據右引補。

〔三〕信：原作「言」，據右引及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陳珪說魏武圖呂布議

袁術稱帝於壽春，遣使者告呂布，因求迎婦。陳珪說布絕婚，遣珪子登詣曹操。會操遺布書，深加尉

納。布大喜，即遣登謝恩。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僞。」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公言，譬如養鷹，饑即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議曰：馬援嘗言於光武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一〕。」陳珪背呂布而結魏武，可謂知所擇。然借使布不足與有爲，去之可也。至於勸其絕婚公路，而陰贊魏武以圖之，甚矣，非人臣之所爲也。布既知爲登所賣，一言而釋之，終不能去，御下若此〔二〕，其能有濟乎？此所以卒爲人戮也。《竹谿先生文集》卷九。

〔一〕亦：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下：原缺，據四庫本補。

全宋文卷三九五五

李彌遜 一二

魏武破袁紹議

建安五年，曹公軍官渡。袁紹依沙塹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一）}。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以爲：「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二）}，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也，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

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望見公兵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進，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三〕。」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四〕。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議曰：昆陽、淝水之戰，皆以孤軍抗百萬之師，將士戮力，以乘天時，一舉而王業定。官渡之役，向使視衆寡爲強弱，料虛實爲勝負，謀士不盡其智，戰士不竭其力，臨敵却顧，務爲苟全，則指揮之間，成敗分矣。漢楚之勢，決於鴻溝，利害無以易此。荀彧一言，而魏武之功成，方之良、平，不爲過也。《竹谿先生文集》卷一〇。

〔一〕於：原作「以」，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二〕爲：原無，據右引補。

〔三〕白：原作「曰」，據右引改。

〔四〕郃：原作「卻」，據右引改。

魏武征三郡烏丸議

建安十年，袁尚、袁熙奔三郡烏丸，曹公將征之。鑿渠自噶沱入泃水，名平虜渠，又從洶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十二年，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一)，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二)，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三)，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衆尚有數千騎^(四)。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五)。諸將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議曰：夷狄遠在要荒之外，可以威懷而不可以利畜。異時中國強盛，乘勝深入，擣其腹心，使之

落膽內附，固不爲難。一失其御，則倒持太阿，彼將乘我矣。故王者之治，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又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未聞以中國之大，萬民之衆，而受制於夷狄者也。魏武行三郡如歸市，致熙、尚如拉枯，可謂英武矣。然天下未定，勒兵遠掠，深入它人之境，乘危攻堅，徼倖一勝，亦兵家之所忌，有德者所不爲也。《竹谿先生文集》卷一〇。

〔一〕策：原作「筴」，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及《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改。

〔二〕塞：原作「墓」，據右引改。

〔三〕白：原作「曰」，據右引改。

〔四〕數千：原作「數百」，據右引改。

〔五〕傳：原作「縛」，據《三國志》改。

荀彧郭嘉言曹袁勝敗議

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一〕：「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強，終爲所禽。今紹有十敗，紹雖強，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以寬濟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天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

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問遠近〔二〕，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信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三〕，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

議曰：自古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必有英資明略，足以駕御豪傑，馴服姦雄，然後王業可定。至其陳師鞠旅，攻城掠地，一勝一敗，未可以得失論也。故高帝厄於鴻門，敗於睢水，圍於滎陽，獨以寬大長者，誅不義，立有功，與天下同利，遂有海內。漢末群雄競逐〔四〕，分鋒爭雄，以窺神器。袁紹、魏武才略相去，顧何啻倍蓰耶？至荀、郭之稱，則未免於諛，然而善乎其論勝敗也。《竹谿先生文集》卷一〇。

〔一〕操：原無，據清抄本朱筆校補。郭：原無，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補。

〔二〕問：原作「問」，據四庫本改。

〔三〕其：原作「甚」，據四庫本改。

〔四〕群：原作「郡」，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陳群勸魏明帝罷力役議

魏青龍三年，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群上疏曰：「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一〕，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帝答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役作也？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群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緊，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乃爲之少有減省〔三〕。

議曰：鄴侯佐佑高帝，以取天下，填撫餉餽，曾無遺策。而當安危未定，百姓勞苦之時，乃壯麗宮室，欲以重威，何失之甚耶！後世誇大之君，得以援古，成其侈心，固知帝王之作，不可苟如此。一有過，舉世非之〔四〕，流毒蓋未已也。未央之役，高帝猶非其過度，魏明方且效尤，抑又甚焉。二君之賢否，又可知也。《竹谿先生文集》卷一〇。

〔一〕費：原作「廢」，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二〕得：原作「德」，據右引改。

〔三〕有：原作「者」，據《資治通鑑》卷七三改。

〔四〕舉世非之：原作「舉世之耶」，據四庫本改。

孫策有兼并之志議

孫堅四男：策、權、翊、匡。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及堅死，策年十七，乃徙居江都，結納豪傑，有復讎之志。袁術以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以策從兄賁爲丹陽都尉。策見術泣涕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同盟結好，欲自憑結，願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後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後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一〕，禽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孤馬鞍〔二〕，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爾，非但汝，汝勿恐怖。」即破其械，署門下賊曹〔三〕。又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解縛，捉其手曰：「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署門下督。軍還〔四〕，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會劉繇卒於豫章，衆欲奉豫章太守

華歆爲主，策命慈往安撫之。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慈果如期而歸，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它方規，自守而已。」策撫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議曰：自古衰亂之世，綱常既隳〔五〕，豪俊並起，強凌弱，衆暴寡，更勝迭負，不相臣僕，必有兼人之略，可以坐制六合，然後姦雄縮手，不約而附。孫策少有大志，多所結納，威名蓋衆，及勝敵擒虜，乃能棄私憤，采公望，破械釋縛，收其所長，天下之士傾心焉。觀其豁達大度，駕馭豪傑，同符高祖，使天假之年，終始大業，則決機兩陣之間，爭衡天下，肯與曹、劉並駕而已哉！《竹谿先生文集》卷一〇。

〔一〕陵陽：原作「西陵」，據《資治通鑑》卷六二改。

〔二〕斫：原作「研」，據右引改。

〔三〕賊曹：原作「曹賊」，據右引乙。

〔四〕「軍」下原有「及」字，據右引刪。

〔五〕綱：原作「剛」，據四庫本、清抄本墨筆校改。

劉備取蜀議

扶風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以有爲〔一〕，常

竊嘆息。松勸璋結劉備，璋然之。黃權諫曰：「劉左將軍有驍名〔二〕，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壘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法正至荊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以取益州，猶反掌也。」龐統亦言之，備曰：「今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爾。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離亂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成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爾。」備以爲然，乃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

議曰：漢末三雄鼎立〔三〕，勢相吞噬。劉璋以懦弱之質，乃欲奄有巴蜀，固不能保，而又開門延敵，以速其禍，真放虎自衛也。利害之間，至於甚微，雖智者有不能察。至璋之暗，亦甚矣。黃權之諫，可謂知機。然刑政不足以齊內，智略不足以威遠，百姓不附，賢能皆有引去之心，而欲閉境自守〔四〕，有是理哉？《竹谿先生文集》卷一〇。

〔一〕付：原作「時」，據《資治通鑑》卷六六改。

〔二〕左將軍：原作「佐軍」，據右引改。

〔三〕漢：原作「漢」，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四〕閉：原作「閑」，據右引改。

諸葛亮嚴刑治蜀議

諸葛亮佐劉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嘆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二〕，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議曰：《酒誥》：「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於酒，勿庸殺之。」《大司寇》：「刑新國用輕典。」以其未習於教也。劉璋暗弱，豈彼民之罪耶？借曰德政不舉，振其綱可也；威刑不肅，收其枋可也；人士專權，殲其魁可也；烏在嚴刑峻法，以起怨嘆之風哉？武侯於是失政刑矣。《竹谿先生文

集》卷一〇。

〔二〕以：原無，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補。

譙周諫後主議

譙周仕漢，爲太子家令。後主數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王莽之敗，豪傑並起，以爭神器。才智之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一〕，惟其德之厚薄也。於時更始、公孫述等，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爲善。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者。』遂務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嘆，聲佈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素未之識〔二〕，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襁負而至，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爲強，而成帝業。及在洛陽，嘗欲小出，姚期進諫，即時還車〔三〕。及潁川盜起，寇恂請世祖身往臨賊〔四〕，聞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帝者之爲善也如此。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爲者〔五〕，以副人望。」後主不聽。

議曰：周公戒成王以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六〕，況創業中興之主乎？善哉，異等之說！人君當行人所不能爲也〔七〕。《易》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小過》之後繼之《既濟》。成湯之繫夏臺，文王之居羑里，下至小白之起即墨，勾踐之保會稽，皆大過人者。未聞居撓弱之時，爲因循之政，而能復已墜之緒者也。後主承先世幾成之業，不知克自抑畏以持守之〔八〕，而自暇自逸，怠於爲善，其能有國乎？《竹谿先生文集》卷一〇。

〔一〕以：原脫，據《資治通鑑》卷七五補。狹：原作「陋」，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及《資治通鑑》改。

〔二〕識：原作「職」，據右引改。

〔三〕時：原作「欲」，據右引改。

〔四〕請：原作「情」，據右引改。賊：原無，據《資治通鑑》補。

〔五〕陞：原作「階」，據右引改。能：原無，據《資治通鑑》補。

〔六〕「逸」上原脫「於」，據四庫本補。

〔七〕「人君」上原衍「人」字，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刪。

〔八〕持：原作「特」，據四庫本改。

王導請元帝引江南之望議

晉元帝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一〕。王導爲司馬，患之。會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二〕，乘肩輦，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

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三〕，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

議曰：元帝當懷、愍之禍，國勢凌夷，方以瑯琊王徙鎮建康，而欲恢復海宇，成中興之圖，存亡之幾，間不容髮。唯帝能虚心以聽導，導能傾身下賢，收一方之望，以結人心。故不期月，王業遂定。維天未厭晉德，實啓帝謨，而導之功，不可誣也。夫得天下在得民，得民在得賢。二老歸而周室興，四皓起而漢嗣定，必然之理也。後世貪功固位之臣，方且忌賢嫉能，拒人於千里之外，而欲持危扶顛，吾未之信也〔四〕。《竹谿先生文集》卷一〇。

〔二〕土庶：原作「庶士」，據《晉書·王導傳》乙。

〔三〕楔：原作「楔」，據四庫本及《晉書》改。

〔三〕風：原無，據右引補。

〔四〕未：原無，據右引補。

熊遠疏議

晉元帝太興元年〔一〕，詔群工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以爲：「胡賊猾夏，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群官不以讎賊未報爲恥，務在調戲飲食而已，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

惟在白望〔二〕，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以治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三失也。世之所惡者陸沈泥滓，時之所善者翱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僞薄〔三〕。朝廷群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安得朝有辨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四〕。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

議曰：興衰撥亂，猶治膏肓之疾〔五〕。先後緩急，遠近詳略，差之毫釐，則繆矣。一官曠猶一脉之絕〔六〕，一事廢猶一支之不舉，尚可復理乎？晉室之興，尚放達，士驕蹇而不惇本務實，以求成效，國祚竟微弱。元帝厭亂悔禍，刻意圖治，其失猶如此。蓋偷惰之久〔七〕，習以成風，牢不可革。爲治者可不鑑諸？《竹谿先生文集》卷一〇。

〔一〕太：原缺，據四庫本、《資治通鑑》卷九〇補。

〔二〕白：原作「曰」，據《資治通鑑》改。

〔三〕僞：原作「爲」，據右引改。

〔四〕義：原作「議」，據四庫本、《資治通鑑》改。

〔五〕肓：原作「盲」，據四庫本改。

〔六〕一脉：原無「一」字，據四庫本補。

〔七〕惰：原作「悔」，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唐方鎮及神策軍議

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景雲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安祿山犯京師，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天子熟視，不能制矣。上元中，以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魚朝恩以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瑆爲軍使。及祿山反，如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陝，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爲節度使。後伯玉罷軍，遂統於觀軍容使。廣德二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分爲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非它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

議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有天下者固不可以弛兵，苟失其御，則反以起禍。肅宗用諸鎮之

兵以誅賊，而方鎮由是強。代宗幸神策營以避吐蕃之難，而神策自是寢盛。及其末也，外制於藩臣，內制於宦豎〔一〕，天子孤弱，竟以滅亡。軍政之弊，無甚於此，爲國者可不鑑諸！《竹谿先生

文集》卷一〇。

〔一〕宦：原作「官」，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屈突通事兩君議

屈突通仕隋文帝，爲左驍騎大將軍。隋政亂，高祖起，代王遣通守河東，戰久不下。高祖留兵圍之，遂濟河破其將桑顯和，盡得其衆。通勢蹙，或說之降，曰：「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死報爾。」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尚爲之奮感。俄聞京師平，家盡沒，乃留顯和保潼關，率兵將如洛。既行，而顯和來降，竇琮、段志玄精騎追及於稠桑，通結陣拒之。琮縱其子壽往諭使降，通大呼曰：「昔與汝父子，今則讎也。」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諸君皆家關西，何爲復東〔二〕？」衆皆捨兵。通知不免，遂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遂被擒，送長安。帝勞曰：「何相見晚耶？」泣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爲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部尚書、蔣國公，爲秦王行軍

元帥長史〔三〕，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略屬公〔三〕，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足當重任。然疇昔陛下釋俘纍，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許國。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太息曰：「烈士徇義，吾今見之。」

議曰：屈突將軍素以方嚴稱，其臨師誓衆，摩頸待刃，以死報國，士卒爲之流涕。及潼關之敗〔四〕，遂至屈膝就擒，終爲臣僕。雖云兵敗力屈，而受以美官，居之不疑。身既不能死，獨視子壽、詮輕於狗彘。君臣父子之間，慚德多矣。人臣之節，莫難於死事。平居忠憤自許，孰敢愛死？一旦斧鉞在前，膽落氣喪，忍耻求活，此蓋常人之情爾。史氏謂通「盡節於隋」固不可，而曰惟一心可事兩君而無嫌，豈所以戒亂臣賊子哉？《竹谿先生文集》卷一〇。

〔一〕何：原無，據《新唐書》卷八九《屈突通傳》補。

〔二〕長史：原無，據右引補。

〔三〕略：原作「洛」，據右引改。

〔四〕敗：原無，據四庫本補。

太宗以事出李勣議

唐李勣字懋功，本姓徐氏。隋大業末，從李密襲黎陽，守之。武德二年〔一〕，密歸朝廷，高祖授勣黎

州總管，賜姓，附宗正屬籍。後從秦王伐東都，破劉黑闥、徐圓朗，討輔公祐〔二〕。太宗即位，累遷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治并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三〕。」晉王爲皇太子，授詹事，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四〕，公舊長史，以宮事相委，勿以資屈爲嫌也。」勣既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鬚灰可治。」帝乃自剪鬚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謝爲？」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孤幼，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五〕。」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授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爲尚書左僕射。

議曰：勣自武德初，束身歸朝，從秦王討平諸寇，以成大業，可謂有功王室矣。太宗將屬以孤幼，故遇之非群臣比，至剪鬚藥之、解衣覆之，豈無意哉？然君臣之間，惟誠能使之盡心。既與之戮力艱難，知其可託大事，則當任之不疑。苟以爲非才，改命可也。乃無罪而出之，以移恩於太子，是以智寵之，恐非所以訓臣下也。施之勣尚不可，推此以待忠賢，失其心矣，詎能致彼死力哉？《竹谿先生文集》卷一（一）。

〔一〕〔二〕：原無，據《新唐書》卷九三《李勣傳》補。

〔三〕〔四〕〔五〕：原作「祐」，據《新唐書》、清抄本朱筆校改。

〔一〕賢：原作「覽」，據《新唐書》、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四〕吾兒：原作「兒兒」，據《新唐書》改。

〔五〕必：原作「心」，據《新唐書》、四庫本改。

狄仁傑感悟武后卒復唐嗣議

唐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狄仁傑曰：「臣觀天意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儼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敷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忤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

議曰：武后擅有天下，在位日久。變置之謀既成，而仁傑一言遂反唐祚，難矣。蓋后知爲身謀，而不知爲天下計，仁傑爲天下計，而借后之利害以悟其心，故言之出，不得不爲之感動也。自古無不可諫之君，天下無不可回之事，在進言者得其道而已〔三〕。《竹谿先生文集》卷一〇。

〔一〕意：原作「氣」，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二〕具：原作「俱」，據四庫本、清抄本墨筆校改。

〔三〕言者：原作「者言」，據四庫本乙。

郭汾陽不懷私忿議

安思順爲朔方節度，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爲牙門都將〔一〕，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不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分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請曰：「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執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

議曰：李、郭之將牙門，位不足以相制，才不足以相高，其不相能，固人之常情也。及當國家之大計，則不以私忿害其能，且勉以忠義，泣涕從之，訖成其功，以平社稷之難。非忠於君，信於

友，能若是歟〔二〕？退之謂平居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者，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汾陽之賢，豈特無愧於子厚乎？《竹谿先生文集》卷一〇。

〔一〕陽：原無，據四庫本、清抄本墨筆校補。

〔二〕若是：原作「不」，據四庫本改。

段秀實圖朱泚議

段秀實罷節度使，召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之。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往，宴賜不豐，有司過爾，人主何與知〔一〕？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判官岐靈岳〔二〕、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會源休教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精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三〕，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驛〔四〕，得符還。秀實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五〕，不然則死。」乃約事急爲繼，而令明禮應於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

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六〕：「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蠟面，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實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

議曰：廉介之士，知遠害以潔己，而不能犯難以盡忠。剛毅之士，知輕身以成名，而不能忍死以濟事。泚之迎秀實，使其牢辭謝使，卻而不行，固可以潔己，而乃奮不顧身，提忠義而往說之，犯難以盡忠也。知其不可，取一死易若反掌，固可以成名，而乃陽與之合，陰結所厚，以圖泚，忍死以濟事也。至其僞迎天子，宗社之危不容喘，始決死以回韓旻之師，德宗之不墮賊計，秀實之力也。惜乎海實之謀成矣，而秀實發於倉卒，外不及應，不能手搏賊以成其志，亦小不忍之故歟。然其奪笏擊泚，唾面大罵，亦足以快忠誼之憤。史稱「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信哉！（《青島先生文集》卷一）

〔一〕知：原作「之」，據《新唐書》卷一五三《段秀實傳》改。

〔二〕判官岐靈岳：原無，據中華書局標點本《新唐書·段秀實傳》校勘記補。

〔三〕大吏：原作「大使」，據《新唐書》改。

〔四〕駱驛：原作「絡繹」，據右引改。

〔五〕搏：原作「搏」，據右引改。下文「搏賊」同。

〔六〕唾泚面：原在上句「前」字上，據右引移正。

陽城上疏論裴延齡罪議

唐陽城及進士第，隱中條山，德宗召拜右諫議大夫，遣長安尉楊寧賁束帛詣其家。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召見，賜帛五十匹。初，城未起，搢紳想見風采。既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爲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細紛紜，帝厭苦，而城寢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諍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客辭，即自飲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無得開言。常以木枕、衣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幾錢，先具之，餘送酒家無留也。」服用無贏副^(一)，客或稱其佳可愛，輒喜，舉授之。有陳莨者，候其得俸，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焉。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言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二)。順宗方爲皇太子，爲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遂欲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宰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

議曰：善諫者猶治水，不杜其漸，則浸淫決決，漫不可制。甚者，君被惡名，身受顯戮，顧雖盡

忠，何補於治耶？陽城居位八年，當德宗西遷之餘，亡以自勵，遠忠賢，親諂佞，過失多矣，乃不能出一言有所救正。至延齡之寵成，陸贄之讒入，始抗章極論。延齡僅以不相，而贄竟免，城亦繼逐，於是崔損、李齊運、韋執誼之徒並進，君側不復有人矣。其所由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愈作《諍臣論》，非獨有譏於時，其欲以爲後世誡乎！《竹谿先生文集》卷一〇。

〔一〕羸：原作「羸」，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二〕抵城：原作「城抵」，據四庫本、清抄本墨筆校乙。

李絳對憲宗用賢議

李絳元和中爲翰林學士，帝怪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己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爲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官而辨廉〔一〕，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姦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二〕，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帝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遂欲以

相，而倖臣吐突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絳以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璀於淮南。

議曰：自古願治之君，未嘗不欲進賢退不肖，而賢者未易進，不肖者未易退，惑於忠邪之辨故也。蓋君子難於進，而不阿意以求合，禮貌衰則去之。小人逢君以固寵，植黨以示私，假義理之言以飾其姦，必行而後已。故君子之道常不勝。夫用賢豈容易哉？絳之言是也。憲宗知絳之賢、承璀之姦，黜承璀而相絳，固善矣。及絳之罷，而即召承璀，何惑之甚歟？是徒以無賢可任爲患，而有賢不能任也。弘志之禍，殆有以致之。嗚呼！史稱憲宗剛明果斷〔三〕，能用忠謀，而於進退賢不肖之際且爾，況庸君暗主無意於治者耶！《竹谿先生文集》卷一〇。

〔一〕官：原作「言」，據《新唐書》卷一五二《李絳傳》改。

〔二〕戚：原作「賤」，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三〕宗：原作「帝」，據右引改。

光啓時契丹不敢近邊議

契丹在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爲押奚、契丹使。自至德後，藩鎮擅

地，務自安鄣戍，斥堠益謹，不生事於邊。奚、契丹亦鮮入寇，歲選酋豪數十入長安朝會。每引見，賜與有秩，其下率數百，皆駐館幽州。至德、寶應時再朝獻，大曆中十三，貞元間三，元和中七，大和、開成間凡四。然天子惡其外附回鶻，不復官爵渠長。會昌二年，回鶻破契丹，酋屈戌始復內附，拜雲麾將軍，爲易回鶻所與舊印〔二〕，賜唐新印，曰「奉國契丹之印」。光啓時天下盜興，北疆多故，因入寇幽、薊。劉仁恭窮師踰摘星山討之，歲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馬多死，契丹乃乞盟，獻良馬，求牧地，仁恭許之，復敗約入寇。劉守光戍平州，契丹以萬騎入，光僞與和，張飲具於野，伏發，擒其大將。群胡慟，願納馬五千以贖，不許，其酋欽德輸重賂求之，乃與盟，十年不敢近邊。

議曰：唐得藩鎮之助，致蕃夷不敢近邊。然終唐之禍，卒由藩鎮。國朝監之，悉廢不用。至使遠虜攻犯京師，去來之易，甚於由廊廡而升堂陛，抑屏翰之不嚴故歟？爲國之道，猶良醫之施砭劑，當損其過，補其不及。苟膠不知變，其致患必矣。《竹谿先生文集》卷一〇。

〔二〕回：原脫，據《新唐書》卷二一九《契丹傳》補。

全宋文卷三九五六

李彌遜 一三

中書省試閭夏策題

問：言治道者貴可行。趨近用而昧於致遠，則因循苟且，不足以定大議；信古說而乖於適今，則迂闊荒唐，不足以識先務，非篤論也。國家自艱難用武，蓋踰十年，主上憂勤當宁，公卿大夫聚謀而力行，群黎百姓疾首以思治。而方張之虜未殄^(一)，闢國之勳未集，是以坐薪嘗膽，博詢遠采，以爲善後之圖，未嘗終食而忘也。今欲暢威鼓勇，以收功於一戰，則敵堅而無釁，或致先時之悔。欲列屯固壘，以圖安於萬全，則師老而財匱，或貽自困之憂。欲增飭兵衛以壯國勢，則郡縣力屈於供億，懼根本之或搖。欲簡汰卒乘以惜民力^(二)，則江淮地接於虜、僞，懼扞禦之無備^(三)。將以定致遠之略，權適今之宜，於斯四者，何施而可耶？生通達國體，明於治道，其考古酌今而備陳之，庶以裨廟堂之末議，毋忽。《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一〕虞：原作「膚」，據清抄本朱筆校改。

〔二〕汰：原作「法」，據右引改。

〔三〕懼：原作「俱」，據右引改。

宣城水西道中雜言

曷山之北，亂山間有大澗，源不過尋尺，闊可數丈。兩岸石出，高下層積，唯中流清澈，涓涓不絕，靜聽潺然有聲。四顧無人，惟石上倚一笠子，有竹杖芒鞋，是必雲水人尋幽而忘返者也。喜其有物外趣，獨立澗上，以俟其還。久之不至，僕夫告予以日暮，遂行。然其風采，亦可以想見也。

予自宣城之涇川，過曷山，登崇丘，將下石嘴。遠瞰南陵諸山，嶄然特立，綿亘數十里，雲疊浪湧，險怪萬態。下有丘陵平陸，草樹澗壑，遠近映帶，目力不暇應接，令人莫可名狀〔一〕。因思天下名山大澤，瑰異偉特，競秀爭雄，不特如是。噫！是孰爲之而然哉？夫累土以爲臺，鑿深以爲池，合衆爪掌之力，翫歲愒日，曾不充仞，人力固不能爲也，而造物者亦何爲而上下其手哉？或曰：一氣之運，融爲江河，結爲山嶽，或其自爾。然天地定位之後〔二〕，結者未嘗見其融，融者未嘗見其結，是又未必然也。嘗試以浮圖氏書考之。其說以謂世界之建立，由四大之相持，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

風輪。因空生搖，堅明立礙，故有金輪。風金相摩，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地性滿空，而水盈其間，風以蕩之，火以爍之，水不得自己也。水既流動，則地之起伏積散、去來高下，惟水之從。及其既止，水行地中而衆不同形，陳列於天地之間，高者爲山嶽，下者爲丘陵，平者爲原隰，陷者爲川澤，通者爲江河。雖有神禹，不能損益於其間。由是四生十二類充塞矣。是說也不其庶幾乎？且以是觀之，川流之暴，莫甚於河。至其決，則丘壠溪谷遷變於俄頃之間者，不可勝計，況其尤者乎？是又可信也。余於是釋然悟。既明乎山澤之所自始，而又知夫浮圖氏之說，平昔以爲驚異而難信者，皆真實語也。

琴溪洗馬澗之間可五六百步，南北枕清流，夾路修竹蔭翳，可庇風雨。東西之深，不知幾何。中有農夫之居，室舍稀少，籬落深固。人跡不接於外，唯聞相舂聲甚急，亦可樂也。但其間必無王子猷，未免負此勝致耳。

晚泊琴溪，溪橫松竹間。衆山之水競注，日夜不息。上有絕壁特起，傾聳欲墮。徐步溪岸，訪琴高生坐磯。探隱兩巖，環繞山曲，悠然忘返。獨坐水濱石上，須臾雲散月出，風樹披拂，水石吞激，策策不已，四無人跡，亦復不知有我。因憮然自笑，自身真今日之琴高生也，何必尋故基、悼遺跡，悵赤鯉之不遇哉？

予自琴溪步過巖壠寺，至岐，無所問塗。遇一道者自後至，頂下長髯，髮漆黑，目中炯炯有光，前揖予曰：「此巖壠路也。」遂相與行。自言世吳人，不畜妻子，唯貨藥以給朝暮，且道琴高生事甚詳。問其姓，輒言他，予固異之，而未暇究其所得。至澗濱，告還。予強之，亦不肯渡。既行，又使人反招之，云：「官人先行，頃且至矣。」而竟不來。噫！異人也，抑高世之士耶？人言琴高生仙去已數百年，其雲駕風御，去來故棲，或與世俗接，而人不識也。予之所遇，孰知其非歟？不然，山林泉石之勝，宜有得道者游息，其間殆非塵埃中人也。

賞溪岸多竹，水流亂石間。方秋夜月清明，寒光下燭，溪聲、竹色亂人耳目。乃知「竹影金瑣碎，泉音玉琮琤」，真古今絕唱也。

琴臺自西而北，一徑曲折，前通兩澗，皆清淺可涉。又其西大溪橫流，結竹爲筏以渡。溪上數峰，屹然特立，下有巖，深可十丈。兩穴相通，儼若戶牖，其形如覆盂，其紋如累卵。旁作僧居，半隱巖底，榜曰巖壠寺，意古龍宮佛室，列仙高士之所棲息，而無銘碣可考。又寺僧復不能通一二，惜哉。

白雲寺東峰亭旁，有季公墩。唐永泰中，季廣琛破石埭賊，聞捷，張燕是亭。其下有劉遺民釣臺。遺民晉人，避世離俗，終老於此。是二人者，靜躁殊軌，不啻冰炭，而身名同隱於百年之後。余以自比之臧穀，而復嘆莊生之博達也。

夜宿五松寺，與慈覺淵禪伯徐步乘月而西，行歌立談，度嶺尋壑。至白雲寺，由小徑下臨賞溪，則曳杖逍遙，觀水月相。復登東峰亭，環視群山，雲聳玉立，微風過之，徑欲仙去，不謂是身乃在人寰也。

八月十五夜四更，與邵暘叔自涇縣東城泛舟，絕溪而西。夜氣澄肅，月出衆山間，天容水色，上下映燭，毛髮可鑑。中流倚櫂，顧謂暘叔曰：「月方秋，夜將旦，清明之至也。士大夫孰能於此時徜徉溪山間？而漁工水師得之，不自以爲樂。」因誦少陵「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句，非深得是中趣，不能道也。

至大寧寺，遇二樵者，短小癯瘠，而甚精悍。自言善搏虎，且曰：「搏之有道，不可以力勝也。方與虎遇〔四〕，在安其身，藏其器，靜以待焉。雖然，必有以發之而勿亟也。使其跳梁跑躑，氣索力憊，不能有爲也，然後迫之；得勢焉，然後搏之，則無遺虎矣。故予之搏虎二十有餘年，所遇者何啻

百虎，而未之失也。一有失，則反爲之斃，奚暇議虎哉？它人視之則虎，而予視之則鼠也。此無他，任理而不任力故也。」嗚呼！余聞其言而得所以行焉，故書以紀之云。

南陵崇教寺後有草庵，小而潔。嘗與縣官同游，或請予爲誌歲月，而主僧者頗不豫，予因爲言：「釋氏以布施忍辱爲行，雖頭目手足皆在所捨，況外物耶？今子施我以壁，我施子以字，共作佛事，尚復何吝？」僧有慚色。即起，親爲掃治壁間，取筆研授予使書。予復謂曰：「僧徒每以教化爲業，但知受而不知施；受者甚易，施者甚難。子異時受諸檀越供，當無忘施此壁時。」一座抵掌，竟書壁而還。《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一〕令人莫可名狀：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後：原作「位」，據右引改。

〔三〕遇：原作「偶」，據右引改。

〔四〕虎遇：原作「遇虎」，據四庫本、清抄本墨筆校乙。

福州連江縣新學記

長樂居海南服〔一〕，視中州爲支郡，連江又居郡之隅。余之先實家焉。自三世祖出居，越百年而

歸。始至，往拜於學。顧基宇庫陋，在水之湄，歲以大浸，土穿木支，鳥鼠不可游。跪奠，既降，趨而出，懼將壓焉。因喟然曰：人之於窮達，命也。物之於屈伸，時也。事之廢興成壞，相循於無窮，抑亦有數存焉。古者國有學，黨、遂有庠、序。在泮之盛，頌於魯僖，而後世至有城闕之嘆，亦豈人力之所能致乎？國朝慶曆三年，始詔天下立學，繼承緝熙，至於大備。爰自軍旅之興，天下靡然，賤者荷戈，貴者橫槩，俎豆之事不講。有官君子至以學校爲諱，通都大邑僅有名存，而況于遐方遠服乎！茲縣小而地偏，政久不理，蠹弊百孔，牢不可破。異時有令而才，如治焚，如彫朽，能起民瘼，屏吏姦，已足稱良，奚暇議此哉？是可嘆也（二）。紹興戊午，余官中朝，友人林日華以書見貽曰：「幸矣，吾邑之得賢令尹也。不簡不苛，不溺於近，事之叢脞者剔抉之，弊之盤結者芟夷之。居未三月，邑以大治。閔舊學之廢，將改作焉。我卜於衆，得東南爽塏之地，背長汀而面雲居，前案三山，符古語『胡蝶水中』之讖，可基焉。又帥諸鄉老好事者陳元禮、林芑、林錞之徒，得緡錢萬有奇，以代公家之費。告於尹，尹喜，以十一月丙午既經營之矣。」越明年秋七月，學成，以圖來求爲記。視其基高以固，度其宇深以崇，重門修廊，巍殿中峙。駕說有堂，繙經有閣，居有齋，休有亭，繚以周牆，蔭以嘉樹，閔壯之規，煥若在目。嗚呼！事之廢興成壞，誠有數焉，以前日之陋，庸詎知今日之麗耶？雖然，非尹之力，能及是乎？其所以惠此百里者深矣。百里之士，宜若之何而報尹也？余聞學者，所以求夫在我者而已。故孔子舉一隅，孟子先自得。《大學》之道以正心誠意爲本，至見於事業，發爲文章，用則施及天下，不用則藏諸身，猶足以垂訓於後世，亦推此而已。去古既遠，聖人之道不

得其傳，士知尊記問之師，而不知學其所當學。至翫歲愒日，盡心於彫篆輦輓之習，以爲干祿計。幸而得之，則曰「此儒者之效，絕學可矣」，豈不大惑歟！今邑之士游息於黌宇之下，誦詩讀書，參稽百家六藝之說，以求其所當學。異時躡賢科、登臚仕，見於有行，以聖賢爲師而不爲世儒之陋，則不負尹矣。可不勉夫！噫，學校王政之本也，視其廢興，治亂之所繫焉。余之出守也，自北而南，至延平，延平之學成；至溫陵，溫陵之學成；至漳，漳之士子有移學之請，余從而移之。連江邑也，亦以學成來告。會建言者謂當修文事，請增葺天下郡邑學舍，朝廷從之。余喜斯文之未墜，王道之復行也，故因爲之記而書之。令尹括蒼林覺也，記之者邑人李某也。《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又見民國《福建通志》卷七一，《閩中金石志》卷八。

〔一〕長樂：《福建通志》、《閩中金石志》作「晉安」。

〔二〕可：原作「何」，據四庫本改。

福州乾元寺度僧記

浮圖氏以空寂無我爲宗，三世諸佛、諸大菩薩因地行願，皆由衆心起，故其爲教慈忍悲施，悉以利它，不求自利，悖是而行非。如來之像法既衰，人鮮知道，其徒熾然，以希求心，行愛取行〔一〕，

穹廬沃壤，文衣豐食，薄衆人之奉以厚己，拔一毛而利衆不爲也。福州乾元住持紹宗與寺僧法珪者，募諸信士，得錢六十萬有奇，不以供他費，貧不給者悉以貸予，收其贏度有功於衆者二人。將自此始，歲以爲常也。昔佛在舍衛次第巡乞，不生高下違順二想，施者受者如出一心，與諸衆生共作佛事，不聞約與而羨取之。雖然，能使積者散、貧者給、惰者勸，賴以獲益者衆，尚庶幾焉。悲夫！今浮圖之類戕物自恣，不爲其所當爲，而宗輩或能推利它之心，故爲書之。《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二〕愛取行：四庫本作「違律事」。

支提山天冠應現記

南海之濱有大寶山，名曰支提，衆山圍繞於其中，聞有大菩薩號曰天冠，與千衆俱往。昔吳越有大檀那，諡曰忠懿，建阿蘭若，集瞿曇子，莊嚴佛事。是諸菩薩現諸實相，令諸衆生起諸信根爾。時普現念念思惟，諦觀是身，衆妄和合，貪嗔及癡增長。我見誓截疑網，趣出離道，與其同學招隱居士各各將子稽首來謁〔一〕，經過險絕，無有疲懈，詣彼化城，尋求寶所。至寶所已而不見寶，了知菩薩空寂爲家，以無所住，故曰常住。作是念已，顧瞻之間，有二馴獸，純白無染，如師子兒，回旋中林，奮迅而去。香雲既升，天容開闔，山巔木杪皆有精色。復有梵音發於山谷，鏗鏘鏜鞳〔二〕，如撞

巨鐘四十有二。復有寶光現於峰頂，熒煌曄曜，如燃巨燈，十日爭睹。於是住山善秀比丘爲居士言：「我從昔來長養衆善，坐菩薩場，多歷年所，未嘗得聞如是種種諸殊妙善。晝夜六時，應念俱至，汝今爲我稱揚讚嘆，令諸未悟生精進心。」居士聞已，歡喜踊躍，重宣此義，而作偈言：

我觀大覺中，如海衆漚發。衆生佛菩薩，同一三摩提。背覺合諸妄，展轉生內塵。調御天人師，方便破諸暗。還汝一精明，塵銷覺圓淨。譬如逃虛子，捨父久復還。受之具足器，了不從外得。我行支提山，詣佛所住處。巖巒水草樹，但作世間相。非唯所見亡，亦無能見者。天冠妙智力，惠我大三昧。撞鐘及燃燈，衆相自呈露。我見此光時，眼根得清淨。我聞此音時，耳根得解脫。見聞如幻翳，斯語未真實。如是千菩薩，不可以相見。一切唯心起，莫作聖解觀。音聲及光影，亦復無自性。不從有中生，不從無中滅。一鐘既發揚，一切聲亦然。一燈既顯照，一切色亦然。聞聲及見色，天冠即現前。一剎既周遍，一切剎亦然。大千恒河沙，一沙一佛剎。一剎一支提，常住菩薩衆。如是一一剎，復有諸恒河。一一塵沙中，復有如是境。旋聞返自照，悉現妙明中。無人亦無佛，十方亦銷隕。如海衆漚滅，寂湛了不動。法界同廣大，歷劫無有盡。我作如是說，用報慈忍恩。虛空不可名，我亦未嘗說〔三〕。未來見聞者，應作如是觀。《竹谿先生文集》卷二。

〔二〕與：原作「學」，據四庫本改。

〔二〕鞞：原作「鞞」，據四庫本改。

〔三〕未：原作「來」，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改。

太平道院新造三乘小像記

岳陽節度使西外宗正趙公端禮於太平道院新造三乘小像，以釋迦如來居中，彌勒在左，無量壽在右，面如滿月，身相端直。優鉢曇華爲菩提座，六大菩薩慈容粹和，普陀大士無畏自在。復有住世十六大阿羅漢，各以願力現諸神變。復有四大天王，威德堅忍，却諸魔事。復有二金剛神，勇猛可怖，守護正法。復於別龕示現旃檀端相如來，巍巍堂堂，如星中月，寶華莊嚴。幢蓋間錯散諸香雲，彌覆其上，恍如靈山一會，正在目中。公初以紹興己巳三月得無量壽舊像於太平主僧了心，極愛重之，塗以金碧，粲然一新。不踰月，有持彌勒與六菩薩至者，即以萬金易之。於是始有求中尊意。明日宗長乃以來獻，既喜且駭。其後每有所求，應念輒至，若有神授，至七月畢集。是諸衆像純以紫金旃檀寶香所成，工巧之妙，侔於造化。或有損缺，爲補治之，或有殘剝，爲粉飾之。小大修短，各中規度，如出一手，有目以來，所未嘗見。四衆瞻仰，莫不驚歎，此大奇特希有之事。我觀往昔諸佛出興於世，皆以一大事故，普爲人天宣說妙法，作諸勝因。華嚴界中七處九會，其它或在耆闍崛山，或在室羅筏城，或在給孤獨園，不可勝舉，皆是時節因緣。今百年廢壞之餘，一旦復聚，與正法時了無二

相，殆非偶然。以公直心爲德，具衆善根，於宰官中作大方便，是故三乘同時出現，咸欲使公睹茲殊異，發菩提心，悟此色身如芭蕉堅，觀諸妄境如境中像，了無一法，是真實者。離世間樂，安住法樂，漸次精進，至安樂國。見者聞者，同證此道。普現居士作是語時，不唯此會諸法中王，乃至一鄰虛塵所現億萬世界，河沙諸佛皆共讚言。如是如是。《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宣州涇縣銅峰瑞應塔記

浮圖氏以莊嚴作佛事，《華嚴經》中演說一佛出現，十方大梵天王各以衆寶種種香雲，來興供養，皆是稱性所現，量同虛空，無有邊際。像法住世，衆世根力，不能作大因緣。如來爲說，舉手低頭，皆成佛道，乃至聚沙建立佛塔，如庵末羅果所安輪。蓋如娑矩羅華所獲功德，與彼梵天等無有異。蓋緣一念所起，周徧法界，剎那之間，成就現前。如一毫端，衆鐵圍了，無大小成壞之相。是故如來作如是說。宣城山水之麗，冠於東南，涇川又爲宣城之冠。有大寶聚，名曰銅峰。皇祐間，有僧可照一住四十六年。其後華藏禪師守訥，退居茲山，始建伽藍，增廣勝概。乃於南山瑞峰之巔，作宰堵波，始基。會郡將錢公即以廣教延師，遂寢。爰有日智比丘，以大勇猛，欲成師志，乃與邑士包整、張公起共爲勸緣。鬼神獻奇，山川助勝，富者供資財，貧者施工力。累級分楹，金石間錯，橫荃架芷，欄楯交映，巍巍煌煌，崇高顯明，遠近上下，無不快睹。於人天中作大智炬，創見者得證悟，已悟者得覺

了。不五年間，成茲勝事。以宣和甲辰春告畢，乃於三月，天雨寶華。秋七月，復現金燈。時普現居士南遊是城，聞所未睹，故以瑞應榜之。後二十六年，居士於福城東見日智比丘云：「我以慈力，哀憫有生，罹此兵刀諸大苦厄，欲令解脫。爲收遺骸，幾及十萬。所過名山，飯僧百萬衆，供幽明水陸幾二百會，募衆誦經三百萬藏。開華嚴場，結會一百萬人，漸次遊行，以至於此。」居士聞已，稽首讚言。是大比丘於往世中單修三摩提，故得如幻三昧，悟諸如來成道涅槃種種諸相，皆是幻化。三界所現六道四生，種種諸趣，皆依幻立。五濁世中生死善惡，種種諸業，皆從幻生。是故由衆生心，起是悲願，作諸勝緣，咸度脫之。譬如幻工作衆像，雖知一一，唯我心造，了無實體，亦加嚴飾，畢竟成就。若是比丘於一切處見有一法非幻化者，則爲住相，則有希求，不能發如是無礙大願，作如是無量功德。當知是不見有佛，不見有衆生，乃至不見有我，身心二相，作者受者，皆悉同於龜毛兔角，是爲不可思議。居士於此幻化境中，乃復如是分別言說，稱讚莊嚴佛塔功德，亦復稱讚日智比丘如是難行之行。如以衆色繪畫虛空，與諸如來同一方便，若有相觀，無有是處。《竹谿先生文集》卷二。

富子立誠身齋銘

物不可得而正曰正己，己不可得而正曰正心。反身而誠，以合乎真。盡天之道而施諸人，其感如

神。子其書諸紳。《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七。

富修仲學古齋銘

稼也圃也，亦周其身；箕也裘也，不違其親。有君焉俾榮而尊，有民焉俾厚而醇。誰其師之？惟古之人。《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富南叔靜明齋銘

火善晦，傳薪而不昧；淵善審，監物而不隱。君子能定，泛然事物之應。勿用其明，而守其靜。

《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李松老端虛齋銘

端者有隅，不爲世趨；虛者若愚，受人而餘。甫也避俗，清淵藏珠。有是二善，其學日腴。澹然與古爲友，紛黃卷以自娛。曰吾斯之未能信，人其捨諸？《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蘇粹之所惠百衲琴銘

琴百衲，衆響合。虛而清，絃外聲。以娛吾老，子孫其永寶。《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蘇粹之吟龍琴銘

木中有龍，叩之雷聲。衆人不識，三年不鳴。蘇子得之，將發其英。養之以和平，無使聽者驚。

《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林明甫所贈研銘

淵中之藏，石中之蘊。賦以方圓，造化所靳。發爲文章，古今不磷。林子以歸我，我以比玉潤。

《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張仲宗研銘

清而不臞，其質也；溫而不腴，其文也。歷萬險而不磨，閱世之久也。出衆巧於無盡，寫物之工也。誰其有之？張子仲宗也。而銘之者，筠溪老漁也。《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葉子謙研銘

方而虛，圓而隅。玉質而石膚，君子是如。《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筠莊真隱自贊

其行己也方，其居心也廓。泛然遊世，應而不酢。是子政宜置之丘壑。《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又

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四。

普濟歸寂禪師真贊

善哉歸寂尊，住世本悲願。慈眼視衆生，有緣悉皆度。樂迦無動轉，人見自開闔。光明一瞬中，銷我心目咎。妙德不思議，是故應頂禮。《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慈蔭性空禪師真贊

善哉性空尊，正定坐道場。巍巍金剛身，不壞本來相。四大各有還，示汝無還者。不離一毫端，智者當自見。此法妙難思，是故應頂禮。《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慧慈獨覺禪師真贊

善哉獨覺尊，具衆最勝行。全身藏北斗，復見百億身。惠日及甘澍，能救世間苦。衆生願未盡，赴感靡不周。善巧無有邊，是故應頂禮。《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楊岐會禪師真贊

爍迦羅眼遼天鼻〔一〕，喝下全機失臨濟。端公演公俱錯會，從此兒孫遍天地。《竹谿先生文集》卷二

二。

〔一〕爍：原作「樂」，據清抄本朱筆校改。

褒禪佛眼禪師遠公真贊

團團無縫塔，貌出世間樣。五祖親聞平地雷，龍門自起無風浪。殺人活人手縱橫，不作機關呈伎倆。傳家一喝付兒孫，塢塞虛空沒欄障。眼中着意不逢渠，出入諸人面門上。《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雲居悟公真贊

遠之子，演之孫。持心以介，接物以溫。其真純之機，一字不立也似演；其虛寂之守，一絲不掛

也似遠。諸方老成見而則之，筠翁聞風而悅之。

平生悟鐵壁，佛眼覷不見。坐脫不記年，却向箇中現。大似龍間老古錐，覷面機鋒急如電。《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聖泉岳公真贊

金剛圈，栗棘蓬，不用閑家具。排圓悟，斥妙喜，不傍人門戶。稜稜寶劍倚空寒，觸着面門沒回互。放行把住總由渠，不負楊岐親囑付。《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玉泉山懿公真贊

穿得衲僧鼻孔，立得叢林榜樣。正法眼從楊岐來，作家曲爲圓悟唱。普明居士同參，妙喜老人同行。是爲知庵矮師叔，萬古巍巍真實相。《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承天文公真贊

不喫趙州茶，不打禾州鼓。擊碎楊岐栗棘蓬，平地機關起佛祖。逆行順行總逢渠，八面玲瓏沒回互。諸方那得此老翁，識者名之小園悟。《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壽山惠通一老真贊

手中能幻妙喜界，鉢裏嘗開具足戒。處處逢渠人不識，只緣眉目太分明。《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全宋文卷三九五七

李彌遜

一四

龍圖閣直學士右通奉大夫致仕葉公墓誌銘

士之懷才負能，居無事時，苟效一官，束以法令不得騁，雖賢且智，無以踰人。至於遇事遇時，應倉卒之變，衆人睥睨愕立，無所措手足，非有過物之才，不能濟也。靖康初，四方多事，經費百出，國用之入^{（一）}，如雪見晷，日積日消。朝廷患之，擇能臣，得葉公成甫，試以經理之事。今上即位，遂登崇之。公純靜明練，先事有謀，不疾不徐，而以辦給。自爲庫部郎，即掌財賦，歷左司郎中^{（二）}、江淮發運使、戶部侍郎、本部尚書，周旋四三年間。方時艱虞，調度多出不測，未嘗以錢穀之問至廟堂，天子賴之，一日不使去左右。諸大夫國人皆以足國裕民知公，而公惕然不自爲得，蓋其所存者大，以心計稱非公志也。方且抗章力陳治道，大略曰：「絕害源以安百姓，明賞罰以勵士卒，立紀綱以基中興，正心誠意以祈天悔禍。今敵人侵軼，下詔求言，天下之士咸獻其忠。未聞行一直

言，旌一讜論。人君不聞公言，即已聞而不行，四方失望，志士解體。後有詔令，其孰信之？如此求政事之修，夷狄之服，難矣。」自古言利之臣，未嘗及此，較短量長，可同日語哉！上方嘉納，且有柄用意，會言事官與公有隙，誣公買宗女爲妾，事下吏，吏煅煉求合烏府意^{（三）}。獄具，乃公爲左司時同舍郎有姓同者，誤指爲公也。事白，請去猶力，雖清議以謂當留，而公志不可奪，乃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未幾，除平江府，不行，遂以丘壑終焉^{（四）}。噫！如公可謂有過物者，不得盡其才，亦所遇然耶！公諱份，成甫其字也。世居金陵，五季之亂，南徙延平，金紫公又遷平江，因家焉。曾祖昭映，贈通議大夫；妣曹氏，清源郡太君。祖棐恭，贈金紫光祿大夫；妣陳氏，廣平郡夫人。父唐懿，通直郎、贈少傅；妣朱氏，越國夫人。熙寧中以經術造士，少傅公登甲科，名聲卓然，出諸儒上。公幼修謹，不好弄。居父母喪，哀毀如成人。金紫公愛特異，嘗撫之曰：「大吾門，其此兒乎！」及長，種學績文，遇事窮覈根源，不爲口耳學。再試不第，用金紫公蔭入官，調鄆州須城、開封陳留兩縣主簿，杭州臨安丞，知開封府考城縣，京畿提舉常平司管幹官，編修六典檢閱文字，開封府刑曹掾，衢州司錄事，提舉京西茶鹽。召爲庫部郎官、開封少尹，自是通顯矣。須城郡獄久不理，檄公主之。富民何氏毆人限內致死，而驗實無傷，郡侯疑其行賂，必欲處以死，公曰：「殺人者死，法也。今疑似之間論以極典，可乎？」郡侯悟，卒杖遣之。壽昌愚民假浮圖氏說，聚衆爲擾，當路者欲入其罪，且授之意。公持法甚力，不爲變。臨安到官三日，有旨令、丞例罷。先是，使者陰撻前官之失，命下，誤及公，公怡然去官，不復辯。陳留地多鹹鹵，公募民開墾，假之資而薄其歛，末期

年，瘠地二千頃盡爲膏壤。西成公田所括民田之餘，收其入爲應奉費，因以侵擾，民甚病之。事有關京畿者，長檄公往，且勉以善事貴人速化之術也，公曰：「人各有能有不能，此非僕所能。」辭不行。六典置局館中，公下馬閉閣，不與事接，編刻之餘，取未見書讀之，有會意，手自抄錄。泊去職，所閱幾至千種。公爲掾，位在諸曹下，會尹京者以慘酷爲治，觀望貴近，侮慢官僚，凡有咨決，附吏以白，故得容其姦。公間得見，必爲辯曲直，面折力爭，衆人危之，尹亦爲屈。延福宮池畜鸚鵡千餘，不日盡死，徽廟疑有致毒者，并按經由諸門連逮二百餘人。公鞫治得情，坐所飼之物非宜，列上，皆從輕釋。中牟縣百姓事紫姑神，服用僭擬，爲有司所錄，主議者張大其事，欲致之死，以爲己功。公察其情，止於詭衆利財爾，白尹不聽，乃裁書規切之曰：「置數百家糜潰之地，明公所宜動心也。不然，幸因對以某書聞。」尹如公言，書奏，徽廟惻然曰：「姑如所鞫。」以公治獄平允，進秩一等，制詞褒焉。中貴人有攘人已雇乳婢，欲反坐被奪之家者，公直之，移送廷尉；廷尉阿附，乃以失實爲公罪，併坐視囚不謹，奪兩官，免。公領鹽司，會更法，客鹽見存者毀棄，州縣欲投之水，公曰：「蠹殘民用，失信商賈，此何法也？」陳於朝，令所部勿棄以俟報，迄如所請。公以庫部出使京西，會主上登極，南部調度未充，公亟至京師，發戶部及內帑錢帛，不淹時大集，凡賞賚給予無乏事者。兼密院賞功司。川陝去朝廷道遠，理賞者無慮數千輩，吏乞取小不如意，必撻細故，往返詰問，動更歲月。公建議令主將具功伐差等報守帥監司〔五〕，守帥監司覈實上省部，省部按檄即行，嚴爲賞罰，通糾僞濫，人皆便之。除江淮發運使，專一措置戶部財用，上謂宰相曰：「葉某明於吏事，心計尤長，

且留行闕以備官使。」其被上知遇如此。異時提舉一行事務廣置官屬，月給錢數百萬爲公使，美官要職，皆有所遺。至是，公以貳卿兼之。因入奏曰：「上巡幸出不得已，御府供須，各有司存，事務職在區處次舍，分撥舟車，此外宣索乞皆寢罷。」月給公使鑄十之九，減官屬十七人。獻議者請以鈔法行於福建，下公議，公曰：「鈔法之行，非民便也。一立成額，後不登，不免取之百姓。又沿海亡命，賴魚鹽以活，今奪之食，而繩以峻法，幾何而不爲盜？」又請推閩中酒如中州法，公曰：「六飛駐蹕江浙，福建乃根本地。八州之民以酒爲生者，十室八九，一收其源，人盡失業，非固根本之道。」當白時相，怒見於色，謂公掠美爲鄉里地。公不與較，徐告之曰：「事有可否，人有所見，朝廷使有司議，是求可否於下，必欲行之，徑付外可也。」明日對榻前，以力病求去，上意眷留，詔累下乃止。樓船留章安，適授衣時，軍士有自陳於宰相者，上以問公，對素辦，上喜，即處分給之。初，駕幸四明，偶出倉卒，官吏奔散，雖父子不能相保。公獨冒萬死，間關海嶠，拱衛黃屋，不敢須臾後先。自公扈從，上慮錢穀不繼，每對輒問，公曰：「臣雖無用〔六〕，必不使上貽主憂。」及退，不見有所陳啓，而食足事濟。上嘗對輔臣稱公靜而辦，故詔有「器識沉靜，不動聲色」之語。上以方隅未靖爲憂，一日，召宰輔從臣詢以禦敵之策，衆默默。公獨越次而對，慷慨感激，切中機會，凡人所難言者，必陳之，左右股慄，上亦爲之動聽。遷本部尚書，辭，乃建言人主以清心省事爲本，以節用愛人爲先，凡無名之費、不急之務，皆所當去。因條具諸郡以軍興一時科調遂爲例，及戶部近歲取諸外非舊制者，一切罷之。公自入總戶部，累上章言州縣之政病於民者，如平江一郡，於常賦外巧爲色目以

歛，戶物力不三十千，月一斛，較歲稅不啻十倍。又言圭田古有之，今或無田而責其租，甚亡謂也。又言縣置吏既溢額，且用家人承文書，縣有百吏，吏家五人，是五百游手待哺一邑也。凡三十餘事，雖家至戶到所不能知者，公皆縷陳而力除之，遠近受賜焉。泉州當凋瘵之餘，公私匱竭，公政事一趣簡儉，上下安之。范汝爲據建安，辛企宗以制置使屯兵福州，大其軍食而責於旁郡，公曰：「吾州民力屈矣，擾之恐生變。」上其事，獲減，民賴以蘇。郡兵驕恣日久，前後守將多務姑息，公至，一裁以法。郡廩給米，軍士有稱陳腐者，什百相和，遂至喧鬩。公俄至，喻以理，衆大驚，捕誅爲首者，無敢異言。有告郡卒爲變，公密有處而示以閑暇。郡僚恐，請以巡尉自衛，公曰：「是無能爲也。」謝遣之。未離席，悉捕以至其爲首者七人，一郡帖然，市人不知也。踰年，丐奉祠〔七〕，章四上，乃得請。愛福唐佳山水，有終焉意，乃於西郊因山築室，環以花竹，樓觀上下，極登覽之勝，以「普光明」榜之。日誦《華嚴》於其間，雖肩輿出入，亦以自隨。菴亭堂室皆以妙嚴境界名之，與家人輩游息其間。杖策還，從以一僕，遇諸途者不知其爲天子從臣也。紹興丁卯夏秋，苦眩瞶之疾，上章告老。冬十有一月四日，疾不起，享年七十有二。聞者莫不悼善人之云亡也。娶江氏，諫議大夫公望之女，封淑人。子男一人櫻〔八〕，孝而才，以克家稱，今爲右朝請郎。女一人，適右迪功郎、坑冶司檢踏官朱偁〔九〕。偁之子大亮，將仕郎，皆公推異姓恩所任也。孫男二人：大廉，右迪功郎、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使；大猷，登仕郎。它以恩命及中外親族者，凡九人。惟公慈祥孝友，見推宗黨，純誠篤信，見重朋友。平居謙恭，語若不出諸口。及其臨事，挺然直前，無所顧隱，不能詡詡相媚悅。與王

公遊，雖觴豆之間，一有不合，必正色危言以直之。遇善類，澹然出肺腑，唯恐其去，世俗之交，偶坐終日，至不吐一辭。公自躋顯仕，其所施設不圖赫赫之功，爲所甚難，絕口不自銜鬻。胸中蘊蓄，未嘗先事有言，故平生知公所存者少，而公亦不自以爲愠也〔一〇〕。積官通奉大夫，職爲龍圖閣直學士，封南陽郡公，邑二千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將以十九年八月十七日葬於劍浦丘坑曾祖之域。櫻也持長樂吳元美之狀來請銘。吳信人也，出公門惟舊，嘗曰：「南陽公自爲小官時，作邑治獄，愛民之心，一本之誠。及中興之初，專任大計，前後建議，勤勤爲民，一意以固邦本，其設心何如也？」噫，其真知公者哉！某生後於公十有三年，登公之堂最晚，而公遇之若長者，親之若弟昆，今其亡，捨我孰銘？銘曰：

惟時需才，如渴如慕。及其成功，亦在所遇。桔槔待旱，撓則備雨。曰聖與賢，毋必毋固。偉哉南陽，詩禮之緒。一出而仕，乃職邦賦。逢此百爲，臨難必赴。遂登尊榮，亦所遇故。惟公之德，直而能恕。除民之瘼，去國之蠹。有義有仁，公其殆庶。人或惜之，不跌而仆。脫身急流，夢閱世務。見普光明，於一切處。當易簣時，視死不懼。巖巖閩山，衆靈所護。百年而歸，既安且固。《竹谿先生文集》卷二四。

〔一〕入：原作「人」，據四庫本改。

〔二〕左：原作「在」，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三〕吏：原無，據四庫本補。

〔四〕丘：原作「一」，據四庫本改。

〔五〕伐：原作「代」，據右引改。

〔六〕用：原作「庸」，據右引改。

〔七〕祠：原作「詞」，據四庫本及清抄本朱筆校改。

〔八〕櫻：四庫本作「櫻」。下同。

〔九〕迪功郎：原作「迪公郎」，按宋代階官有「迪功郎」而無「迪公郎」，徑改。

〔一〇〕愠：原作「蘊」，據四庫本改。

朝奉大夫朱公宜人葉氏墓誌銘

夫人姓葉氏，其先縉雲郡麗水人。曾大父縑、大父才冠、父育，皆隱德不仕。夫人生二十年，歸朝奉大夫朱瓚。歸十有八年而公亡，公亡二十八年而夫人歿。始，夫人之歸大夫，公方諱窮，夫人處之晏如，歲時奉祭祀、接賓客、供伏臘，豐儉中禮，悉以身任。大夫弟未有室者，爲求其配，姊未嫁者，擇可妻妻之。凡闡之內事無不舉，未嘗以不足爲歎。大夫之喪，携諸孤自京師護以歸，險阻千里，盡力襄事。既葬，會二子以疾死，卜人曰：「葬非其地。」夫人罄家資爲改卜。即與次子屏居，

甘藜藿，撫視長養，相與爲命。方幼授之書，既壯訓以義，及其入官才而文，言行有物，則夫人力也。夫人在子官舍，平居從容戒之，所與游必賢必仁。客至，度可款，子則入告。每告輒喜，亟爲設觴豆，具肴核〔二〕，獻詠終日，朝夕不厭。雖家無儲，至鬻笄髻中物，略無難色。性莊重嚴勁，樂施予，使人知其勞逸，故閨門嗃嗃，不少自縱弛，而上下歡輯，僮御終其身不忍去。晚喜佛書，坐宴默若無所契。臨終數日，語其子以後事。洎屬纊，無一語亂者。用大夫公恩，始封崇德縣君，累封至宜人。子男三人：長曰似，右從事郎，先夫人十九年卒。次子偁，右從事郎、福建路安撫大使司準備差遣。幼子早卒。女一人，適故司農卿黃鶚，封令人。孫男一人大亮，將仕郎。夫人之亡，實紹興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偁將以是年十月二十三日祔於大夫公之兆，狀其行來請銘。銘曰：

溫而能制兮，潔而可親。夫得淑女兮，子有嚴君。從夫欲貴兮，從子欲壽。不充其身兮，必

大其後。《竹谿先生文集》卷二四。

〔二〕具：原作「且」，據四庫本改。

和州褒山佛眼禪師塔銘

江淮之南有大禪師，號曰佛眼。道行聞於朝，勅居和州之褒禪山。踰年以疾辭歸，隱蔣山之東

堂。遠近奔湊，執弟子禮以求法者不知幾何人。名山大剎馳使延請者，方來而未已也。宣和二年冬至之前一日，飯食訖，整衣趺坐，合掌加額，怡然而逝。其徒哀慕，如亡津梁，如失舟楫，莫知攸濟。嗣法兄佛果大師克勤狀師之行，且謂某曰：「師之於公，風聞而悅，一言而契。今其逝，公實見之。知師莫若公，是宜爲銘。」乃序而銘云：師姓李氏（一），名清遠，蜀之臨邛人。捨家，十四受具，嘗依毗尼師究其說。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莫能對，乃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捐舊習，南游江淮間，徧歷禪席。聞舒州太平演道者爲世第一流宗師，徑造其室，恭事勤請。既入益堅（二），演深奇之，謂可以弘持法忍，壁立不少假，冀其深造。師七年未嘗妄發一語，一日有所契，洞徹超詣，機辨峻捷，莫當其鋒。自是釋子爭歸之，而師益靜默自晦，不自爲得。隱居四面山大中庵。屬天下新崇寧萬壽寺，方擇人以處，舒守王公渙之迎師住持。未幾引去，會龍門虛席，遂補處焉。居十有二年，遷住褒禪山。三領名剎，所至莫不興起。其在龍門，道望尤振，四方學者皆曰：「吾必師龍門。」由是雲集，至居無所容。師不起於坐，而化湫隘爲巨剎，壯者效勛力，智者授軌度，富者施資財，初不祈也。師嚴正靜重，澹泊寡言笑（三），動有矩則，至出語和懌中節，人服膺之。其爲教則簡易深密，絕蹊徑，離文字，不滯於空，無汗漫之說，不以見聞言語辯博爲事，使人洞真源，履實際。非大有所契證，不妄許可。平居以道自任，不從事於務，嘗曰：「長老但端居方丈，傳道而已。」與士大夫游，不爲世利屈。苟道合，則欣然造之；不爾，雖過門或不得見。公卿大人高之。樞密鄧公洵武聞其風，奏錫紫衣師名。司諫陳公瓘見所傳法語，歎曰：「諸佛

心宗，衆生性海，遠公涵泳深矣。」皆未識師也，況其親炙者乎？與佛果、佛鑑同門莫逆，道價相高，世稱東山二勤一遠云。嘗宗《百門》義，著《圓融禮文》。又摭《楞嚴》、《法華》，著《普門禮文》，並行于世。其參學得法者無慮數十人，士珪、善悟爲之首，而宿松無着道人李法慧頗臻其奧。師壽五十有四，僧臘四十。將逝，謂其徒曰：「諸方老宿，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直將安往？」逮終無一言。初，在龍門，作靈光臺，以會葬苾芻之火化者，且自爲志曰：「余它日亦藏於此。」後門人函骨以歸龍門，龍門人悲且喜，奉之如生。以宣和三年正月壬寅塔成。銘曰：

大智唯心，無南北祖。一離其源，遂開牖戶。守玄尚同，執解隨趣。岐行派流，既倒莫愬。洪融混合，演得其醇。師則嗣之，道益以尊。如收全潮，衆波莫分。如舉大地，萬有以陳。用晦而明，厥問四馳。覺迷解繆，遠邇是依。用捨孰測，動言有規。嚴以治己，夷以示機。端居叢林，唯道是則。化行事修，不失靜默。大興龍門，蠱壞以飾。洞明真源，深履實際。《圓融》、《普門》，並照兼利。最後說法，不立一偈。嗚呼師乎，孰識其歸？淵澄月現，舟行岸移。於一舉手，示大慈悲。元珠在前，罔象莫窺。後學誰師，靈光之碑。《竹谿先生文集》卷二四。

〔一〕李：原作「季」，據四庫本及《嘉泰傳燈錄》卷一一改。

〔二〕入：原作「人」，據四庫本改。

〔三〕泊：原作「薄」，據右引改。

宣州昭亭山廣教寺訥公禪師塔銘

昭亭山廣教寺住持師守訥，壽七十六，僧臘四十五，以宣和四年三月十有八日無疾終。闍維得舍利五色，不可數計。其弟子虛藻等即奉師骨塔於寺之西南隅一分以葬，金峰師之舊隱。踰月，塔成，虛藻持余友人邵搏暘叔狀來請銘，狀曰：師族鄭氏，其先吳人，本衣冠子，業進士，有聲場屋間。性剛志潔，不喜接世俗事，視紛華澹如也。聞棲霞山雲渺庵主能以出世法導人，因往依焉。後遊錢塘淨慈寺，得《圓覺》几案間，披卷恍然，若獲舊物。誦至「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心目開明，踊躍自喜，乃棄儒衣冠，禮圓照本公，爲苾芻。師具游方至圓通秀公室，圓通知其法器，一見許之，決別疑情，卒爲印可。在熙寧元豐間，圓照、圓通道行，當世鉅公要人咸所嚴事，而師寔出其門。叢林學者尊之，皆以訥叔稱焉。住蕪湖吉祥院、江寧能仁寺，繼遷華藏，皆當路以師道價敦請之，非師志也。嘗曰：「比丘辭親割愛，出離世網，當以因緣果報爲念，詎宜俯仰世權，執事住持，爲人役耶？」故所至未幾，輒辭去。隱居於宣之涇縣，邑人王文誼爲築室金峰以居，凡十有六年。宣和辛丑，龍圖閣學士毗陵錢公即來鎮是邦，會廣教住持虛席，公曰：「此唐相國裴公隱地，斷際禪師道場也，宜得道行爲衆欽信者居之，無如訥者。」辭老且病，公卒以禮致之。師雖久於自晦，一旦復出，四方釋子摳衣問道，雲集輻輳，方來不已，而師遽逝矣。惜哉！師逝之前二日，嘗以頂相封授其徒，既而啓封，

得偈二十言，有違世之意，其於死生際，了了如此。師爲人勁直精敏，勇於踐履。禪觀之外，博極群書，賦詩屬文，自號莫莫翁，有集行於世。作《大藏節要》二十門，爲之序。節《宗鏡錄》十卷，擬寒山詩數百篇。浩博淵奧，事理並舉，皆以寓教，觀者獲益焉。噫！余之愚，且從師未久，固不足知師，而暘叔深於禪者，其言炳炳可考，則師之行信矣。惟浮圖氏以真實不二爲宗〔一〕，以謙卑慈忍爲行，以戒定寂默爲修。至其弊則流而爲詭，爲戾，爲貪。又其弊則誕惑不根，捷給尚口，訾慢自我，好爲人師。浸以相承，不知其失，而道日隱矣。如是習者怠，信者疑，使人得以議其教，是豈教之罪也？以狀考之，師則無是，殆所謂明於宗，篤於行，而得其所以修者歟？嗚呼，亦難矣哉！是宜銘。又師之嗣法兄法藏卓公視余爲猶子〔二〕，故余之諸父從師遊者衆。師亡之夕，見夢於余，若有所屬者，則銘師尚可辭耶？銘曰：

真離誕勝日翳昏，疇始離之秀暨能。沿非傳異益放紛，惟師友德合於渾。堅持所修修所聞，塵銷覺圓靜以醇。死而不亡法中尊。《竹谿先生文集》卷二四。

〔一〕真：原作「直」，據四庫本改。

〔二〕嗣：原作「詞」，據右引改。

大智禪師塔銘

政和五年，歲在乙未十一月十有八日，大智禪師希覺示寂。不病不恟，無有恐怖，以清淨水盥身垢已，顧大眾云：「一切諸相，皆歸壞滅。」言訖而瞑。其嗣子法淵，號曰慈覺，於後七年於寶勝寺作窣堵波，藏其遺骨，稽首來謁筠溪居士，請爲之銘。居士於法未得自在，不能悉知是大比丘諸微妙行，復告慈覺爲我宣說：「汝師所得何法？我當爲汝稱揚讚歎。」於是慈覺良久答言：「我觀世間以及我身諸所有法，因緣和合，衆妄發生，譬如幻師見所幻人，了無可取。及諸取者，況復有得而可言說？我今若言如是爲法，如是非法，是爲謗師及謗如來。然念我昔起心修行菩薩梵行，勤求如來無上正覺於善知識，生尊重心，恭事懇請，無有疲厭，以是力故得大辯才，能知一切世出世間諸言辭海，亦能普出百千種音，於一偈一句，乃至一字，廣演無量難解最上勝義。自謂已得無礙法門，持以求證諸大導師，咸皆稱讚，與我受記，令我信心益自堅固。最後得見大智比丘，彼時見我說此法門，而作是言：善男子無以聲音語言而作佛事，勿謂如來正法眼藏而可言說。末世衆生以取捨心希望成道，唯益多聞，增長我見。我今默示汝三昧，無有一法不從此出，而實無有一可得法。我時豁然，證無所證，拔猶豫箭，截疑惑網，了知一切，不從外來。雖復與我最初法門，不見分別，是非二相，而令我心轉加調淨，如炬得火，普皆光燄；如舟得楫，無所繫着。我即於彼大智師前歡喜踴躍，頭面作禮而

自歎言。善財南行，還見普賢，從初發心所入佛刹，不及普賢一毛孔中一念所入諸佛刹海微塵數倍。我於大智亦復如是，故我今者欲以一法爲汝演說，實不可得。我又嘗聞是大智師夙植德本，久修勝行於過去中，親近承事佛印比丘。佛印爲言心境俱亡，復是何物，即於彼時證是三昧。解力廣大，信眼明徹，直趣菩提，淨出離道。證燈相燃，復以示我；非唯示我，亦以深心起大慈悲於未諸證，悉以方便種種開示。因此願力，入菩提場三十九年，四領寶刹，所至興起。度大弟子嗣法住世，皆能於是三昧轉大法輪，紹隆佛種，無有窮盡。」居士聞已，得未曾有，即爲慈覺以偈讚言：

饑者易爲食，無復嗜正味。辛酸及苦鹹，自視皆甜相。至其屬厭時，不起更食想。享以衆妙善，而反生惡憎。衆生苦輪回，樂法求解脫。因樂轉生愛，增長我慢山。聞聲及見色，得少便爲足。而於正法中，乃作空寂怖。縱橫斜見材，閉障出離道。自謂已證得，不知流轉因。良哉大智師，與衆作依怙。能於不二門，示現無相法。滅惑斷諸見，開此正覺知。如持具足器，盛滿甘露食。隨取得飽足，歷劫有無盡。衆生知正味，永不念它食。唯趣一乘道，餘二即非真。刹那滅阿祇，十方亦銷隕。如是大智師，在處俱現前。雖復示涅槃，而實未嘗滅。故我於慈覺，歷耳得千悟。言說永不窮，稽首第一義。

《竹谿先生文集》卷二四。

全宋文卷三九五八

李彌遜

一五

祭劉丈中奉文

嗚呼！士尚同以脂韋，睨直道而不趨。官殉利以詭隨，指民事爲闊迂。公忿俗而遠慕，將古人之並驅。行寧撓而不屈，言寧拙而不諛，位寧卑而不敢，跡寧晦而不沽。駕義軌以蹈危，身任民之瘠腴。方墨綬而出宰，發積廩以起瘠，請免官以補過，帝省牘而曰都。觸當路之背憎，將洗垢而剥膚，持寸莛以排鼻，勢纍纍兮莫扶。傍觀愕其股栗，公燕歌以自娛。既名達而官遂，屢易節而改符。事隨至而隨舉，民隨至而隨蘇。肅偷惰而崇善，鋤強梗而矜愚。力抗章而交止，孰弊瘼之不除？方聖賢之相逢，登俊良以連茹。意公材之凜凜，抑廊廟之時須。俾明目以張膽，幸遺直之不孤。嗟蓋棺之奄忽，躋其程於半途。惟獨行之易蹶，宜於世而跋胡（二）。何造物之報德，與其壽而不餘。嗚呼哀哉！昔我先子之於公，跡未接而已孚。公亦知我於未識，以其子而妻諸。顧聲同而氣類，雖楚越而一區。

既登門而共席，遂韜瑕而匿瑜。接從容之情話，或待旦而忘晡，至劇談之擊節，起推食而笑呼。分則尊而義友，孰形骸之可拘？傷其道之不行，曰從我而乘桴。歲戊戌之南下，載見公於江隅，洗孤憤以一笑，若解懸而噓枯〔二〕。憫窮途之酸寒，贈僕飯與馬芻。旋睽離於異方，道且長而歲徂。悵魂夢之尚隔，時解顏於尺書。懷隱憂以未寫，庶後會之可圖。豈一訣而不返，遂長遊以昏衢。想聲容於耳目，恍如在而倏無。氣憑憑兮填臆，涕漣漣兮墜襦。雖然，公之病也示疾而不癯，公之死也瀝酒告語，順化而不虞。其視去來，猶夜旦之常，易於脫屣之與棄繻，則余獨尚何悲兮！悲夫，斯人之萎矣！好古特立之士，將執行而與俱？欲拊棺以大慟兮，中流亡楫而隆車無輿。寄一觴以千里兮，嗟我哀之莫如。《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三。

〔一〕跋：原作「跂」，據清抄本朱筆校改。

〔二〕噓：原作「虛」，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祭黃待制文

嗚呼元暉，江東之秀。直秉於躬，義信於友。悟主以誠，君曰足手。牧民以悌，人曰父母。十年仕途，鵬激驥驟。一罹險艱，萬里南走。韜奇蘊能，百未一究。方觀其來，云胡不壽？嗚呼哀哉！惟

我弟兄，識公最舊，學也同席，仕也聯綬。如莠如稂，日就芸耨，竹栢異心，芝蘭同臭。間闊胡越，久幸一覲。謁來新安，公則出守。尺書告歸，引我心旰。孰謂一朝，往拜公柩。蕭蕭秋原，晝響猩狖，丹旌言還，閭里驚湊。顧予友生，匍匐敢後？一子纍然，泣進號仆。酸風射眸，傾落莫收。惟公精爽，胸列百宿，死當不亡，如在左右。魂兮來些，鑑此觴豆。嗚呼哀哉！《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三。

祭蔡侍郎文

嗚呼！謂天道與善兮，直行者每跋蹙而不通。謂人事好乖兮，當壽者或付畀之不豐。以公之剛毅廉正，行固備矣，而疏明博達，才何適而不充？諫垣貳卿，凜凜自表兮，讒諛側目，下石而不容。六易郡符，所至稱治兮；優游琳館，亦笑傲以自供。聖賢相逢，登崇俊良兮，盍縱壑而從龍？何斯人也，才如是，行如是，不永其年兮，奄然而告終！人耶？天耶？吾不得而致窮。嗚呼哀哉！昔公在朝，提衡多士兮，收我於範鎔。十年一別，兩遭逐北兮，相遇於大江之東。傷也悼屈，忘形爾汝兮，欣一笑之始同。公之視我，蒹葭之玉兮，蓬蒿之松。我之從公，蚍蜉之樹兮，寸莛之鐘。義尊勢隔，大非偶兮，公則抑高而降崇。琢磨箴規，善則與兮，疣贅之是攻。風舟月輿，葛巾筇杖兮，有適而必從。長歌曼舞，漏盡斗轉兮，抵掌而杯空。綢繆姻婭，以結好兮，將歲寒而益隆。我駕既東，懶以解顏兮，寫懷抱之短封。神輿心旆，往來公側兮，驚歲月之轉蓬。念茲仰止，情耿耿兮，冀後會之可

重。嗚呼哀哉！今我之來，公則逝矣。登公之門，草樹悲風；拜公於堂，縞素在縫。庭有鵲啄，几有鼠蹤。想聲容其如在，氣憑憑兮橫胸。拊棺大慟，莫究哀衷。魂兮來些，訣此一鍾。《竹谿先生文集》

卷二二

代伯氏祭蔡侍郎文

惟公挺挺奇稟，河秀嶽靈，奧學雅思，淵蓄雲蒸。發策壯歲，際時休明。據忠諫省，率屬貳卿。牧守師帥，所臨見稱，吏有師表，甘泉老成。浩然退閒，宴處鍾陵，築室蔬圃，若將遺榮。坐上客滿，咄嗟甘馨。肥家有田，教子有經。公初見我，至自浮光，念我無廬，招致連牆。好及兒女，願言靡忘。相歡不足，我徂武昌。鸕鳳舉，於門有光。越來結縢，和鳴鏘鏘。我還北闕，公召自東，一見未款，斥逐靡容。上東門外，欲挽無從。弦月三穀，尺書再通，謂當還家，樂與昔同。如何訃來，失聲拊胸。嗚呼哀哉！才雄萬夫，百蘊一施。方需復起，福我黔黎。天不愍遺，有識共悲。寒門駭女，獲奉筭箕，甫見於廟，未勤婦儀。今其往也，葛屨榛筭。哀與恨偕，痛何窮時？執紼拊棺，念阻此期，薄奠齋誠，千里一辭。嗚呼哀哉！《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祭山塘虞部諸墳文

自昔國博君出守毗陵，歿於官，遂葬其州之橫山。厥後四世，留寓它邦，俯仰百年，祭省有闕。某念去國之悲日微，嗟世路之虞方棘。秋八月，始自毗陵携孥南歸，水陸之行三千餘里，道路之日凡百有畸，以十一月癸丑至縣境。稅鞅之初，恭拜墓下。宰木可圍，封草不剪，顧瞻遺跡，泣涕莫收。載惟某父祖兄弟，累世並仕。逮及庸愚，亦通朝籍，名浮於實，職過其能，皆吾祖之遺澤，其何以仰答神庥？某方將受廬邑井，聯居宗族，以奉春秋之祀，子子孫孫，繼承無斁。惟明靈其保佑之！《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三。

祭公述六叔翁文

昔侍先君，拜翁早年。逮籍賢關，翁爲登先。我時尚幼，翁視子然。慰我孤悶，嬉笑挽牽。開我童蒙，琢磨彫鏤。我官於朝，翁與計偕。移樽晚席，解榻夜齋。自冬徂春，雍容懽諧。出祖東城，期以後來。一別永訣，掩茲夜臺。嗚呼哀哉！我昔北遊，爰自先世，去國百年，浮家萬里，翁勸我歸，杖屨許侍。我今歸矣，翁則我棄。及境興懷，有淚雨墜。嗚呼哀哉！我昔在遠，族裔莫分，次譜辨

世，翁與我言，乃祖乃父，孰子孰孫。今拜於堂，畢集卑尊，獨不見翁，失聲復吞。嗚呼哀哉！翁之云亡〔一〕，我方南北，殮不臨棺，葬不執紼。瀝酒墓下，痛將何及！想翁音容，如左右立。薦此哀誠，魂其來挹。《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三。

〔一〕云：原作「去」，據四庫本改。

代兄長祭墓文

我家於閩，爰自遊擊，其後三世，出從官檄。有子有孫，南北異適，歸心旌搖，道阻且逖。頻年江淮，寇至接迹，衣冠駭奔，半落鋒鏑。脫身南來，如救焚溺，一枝故林，饑馬赴櫪。峨峨蒼山，千仞立壁，餘二百年，芘此窀穸。載掃楸松，載集疏戚，肴核在豆，酒醴在冪。緬惟先靈，鑑茲誠赤，念我千里，肩未及息，屏除後艱，保之無斁。《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三。

祭蔡子強學士文

嗚呼哀哉！惟余子強，挺拔諸彥，才兼百能，學妙一貫。容德淵止，高義雲煥，英特之氣，粹然

見面。承家孝友，移及疏賤，陽城居晉，人以遷善。四十專城，抑強扶懦，黃霸治潁，民以除患，謁來故廬，築室其畔，超然遠俗，以道出盟，若將終身，蛻視纓弁。人曰不然，國欲戡難，君出而仕，唾手可辦，圖功凌烟，拭目斯見。云何蓋棺，在此一旦？嗚呼，天道茫茫〔一〕，茲理孰判？念我結友，爰自弱冠，聯姻於門，並策漢殿。二人同心，蘭臭金斷。一行參商，歲月奔電。我歸自北，訪我鄉縣，皤然兩翁，驚顧三嘆。夜語更僕，晝席銷篆，共追一笑，牢結冰泮。方將蹇驢，百竭不憚，訃音遽來，疑駭魂亂。頻年友朋，彫喪過半，奪我良戚，天亦可怨。百里拊棺，蘋藻自薦，衣裳在寢，簡編在案。想君音容，零淚若裸，尚期九原，鑑此觴奠。《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三。

〔一〕「嗚呼天道茫茫」六字，原無，據四庫本補。

祭林時莠舍人文

惟公抱英特不世之才〔二〕，負閎遠有爲之志。皇皇華國之文，諤諤濟時之義。偉擢秀於詞林，實蜚英於蚤歲。方握蘭於華省，繼簪筆於清陞。爰待命而劇遷，俄分符而閫寄。惟嶢嶢與皓皓，宜入朝而見忌。雖喜愠之不加，而薦紳惜君子之居外。謂將躡青雲而坐廟堂，扶聖神之至治。何不慙此一老，奄衣冠而永棄。嗚呼哀哉！嗟賤子之登門，辱顧遇之特異。撫衣汶水之生，歛板蓬山之吏，接聲

歎於三餘，獲周旋於兩紀。悵契闊之十年，絕音書於萬里，何一訣而終天，慘臨風而酸鼻。念舊盟之可尋，幸庶幾公之有子。予託姻好於松蘿，俾蘋蘩之是祀。茲有事於窀穸，屬涓辰之將至。雖女子之有幸，顧婦儀之未備。生不服勤於箕箒，葬不致恭於賁綦。敢陳奠於椒漿，寫餘哀於一誄。噫！德何臧而年胡不長，才何大而仕胡不遂？意餘芳而賸馥，流後昆與來裔。冀精誠其有知，永毋忘於下庇。

《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六。

〔二〕《永樂大典》于篇首有：「維紹興九年歲次己未八月癸酉朔，初一日戊申（按：此二句有誤，紹興九年八月乃戊申朔），具位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宋故舍人林公親家之靈。」

祭李伯紀丞相文

嗚呼哀哉！天生忠良，必有所付。公仕於朝，逢國多故。奮身百僚，易人所難，入告之謀，轉危爲安。既登鈞衡，遂總兵柄，老師宿將，俯首聽命。孽胡叩關，衆曰去之，彼都人士，微公則夷。建炎龍飛，公位冢臣，誅鋤逆徒，王道以尊。視彼寇讎，弗與共戴，義在必報，一置成敗。嗚呼公乎！有國有君，以身衛之；有社有民，以身任之；有兵有戎，以身令之。姦回愞佞，退而抑之；忠鯁端毅之士，則爬羅剔抉，進而激之。道之將行，國之將興，天其或者，佑此老成，胡不憖遺，上爲列星？

棟折榱崩，何以支傾？義士忠臣，心摧涕零，武夫悍卒，拊髀失聲。噫公視僕，總角之交，久而益親，貴而不驕，五十年間，若出一朝。向來見公，濁酒我澆，願言卜鄰，同老漁樵。它年北歸，有些可招，哀哀我心，鬢白爲彫。雖然，公之生也，不有其身。至大之氣，塞乎宇宙，不倚之節，信乎鬼神。令問廣譽，極榮於儒者；獨行特立，追美於古人。其遊乎世，如長翮大翼，乘風奮迅，不可得而親。至其死也，不病不惱，不恐不怖，屈伸臂頃，奔逸而絕塵。夫死生知不足以累公，則僕尚奚悲乎？而緘詞千里，寫此一慟者，公之云亡，有國有君，孰與衛之？有社有民，孰與任之？有兵有戎，孰與令之？姦回儉佞，孰與抑之？而忠鯁端毅之士，孰與激之耶？嗚呼哀哉！

《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三。

祭黃若冲大夫文

嗚呼若冲，余之年友也。歲在己丑，與公同登，後三四年（二），識公弟晁。省臺瑣闥，昂霄於雲，公獨不鳴，若駒在轅。一官金陵，不以自卑。我時卜居，清溪之湄，風舟月興，朝從暮嬉。間闊十年，復見於茲。蒼顏白髮，頽然兩翁，一笑念舊，尊酒屢空。行不由徑，仕不背公，它山之石，有過必攻。國人口賢，若出一口。我老而迂，賴此良友。十日不見，僮僕系走，訃音遽聞，匍匐莫救。嗚呼若冲！聳壑之材，終於陸沉，黃絹誰賞，朱絃絕音，有見於古，不見於今。隱居好學，遠近慕之，其陽亢宗之流乎！不慕官榮，優游卒歲，其馬少游之儔乎！孰跋其行，而嗇其位乎；孰豐其德，而不

與其齡乎？抑造物者量長較短，乘除而折中之乎？將根深末茂，而在其子孫乎？夫死生去來，一漚之起滅爾，以公之窮不愠，老不怨，而死不懼，則余尚奚悲乎？卮酒彘肩，以訣平生，公其知不知乎？

《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三。

〔二〕三四：原作「四三」，據四庫本乙。

祭漳倅宗周賓學士文

嗚呼周賓！氣剛不撓，才高不群。策名賢科，爰自妙齡。自信不移，與物多忤，間關仕途，百不一遇。我昔見子，風神灑落，濯濯之柳，昂昂之鶴。謁來南漳，如駒在轅，不解其縛〔二〕，胡求其全？日者寇攘，驟犯吾圉，凶焰西來，劇於豺虎。躬督戰士，進逼賊營，授指方略，尅日徂征。既病且亟，或言旋歸，瞋目語難，毅然不回。男兒死耳，寧死於國，誓無生還，必破此賊。士方平居，無以踰人，盤根錯節，乃見其真。嗚呼哀哉！人孰不死，死必大怖，子實易之，以徇國故。有賢若此，我輩厚顏，謂當崛起，以濟時艱。云乎不弔，奪我良士，天耶人耶，莫究所自。豈造物者有意於斯人，以成其名，使全軀保妻子之士，聞而知懼？某老而無能，濫守茲土，箴規藥石，賴子以助。子今往矣，莫我肯顧。瞻彼遺像，有哀曷訴？酌此一觴，以寫情素。《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三。

〔二〕縛：原作「傳」，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祭蔡子應郎中文

嗚呼子應！才可以濟時，而命不得自聘也；文可以華國，而窮不能自達也。現宰官身，而深得呵佛之機也；示居士相，而獨高離世之行也。其生也浮雲暫住，而其死也浮漚無跡也。嗚呼哀哉！余之於公，以情則親，而義則友也。少則同師，紛詩書而并席也；仕則同朝，鏘環珮而接武也；老則同歸，探丘壑而共樂也。相望數舍，飛奴接翼而書筒系至也。大江東橫，不能獨往，而夢寐見之也。訃音遽來，泫然流涕，而不能自己也。公深入不二，死而不亡，而余獨奚悲也！悲夫！蒼顏白髮，隻影自憐，而知我者爲誰也？《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三。

祭趙道夫待制文

惟公少篤於學，老篤於行。慈仁之言，入於人心；靖退之節，根於天性。泛然與物而能同，確乎臨事而不諍。十年掛冠，致安車之三聘；兩居詞掖，席未暖而告病。四易郡牧之符，政教行於不令。宿儒故老，善類之宗，欲方駕其誰並？胡不憖遺，俾貪榮徇利者聞風知懼，而奄兮忽兮，闕夜臺而長

瞑〔二〕。嗚呼哀哉！公來自南，邂逅相遇兮，欣一笑之屢同。清尊華髮，星聚簪盍兮，寫懷抱於一中。更移斗轉，命駕宵遁兮，雜恢諧以春容。十日不見，長鬚遶走兮，傳孤悶於詩筒。俄然示疾，裹飯食之兮，期藥石之必功。訃音遽來，匍匐莫救兮，湧清淚於無從。嗚呼哀哉！公之生也，有德有年，有子而賢，有經可遺，有業可傳。其死也，不怖不恟，屈伸臂頃，超然離人而反乎天，則吾屬尚何悲耶？寄哀衷於觴豆，悵永訣於九泉。《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三。

〔二〕悶：原作「悶」，據四庫本改。

祭葉成父尚書文

嗚呼！公之云亡，孰如我哀也？與公生同鄉，仕同時，老同隱於江湖之上也。與公性同迂、術同疏、志同遠於世俗之間也。公之在禁嚴，純明靖直，不阿不忮，見義必爲，無所顧避。於艱難中足國大計，我則不敢望公也。我之在林壑，卑謙靜默，以道自治，如不繫舟，泛然於世，流行坎止，付之一視，而公則與我酷似也。嗚呼！公之云亡，孰如我哀也？豈無朋友，觴豆笑語，利害毛髮，莫窺肺腑。唯公與我，聞風而悅，既見則喜，松柏堅而金石固也。公於妙高，現普光界，邀我同入，纖塵絕礙，而公恍然遊於別峰，使我躊躇其下而不得見也。我長過公，延我別墅，忘形爾汝，我醉君去。今

登其門，不見其人，塵昏舊席，鼠走而雀聚也。我有弱女，公則婦之，結此兩翁，百年之期。公今逝矣，佗日奉箕，儼對遺像，痛何及而涕淚也！嗚呼！公之云亡，孰如我哀也？雖然，公之生無一善之不備，死無一恨之可遺也。官八座而壽踰七十，妻偕老而子可與立也。歸棲一丘，游泳佛海幾三十年，超然塵垢之外，而世莫及也。天不憖遺，奪我良士。我非古人，誰復是似？杳然聲容，氣橫臆而淚溢眚也。嗚呼！公之云亡〔二〕，孰如我哀也？《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三。

〔二〕公：原作「我」，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改。

路祭葉成父尚書文

嗚呼成甫！公平居時，十日五日一見公於香巖之上也。及公之亡，猶覬拊棺大叫，而公有聞於九原之下也。公今體魄歸土矣，不復與公相見相聞於天地之間也。嗚呼哀哉！余老且病，不能送公三百里，從執紼後〔一〕，以寫我哀也。瀝酒道旁，一慟永訣，公其知不知也？《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三。

〔一〕「後」下原衍一「後」字，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刪。

祭葉子寧文

惟君才可轉物，智足有爲。彈冠蚤歲，厥聞四馳，人皆謂君，稱其家兒。比參蓮幕，百蘊未施，謂宜雍容，婉畫出奇，韜涵器業，將際明時。夫何蓋棺，一止於斯？嗚呼哀哉！死生壽夭，其孰主尸？天耶，人耶？莫測其涯。君之云亡，春秋未衰，親則垂白，女或尚笄。禍福倚伏，豈人所期？賓蓋方集，設虞盈墜，曾不俄頃，弔者及帷。豈造物雖靳其所享，而於死生之際脫然而無疑，達人大觀，庸何得知？嗚呼哀哉！我於君家，姻締則宜。惟尚書公，友敬所推。君之有子，我實妻之。庶幾百年，青松兔絲。我老且病，君忍我遺！有肴在几，有酒在卮，酬以薦辭，孰如我悲？音容未遠，知乎不知？《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二。

祈雨祝文

紹興九年八月四日

維紹興九年歲次己未八月戊申朔，初四日辛亥，具位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一〕，敢昭告於英烈忠澤顯佑公：維神聰明正直，惠此一方。千里之人，頌神之休如出一口，所以奉神者，惟恐其後也。今旱既太甚，苗將盡槁，老稚愁嘆之聲聞於阡陌。比走吏以告，凡九日矣。神尚忍坐視，不一垂手拯

之乎？惟守與神，實被其責。謹率郡僚，致謁祠下。神其不待轉晷，上叩帝閭，俾豐隆阿香駿奔就職，霈爲三日之霖。庶垂死之根，獲更生之賜，以慰千里雲霓之望，則神之德益彰，守亦繫神，得以逃責。不然，守且失職，而神於斯民，亦有負矣。尚饗！《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二〕庶羞：原無，據四庫本補。

謝雨祝文

紹興九年八月十一日

維紹興九年歲次己未八月戊申朔，十一日戊午，具位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英烈顯佑公：漳居山陬〔一〕，負販者不至，食齒之衆，仰耕以給。一有水旱，則爲患滋甚。紹興己未秋不雨，民有憂色，守曰：吁！茲其敢違？乃帥郡執事遍走群祀者十日。八月辛亥，告於某神，請不停晷，爲霖三日，以蘇民災。爇蕭酌醴，裸而降止〔二〕，晝日赤赫，微雲興焉。有頃，雷動風行，若翻江河而下，一郡大駭且喜。明日，又大雨。又明日，亦雨，如約乃止。嗚呼！守與神語，若鐘應，若響答，若叩門而求水火然。神之依人，未有如是昭昭者也。守則不德，顧何以辱神之休？神其曰千里之人德我，我豈負千里之人哉？惟神佐佑斯民，其終庇之，有求必應，有害必除，勿替今日之惠。守尚能白神之功登於朝，侈神之靈詔於後，以永神無窮之聞。尚饗！《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一〕山：原作「民」，據四庫本改。

〔二〕止：原作「正」，據清抄本朱筆校改。

本命設醮青詞

叢霄垂象，下臨萬彙之生；綿宇流形，咸稟一元之化。惟誠可格，有感必通，敢致潔於蘋蘩，用求哀於雲漢。伏念某生而憂道，老已忘機。忠義爲閑，雖仰觀而無愧；情塵俱障，欲寡過而未能。深虞無妄之災，馴致有身之患。屬運一周於甲子，而歲復值於元辰。星曜交臨，木金相勝。儻陰陽之有沴，當齒髮之既衰。繭爾何堪，惕然是懼。豈曰死生之有命，但知疾痛以呼天！是用嚴奉真科，恭陳淨供。雲車風馬〔一〕，上祈有極之尊；璧月珠星，旁叩無邊之衆。伏願神功不宰，帝道無私，回寶馭於須臾，鑑丹衷於咫尺。琅音降福，羽衛除殃，大開宥過之門〔二〕，廣闢取新之路。念福莫長於無禍，俾以平康；唯夢可以與齡，錫之仁壽。闔門受祉，終歲迎休，庶永保於天年，敢希求於世福！《竹谿

先生文集》卷二一。

〔一〕風馬：原作「馬風」，據四庫本、清抄本朱筆校乙。

〔二〕宥：原作「有」，據右引改。

請岳老住漳州淨衆疏

達磨九年意，擬問即差；俱胝一指禪，不言已墮。欲明真實事，要識向上機，何須把纜放船，正好逢場作戲。岳公和尚先登彼岸，親到別峰，承圓悟之祖風，正雲門之宗派。桃花見後，鼻孔難回；梅子熟時，眉毛不惜。惟丹霞肯顧於龐老，方石塔有待於戒公。願啓淨居，來臨法會。鳴鐘擊鼓，大開勝地之門庭；豎拂拈槌，一洗昏衢之眼目。《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

漳州移學上梁文

漳溪古郡，閩嶺名區。萬井鱗鱗，攬江山朝揖之秀；多士濟濟，喧鄒魯弦誦之聲。操觚侍試者踰二十人，樞衣善問者幾三百輩。家皆有塾，鋤或帶經，詩書貴甚於贏金，青紫信同於地芥。惟此民風之厚，率由士氣之淳。舊有學宮，旁連州治。甲庚先次，土木浸隳，緣相治之不工，致藏修之弗利。乃復文明之位，載新輪奐之規。諸福咸宜，群情胥悅。掄材累土，悉從士子之經營；荷插揮斤，不假縣官之餉給。雲興百堵，虹架修梁。敢勤里巷之歡謠，來相鄉閭之盛事。

兒郎偉！拋梁東，偃武修文萬寓通。聲教本無南北異，薰然洙泗與同風。

兒郎偉！拋梁西，榕影欹欄晚色低。一似孔林殘照裏，十圍懷木護棖題。

兒郎偉！拋梁南，望外仙山秀出藍。牘闢軒楹照爽氣，雲車風馬曉相參。

兒郎偉！拋梁北，泮水無風淨如拭〔一〕。夜潮來往接天池，會見搏空起鵬翼。

兒郎偉！拋梁上，殿角三階明兩兩。但令郡國廣賢居，從此太平知有象。

兒郎偉！拋梁下，豈但崇高居可詫。百川學海要必東，九仞及泉戒多暇。

伏願上梁之後，青衿日盛，絳帳常開。聞禮聞詩，列聖門之高第；拔尤拔楚，供王室之良材。仕

與學而並進，善將福以偕來。《竹谿先生文集》卷二一。（以上何志華校點）

〔一〕泮：原作「半」，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三九五九

高 登 一

高登（？——一一四八），字彥先，學者稱東溪先生，漳州漳浦（今福建漳浦）人。徽宗時爲太學生。宣和七年十二月，金兵南下，登與陳東上書乞斬六賊。次年，京師開封被困，因欽宗謀割地求和，并奪李綱、种師道兵權，又與陳東率軍民數萬伏闕上書，力言和議之非。中紹興二年進士，廷對，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攝新興令。後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知靜江府古縣，拒絕爲秦檜父建祠，被誣下獄。攝歸善令，以考試命題忤秦檜，編管容州。有《東溪集》行世。見《宋史》卷三九九本傳。《東溪集》，《直齋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著錄爲十二卷（《文獻通考》作二十卷，非是）。原本久佚，明代以後傳本爲上下二卷。今以正誼堂全書本爲底本，校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抄自嘉靖本。簡稱「四庫本」），另輯得佚文一篇，仍編爲二卷。

上淵聖皇帝書

二月十六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戇愚不識忌諱，以一布衣之賤，論宰相非才，敢與策命大臣爭曲直，臣罪當萬死。然臣所以奮不顧死爲陛下言者，正以宗社存亡在茲一舉。從臣保祿位，不肯爲陛下言；諫官畏權勢，不敢爲陛下言。士庶冤憤，望闕呼號，又從而誣之，以爲起變亂之禍。是陛下聰明已爲奸邪所蔽。陛下謂能去小人，臣知小人日進而得志；陛下謂能用君子，臣知君子日退而遁身；陛下謂能修法度，臣知政事日以委靡；陛下謂能安黎庶，臣知百姓日以怨嗟。臣知中國之土地日以侵削，臣知四夷之桀猾日以盛強，臣知祖宗數百年之基業必傾覆於陛下之手。臣不勝痛哭，臣不勝痛哭！今在位食祿者既皆不爲陛下扶顛持危，而臣欲以區區一簣障江河之流，可謂不自量已。但臣念蒙被教養，十年於茲，儻亦隨逐群隊，緘默而去，是臣重負陛下，臣實不敢愛死。臣於今月十二日伏睹黃榜，揭示樞密使吳敏劄子，洗雪前宰相李邦彥無辜事，再欲優加恩禮以起邦彥。臣見道路之人往來間有竊笑者，有歎息者，有揮涕者，無不飲恨而去。已而次日復聞以吳敏爲少師，張邦昌以前宰執出使，不問有識無識，萬口一辭，咸曰「又如是」。竊惟陛下自東宮即皇帝位，天下之人本以堯舜望陛下，意陛下必舉十六相去四凶如堯舜，所以爲民興除大利害者。無何踐祚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議，人人翹首拭目以待事息，而睹維新之政，大旱望霓，莫此

爲急。奈何陛下首納敏黨與之言，且以播告中外，意在復用邦彥，而又以敏、邦昌爲相，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夫邦彥等奸邪，閭閻細人能言之，臣不復縷陳，冒瀆天聽，祇以太上皇處之政府如是其久，坐視天下安危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引小人而加膝，擠君子於深淵，紀綱紊亂，民庶愁怨，方且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昨日之禍。上皇引咎歸己，遜位陛下，蒼黃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且偃然自恣，尚欲朋比爲奸，蒙蔽天日。《傳》曰：「觀近臣以其所主。」以敏之力主邦彥，則敏亦一邦彥耳。使敏而有識，知邦彥之奸邪，是敏欺陛下，是敏之大不忠，其罪又非邦彥比。敏自策命任事以後，不能有所建明，人猶以守正之士期之。今而如此，則敏之平日一旦掃地。然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不惟歸罪於敏，且以陛下爲不明之君，臣故恐大失天下之望，人心自此離矣。陛下若以敏有策立之功，寵之上相，是陛下報一己之私恩，而不以宗廟社稷爲念也。陛下胡不虛相位以待賢者之來？如徐處仁、唐恪、馮澥、黃琮、黃次山、祖秀實等，大可以處之政府，小可以列之諫垣。凡今侍從左右之臣亦皆知此數人才德，然不肯爲陛下引用者，恐其獲用不利於己耳。陛下能聽臣言，乞賜俯詢侍從，彼雖嫉之如仇，然亦不敢厚誣以爲全無能也。詢黃琮則於曾歷福建任者，不然則凡福建人皆知之；詢馮澥則於曾歷四川任者，不然則凡四川人皆知之；黃次山、祖秀實則賢關素所推服，不患不知；徐處仁、唐恪固已見其設施矣。臣意陛下在東宮時，亦嘗與識者評裁當世人物，甲可乙否〔一〕，素已若白黑於胸中。若此數人固當不次擢用，前之數輩，宜陛下平昔之所切齒者。今反顛倒如是，蓋當正始之際，何乃遽爲奸人昏惑一至於此耶！臣前日見陛下追贈

司馬光、范仲淹、張商英以三公之爵，私竊自喜，謂於往昔者猶爾欣慕〔三〕，況來今乎？然自今觀之，則知陛下雖得光等亦不能用也。夫以一李綱在陛下左右，陛下諳悉其忠誠，尚不能篤意委任，而況疏遠之人，一爲奸人沮毀，陛下其肯信之哉！邦彥、邦昌等，陛下付以鈞衡，使之升黜人才，則他日援引而進者，亦皆此徒也，列於庶位，果能得俊乂而用之乎？臣聞賢而有識者皆以宗社之存亡卜於陛下之置相，今置相止於邦彥、邦昌、敏等，則是存亡已判矣，此臣所以激切而奔告於陛下也。臣又聞金人攻圍都城之日，群奸力沮种師道、李綱之謀，割二祖陵寢之地以啖之，國人聞者無不垂涕。既而相謂曰：廣地不若廣德，強兵不若強民，以吾君之仁聖銳意治道，必能任用君子，黜退小人，修舉政事，撫綏黎庶，雖無三關猶可治也。異日百蠻向風，四夷效順，復中國之境土，殆有可期。奈何事息之後，小人之勢愈爛爛，而君子之道冷猶灰燼。觀望陛下之意，惟取一二法度而更張之，不能度時之宜，適以遺害天下。雖日務行姑息之政，臣恐弗孚於民，而民不之懷也。政恐宗社之不復，福在於夷狄而不在於陛下。善乎蘇子之言曰：「用君子如植嘉木，封培之甚難，而去之甚易；用小人如長惡草，不種自生，去之復蕃。」以言君子之易見疏遠，小人之易見信任也。昔漢元帝承宣帝之後，好賢不堅，惡惡不著，知蕭望之、周堪、張猛之爲賢，任之且貳而弗專；知弘恭、石顯之爲惡，去之且疑而弗決，卒焉小人道長，而高祖之業自此以衰。夫元帝承宣帝之後猶爾，況陛下承此衰弊之餘，必欲振起中興之業，不能拔擢四方之君子，不能斥逐在朝之小人，日爲此輩昏惑，臣恐宗社傾覆而陛下猶不知也。臣於彼時雖欲爲陛下言已無及矣。臣老母年六十餘，別無兄弟侍養，而臣又不沾陛下一命之

寵，偷活歸耕，於勢當然，而乃不避斧鉞、願效愚忠者，今日之事，存亡所係。萬一陛下肯聽臣言，則我祖宗基業可以永保無窮，而臣雖殺身破家，固已無恨已。臣素不喜文章，詞不足以明意。臣自知戇愚，罪當萬死。臣不勝俯伏流涕待罪之至，臣百拜。《高東溪集》卷上。

〔一〕甲可乙否：四庫本作「其可與否」。

〔二〕欣：四庫本作「興」。

上淵聖皇帝第二書

二月二十二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於今月十六日曾詣登聞檢院上書，論列宰相奸邪等，未蒙睿斷特賜施行，豈陛下以臣言出於一布衣而忽之乎？臣雖一布衣之微賤，而臣言係宗社之存亡，陛下未可忽也。臣審民情，撫士論，稽往古，驗當今，質諸天地鬼神，而斷以臣之誠心，非臣一人之私言也，願陛下少留意。臣實不敢愛死，重爲陛下言之。竊見李邦彥、張邦昌事太上皇不能有所糾拂，竊祿周身，懷奸誤國，陷陛下於有過，致夷狄肆猾夏之師，陛下不賜誅戮，已失邦刑，然猶惓惓於邦彥，聽納吳敏黨與之言，播告四方，將示復用，蓋爲公議不容，至今未得以伸其私也。若敏者有何功能，而偃然處宰相之任，陛下得非私於敏乎？陛下必謂有功若干，有能若干，臣

請哀而計之：推忠以定大策，不戰而屈人兵。茲二者意陛下以爲敏功，敏亦以爲己功。詞章足以藻太平，知明足以燭臧否。茲二者意陛下以爲敏能，敏亦以爲己能。故陛下取此以重敏，敏亦挾此以欺陛下，獨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竊惟陛下積德東宮，十有餘年，人心屬望，天意攸歸，上皇倦於萬幾，斷自獨智，舉神器之重付於陛下，吳敏何功之有？使敏而果預茲議，是亦人臣常事，安得認以爲功？自古恃策立之功以貽國禍者不可勝數，必欲監於不遠，即蔡京是已，以定策功臣誑誤上皇，以致今日，陛下猶不戒覆車之轍乎？陛下若謂敏推忠以定大策而以之爲相，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屬者金人入寇，犯我都城，陛下移敏樞密，意望吐奇畫策，掃殄羌戎，而敏乃惕惕驚惶，救死不暇，阿附邦彥、李稅等，議以講和，賂以民庶之金帛，啖以祖宗之土地，幸目下之少休，忽後時之巨禍。萬一秋冬間夷狄再來，將何以禦之？國中尚有如許金帛乎？河北尚有如許土地乎？陛下以爲敏功，臣竊以爲禍。如王黼獲二府之地，禍猶及身；敏等輸三關於虜人，異時能免乎？陛下若謂敏不戰而屈人兵，而以之爲相，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昔唐武后問宰相於狄仁傑，當時如李嶠、蘇味道，仁傑猶以爲文士齷齪不可用。敏區區從事鉛槧之末，若朝廷乏材，必不得已，則一中書舍人，在敏已爲當。陛下若謂敏詞章足以藻太平而以之爲相，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昔史鱣自謂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且死無以成禮。敏知李綱之忠正而方以高歡，邦彥之奸邪而力爲之助，士庶伏闕上書，又誣以爲起變亂之禍，敏若知，不應欺君如此。陛下若謂敏知明足以燭臧否，而以之爲相，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臣日夜思之，陛下之明聖豈不能灼見此事，乃爾注意於敏？臣知陛下非謂敏有此功

能，特以策立一事，故不忘之耳。且陛下之於敏，敏之於邦彥，各以私意相爲朋黨，臣知非宗社之福。臣聞敏本蔡京門人，因京而進。及邦彥用事，凡出京門，擯斥殆盡，惟敏獨留不黜，故敏德邦彥，而有今日之報。敏以一己之私恩助邦彥，陛下亦以一己之私恩任敏。朝廷之上，君相之間，朋黨之風一行，君子何所容其身，直方何所伸其喙，億兆何所訴其冤？臣恐不日而底於危亡也。古人有言：存亡係所任。願陛下毋以臣言一布衣而忽之，仍乞檢登前所上書，一併施行，宗廟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實不敢愛死，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高東溪集》卷上。

上淵聖皇帝第三書

三月初一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聞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臣坐蠹國家廩儲十有餘年於此矣，義效死以報陛下。臣於二月十六日曾詣登聞檢院上書，論列李邦彥、張邦昌、吳敏奸邪等事，待罪旬日，不蒙賜報。又於二十二日上書，獨論敏不可爲相事，書至再上，繼亦無報，臣竊疑之。果陛下之聖明耶，即宜奪敏權要；若陛下之昏庸也，亦當賜臣誅戮。且敏之用與不用，臣言之聽與不聽，陛下之明聖與昏庸，宗社之存亡實係於此，臣所以曉夕皇皇不敢愛死，再竭愚忠而卜於陛下也。臣請極言之。商太甲之始即位也，不明於德，賴一伊尹而卒能中興；唐明皇之始即位也，勵精求治，相一林甫而終致禍亂。今陛下始即寶位，有太甲之不明，而朝無阿衡；昧明皇之有

初，而遽相林甫，臣不勝爲宗廟社稷痛哭。人常以古爲鑑，而陛下不能；以今爲鑑，則其不明莫甚也。臣所以懇切爲陛下言民心復離之說者，前此太上皇朝，此曹皆列侍從，不能有所糾拂，逢君之惡，結怨天下。故睦賊特匹夫耳〔一〕，奮臂一呼，從者萬數，閭閻細民有尊之爲方佛者，有尊之爲方聖人者，則其民心之離可知矣。然是時民心雖離且不至於敗亡者，民猶有所屬望耳。又比金人入寇，直逼都城，居民惶懼，欲就死無所，凡在位食祿者輒先衆人而遁，則其民心之離又可知矣。然是時民心雖離亦不至於敗亡者，民猶有所屬望耳。蓋爲陛下在東宮十有餘年，民心之所屬望者久矣，意陛下龍飛，克霽大澤，舉天下一洗而新之，以慰雲霓之急。奈何陛下不以前日禍亂爲鑑，而乃以民心之所痛忿者列於上位？雖日務行姑息之政，臣恐人心不屬，自此復離矣。且昔者離心猶有屬望，今既失所素望矣，一旦中原有變如睦賊之奮臂者〔二〕，夷狄犯邊如金人之深入者，陛下獨能守此祖宗宗廟社稷否？此曹計亦先衆人而遁也。陛下何至拂億兆黎庶之公願，循一二大臣之私恩，不以宗廟社稷爲念也？陛下雖無太甲之欲敗度、縱敗禮〔三〕，而賢否莫辨，治亂不明，其不公有甚焉。今日之事不可少緩，伏願陛下早回聖志，即罷敏、邦昌爲相，兼斥逐趙野、李稅、王孝迪、王時雍之徒，凡在上皇朝久居侍從而無所遷黜者，皆不忠之臣也。仍乞速召徐處仁到，以上相之位待之。處仁，天下謂之小張宮，所爲即商菜也。臣前書乞召唐恪、馮澥、黃琮、黃次山、祖秀實，今亦望加大用，且以播告四方，一新斯民之耳目。然後內修政事，外懷夷狄，可以大有爲於天下矣。不然，則兵革方興，敗亡無日，臣亦不知其爲死所矣。陛下必以臣爲狂妄，獨犯君上，凌訕大臣，賜臣斬首於市，猶愈死於亂兵

之手。臣不勝激切俯伏流涕待罪之至。臣登百拜。《高東溪集》卷上。

〔二〕睦：原作「陸」，據四庫本改。

〔三〕睦：原作「六」，據右引改。

〔三〕欲敗度縱敗禮：四庫本作「縱欲敗禮」。

上淵聖皇帝第四書

三月二十二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先於二月十六日嘗詣登聞檢院論列李邦彥、張邦昌、吳敏不可爲相事，乞逐趙野、李稅、王孝迪、王時雍之徒，拔擢徐處仁等。既而書之上七日，不蒙睿斷施行。臣恐陛下復爲奸邪欺蔽，曉夜皇皇，寢食都廢，遂於二十二日再詣檢院，獨論吳敏庸邪事，伏乞與趙野等例行竄黜，兼速召處仁以下六人。既而書之上九日，又不蒙睿斷施行。臣於是時五內傷割，幾欲自斃，誓以微軀力回聖志，故三月一日臣所上書詞語鯁訐，臣自分罪當萬死。而陛下察臣知區區之誠不能自達，坐蠹太倉，臣實愧恥。方圖南下之計，遽聞邦彥、邦昌各與遠郡，而稅、野、孝迪繼斥出之，處仁正台司，恪列政府，澣職諫諍，臣之所言偶符十八，臣不勝自喜自慰。然臣猶疑陛下未可謂能不貳不疑者。所可棄二人而陛下不忍棄，所可用三人而陛下不肯用。

吳敏庸邪，尚居宰輔；時雍奸佞，猶尹開封。黃琮方正，倅於小郡；次山剛介，錄事學宮；秀實學行優純，得一博士而猶罷去。謂陛下謹惜名器耶，何敏、時雍可惜而不惜也？謂陛下任用賢才耶，何琮、次山、秀實可用而不用也？臣疑餘風未殄，尚有蔽賢援黨之人，而陛下不知也。陛下意敏等雖不即罷未害於事，琮等雖不即用未益於事，臣甚以爲不然。陛下知士民危疑之論乎？他時害事未必不由此曹，而出力以當此事者未必不賴琮輩，願蚤圖之，毋貽後悔也。臣謂士民紛紛危疑之論者，臣於今月十九日剽聞行道之人相謂曰：官家欲啓宣德門迎皇太后共聽政事。臣時聞之，笑與同行者語，謂自堯舜三代以上，至漢晉隋唐而下，閱古無之。豈我祖宗積累數百年，而一旦生此亂亡之事哉！臣堅不肯聽，而衆心猶疑未解。越翼日，偶得職方員外郎龔端劄子，臣始驚愕，讀未終篇，而魂魄幾去體矣。噫！此事果有之耶？抑有妄傳以陷學校者耶？臣意必無此也。若果有之，是安得此也！其出於陛下之意耶？將奸人造端以致亂耶？出於陛下之意，是陛下不曾讀古書，不曾求古道，不知所謂宗廟，不知所謂社稷，不知所謂天下生靈而輕舉妄動也，舉朝之臣皆有罪。若出於太后之意，則是上皇之意也，臣不復言矣（二）。臣不復言，天下之人亦不復言，其事乃非今日之比。且如前日之事，雖甚愚者亦知其必亡，賴陛下積德東宮，人心屬望，逮其起而當陽也，夷狄懷而退兵，內外委心而聽治，室家相慶，不啻若再生之幸。今而上皇猶有此意，臣恐天下之人群起而爲亂矣。且前日罷一李綱，京師之民尚猶怨憤，不期而會者十餘萬人，差之頃刻則相與爲亂。況陛下仁聖，民心歸之猶父母然，豈有奪人父母而其子不致力乎？料陛下無此意，太后亦無此意也。上皇痛自懲艾，方且與道爲徒，又未必有

此意也。是必奸人爲之也。陛下知前朝奸臣有存者乎？若猶有之，是當斷不斷也，況使之上皇左右猶甚不可，此臣之所以重爲陛下寒心，不識陛下與一二大臣何以處之哉！此事大，要當審處。然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萬無此等亂亡之事，但太上皇車駕還宮之日，時有掣肘焉。陛下仁孝，大臣觀望則當如之何？又不可不深慮也。臣聞天子之孝與匹夫異，匹夫之孝獨務全恩，天子之孝當先顧義。故匹夫之孝只施於其親，而天子之孝心存乎天下。今有匹夫自託於閭里，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承顏順志，不敢以絲毫拂其意，世俗之所謂孝子。若使天子爲之，則其亡天下也必矣。何哉？臣前所謂掣肘者是也。祖宗以宗廟社稷之重而付子孫，子孫當以保宗廟社稷爲孝，未聞屑屑然以小恩爲孝也。知太上皇倦萬幾，以宗廟社稷付託於陛下，陛下亦當以保上皇所託之宗廟社稷爲孝。若乃太上皇還宮之日，所言而陛下然之，所行而陛下善之，承顏順志，一惟旨意是從，臣知掣肘之事，百端紛起，宗廟社稷必不能保矣。《傳》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陛下不當靡靡順從，而又陷上皇於不義也。雖然，此事斷在陛下，而贊相陛下者又在宰相諫官耳。借使上皇欲爲某事，陛下雖欲從之，宰相固執而不可行，諫官力爭而不可奪，此上皇之責止歸臣子，故陛下父子無疑問，而在朝之臣不詭隨，宗廟社稷可長保矣。借使上皇欲爲某事，陛下雖欲不從，宰相持兩端，諫臣操二說，此上皇之責必歸陛下，故陛下父子終不睦，而在朝之臣懷異意，蓋有不可勝言者。臣不知今宰相能然乎？今諫官能然乎？陛下知某能然，某能然則事無足慮矣；若猶未歟，乞以臣諷之，則宗社之計得矣。昨道路之說一行，龔端之書一出，士民之心不勝冤恨，皆道願效死於闕前以爭今日之事。嗚呼，戒之謹之，毋輕舉

妄動也。或者又曰，陛下天資仁孝，昨日之事乃謙遜也，此亦唐肅宗故事。臣切以爲不然。肅宗之事與陛下迥異耳。肅宗治兵靈武，自立爲帝；今陛下親受詔旨，代即寶位，天意人心，允歸陛下，又何遜之云乎？萬一陛下果有此意，而上皇、太后未能息心，臣恐禍稔蕭牆，奸生幃幄，殆非宗社之福也。臣愚伏願陛下乾剛早決，無所牽制，以天下生靈爲心，臣不勝幸甚。臣以布衣言及此事，臣罪當萬死。臣無任泣涕以待斧鉞之至。不宣。臣登百拜。《高東溪集》卷上。

〔二〕此句以下，四庫本文字多有不同，且有闕。

上淵聖皇帝第五書

五月十一日，漳州進士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自今年二月以來，數抗封章，痛切爲陛下陳存亡大計，臣戇愚無所隱避，忤陛下多矣。賴陛下天地涵容，不忍遽賜誅戮，臣當守分緘默，務全要領。今乃不自遁戢，復以瞽言干冒天威，臣知陛下必不怒臣言，而臣亦不敢逃死。臣觀今日之勢，審如賈誼所謂積薪火已及燃矣，故臣復願焦體膚、爇毛髮、持杯水以進焉。臣知陛下必不怒臣言者，臣以陛下不能受盡言故也。臣以前日批答二臣所奏，因見臣等前後檢投陳奏，費簡札、役心神，適以自苦耳，陛下豈能虚心聽用之乎？臣側聞前日宰相所獻，諫官所論，陛下批答有曰「朕志素定」，

有曰「朕志所不好」，此陛下惡人議己，而自爲遂非文過之詞。若陛下果護所短，而不使臣言之，臣恐毀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二三年復生一秦也。人嘗苦不自知，陛下當反求於己，己無名狀可指，彼何苦而投我以所惡哉？若己有之，則亦安能欺人以自賢也。借曰都無名狀可指，而臣下過慮預爲防閑，在陛下亦不當曰「朕能如是，朕能如是」。陛下自以爲能，左右諫官雖無設可也。自古聖帝明王不以無過爲能，而以改過爲美，陸贄論之詳矣哉。試一取而觀之，始知陛下有亡秦之漸也，陛下不可不戒。且自三代而下，至治之君莫如太宗者。太宗以上聖之資，處太平無事之日，蓋一椽屋，而鄭公魏徵諫曰「不可」，略望昭陵，而鄭公魏徵諫曰「不可」。常惴惴然若負千百過惡，而一聞魏徵所奏，無問虛實是非，輒受之無疑也，但曰「非卿，朕不聞此言」而已，曷嘗辨明以爲「固能如是」哉？若太宗，直所謂「固能如是」者，尚不敢自以爲能，況未至於太宗者乎？臣願陛下常效太宗之從諫，而責之朝臣如魏徵之納忠，不然則臣前以亡秦爲喻，殆非過論也。臣竊知今之諫官曾以火已及燃之說告陛下否，若未嘗以是告陛下，是陛下有以致之使彼不敢告也。厥今天下之勢，姑曰火已及燃矣，過此而不救，則不惟積薪之比，直猶鍊鴻毛於鑪炭之上，果何所有哉！臣非敢爲危言動陛下，理勢昭然，顧人不察耳。臣日夜之竊料大計，其策有十，得之則存，失之則亡，雖太公料齊、周公料魯，無以易此。臣欲條而上之，預知陛下不從，徒譊譊無益也。且天下大事莫大於置相，臣前後四次上書論吳敏不可爲相事，陛下益信任之，不移如山，臣又何多言爲？乞陛下先罷吳敏爲相，臣當繼有所陳。陛下若以爲書生高談，臣已無愧於心矣，亦無負國家十年教養矣。願陛下以社稷生靈爲念，毋忽。臣無任

俯伏流涕之至。不宣。臣登百拜。《高東溪集》卷上。又見光緒《漳浦縣志》卷七。

上高宗皇帝書

紹興八年

臣聞富家祖宗辛勤積累，衣護一絲，食惜一粒，以致家道之肥而遺其子孫。子孫生則見田疇之富，牛羊之畜，金帛之多，第宅之雄，故用度隨以奢大，歲時享祀，男女婚嫁，賓客宴會，鄉閭饋遺，各有其儀，不可得而約也，不如是不足以稱所有故也。無何禍倚之而衰乘之，成於百年，壞於一朝。向之田疇鬻之無幾矣，向之牛羊散之無幾矣，向之金帛費之無幾矣，向之第宅破敝頽倒，可以支吾又無幾矣。水火盜賊，追逐遷徙，靡遑寧居，比向之富貴安逸固相萬萬，而享祀婚嫁、宴會饋遺，其儀尚存，雖竭力營辦，務爲可觀，臣知家道索矣。嗚呼，賢子若孫爲起家計，則如之何？當念祖宗積累之勤而壞之如此其易，視今所入與向孰多，視今患難與向之無事，一切削去常儀，粗糲是甘，櫛沐爲勞，夫課奴耕，婦勤婢織，閔閔焉望其成聚。始有則曰苟合，少有則曰苟完，富有則曰苟美。田疇旋復墾闢，牛羊旋復字育，金帛旋復蓄藏，第宅旋復修創。其能復祖先之業而興其家，無他，懲所損而勉所益耳。恭惟藝祖、太宗致王業之艱難，如富家積累以遺子孫；列聖紹服，治享隆平，禮文備舉，如富家子孫見榮盛而處安逸，用度稱之，曾未爲過。宣平之末，禍生強虜，邀我兩宮，驅我人民，拒我土地，如富家衰替，田宅財蓄所存無幾。賢子若孫爲起家計，允屬陛下。伏自陛下即位以

來，視時之宜，以因以革，雖隨事裁損，然政事之大宜罷行者，相臣於今幾中易矣，類多持苟且之心，行姑息之政，噫，使人懲晁氏之危，孰與安劉氏哉！主威不振，國命並微，因循委靡，日復一日，臣恐中興之期，尚勞宸慮。正如家道衰替，一或有所減約，則恐家人臧獲不厭所欲，而生怨歎之心，如此欲爲起家計，亦難矣。而謀議之臣未嘗一言及之者，日以用兵拓地爲請，臣謂非愚即誣。臣願陛下廣地不如廣德，強兵不如強民。姑置敵人於度外，屯田於境內以待之，一意吾家之事。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太王之治岐，越王之棲會稽，儉德避難，而政事之間繁冗無益者痛務裁損，如起家之賢子孫，夙夜勤勞，省費儉用，待其富有，然後祖先之田租財畜可以旋復。況今東南盜賊以次衰息，年穀稍登，黎民復業，不於此時建中興之基，勳未易集。時不再來，臣竊爲陛下惜之。比其倉卒外攻內訐，則無及矣。臣愚不揆，謹采政治之大，方今最急者，著《時議》六篇并序，繕寫成冊，伏候宣取，而以書說焉。《高東溪集》卷上。

時議六篇

并序

臣聞不樂因循而憚改作，然後可與有爲；不喜輒熟而忌切直，然後可與盡忠。故古人之事君也，量而後入。仰惟陛下鼎新庶政，謙受讜言，宵旰皇皇，惟恐宿弊之未盡除，而下情之未上達，此微臣得以竭其愚而不知其他也。臣觀政治之大，方今最急者，不過曰賢才未用，國計未足，兆庶未寧。賢

才未用，有蔽主者焉，二府容具位之臣，盈廷多罔上之議是也，作《蔽主》上下篇；國計未足，有蠹國者焉，太倉耗冗食之兵，良田贍游手之民是也，作《蠹國》上下篇；兆庶未寧，有害民者焉，冗官起貪殘之念，募役長戕賊之姦是也，作《害民》上下篇。論蔽主期以寤主，論蠹國期以益國，論害民期以安民。惟陛下不以人廢言，非獨臣之幸，實社稷天下之幸也。

蔽主上

何謂二府容具位之臣？蓋天下安危治亂係此二三君子，朝夕所以議大政事、大兵戎，豈可使之庸碌備數其間？宰相避形迹而甘與並列，諫官畏權勢而不敢抗論，則是陛下之聰明壅蔽甚矣。惟天下之人以爲不可，而臣爲陛下言其不可。昔唐憲宗嘗以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罷爲太子賓客；以給事李藩忠直，擢藩代之。又嘗以李吉甫、李絳素爭論，而權得輿居中無所可否，罷守本官。噫，中興唐室者，憲宗也。陛下欲振中興之業，獨不效明主之英斷乎？且以前日叛卒一事言之。首謀者宰相也，參政、樞密不與也。參政，參大政事者也。況樞密本兵柄之地，若不預議，是具位也，若預議焉，是敗事也。若預議而議不合，則當固執，而不可詭隨，不然有去位而已。二者無一而可，則臣之言，陛下亦可少悟矣。

蔽主下

何謂盈廷多罔上之議？仰惟陛下深居九重，何由盡知天下之賢才而用之，不過聽左右大臣薦舉耳。或以職事，或以學問，或以材能，或以言辨，各挾所能以媒進，阿諛輒熟，相習成風，類能捃摭細故，徒務塞責，皆罔上者也。養交植黨，一綴從班，則其心懈矣。陛下視艱難以來所擢用凡幾人，經綸之業素定於胸中，奮然以身任天下之責，終始了夫事者誰乎？昔諸葛亮高卧草廬，而三國之勢已在其掌。及先主躬三顧之勤，徐起而爲之，夫豈出於嘗試而僥倖其或成也？光武起南陽，所以興漢祚迄於成功，始終周旋者二十八人也，夫豈乍用乍毀、乍詆乍譽如兒戲者哉！蓋古之人臣必自量其可以任事而後進，人主必灼知其可以成功而後用。《書》「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臣願陛下用人之際，勿聽其罔上之談，塞責之論。必曰強虜可滅乎，何時而可滅也？故地可復乎，何時而可復也？北征之駕何時而當還？東巡之馭何時而即安？治道何若爲急，何若爲緩？元元望治何時而迄小康？覈其可以底績之言，而責之必成之效，庶幾真賢能不孤陛下委任，而中興之業日月可冀矣。

蠹國上

何謂太倉耗冗食之兵？方今財用不足，實緣養兵耗費浩大。然西北之兵，備邊禦敵，不憚飛輓之勞。而東南列郡，冗食無益，歲衣月糧，飽煖妻孥，非惟不能爲國家柝一馭、執一俘，而乘時生變，

適以爲暴。其用命殺敵者，非王師即良兵也；大概列郡養兵，專爲迎新送故而已。今日迎某官若干人，明日送某官若干人，借幾月遇大需則與除放〔一〕。臣頃在廣右，見一偏郡守臣送迎之卒借請頗多，是時米價踴貴，計其所入、計其所費及八千緡。嗚呼，此中民幾家之賦耶？夫以一偏郡守臣送迎之費不貲如此，議臣但言財用不足，巧爲色目重斂於民，而不知蠹費國用，盍推其本而救之乎？臣願陛下參考古今，裁立軍政，西北之兵行趙充國屯田之策，東南之兵行唐府兵之制。此富國強兵之事，今日尤不可緩者也。

蠹國下

何謂良田贍游手之民？夫佛法流入中國以來，爲害之日久矣，風俗漸染，信用之日深矣，而古人論之亦已詳矣，然在今日尤甚焉。我國家何負於佛？不獲勝利，日遭變故，民不聊生，而此徒佔良田，居廣廈，二時三衣，優游飽暖。吁，此國之巨蠹、民之蝨賊也。議臣惑於報應，無敢及之，鬻度牒以誨游手，其所取抑末矣。且以閩中論，佛氏之宇極土木之工，而膏沃之地盡爲所有，歲之所入有至數萬斛者，聚衆無幾焉。官司或許投牒輸金而後得之。蓋彼既以貲得，則不復顧廉恥矣，豈有安衆之心？與其貲此徒而供無益，孰若籍之以贍用、以寬民力耶？不然，姑計口授之而取其餘，亦非小補也。

害民上

何謂冗官起貪殘之念？夫以員多闕少，無甚於今日。蓋嘗一職而三人共之，赴者方在任，代者已在塗，授者方在銓，候者復在部。固窮君子雖十年不調，泊而自守，暨當官則益勵。中人以下，私念一萌，未免口計心算。官歸鄉閭，趣裝行朝之日促；官於異郡，待次仰給之日長。吁，責之以清白之操，勿起貪殘之念亦難矣。何則？君子不常有，而中人以下所在皆是。致陛下憂勞惻怛於上，而百姓憔悴愁苦於下，由源之不激、本之不正也。臣願裁減進士之科，任子之法不得過進士之數，仍加汰擇，務得實才，俾無賢愚同滯之歎，庶幾士不失職，爲陛下牧養，此實天下之公論。若曰失士心而招怨謗，慮之私也。

害民下

何謂募役長戕賊之姦？熙、豐稽法，議者紛然，猶以免役爲便。蓋良民弗隸於官司，而獲安於田里，固仁政也。然游手應募，全家仰食，僱直之微，一身莫贍，意欲禁之勿爲，雖龔、黃、卓、魯不得以行其志矣。臣頃攝新興縣令，首革公人下鄉之弊，應有追呼，必寬其期，但令保正書歷諭之，約以信，令不得拘繫管押。又引公事悉從面斷，胥吏操紙墨立於階，所行文書而已。此輩既無以肆其奸，則衣食莫繼，不堪驅策，惟是保正奉令益虔。由此知免役之弊，至於郡縣之不可爲。

嗚呼，汙吏虐政，與之爲惡、不卹斯民則已，欲任循良，惠愛及下，非復祖宗舊法，臣不知其可也。嘗聞昔人以琴瑟不調喻政，以藥石之良喻忠信。憚改作則終委靡而不振，忌切直則受欺蔽而不悟。如臣所上《時議》，人莫不以難行而難聽也。陛下聖明，萬一出於宸斷，采聽而決行之，有益中興，臣死無恨。《高東溪集》卷上。

〔一〕除：原作「徐」，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三九六〇

高 登 二

上乞納官贖罪歸葬親書

臣聞勞苦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窮而反本，人之至情也。臣母死船中，蒼黃遭捕，勞苦疾痛，可謂極矣。所以萬里倍道，自縛詣闕，大其聲而疾呼，仰惟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育群生，伏冀聞聲垂慈，許臣納官自贖，歸掩其親，則人無憾於喪死，王道之大，實始於此。伏念臣備數支邑，謹廉勤公仁之守，奉以周旋，亦既二年，民頗悅之。父老係路，投牒請留，區區積誠，粗有可紀。惟是風俗未淳正，以豪強爲害，懲一勸百，大快神人之憤。禍由惡積，邂逅致死，攸司究覈，別無非理，會恩原結，具聞於朝。緣臣稟賦不厚，矯揉難勝，終坐真情，取怒上笏，洗垢百端，無瑕可指，輒援前事，易臣貳令。臣母年八十，病勢危篤，因乞尋醫。尋欲將母診病東粵，未得母報，遽聞不幸，死非其所。臣哀號隕絕，莫知稟侍，也邇扶喪，顛即海道。怒臣者特爲已甚，劾以擅去，得旨根勘（二），

捕臣愈峻。君命所逮，臣心敢違！臣竊自念譬委肉餓虎之蹊，燎羽洪鑪之上，或軍卒橫加凌辱，臣必死於道途，或官司有所觀望，臣必死於囹圄，意外羅織，何所不至。以臣一介之微固不足卹，重念臣母家貧，早喪先臣，止携一子，績麻鬻資，給臣爲學。雖晚年見臣獲第，然小官祿薄，未酬孝養，狼狽遐方，死於患難，奉葬無人，孤魂無依。況臣幸遇中興之主，立賢才於無方，孝治之朝，廣愛刑於四海，寧肯棄士於怒者，使得而甘心耶？又寧忍視爲人之子而不得以爲母服耶〔二〕？孰若歸命闕廷，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惻然軫念，察臣罪犯即無贓私，憐臣母死尚茲暴露，免臣更赴靜江勘所。命回渙汗，恩復骨肉。願言罔極而欲報，儻遂終喪，敢謂宜無而反收，分甘永棄。則是駒犢之慕，重於鰥鵠之樂明矣。誓畢悽悽，期達天聽。臣又聞昔有投巫水中而人不以爲專殺，蓋其情本於除害；有矯駕公車而人不以爲犯法，蓋其情出於爲親。臣書生耳，知信紙上之語，莫明柱後之文。稽古典則罪固難逃，論人情則理或可恕。哀迷迫切，言淺不文，干冒天威，退俟斧鉞。《高東溪集》卷上。

〔一〕根：原作「跟」，據四庫本改。

〔二〕忍：原作「怒」，據四庫本改。

上當道遠小人書

登昨陪祀事，獲從台旆出郊，見良田沃壤，彌漫數里，皆爲茂草之區，因動君子之懷，而興小人之喻。歎息再三，不能已已。若謂君子喻之稼穡，播種耘耔，一失其宜，則不旋踵而稿死；小人喻之惡草，不種自生，去之復蓄，況誅鋤之不及乎？此至論也。登退念古者諸侯卿大夫皆有諍臣，輒不自揆，願畢其說。知人之難尚矣。小人無才，不足以資其奸，詢之以計則得，委之以事則辨，故與之有爲，似若可喜。然諂曲奸貪，用心曲折，無非己利。雖能隨時而爲俯仰，視人而改態度，而其謬戾之迹，有隙可窺。願閣下少加察焉，無使聰明爲之眩蔽，則千里赤子庶幾得以乳其母也。不勝願幸。

《高東溪集》卷下。

上當道選幕客書

登觀漢竇憲大將軍請以傅毅爲記室，崔駰爲主簿，班固爲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唐鄭從爲招討使，表劉崇龜、趙崇爲判官，劉崇魯推官，李渥掌書記，崔澤直使，時比太原爲小朝廷。憲從何人，乃能收天下之公選，使當時議者謂憲府有文章之盛，太原有小朝廷之稱？而況望隆本朝，具

瞻所屬，言動去取輒爲當世重輕，豈可不示之以好惡之公耶？蓋今日收拾人才，所以備異日爲國家用也。固當略去位貌，推至誠以交其肺腑，俾得以盡胸中蘊蓄，氣味投，議論合，然後鸞鳳鴻鵠，飛鳴不離其群。倘或狃於人情，後寒畯而先貴游，鬱公評而徇私禱，緩急不得其方，乃有乏材之歎，是猶駕鴛鴦於修途，伏騏驥於轅下，不知抱駿骨而遠逝者不吾得也。伏望台慈奏辟薦舉之際，略加考察，恐此曹將來爲門下之累，人或得而議及焉，則於盛德所損非細。登無僥覲之嫌，知效誠而已矣，取之棄之，信之疑之，側躬俟命。《高東溪集》卷下。

謝賀州張守啓 啓

伯樂去而凡馬空，敢希回盼；象罔來而元珠得，實出無心。收錄雖後於衆人，褒揚特過於常分。伏念登賦稟不厚，矯拂難勝。鐵心石腸，誓將堅守；奴顏婢膝，固所羞爲。此意太高，於時寡合。屬主張於公是，肯顧望而詭隨？念以直道而事人，誠心無愧；謂居下流而訕上，俗子無知。有如皎日之明，猶畏鑠金之衆。慮莫逃於遣黜，矧有望於薦掄。淺陋曷取其該通，戇愚近類乎剛直。過情得譽，何地歸思。此蓋伏遇知府朝議忠厚持心，清修飭己。分憂南服，得諸侯之寶三；儷美古人，有君子之道四。煌煌知燭，汪汪量波，是俾寒微，例歸陶冶。登當謹思勉勵，仰稱品題。雖拜官於公朝，未容私謁；既待我以國士，敢負深知？《高東溪集》卷下。

謝李察院啓

案

中興賴賢哲，勢有甚於救焚；多故延英髦，義莫先於推轂。俯收實用，仰副虛懷，遽及妄庸，第深慚感。伏念登數窮鼠木，仕困漁竿。遭鬼揶揄，信天拂亂。操牛刀於十室，忽羊豢之再期。善最無聞，考宜書於下下；賢愚有等，人僅品於中中。分甘艱險之備嘗，敢以功名而自許！念從委質，憤不戴天。區區三戶之心，碌碌百僚之底。梁子徒勞走州縣，嗟十年其猶初；蕭生不得行胸懷，雖百歲而何益。恥深未雪，計大難論。膂力要及於方剛，股掌豈容於久玩。黃紬欲曉，起運甓之幾回；白羽何時，遂建瓴之一快。矢心勿二，報國無從。切軫贅游，尚希連茹。此蓋伏遇提刑察院學通今古，言合忠嘉。道直時艱，行高衆忌。初頒芝檢，人云李葵安肯來；暨睹星旌，自謂下惠未可去。果蒙識察，首預薦揚。登敢不勉思經綸，佇期奮發。取讒人而俾豺虎，大開公正之塗；挽天河以洗甲兵，旋致隆平之治。《高東溪集》卷下。

忠 辯

皇朝養士垂二百年，羯胡犯順，直搗京華，捐君父如路人，奉符璽於異姓者，皆平時崇資顯秩之

人也。獨李公清卿憤褫廢之辱，奮所不顧，引大義而叱虎狼。雖遭哮噬，而詈聲含胡，與命俱絕。想見一時精忠，裂眦衝冠，干霄貫日，凜凜在人耳目間。嗚呼，古之烈丈夫也！議者謂公之死若未足多，兩宮見虜，公實主之，蓋不得不死耳。每聞此語，輒爲拂膺不懌。思之，知出於不能死者口，而無識者從而和之。不能死者忌人之能死以形己，無識者出入四寸而不究忠賢之用心。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兩宮屈辱，且見褫廢，舉朝之臣宜死之。當時如何桌、孫覲亦在君側，畏懼蓄縮，不敢喘息。而徐秉哲、王時雍輩方津津然以僞命爲榮，不臣之罪，合丹厥族。噫，不議此之誅，而貶公之忠，其無公論甚矣。太史公曰：「死非難，處死者難。」若公者可謂能處死矣。主見虜之謀，亦忠於爲國。屬大勢已去，難以口舌爭之，不然則草降勸進，計不出此耳。使聖人復起，按《春秋》而責公之備，不過曰雖智不足以存君，不忍背君而獨存，豈容少貶也耶？作《忠辯》。《高東溪集》卷下。

窮 論

夫人固窮，然後可與語大事。窮則守，守則無羨乎達；達則約，約則猶窮時也。一失其達，則窮自如也。若人也，窮達莫得而加損，與之有爲，何往不濟。窮則蹙，蹙則必至於達；達則侈，侈則異窮時也。一失其達，則窮爲累也。若人也，窮達變於初終，推其所爲，何所不至。嘗聞莊生之言：「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其賢而化卑。」噫，盡之矣！因生之言，而知所謂顏子之

賢。蓋回於孔門，退然若無能人，夫子每以王佐期之，豈非能固窮然後可與語大事耶？攷其在陋巷也，一簞食，一瓢飲，此哲人之細事，在回若不足道。然陋巷之居，顏路猶在，回也死，路嘗請子之車以爲之椁矣。想當時不獨己能如此，往往家人皆能忘貧，此其所以爲賢，而可以爲王者之佐。今之士大夫修身齊家，仰事俯育之間，使父母妻子于于而樂，而不以窮爲恥，而今日之事庶可無議。嗚呼難哉！嗚呼難哉！《高東溪集》卷下。

〔二〕忘其賢：《莊子·則陽》作「忘爵祿」。

春秋桓公不書王說

桓公初二年書王，三年不書王，至十年復書王，十一年不書王，至十八年復書王。說者紛然，皆於義未安。如孫、胡二家，謂元年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二年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程氏亦謂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至說十年、十八年，則又近鑿。考《春秋》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明正朔王者之所頒，非諸侯可得而自出也。於桓公書月而不書王，桓公弑隱自立，聖人之意微矣。元年書王，端本故也。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二百四十二年無十年不書王，十年而無王，則人道滅矣。此《春秋》之法也，不當臆說求。《高東溪集》卷下。又見《南宋文範》卷五四。

三賢守不貢獻說

母后還自女真，郡國悉獻典禮〔二〕，謂出羨餘，而實於常賦外巧爲色目以斂之。時降詔褒諭，汪泉州具表謝云：「按籍而催，未免陽城之拙；有金則貢，無煩毛伯之求。」雖語不忘諷，然心知其非而輸之矣。南來，乃得賢守三：道州田如鰲、昭州林勳、容州鄭安恭，各以郡小民貧不忍科罰，一無所獻。嗚呼，賢矣哉！《高東溪集》卷下。

〔二〕郡：原作「群」，據四庫本改。

封禪說

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封，聚土也，禪，除土也，祀天地、秩山川之禮也。賤儒媚附以七十二君之說，謂告太平之極治，曠世之盛典。學如退之，未免有登泰山、鏤白玉之奏。嗚呼，若孫宣公奭，忠矣夫！《高東溪集》卷下。

堯不去四凶說

四凶，小人之有才者也，堯固知之。然重違衆言，或舉而姑試之，或吁而姑置之，功罪未判，安得而遽去之？至舜然後績用墮矣，罪惡彰矣，投竄之也宜矣。《高東溪集》卷下。

史記湯祝網說

天地之生物以養斯人，先王仁政所以使之咸若，禁其暴殄而已。網罟之利，以佃以漁尚矣。夫網去三面，知終日而不獲一也，且從而祝之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近類浮屠之所謂仁，非吾聖人之所謂仁，曾以湯之懋大德而謂是區區哉！後世之君推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其效此也耶？子長愛奇，吾所不取。《高東溪集》卷下。

史記叙教熊羆貔貅羆虎以戰事說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以一人之銳喻獸之猛，恐阪泉之師亦如之。而《史記》直謂教熊羆貔貅

羆虎，驅之以戰，蓋愛奇而遽及怪異，不足傳信。聖人叙《書》斷自唐虞，良有以也。《高東溪集》卷下。

戴慥名字說〔二〕

戴氏子從父游宦，就學桂林，因諸葛故人求名於僕。僕謂學者誦先生之言而力行之〔三〕，言而不能行，無益也；行而或畔於其言，不可也。故《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慥之爲造也，言行相顧，則內外進矣。敢故奉名曰慥，字曰子顧。所期於吾子，將聽其言而信其行，可不謹哉〔三〕！《高東溪集》卷下。

〔二〕名：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先生：疑當作「先王」。

〔三〕謹：四庫本作「勉」。

命諸子名字說

名字所以相識別，未嘗有義。自《左氏》載德命、類命之說，後世因取義焉。如王昶命子以默、

沈、淵、深，見意於沖、虛、謙、靜。謝莊名子以颺、肫、嵒、瀾，寓文於風、月、山、水。厥趣不同，所屬亦異。痛念王室凌遲，思扶持而一振之，左右匡拂，以守鴻業，然此志未遂也，天也。我以未遂之志，命汝箕曰扶，字伯起；裘曰持，字仲安；庭曰振，字叔昌；桴曰拂，字季士。人字汝而耳聽之，汝稱名而心維之〔一〕，勉效兩全之節，毋使後人笑吾昧於知子而遣蚊負山也。《高東溪集》卷下。

〔一〕而：原作「其」；維：原作「推」。并據四庫本改。

象州賢樂堂記

紹興十五年冬

趙使君元信守象臺，作堂於郡治西偏，標名曰「賢樂」，且以書來屬僕記之。僕謂守所樂，不以一己之樂爲樂，而以千里之樂爲樂。珍食爽口樂乎樂〔二〕，穀腹不充、有啼饑者，是吾憂也；錦衣華躬樂乎樂，環堵之陋、茅卷風而牀溜雨，是吾憂也；齟齬高枕樂乎樂，潢池之擾、刃揮戈而旂曜日，是吾憂也。然則彼所謂樂，樂乎樂一己之樂，而吾憂以千里之未得其樂也；惟憂千里之未得其樂，是以能使斯民化呻吟而爲謳歌，吾然後釋吾憂而與之同樂。樂民之樂，何樂如之？若夫不賢者徒知一己之樂，而忘千里之憂，則憂將及己，是雖有此，其能樂也哉！故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元信治象二年，清修飭己，惠愛及人，人既得其樂矣。身雖處於一堂，心常存乎千里，則是恤民

之深，宜享茲樂而無愧焉。紹興十五年冬，漳浦高登記。《高東溪集》卷下。

〔二〕樂乎樂：四庫本作「樂乎」。下同。

東館廟記〔二〕

〔二〕《高東溪集》卷下原收有《東館廟記》，末署「時大德十年歲次丙午四月太學生高登撰」。按大德乃元成宗年號，大德十年丙午爲一三〇六年，顯繫另一高登，故刪文存目。

古縣學記

紹興八年，登謬領邑宰，釋奠於先聖先師，奉祀惟謹。逮行事，顧升降周旋弗容，矧萃此肄焉。異日生徒偕來請闢而新之，乃合其措畫，俱有定議，遠近咸悅，恐助之或後。六月經始，卒歲乃克。增築而高，爲屋凡十七楹，頗宏壯，雖嶠南巖邑，悉莫之比。於是延長諭就職行季試，揭中程者迓以騎從，式燕公堂。童子令吐所記，賞紙墨有差，人知激勵。鄰壤遣子弟踵接，朝夕於斯以百輩，絃誦之聲洋洋盈耳。俄有旨申飭郡縣，嚴法禁，修學宮，舉盛德事，以壓戎馬之氣。遐陬小臣，丕命共

承，庶幾於宣化無負矣。然嘗論學校之興，殆無踰於舍選，人材之衆，宜有濟於時艱。頃敵踐中原，據有神器，銷患解紛，曾蔑儒效之一毫，而臣子大戒掃地幾盡，果學校隆虛名歟？非也，由學術不正，風俗隨以壞耳。《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學者學此者也。彼媚學子，安所從事哉？口以多諱鉗，見以成說障，術以速化售，今昔不知，理亂不聞，邪正不分，終日回回醯覆間，疑君父於己何親，揣忠孝於世何物，藉有小能激昂，則師友駭其不祥而禁之。嗟乎，平時懵夫在三，臨事咎之或二，難矣！仰觀俞音，丁寧懇切，可謂知本。惟登鞅掌所先，非直飾耳目之近而已，期以變學術於一方，而善風俗於百年。尚望將來賢大夫屬意吾道，勿散子衿，勿鞠茂草。念地勢既冷，忍復加寒之乎？因書以告學者，并詔後人云。《粵西文載》卷二五。又見萬曆《廣西志》卷三六。

言箴

四十無聞，一命而偃。涉世尤疏，多睽少與。區區效忠，浪費言語。盜憎主人，怨汝罵汝。《高

東溪集》卷下。

容州索告敕

昔與今取，白紙黃綾。兩手分付，恰似不曾。《高東溪集》卷下。

郛筒銘

郛筒出蜀郛縣，即杜詩所謂「酒憶郛筒不用酤」。頃得之同舍李紫芝，爲之銘云：

漆豫子之身而無恩可報，傾程子之蓋而誰與爲友。杜爾徑寸之口而警所防，一爾終始之節而孤其守。孰若與高子斟酌獻酬，而陶陶於無何有也？《高東溪集》卷下。

祖雲翼思誠齋銘

天真無營，具於有生。如水之清，如鑑之明。人僞無分〔二〕，喪厥所存。如水之渾，如鑑之昏。性天物理，以此揆彼。微風不起，纖塵不止。水激鑑靜，乃臻泰定。由睿作聖，與天地并。《高東溪

集》卷下。

〔一〕無：四庫本作「既」。

慎獨齋銘

靖康初，高子以少故去賢關，僦居景德僧寺。兀兀終日，咄咄書空，因揭「慎獨」顏坐間〔一〕，爲之銘云：

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景，其寢無愧於衾。請事斯語，毋怠厥終。《高東溪集》卷下。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一。

〔一〕坐：四庫本作「簷」。

李生希顏齋銘

斷斷洙泗之間，從游至於三千。回終日而如愚，夫子乃獨稱其賢。謂克己以爲仁，固他人鮮儷焉。有若無，實若虛，過不貳而怒不遷。始而若卓也，歎乎高堅前後；終而庶幾也，同乎步趨遲言。惜夫未達一間，而天遽奪之年。惟微言與懿行，燦日星之簡編。希賢之人亦顏徒〔二〕，視斯銘而勉旃。

《高東溪集》卷下。

〔二〕希賢：四庫本作「希顏」。

朱黃雙硯銘

日月如梭，文籍如海。探討不及，朱黃敢怠？《高東溪集》卷下。

遺諸子硯銘

人以田，我以硯。遺爾箕，意可見。扶、持、振、拂各一，箕、裘、庭、桴皆小名也。

《高東溪集》卷

下。

行硯銘

世路難，人心異。惟石交，不相棄。《高東溪集》卷下。

紹興甲子得鄭公介夫硯銘

我思公，不可見；如見公，以斯硯。硯之堅，公之剛，我之頑，雖萬磨而莫變。《高東溪集》卷下。

又見《南宋文範》卷三六，《宋元學案補遺》卷九八。

埋 銘

耳聵目昏，顏凋髮禿。有兒歸葬，蟠山之麓。藏焉息焉，以坦吾腹。《高東溪集》卷下。

東坡像贊

尼父兮曩削迹，千載兮藏遺履。屈伸兮固有時，媒孽兮繫誰子。忠義兮滿朝廷，文章兮照今古。此道兮信未忘，先生兮烏乎死。《高東溪集》卷下。

洗仁傑爲祖雲翼寫真贊

洗子之丹青，祖子之儀形。高子謂縱極洗子筆端所傳之妙，難狀祖子胸中所思之誠。《高東溪集》卷下。

鄒正言像贊

噫宋臣奸，在古無有。元符天子〔二〕，置諸左右。納君於惡，疇其匡救。公奮不顧，乃進苦口。殺母取子，立嬖廢后。欺人則可，欺天則不。祖宗堯舜，陛下桀紂。社稷存亡，繫陛下手。欲謝天下，乞斬惇首。乃引御衣，願終聽受。今我來斯，實公貶所。拜公遺像，恨生公後。念此後人，厥顏胡厚。《高東溪集》卷下。又見《南宋文範》卷三六，《宋元學案補遺》卷三五。

〔二〕天子：原作「太子」，據四庫本改。

白寫真贊 一

面兮鐵冷，髭兮虬卷。性兮火烈，心兮石堅。有誓兮平虜，無望兮淩煙。《高東溪集》卷下。

白寫真贊 二

爾頭甚方，爾口甚利。以此處世，不易不易。《高東溪集》卷下。

方竹杖贊

噫！其節高兮曰高，其操堅兮曰堅。其中虛兮曰虛，其外圓兮曰圓。然則胡爲而圓？今此君能方矣，蓋其德也全。聽琴橫膝，望月倚肩，與高子兮周旋。《高東溪集》卷下。（以上黃錦君校點）